

东周列国志

(三)

冯梦龙

明朝历史小说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东周列国志

(第三册)

(明) 冯梦龙

目 录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599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609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锜养叔献艺	620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633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644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655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668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679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689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弋宁喜擅政	701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鱄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713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724
第六十八回	贺虬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737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747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761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774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787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	799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	813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825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	836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849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	861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875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	889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话说荀林父用郤雍治盗，羊舌职度^① 郤雍必不得其死，林父请问其说。羊舌职对曰：“周谚有云：‘察见渊鱼^② 者不祥，智料隐慝者有殃。’恃郤雍，一人之察，不可以尽群盗，而合群盗之力，反可以制郤雍，不死何为？”未及三日，郤雍偶行郊外。群盗数十人，合而攻之，割其头以去。荀林父忧愤成疾而死。晋景公闻羊舌职之言，召而问曰：“子之料郤雍当矣！然弭^③ 盗何策？”羊舌职对曰：“夫以智御智，如用石压草，草必罅^④ 生。以暴禁暴，如用石击石，石必两碎。故弭盗之方，在乎化其心术，使知廉耻，非以多获为能也。君如择朝中之善人，显荣^⑤ 之于民上，彼不善者将自化，何盗之足患哉？”景公又问曰：“当今晋之善人，何者为最？卿试举之。”羊舌职曰：“无如士会。其为人，言依于言，行依于义；和而不谄，廉而不矫；直而不亢，威而不猛。君必用之。”及士会定赤狄而还，晋景公献狄俘于周，以士

① 度：推测。

② 渊鱼：深水鱼。

③ 弭：消灭。

④ 罅：石缝。

⑤ 显荣：显示荣耀。

会之功，奏闻周定王。定王赐士会以黻冕之服，位为上卿。遂代林父之任，为中军元帅。且加太傅之职，改封于范，是为范氏之始。士会将缉盗科条，尽行除削，专以教化劝民为善。于是奸民皆逃奔秦国，无一盗贼，晋国大治。

景公复有图伯之意。谋臣伯宗进曰：“先君文公，始盟践土，列国景从。襄公之世，犹受盟新城，未敢贰也。自令狐失信，始绝秦欢。及齐宋弑逆，我不能讨，山东诸国，遂轻晋而附楚。至救郑无功，救宋不果，复失二国。晋之宇下^①，惟卫、曹寥寥三四个耳。夫齐、鲁天下之望，君欲复盟主之业，莫如亲齐、鲁。盍^②使人行聘于二国，以联属其情，而伺楚之间^③，可以得志。”晋景公以为然，乃遣上军元帅郤克，使鲁及齐，厚其礼币。

却说鲁宣公以齐惠公定位之故，奉事惟谨，朝聘俱有常期。至顷公无野嗣立，犹循旧规，未曾缺礼。郤克至鲁修聘，礼毕，辞欲往齐。鲁宣公亦当聘齐之期，乃使上卿季孙行父，同郤克一齐启行。方及齐郊，只见卫上卿孙良夫，曹大夫公子首，也为聘齐来到。四人相见，各道来由，不期而会，足见同志了。四位大夫下了客馆。次日朝见，各致主君之意。礼毕，齐顷公看见四位大夫容貌，暗暗称怪，道：“大夫请暂归公馆，即容设飧相待。”四位大夫，退出朝门。

顷公入宫，见其母萧太夫人，忍笑不住。太夫人乃萧君之女，嫁于齐惠公。自惠公薨后，萧夫人日夜悲泣。顷公事母至

① 宇下：庇护之下的国家。

② 盍：何不。

③ 间：乱，矛盾。生人：陌生人。

孝，每事求悦其意。即闾巷中有可笑之事，亦必形容称述，博其一启颜也。是日，顷公干笑，不言其故。萧太夫人问曰：“外面有何乐事，而欢笑如此？”顷公对曰：“外面别无乐事，乃见一怪事耳！今有晋、鲁、卫、曹四国，各遣大夫来聘。晋大夫郤克，是个瞎子，只有一只眼光著看人。鲁大夫季孙行父，是个秃子，没一根毛发。卫大夫孙良夫，是个跛子，两脚高低的。曹公子首，是个驼背，两眼观地。吾想生人抱疾，五形四体，不全者有之。但四人各占一病，又同时至于吾国，堂上聚著一班鬼怪，岂不可笑？”萧太夫人不信曰：“吾欲一观之可乎？”顷公曰：“使臣至国，公宴后，例有私享。来日儿命设宴于后苑，诸大夫赴宴，必从崇台之下经过。母亲登于台上，张帷而窃观之，有何难哉？”

话中略过公宴不题，单说私宴。萧太夫人已在崇台之上上了。旧例：使臣来到，凡车马仆从，都是主国供应，以暂息客人之劳。顷公主意，专欲发其母之一笑，乃于国中密选眇者^①、秃者、跛者、驼者各一人，使分御四位大夫之车。郤克眇，即用眇者为御；行父秃，即用秃者为御；孙良夫跛，即用跛者为御；公子首驼，即用驼者为御。齐上卿国佐谏曰：“朝聘，国之大事。宾主主敬，敬以成礼，不可戏也。”顷公不听。车中两眇，两秃，双驼，双跛，行过台下，萧夫人启帷望见，不觉大笑。左右侍女，无不掩口，笑声直达于外。

郤克初见御者眇目，亦认为偶然，不以为怪。及闻台上有妇女嬉笑之声，心中大疑。草草数杯，即忙起身，回至馆舍，使人诘问：“台上何人？”乃国母萧太夫人也，须臾，鲁、卫、曹三国

^① 眇者：独眼。

使臣，皆来告诉郤克，言：“齐国故意使执鞭之人，戏弄我等，以供妇人观笑，是何道理？”郤克曰：“我等好意修聘，反被其辱；若不报此仇，非丈夫也！”行父等三人齐声曰：“大夫若兴师伐齐，我等奏过寡君，当倾国相助。”郤克曰：“众大夫果有同心，便当歃血为盟。伐齐之日，有不竭力共事者，明神殛之！”四位大夫聚于一处，竟夜商量，直至天明。不辞齐侯，竟自登车，命御人星驰，各还本国而去。国佐叹曰：“齐患自此始矣！”史臣有诗云：

主宾相见敬为先，残疾何当配执鞭？

台上笑声犹未寂，四郊已报起烽烟。

是时鲁卿东门仲遂，叔孙得臣俱卒。季孙行父为正卿，执政当权。自聘齐被笑而归，誓欲报仇。闻郤克请兵于晋侯，因与太傅士会主意不合，故晋侯未许。行父心下躁急，乃奏知宣公，使人往楚借兵。值楚庄王旅病薨，世子审即位，时年才十岁，是为共王。史臣有楚庄王赞云：

于赫庄王，干父之蛊；始不飞鸣，终能张楚。樊姬内助，孙叔外辅；戮舒播义，衄晋觊武。窥周围宋，威声如虎；蠢尔荆蛮，桓文为伍！

楚共王方有新丧，辞不出师。行父正在愤懑之际，有人自晋国来述：“郤克日夜言伐齐之利，不伐齐难以图伯，晋侯惑之。士会知郤克意不可回，乃告老让之以政。今郤克为中军元帅，主晋国之事，不日兴师报齐矣。”行父大喜，乃使仲遂之子孙公归父行聘于晋，一来答郤克之礼，二来订伐齐之期。鲁宣公因仲遂得国，故宠任归父，异于群臣。时鲁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子孙众盛，宣公每以为忧。知子孙必为三家所凌，乃于归

父临行之日，握其手密嘱之曰：“三桓日盛，公室日卑，子所知也。公孙此行，觐便与晋君臣密诉其情。倘能借彼兵力，为我逐去三家，情愿岁输币帛，以报晋德，永不贰志。卿小心在意，不可泄漏！”归父领命，赍重赂至晋，闻屠岸贾复以谀佞得宠于景公，官拜司寇。乃纳赂于岸贾，告以主君欲逐三家之意。岸贾为得罪赵氏，立心结交栾、郤二族，往来甚密。乃以归父之言，告于栾书。书曰：“元帅方与季孙氏同仇，恐此谋未必协也。吾试探之。”栾书乘间言于郤克，克曰：“此人欲乱鲁国，不可听之。”遂写密书一封，遣人星夜至鲁，飞报季孙行父。行父大怒曰：“当年弑杀公子恶及公子视，皆是东门遂主谋，我欲图国家安靖，隐忍其事，为之庇护。今其子乃欲见逐，岂非养虎留患耶？”乃以郤克密书面致叔孙侨如看之。侨如曰：“主公不视朝，将一月矣。言有疾病，殆托词也。吾等同往问疾，而造主公榻前请罪，看他如何？”亦使人邀仲孙蔑。蔑辞曰：“君臣无对质是非之理，蔑不敢往。”乃拉司寇臧孙许同行。三人行至宫门，闻宣公病笃，不及请见，但致问候而返。

次日，宣公报薨矣。时周定王之十六年也。季孙行父等拥立世子黑肱，时年一十三岁，是为成公。成公年幼，凡事皆决于季氏。季孙行父集诸大夫于朝堂，议曰：“君幼国弱，非大明政刑不可。当初杀嫡立庶，专意媚齐，致失晋好，皆东门遂所为也。仲遂有误国大罪，宜追治之。”诸大夫皆唯唯听命。行父遂使司寇臧孙许，逐东门氏之族。公孙归父自晋归鲁，未及境，知宣公已薨，季氏方治其先人之罪，乃出奔于齐国，族人俱从之。后儒论仲遂躬行弑逆，援立宣公，身死未几，子孙被逐，作晋者亦何益哉？髯翁有诗叹云：

援宣富贵望千秋，谁料三桓作寇仇？

楹折“东门”乔木萎，独余青简^① 恶名留。

鲁成公即位二年，齐顷公闻鲁与晋合谋伐齐，一面遣使结好于楚，以为齐缓急之助。一面整顿车徒，躬先伐鲁，由平阴进兵，直至龙邑。齐侯之嬖人卢蒲就魁轻进，为北门军士所获。顷公使人登车，呼城上人语之曰：“还我卢蒲将军，即当退师。”龙人不信，杀就魁，磔^②其尸于城楼之上。顷公大怒，令三军四面攻之，三日夜不息。城破，顷公将城北一角，不论军民，尽皆杀死，以泄就魁之恨。正欲深入，哨马探得卫国大将孙良夫，统兵将入齐境。顷公曰：“卫窥吾之虚，来犯吾界，合当反戈迎之。”乃留兵戍龙邑，班师而南。行至新筑界口，恰遇卫兵前队副将石稷已到，两下各结营垒。石稷诣中军告于孙良夫曰：“吾受命侵齐，乘其虚也。今齐师已归，其君亲在，不可轻敌。不如退兵，让其归路，俟晋、鲁合力并举，可以万全。”孙良夫曰：“本欲报齐君一笑之仇，今仇人在前，奈何避之？”遂不听石稷之谏，是夜率中军往劫齐寨。齐人也虑卫军来袭，已有整備^③。良夫杀入营门，劫了空营。方欲回车，左有国佐，右有高固，两员大将围裹将来。齐侯自率大军掩至，大叫“跛夫！且留下头颅！”良夫死命相持，没抵当一头处，正在危急。却得宁相、向禽两队车马，前来接应，救出良夫北奔。卫军大败。齐侯招此二将从后追来，卫将石稷之兵亦至，迎著孙良夫叫道：“元帅只顾前行，

① 青简：竹简，意为史书。

② 磔：分尸。

③ 整備：整顿防备。

吾当断后。”良夫引军急走，未及一里，只见前面尘头起处，车声如雷。良夫叹曰：“齐更有伏兵，吾命休矣！”车马看看近前，一员将在车中鞠躬言曰：“小将不知元帅交兵，救援迟误，伏乞恕罪！”良夫问曰：“子何人也？”那员将答曰：“某乃守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是也。悉起本境之众，有百余乘在此，足以一战，元帅勿忧。”良夫方才放心，谓于奚曰：“石将军在后，子可助之。”仲叔于奚应声麾车而去。

再说齐兵遇石稷断后之兵，正欲交战，见北路车尘蔽天，探是仲叔于奚领兵来到。齐顷公身在卫地，恐兵力不继，遂鸣金收军，止掠取輜重而回。石稷和于奚亦不追赶。后与晋人胜齐归国，卫侯因子奚有救孙良夫之功，欲以邑赏之。于奚辞曰：“邑不愿受，得赐‘曲县’‘繁缨’，以光宠于缙绅^①之中，于愿足矣。”按《周礼》：天子之乐，四面皆县，谓之“宫县”；诸侯之乐，止县三面，独缺南方，谓之“曲县”，亦曰“轩县”；大夫则左右县耳。“繁缨”，乃诸侯所以饰马者。二件皆诸侯之制，于奚自恃其功，以此为请。卫侯笑而从之。孔子修《春秋》，论此事，以为惟名器^②分别贵贱，不可假人^③。卫侯为失其赏矣！此是后话，表过不提。

却说孙良夫收拾败军，入新筑城中。歇息数日，请将请示归期。良夫曰：“吾本欲报齐，反为所败，何面目归见吾主？便当乞师晋国，生缚齐君，方出我胸中之气！”乃留石稷等屯兵新

① 缙绅：官宦、望族。

② 名器：名，爵号；器，车服。意为等级。

③ 不可假人：不可随便给人。

筑，自己亲往晋国借兵。适值鲁司寇臧宣叔亦在晋请师。二人先通了郤克，然后谒见晋景公；内外同心，彼唱此和，不由晋景公不从。郤克虑齐之强，请车八百乘，晋侯许之。郤克将中军，解张为御，郑邱缓为车右。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于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师出绛州城，望东路进发。臧孙许先期归报，季孙行父同叔孙侨如帅师来会，同至新筑。孙良夫复约公曹公子首。各军俱于新筑取齐，摆成队伍，次第前行，连接三十余里，车声不绝。

齐顷公预先使人于鲁境上觇探，已知臧司寇乞得晋兵消息。顷公曰：“若待晋师入境，百姓震惊，当以兵逆之于境上。”乃大阅车徒。挑选五百乘，三日三夜，行五百余里，直至鞍地扎营。前哨报：“晋军已屯于靡笄山下。”顷公遣使请战，郤克许来日决战。大将高固请于顷公曰：“齐、晋从未交兵，未知晋人之勇怯，臣请探之。”乃驾单车径入晋垒挑战。有末将亦乘车自营门而出，高固取臣石掷之，正中其脑，倒于车上，御人惊走。高固腾身一跃，早跳在晋国之上，脚踹晋囚，手挽辔索，驰还齐垒，周围一转，大呼曰：“出卖余勇！”齐军皆笑。晋军中觉而逐之，已无及矣。高固谓顷公曰：“晋师虽众，能战者少，不足畏也。”次日，齐顷公亲自披甲出阵，邴夏御车，逢丑父为车右。两家各结阵于鞍。国佐率右军以遏鲁，高固帅左军以遏卫、曹。两个相持，各不交锋，专候中军消息。齐侯自恃其勇，目无晋人，身穿锦袍绣甲，乘著金舆，令军士俱控弓以俟，曰：“视吾马足到处，万矢俱发。”一声鼓响，驰车直冲入晋阵。箭如飞蝗，晋兵死者极多。解张手肘，连中二箭，血流下及车轮，犹自忍痛，勉

强执轡。郤克正击鼓进军，亦被箭伤左胁，**標血及屨**^①，鼓声顿缓。解张曰：“师之耳目，在于中军之旗鼓，三军因之以为进退。伤未及死，不可不勉力趋战！”郑邱缓曰：“张侯之言是也！死生命耳！”郤克乃援桴^②连击，解张策马，冒矢而进。郑邱缓左手执笠^③，以卫郤克，右手奋戈杀敌。左右一齐击鼓，鼓声震天。晋军只道本阵已得胜，争先驰逐，势如排山倒海，齐军不能当，大败而奔。韩厥见郤克伤重，曰：“元帅且暂息，某当力追此贼！”言毕，招引本部驱车来赶，齐军纷纷四散。顷公绕华不注山而走。韩厥遥望金舆，尽力逐之。逢丑父顾邴夏曰：“将军急急出国，以取救兵，某当代将军执轡。”邴夏下车去了。晋兵到者益多，围华不注山三匝。逢丑父谓顷公曰：“事急矣！主公快将锦袍绣甲脱下，与臣穿之，假作主公。主公可穿臣之衣，执轡于旁，以误晋人之目。倘有不测，臣当以死代君，君可脱也。”顷公依其言。更换方毕，将及华泉，韩厥之车，已到马首。韩厥见锦袍绣甲，认是齐侯，遂手揽其绊马之索，再拜稽首曰：“寡君不能辞鲁、卫之请，使群臣询其罪于上国。臣厥忝在戎行，愿御君侯，以辱临于敝邑！”丑父诈称口渴不能答言，以瓢授齐侯曰：“丑父可为我取饮。”齐侯下车，假作华泉取饮。水至，又嫌其浊，更取清者。齐侯遂绕山左而遁，恰遇齐将郑周父御副车而至，曰：“邴夏已陷于晋军中矣！晋势浩大，惟此路兵稀，主公可急乘之！”乃以轡授齐侯，齐侯登车走脱。韩厥先遣人报入晋

① 標：落。屨：鞋。

② 援：引。桴鼓槌。援桴：拿鼓槌。

③ 笠：帽，以避箭。

军曰：“已得齐侯矣！郤克大喜。及韩厥以丑父献，郤克见之曰：“此非齐侯也！”郤克曾使齐，认得齐侯。韩厥却不认得，因此被他设计赚去。韩厥怒问丑父曰：“汝是何人？”对曰：“某乃车右将军逢丑父。欲问吾君，方才往华泉取饮者就是。”郤克亦怒曰：“军法：‘欺三军者，罪应死！’汝冒认齐侯，以欺我军，尚望活耶？”叱左右：“缚丑父去斩！”丑父大呼曰：“晋军听吾一言，自今天有代其君任患者。丑父免君于患，今日戮矣！”郤克命解其缚，曰：“人尽忠于君，我杀之不祥。”使后车载之。潜渊居士有诗去：

绕山戈甲密如林，绣甲君王险被擒。

千尺华泉源不竭，不如丑父计谋深。

后人名华不注山为金舆山，正以齐侯金舆驻此而得名也。

顷公既脱归本营，念丑父活命之恩，复乘轻车驰入晋军，访求丑父，出而复入者三次。国佐、高固二将，闻中军已败，恐齐侯有失，各引军来救驾，见齐侯从晋军中出，大惊曰：“主公何轻千乘之尊，而自探虎穴耶？”顷公曰：“逢丑父代寡人陷于敌中，未知生死，寡人坐不安席，是以求之。”言未毕，哨马报：“晋兵分五路杀来了！”国佐奏曰：“军气已挫，主公不可久留于此。且回国中坚守，以待楚救之至可也。”齐侯从其言，遂引大军，回至临淄去了。郤克引大军，及鲁、卫、曹三国之师，长驱直入，所以关隘，尽行烧毁，直抵国都，志在灭齐。不知齐国如何应敌，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话说晋兵追齐侯，行四百五十里，至一地，名袁娄，安营下寨，打点攻城。齐顷公心慌，集诸臣问计。国佐进曰：“臣请以纪侯之甗及玉磬^①行赂于晋，而请与晋平；鲁、卫二国，则以侵地还之。”顷公曰：“如卿所言，寡人之情已尽矣。再若不从，惟有战耳！”国佐领命，捧著纪甗、玉磬二物，径造晋军。先见韩厥，致齐侯之意。韩厥曰：“鲁、卫以齐之侵削无已，故寡君怜而拯之；寡君则何仇于齐乎？”国佐答曰：“佐愿言于寡君，返鲁、卫之侵地如何？”韩厥曰：“有中军主帅在，厥不敢专。”韩厥引国佐来见郤克，克盛怒以待之，国佐辞气俱恭。郤克曰：“汝国亡在旦夕，尚以巧言缓^②我耶？倘真心请平，只依我两件事。”国佐曰：“敢问何事？”郤克曰：“一来，要萧君同叔之女为质于晋；二来，必使齐封内垄亩尽改为东西行。万一齐异日背盟，杀汝质，伐汝国，车马从西至东，可直达也。”国佐勃然发怒曰：“元帅差矣！萧君之女非他，乃寡君之母，以齐、晋匹敌言之，犹晋君之母也。那有国母为质人国的道理？至于垄亩纵横，皆顺

① 磬：炊器，玉磬：乐器。

② 缓：延迟。

其地势之自然，若惟^①晋改易，与失国何异？元帅以此相难，想不允和议了。”郤克曰：“便不允汝和，汝奈我何？”国佐曰：“元帅勿欺齐太甚也！齐虽褊小，其赋^②千乘；诸臣私赋，不下数百。今偶一挫衄，未及大亏。元帅必不允从，请收合残兵，与元帅决战于城下！一战不胜，尚可再战，再战不胜，尚可三战。若三战俱败，举齐国皆晋所有，何必质母东亩为哉？佐从此辞矣！委^③甗、鼈于地，朝上一揖，昂然出营去了。

季孙行父与孙良夫在幕后闻其言，出谓郤克曰：“齐恨我深矣，必将致死于我。兵无常胜，不如从之。”郤克曰：“齐使已去，奈何？”行父曰：“可追而还也。”乃使良马驾车，追及十里之外，强拉国佐，复转至晋营。郤克他与委孙行父、孙良夫相见，乃曰：“克恐不胜其事，以获罪于寡君，故不敢轻诺。今鲁、卫大夫合辞以请，克不能违也，克听子矣。”国佐曰：“元帅已俯从敝邑之请，愿同盟为信。齐认朝晋，且反^④鲁、卫之侵地。晋认退师，秋毫无犯。各立誓书。”郤克命取牲血共歃，订盟而别。释放逢丑父复归于齐。齐顷公进逢丑父为上卿。晋、鲁、卫、曹之师，皆归本国。宋儒^⑤论此盟，谓郤克恃胜而骄，出令不恭，致触国佐之怒，虽取成而还，殊不足以服齐人之心也。

晋师归献齐捷，景公嘉战鞍之功，郤克等皆益^⑥地。复作

① 惟：以，因为。

② 赋：战车。

③ 委：丢。

④ 反：返，还。

⑤ 宋儒：宋朝的知识分子。

⑥ 益：加。

新上中下三军，以朝厥为新军元帅，赵括佐之；巩朔为新上军元帅，韩穿佐之；荀雅为新下军元帅，赵旃佐之，爵皆为卿。自是晋有六军。复兴伯业，司寇屠岸贾见赵氏复盛，忌之益深。日夜搜赵氏之短，谮于景公。又厚结栾、郤二家，以为己援。此事且搁过一边，表白在后。

齐顷公耻其兵败，吊死问丧，恤民修政，志欲报仇。晋君臣恐齐侵伐，复失伯业。乃托言齐国恭顺可嘉，使各国仍还其所侵之地。自此诸侯以晋无信义，渐渐离心。此是后话。

且说陈夏姬嫁连尹襄老，未及一年，襄老从军于邲，夏姬遂与其子黑要烝淫。及襄老战死，黑要恋夏姬之色，不往求尸，国人颇有议论。夏姬以为耻，欲借迎尸之名，谋归郑国。申公屈巫遂赂其左右，使传语于夏姬曰：“申公相慕甚切，若夫人朝归郑国，申公晚即来聘矣。”又使人谓郑襄公曰：“姬欲归宗国，盍往迎之？”郑襄公果然遣使来迎夏姬。楚庄王问于诸大夫曰：“郑人迎夏姬何意？”屈巫独对曰：“姬欲收葬襄老之尸，郑人任其事，以为可得，故使姬往迎之耳。”庄王曰：“尸在晋，郑安从得之？”屈巫对曰：“苟罃者，苟首之爱子也。罃为楚囚，首念其子甚切。今首新佐中军，而与郑大夫皇戌素相交厚，其必借郑皇戌居间，使讲解于楚，而以王子及襄老之尸，交易苟罃。郑君以邲之战，惧晋行讨，亦将借此以献媚于晋，此真情无疑矣。”话犹未毕，夏姬入朝辞楚王，奏闻归郑之故。言下泪珠如雨，曰：“若不得尸，妾誓不反楚！”楚庄王怜而许之。

夏姬方行，屈巫遂致书于郑襄公，求聘夏姬为内子^①。襄

① 内子：嫡妻。

公不知庄王及公子婴齐欲娶前因，以屈巫方重用于楚，欲结为姻亲，乃受其聘币，楚人无知之者。屈巫复使人至晋，通信于荀首，教他将二尸易荀罃于楚，以实其言。荀首致书皇戌，求为居间说合。庄王欲得其子公子谷臣之尸，乃归荀罃于晋，晋亦以二尸畀楚。楚人信屈巫之言为实，不疑其有他故也。及晋师伐齐，齐顷公请救于楚，值楚新丧，未即发兵。后闻齐师大败，国佐已及晋盟，楚共王曰：“齐之从晋，为楚失救之故，非齐志也。寡人当为齐伐卫、鲁，以雪鞍耻。谁能为寡人达此意于齐侯者？”申公屈巫应声曰：“微臣愿往！”共王曰：“卿此去经由郑国，就便约郑师以冬十月之望，在卫境取齐^①，即以此期告于齐侯可也。”屈巫领命归家，托言往新邑收赋，先将家属及财帛，装载十余车，陆续出城。自己乘辎车在后，星驰往郑，致楚王师期之命。遂与夏姬在馆舍成亲，二人之乐可知矣！有诗为证：

佳人原是老妖精，到处偷情旧有名。

采战一双今作配，这回鏖战定输赢。

夏姬枕畔谓屈巫曰：“此事曾稟知楚王否？”屈巫将庄王及公子婴齐欲娶之事，诉说一遍：“下官为了夫人，费下许多心机，今日得谐鱼水，生平愿足！下官不敢回楚，明日与夫人别寻安身之处，偕老百年，岂不稳便？”夏姬曰：“原来如此。夫君既不回楚，那使齐之命，如何消缴？”屈巫曰：“我不往齐国去了。方今与楚抗衡，莫如晋国，我与汝适晋可也。”次早，修下表章一通，付与从人，寄复楚王，遂与夏姬同奔晋国。

^① 取齐：集中。

晋景公方以兵败于楚为耻，闻屈巫之来，喜曰：“此天以此人赐我也！”即日拜为大夫，赐邢地为之采邑。屈巫乃去屈姓以巫为氏，名臣，至今人称为申公巫臣。巫臣自此安居于晋。楚共王接得巫臣来表，拆而读之，略云

蒙郑君以夏姬室臣，臣不肖，遂不能辞。恐君王见罪，暂寓晋国。使齐之事，望君王别遣良臣。死罪！死罪！

共王见表大怒，召公子婴齐、公子侧使观之。公子侧对曰：“楚晋世仇，今巫臣适晋，是反叛也，不可不讨。”公子婴齐复曰：“黑要烝母，是亦有罪，宜并讨之。”共王从其言，乃使公子婴齐领兵抄没巫臣之族，使公子侧领兵擒黑要而斩之。两族家财，尽为二将分得享用。巫臣闻其家族被诛，乃遗书于二将，略云：

尔以贪谗事君，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等疲于道路以死！

婴、齐等秘其书，不使闻于楚王。巫臣为晋画策，请通好于吴国，因以车战之法，教导吴人。留其子狐庸仕于吴为行人^①，使通晋、吴之信，往来不绝。自此吴势日强，兵力日盛，尽夺取楚东方之属国。寿梦遂僭爵为王。楚边境被其侵伐，无宁岁矣。后巫臣死，狐庸复屈姓，遂留仕吴，吴用为相国，任以国政。

冬十月，楚王拜公子婴齐为大将，同郑师伐卫，残破其郊。因移师侵鲁，屯于杨桥之地。仲孙蔑请赂之。乃括国中良匠及织女、针女各百人，献于楚军，请盟而退。晋亦遣使邀鲁侯同伐郑国，鲁成公复从之。周定王二十年，郑襄公坚薨，世子费嗣

① 行人：官名，负责传递文书，接待宾客。

位，是为悼公。因与许国争田界，许君诉于楚，楚共王为许君理直^①，使人责郑。郑悼公怒，乃弃楚从晋。是年，郤克以箭伤失于调养，左臂遂损，乃告老，旋卒。栾书代为中军元帅。明年，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栾书救之。

时晋景公以齐、郑俱服，颇有矜慢之心，宠用屠岸贾，游猎饮酒，复如灵公之日。赵同、赵括与其兄赵婴齐不睦，诬以淫乱之事，逐之奔齐，景公不能禁止。时梁山无故自崩，雍塞河流，三日不通。景公使太史卜之。屠岸贾行赂于太史，使以“刑罚不中”^②为言。景公曰：“寡人未常过用刑罚，何为不中？”屠岸贾奏曰：“所谓刑罚不中者，失入失出，皆不中者。赵盾弑灵公于桃园，载在史册，此不赦之罪，成公不加诛戮，且以国政任之。廷及于今，逆臣子孙，布满朝中，何以惩戒后人乎？且臣闻赵朔、原、屏等，自恃宗族众盛，将谋叛逆。楼婴欲行谏沮，被逐出奔。栾、郤二家，畏赵氏之势，隐忍不言。梁山之崩，天意欲主公声灵公之冤，正赵氏之罪耳。”景公自战郄时，已恶同括专横，遂惑其言。问于韩厥，厥对曰：“桃园之事，与赵盾何与？况赵氏自成季以来，世有大勋于晋。主公奈何听细人之言，而疑功臣之后乎？”景公意未释然。复问于栾书、郤锜。二人先受岸贾之嘱，含糊其词，不肯替赵氏分辨。景公遂信岸贾之言，以为实然。乃书赵盾之罪于版^③，付岸贾曰：“汝好处分，勿惊国人！”

① 理直：申冤。

② 中，不偏不倚。不中，不公正。

③ 版：木片。当时无纸。

韩厥知岸贾之谋，夜往下宫，报知赵朔，使预先逃遁。厥曰：“吾父抗先君之诛，遂受恶名。今岸贾奉有君命，必欲见杀，朔何敢避？但吾妻见有身孕，已在临月，倘生女不必说了，天幸生男，尚可延赵氏之祀。此一点骨血，望将军委曲保全，朔虽死犹生矣。”韩厥泣曰：“厥受知于宣孟，以有今日，恩同父子。今日自愧力薄，不能断贼之头！所命之事，敢不力任？但贼臣蓄愤已久，一时发难，玉石俱焚，厥有力亦无用处。及今未发，何不将公主潜送公宫，脱此大难？后日公子长大，庶有报仇之日也。”朔曰：“谨受教！”二人洒泪而别。

赵朔私与庄姬约：“生女当名日文，若生男当名日武，文人无用，武可报仇。”独与门客程婴言之。庄姬从后门上温车，程婴护送，径入宫中，投其母成夫人去了。夫妻分别之苦，自不必说。

比及天明，岸贾自率甲士，围了下宫。将景公所书罪版，悬于大门，声言：“奉命讨逆。”遂将赵朔、赵同、赵括、赵旃各家老幼男女，尽行诛戮。旃子赵胜，时在邯郸，独免；后闻变，出奔于宋。当时杀得尸横堂户，血浸庭阶。简点人数，单单不见庄姬。岸贾曰：“公主不打紧，但闻怀妊将产，万一生男，留下逆种，必生后患。”有人报说：“夜半有温车入宫。”岸贾曰：“此必庄姬也。”即时来奏晋侯，言：“逆臣一门，俱已诛绝，只有公主走入宫中。伏乞主裁！”景公曰：“吾如乃母夫人所爱，不可问也。”岸贾又奉曰：“公主怀妊将产，万一生男，留下逆种，异日长大，必然报仇，复有桃园之事，主公不可不虑！”景公曰：“生男则除之。”岸贾乃日夜使人探伺庄姬生产消息。数日后，庄姬果然生下一男。成夫人吩咐宫中，假说生女。屠岸贾不信，欲使家中

乳媪入宫验之。庄姬情慌，与其母成夫人商议，推说所生女已死。此时景公耽于淫乐，国事全托于岸贾，恣其所为。岸贾亦疑所生非女，且未死，乃亲率女仆，遍索宫中。庄姬乃将狐儿置于裤中，对天祝告曰：天若灭绝赵宗，儿当啼；若赵氏还有一脉之延，儿则无声。”及女仆牵出庄姬，搜其宫，一无所见，裤中绝不闻啼号之声。岸贾当时虽然出宫去了，心中到底狐疑。或言：“狐儿已寄出宫门去了。”岸贾遂悬赏于门：“有人首告狐儿真信，与之千金；知情不言，与窝藏反贼一例，全家处斩。”又吩咐宫门上出入盘诘。

却说赵盾有两个心腹门客，一个是公孙杵臼，一个是程婴。先前闻屠岸贾围了下宫，公孙杵臼约程婴同赴其难。婴曰：“彼假托君命，布词讨贼，我等与之俱死，何益于赵氏？”杵臼曰：“明知无益。但恩主有难，不敢逃死耳！”婴曰：“姬氏有孕，若男也，吾与尔共奉之；不幸生女，死犹未晚。”及闻庄姬生女，杵臼泣曰：“天果绝赵乎！”程婴曰：“未可信也，吾当察之。”乃厚赂宫人，使通信于庄姬。庄姬知程婴忠义，密书一“武”字递出。程婴私喜曰：“公主果生男矣！”及岸贾搜索宫中子得，程婴谒杵臼曰：“赵氏孤在宫中，索之不得，此天幸也！但可瞒过一时耳。后日事泄，屠贼又将搜索。必须用计，偷出宫门，藏于远地，方保无虞。”杵臼沉吟了半日，问婴曰：“立孤与死难，二者孰难？”婴曰：“死易耳，立孤难也。”杵臼曰：“子任其难，我任其易，何如？”婴曰：“计将安出？”杵臼曰：“诚得他人婴儿诈称赵孤，吾抱往首阳山中，汝当出首^①，说孤儿藏处。屠贼得伪孤，

① 出首：检举、告发。

则真孤可免矣。”程婴曰：“婴儿易得也。必须窃得真孤出宫，方可保全。”杵臼曰：“诸将中惟韩厥受赵氏恩最深，可以窃孤之事托之。”程婴曰：“吾新生一儿，与孤儿诞期相近，可以代之。然子既有藏孤之罪，必当并诛，子先我而死，我心何忍？”因泣下不止。杵臼怒曰：“此大事，亦美事，何以泣为？”婴乃收泪而去。夜半，抱其子付于杵臼之手。即往见韩厥，先以“武”字示之，然后言及杵臼之谋。韩厥曰：姬氏方有疾，命我求医。汝若哄得屠贼亲往首阳山，吾自有出孤之计。”

程婴乃扬言于众曰：“屠司寇欲得赵孤乎，曷为^①索之宫中？”屠氏门客闻之，问曰：汝知赵氏孤所在乎？”婴曰：果与我千金，当告汝。”门客引见岸贾，岸贾叩其姓氏。对曰：“程氏名婴，与公孙杵臼同事赵氏。公主生下孤儿，即遣妇人抱出宫门，托吾两人藏匿，婴恐日后事露，有人出首，彼获千金之赏，我受全家之戮，是以告之。”岸贾曰：“孤在何处？”婴曰：“请屏左右，乃敢言。”岸贾即命左右退避。婴告曰：“在首阳山深处，急往可得，不久当奔秦国矣，然须大夫自往。他人多与赵氏有旧，勿轻托也。”岸贾曰：“汝但随吾往，实则重赏，虚则死罪。”婴曰：“吾亦自山中来此，腹馁甚，幸赐一饭。”岸贾与之酒食。婴食毕，又催岸贾速行。岸贾自率家甲三千，使程婴前导，径往首阳山。纡回数里，路极幽僻，见临溪有草庄数间，柴门双掩。婴指曰：“此即杵臼孤儿处也。”婴先叩门，杵臼出迎，见甲士甚众，为仓皇走匿之状。婴喝曰：“汝勿走，司寇已知孤儿在此，亲自来取，速

① 曷为：何必。

速献出可也。”言未毕，甲士缚杵臼来见岸贾。岸贾问：“孤儿何在？”杵臼赖曰：“无有。”岸贾命搜其家，见壁室有锁甚固。甲士去锁，入其室，室颇暗。仿佛竹床之上，闻有小儿惊啼之声。抱之以出，锦绷绣襦，俨如贵家儿。杵臼一见，即欲夺之，被缚不得前。乃大骂曰：‘小人哉，程婴也！昔下宫之难，我约汝同死，汝说：公主有孕，若死，谁作保孤之人！’今公主将孤儿付我二人，匿于此山，汝与我同谋做事，却又贪了千金之赏，私行出首。我死不足惜，何以报赵宣孟之恩乎？”千小人，万小人，骂一个不住。程婴羞惭满面，谓岸贾曰：“何不杀之？”岸贾喝令：“将公孙杵臼斩首！”自取孤儿掷之于地，一声啼哭，化为肉饼，哀哉！髯翁有诗云：

一线宫中赵氏危，宁将血胤代孤儿。

屠奸纵有弥天网，谁料公孙已售欺？

屠岸贾起身往首阳山擒捉孤儿，城中那一处不传遍，也有替屠家欢喜的，也有替赵家叹息的，那宫门盘诘，就怠慢了。韩厥却教心腹门客，假作草泽^①医人，入宫看病，将程婴所传“武”字，粘于药囊之上。庄姬看见，已会其意。诊脉已毕，讲几句胎前产后的套语。庄姬见左右宫人，俱是心腹，即以孤儿裹置药囊之中。那孩子啼哭起来，庄姬手抚药囊祝曰：“赵武，赵武！我一门百口冤仇，在你一点血泡身上，出宫之时，切莫啼哭！”吩咐已毕，孤儿啼声顿止，走出宫门，亦无人盘问。韩厥得了孤儿，如获至宝，藏于深室，使乳妇育之，虽家人亦无知其事

^① 草泽：民间

者。

屠岸贾回府，将千金赏赐程婴。程婴辞不愿赏。岸贾曰：“汝原为邀赏出首，如何又辞？”程婴曰：“小人为赵氏门客已久，今杀孤儿以自脱，已属非义，况敢利多金乎？倘念小人微劳，愿以此金收葬赵氏一门之尸，亦表小人门下之情于万一也。”岸贾大喜曰：“子真信义之士也！赵氏遗尸，听汝收取不禁。即以此金为汝营葬之资。”程婴乃拜而受之。尽收各家骸骨，棺木盛殓，分别葬于赵盾墓侧。事毕，复往谢岸贾。岸贾欲留用之，婴流涕言曰：“小人一时贪生怕死，作此不义之事，无面目复见晋人，从此将餬口远方矣。”程婴辞了岸贾，往见韩厥。厥将乳妇及孤儿交付程婴。婴抚为己子，携之潜入孟山藏匿。后人因名其山曰藏山，以藏孤得名也。

后三年，晋景公游于新田，见其土沃水甘，因迁其国，谓之新绛。以故都为故绛。百官朝贺，景公设宴于内宫，款待群臣。日色过晡，左右将治烛。忽然怪风一阵，卷入堂中，寒气逼人，在座者无不惊颤。须臾，风过，景公独见一蓬头大鬼，身長丈余，披发及地，自户外而入，攘臂大骂曰：“天乎！我子孙何罪，而汝杀之？我已诉闻于上帝，来取汝命！”言毕，将铜锤来打景公。景公大叫：“群臣救我！”拔佩剑欲斩其鬼，误劈自己之指。群臣不知为何，慌忙抢剑。景公口吐鲜血，闷倒在地，不省人事。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锜养叔献艺

话说晋景公被蓬头大鬼所击，口吐鲜血，闷倒在地。内侍扶入内寝，良久方醒。群臣皆不乐而散。景公遂病不能起。左右或言：“桑门大巫，能白日见鬼，盍往召之？”桑门大巫奉晋侯之召，甫^①入寝门，便言：“有鬼！”景公问：“鬼状何如？”大巫时曰：“蓬头披发，身長丈余，以手拍胸，其色甚怒。”景公曰：“巫言与寡人所见正合，言寡人枉杀其子孙，不知此何鬼也？”大巫曰：“先世有功之臣，其子孙被祸最惨者是也。”景公愕然曰：“得非赵氏之祖乎？”屠岸贾在旁，即奏曰：“巫者乃赵盾门客，故借端为赵氏讼冤，吾君不可听信。”景公嘿然良久，又问曰：“鬼可禳^②否？”大巫曰：“怒甚，禳之无益。”景公曰：“然则寡人大限何如？”大巫曰：“小人冒死直言，恐君之病，不能尝新麦也。”屠岸贾曰：“麦熟只在月内，君虽病，精神犹旺，何至如此？若主公得尝新麦，汝当死罪！”不繇景公发落，叱之使出。大巫去后，景公病愈深。晋国医生入视，不识其症，不敢下药。

大夫魏锜之子魏相言于众曰：“吾闻秦有名医二人，高和、

① 甫：刚、才。

② 禳：祀祭以消灾。

高缓，得传授于扁鹊，能达阴阳之理，善攻内外之症，见^①为秦国太医。欲治主公之病，非此人不可。盍往请之？”众曰：“秦乃吾之仇国，岂肯遣良医以救吾君哉？”魏相又曰：“恤患分灾，邻国之美事。某虽不才，愿掉三寸之舌，必得名医来晋。”众曰：“如此，则举朝皆拜子之赐矣！”

魏相即日束装，驰轺车星夜往秦。秦桓公问其来意。魏相奏曰：“寡君不幸而沾狂病，闻上国有良医和、缓，有起死回生之术，臣特来敦请，以救寡君。”桓公曰：“晋国无理，屡败我兵，吾国虽有良医，岂救汝君哉？”魏相正色曰：“明公之言差矣！夫秦晋比邻之国，故我献公与尔^②穆公，结婚定好，世世相亲。尔穆公始纳惠分，复有韩原来之战；继纳文公，又有汜南之背盟。不终其好，皆尔为之。文公即世，穆公又过听孟明，欺我襄公之幼弱，师出崤山，袭我属国，自取败衄。我获三帅，赦而不诛，旋违誓言，夺我王官。灵康之世，我一侵崇，尔即伐晋。及我景公问罪于齐，明公又遣杜回兴救齐之师。败不知惩，胜不知止，弃好寻仇，莫不由奏。明公试思：晋犯秦乎？秦犯晋乎？今寡君有负兹^③之忧，欲借针砭于高邻，诸臣皆曰：‘秦绝我甚，必不许。’臣曰：‘不然。秦君屡举不当，安知不悔于厥^④心？此行也，将假国手以修先君之旧好。’明公若不许，则诸臣之料秦者中矣！夫邻有恤患之谊，而明公废之；医有活人之心，而明公背之。窃为明公不取也。”秦桓公见魏相辞慷慨，分割详明，不觉

① 见：现。

② 尔：你。

③ 负兹：背草席，意为有病。

④ 厥：其。

起敬曰：“大夫以正见责寡人，敢不听教！”即诏太医高缓往晋。魏相谢恩，遂与高缓同出雍州，星夜望新绛而来。有诗为证：

婚媾于今作寇仇，幸灾乐祸是良谋。

若非魏相澜翻舌，安得名医到绛州？

时晋景公病甚危笃，日夜望秦医不至。忽梦有二竖子，从己鼻中跳出，一竖曰：“秦高缓乃当世之名医，彼若至，用药，我等必然被伤，何以避之？”又一竖子曰：“若躲在肓^①之上，膏之下，彼能奈我何哉？”须臾，景公大叫心膈间疼痛，坐卧不安。少顷，魏相引高缓至，入宫诊脉毕，缓曰：“此病不可为矣！”景公曰：“何故？”缓对曰：“此病居肓之上，膏之下，既不可以灸攻，又不可以针达；即使用药之力，亦不能及。此殆^②天命也。”景公叹曰：“所言正合吾梦，真良医矣！”厚其饯送之礼，遣归秦国。

时有小内侍江忠，伏侍景公辛苦，早间不觉失睡。梦见背负景公，飞腾于天上，醒来与左右言之。值屠岸贾入宫问疾，闻其梦，贺景公曰：“天者阳明，病者阴暗；飞腾天上，离暗就明，君之疾必渐平矣。”晋侯是日，亦自觉胸膈稍宽，闻言甚喜。忽报：“甸人来献新麦。”景公欲尝之，命饔人^③取其半，舂而屑之为粥。屠岸贾恨桑门大巫言赵氏之冤，乃奏曰：“前巫者言主公不能尝新麦，今其言不验矣，可召而示之。”景公从其言，召桑门大巫入宫，使岸贾责之曰：“新麦在此，犹患不能尝乎？”巫者

① 肓：心脏与膈膜之间。膏：心脏下部。

② 殆：仅，只，是。

③ 饔人：炊事员。

曰：“尚未可知。”景公色变。岸贾曰：“小臣咒诅，当斩！”即命左右牵去。大巫叹曰：“吾因明于小术，以自祸其身，岂不悲哉！”左右献大巫之首，恰好饔人将麦粥来献，时日已中矣。景公方欲取尝，忽然腹胀欲泄，唤江忠：“负我登厕。”才放下厕，一阵心疼，立脚不住，坠入厕中。江忠顾不得污秽，抱他起来，气已绝矣。到底不曾尝新麦，屈杀了桑门大巫，皆屠岸贾之过也！上卿栾书，率百官奉世子州蒲举哀即位，是为厉公。众议江忠曾梦负公登天，后负公以出于厕，正应其梦，遂用江忠为殉葬焉。当时若不言其梦，无此祸矣。口舌害身，不可不慎也！因晋景公为厉鬼击死，晋人多有言赵盾冤枉之事者，只为栾、郤二家，都与屠岸贾交通相善，只有一个朝厥，孤掌难鸣，是以不敢为赵氏伸冤。

时宋共公遣上卿华元，行吊于晋，兼贺新君。因与栾书商议。欲合晋楚之成，免得南北交争，生民涂炭。栾书曰：“楚未可信也。”华元曰：“元善于子重，可以任之。”栾书乃使其幼子栾针，同华元至楚，先与公子婴齐相见。婴齐见栾针年青貌伟，问于华元，知是中军元帅之子，欲试其才，问曰：“上国用兵之法何如？”针对曰：“整。”又问：“更有何长？”针答曰：“暇。”婴齐曰：“人乱我整，人忙我暇，何战不胜？二字可谓简而尽矣！”由此倍加敬重。遂引见楚王，定议两国通和，守境安民，动干戈者，鬼神殛^①之！遂订期为盟。晋士燮，楚公子罢，共歃血于宋国西门之外。

楚司马公子侧，自以不曾与议，大怒曰：“南北之不相通久

① 殛：处死。

矣！子重欲擅合成之功，吾必败之。”探知巫臣纠合吴子寿梦，与晋、鲁、齐、宋、卫、郑各国大夫会于钟离，公子侧遂说楚王曰：“晋、吴通好，必有谋楚之情。宋、郑俱从，楚之宇下一空矣。”共王曰：“孤欲伐郑，奈西门之盟何？”公子侧曰：“宋、郑受盟于楚，非一日矣。惟不顾盟，是以附晋。今日之事，惟利则进，何以盟为？”共王乃命公子侧帅师伐郑，郑复背晋从楚。此周简王十年事也。

晋厉公大怒，集诸大夫计议伐郑。时栾书虽则为政，而三郤擅权。那三郤：乃郤锜、郤犇、郤至。锜为上军元帅，犇为上军副将，至为新军副将，犇子郤穀，至弟郤乞，并为大夫用事。伯宗为人正直敢言，屡向厉公言：“郤氏族大势盛，宜分别贤愚，稍抑其权，以保全功臣之后。”厉公不听。三郤恨伯宗入骨，遂谮伯宗谤毁朝政。厉公信之，反杀伯宗。其子伯州犁奔楚，楚用为太宰，与之谋晋。厉公素性骄侈，兼好内外嬖幸甚多。外嬖胥童、夷羊五、长鱼矫、匠丽氏等一班少年，皆拜为大夫。内嬖美姬爱婢，不计其数。日事淫乐，好谗恶直，政事不修，群臣解体。士燮见朝政日非，不欲伐郑。郤至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栾书曰：“今日失郑，鲁、宋亦将离心，温季之言是也。”楚降将苗贲皇亦劝伐郑，厉公从其言。独留荀罍居守，遂亲率大将郤书、士燮、郤锜、荀偃、朝厥、郤至、魏锜、栾针等，出车六百乘，浩浩荡荡，杀奔郑国。一面使郤犇往鲁、卫各国，请兵助战。

郑成公闻晋兵势大，欲谋出降。大夫姚钩耳曰：“郑地褊小，间于两大，只宜择一强者而事之，岂可朝楚暮晋，而岁岁受兵乎？”郑成公曰：“然则何如？”钩耳曰：“依臣之见，莫如求救

于楚。楚至，吾与之夹攻，大破晋兵，可保数年之安也。”成公遂遣钩耳往楚求救。楚共王终以西门之盟为嫌，不欲起兵，问于令尹婴齐。婴齐对曰：“我实无信，以致晋师，又庇郑而与之争，勤民以逞，胜不可必，不如待之。”公子侧进曰：“郑入不忍背楚，是以告急。前不救齐，今又不救郑，是绝归附者之望也。臣虽不才，愿提一旅，保驾前往，务要再奏‘掬指’之功。”共王大悦，乃拜司马公子侧为中军元帅，令尹公子婴齐为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将右军。自统亲军两广之众，望北进发，来救郑国。日行百里，其疾如风，早有哨马报入晋军。士燮私谓栾书曰：“君幼不知国事，吾伪为畏楚而避之，以儆君心，使知戒惧，犹可少安。”栾书曰：“畏避之名，书不敢居也。”士燮退而叹曰：“此行得败为幸，万一战胜，外宁^① 必有内忧，吾甚惧之！”

时楚兵已过鄢陵，晋兵不能前进，留屯彭祖冈，两下各安营下寨。来日，是六月甲午大尽之日，名为晦日。晦不行兵，晋军不做准备，五鼓漏尽^②，天色犹未大明，忽然寨外喊声大振。守营军士忙忙来报：“楚军直逼本营，排下阵势。”栾书大惊曰：“彼既压我军而阵，我军不能成列，交兵恐致不利。且坚守营垒，待从容设计以破之。”诸将纷纷议论，有言选锐突阵者，有言移兵退后者。时士燮之子名匄，年才一十六岁，闻众议不决，乃突入中军，禀于栾书曰：“元帅患无战地乎？此易事也。”栾书曰：“子有何计？”士匄曰：“传令牢把营门，军士于寨内暗暗将灶土尽皆削平，并用木板掩盖，不过半个时辰，结阵有余地矣，

① 宁：安宁。外宁：外国不犯。

② 五鼓：五更；漏：滴水计时。漏尽：深更。

既成列于军中，决开营垒，以为战道，楚其奈我何哉？”栾书曰：“井灶乃军中急务，平灶塞井，何以为食？”句曰：“先命各军预备于粮净水，足支一二日，俟布阵已定，分拨老弱于营后另作井灶就之。”士燮本不欲战，见其子进计，大怒，骂曰：“兵之胜负，关系天命。汝童子有何知识，敢在此摇唇鼓舌？”遂拔戈逐之。众将把士燮抱住，士句方能走脱。栾书曰：“此童子之智，胜于范孟也。”乃从士句之计，令各寨多造干粮，然后平灶掩井，摆列阵势，准备来日交兵。胡曾咏史诗云：

军中列阵本奇谋，士燮抽戈若寇仇。

岂是心机逊童子，老成忧国有深筹。

却说楚共王直逼晋营而阵，自谓出其不意，军中必然扰乱。却寂然不见动静，乃问于太宰伯州犁曰：“晋兵坚垒不动，子晋人也，必知其情。”州犁曰：“请王登辎车而望之。”楚王登辎车，使州犁立于其侧。王问曰：“晋兵驰骋，或左或右者何也？”州犁对曰：“召军吏也。”王曰：“今又群聚于中军矣。”州犁曰：“合而为谋也。”又望曰：“忽然张幕何故？”州犁曰：“虔告于先君也。”又望曰：“今又撤幕矣。”对曰：“将发军令也。”又望曰：“军中为何暄哗，飞尘不止？”对曰：“彼因不得成列，将塞井平灶，为战地耳。”又望曰：“车皆驾马矣，将士升①车矣。”对曰：“将结阵也。”又望曰：“升车者何以复下？”对曰：“将战而祷神也。”又望曰：“中军势似甚盛，其君在乎？”对曰：“栾、范之族，挟公而阵，不可轻敌也。”楚王尽知晋国之情，乃戒谕军中，打点来日交锋之事。楚之降将苗贲皇亦侍于晋侯之侧，献策

① 升：登。升车：上车。

曰：“自令尹孙叔之死，军政无常。两广精兵，久不选换，老不堪战者多矣。且左右二帅，不相和睦。此一战楚可败也。”髯翁有诗云：

楚用州犁本晋良，晋人用楚是责皇。

人才难得须珍重，莫把谋臣借外邦。

是日，两军各坚垒相持，未战。楚将潘党于营后试射红心，连中三矢，众将哄然赞美。适值养繇基至，众将曰：“神箭手来矣！”潘党怒曰：“我的箭何为不如养叔？”养繇基曰：“汝但能射中红心，未足为奇；我之箭能百步穿杨！”众将问曰：“何为百步穿杨？”繇基曰：“曾有人将颜色认记杨树一叶，我于百步外射之，正穿此叶中心，故曰百步穿杨。”众将曰：“此间亦有杨树，可试射否？”繇基曰：“何为不可。”众将大喜曰：“今日乃得观养叔神箭也！”乃取墨涂记杨枝一叶，使繇基于百步外射之，其箭不见落下。众将往察之，箭为杨枝挂住，其鏃正贯于叶心。潘党曰：“一箭偶中耳！若依我说，将三叶次第记认，你次第射中，方见高手。”繇基曰：“恐未必能，且试为之。”潘党于杨树上高低不等，涂记了三叶，写个“一”“二”“三”字。养繇基也认过了，退于百步之外，将三矢也记个“一”“二”“三”的号数，以次发之，依次而中，不差毫厘。众将皆拱手曰：“养叔真神人也！”

潘党虽然暗暗称奇，终不免自家要显所长，乃谓繇基曰：“养叔之射，可谓巧矣！然杀人还以力胜，吾之射能贯数层坚甲，亦当为诸君试之。”众将皆曰：“愿观。”潘党教随行组甲之士，脱下甲来，叠至五层。众将曰：“足矣。”潘党命更迭二层，共是七层。众将想道：“七层甲，差不多有一尺厚，如何射得过？”潘党教把那七层坚甲，绷于射鹄之上。也立在百步之外，挽起

黑雕弓，拈著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觑得端端正正，尽力发去。扑的一声，叫道：“著了！”只见箭上，不见箭落，众人上前看时，齐声喝采起来道：“好箭！好箭！”原来弓劲力深，这枝箭直透过七层坚甲，如钉钉物，穿的坚牢，摇也摇不动。潘党面有德色，叫军士将层甲连箭取下，欲以遍夸营中。养繇基且教“莫动！吾亦试射一箭，未知何如？”众将曰：“也要看养叔神力。”繇基拈弓在手，欲射复止。众将曰：“养叔如何不射？”繇基曰：“只依样穿札，未为希罕，我有个送箭之法。”说罢，搭上箭，飏的射去，叫道：“正好！”这枝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恰恰的将潘党那一枝箭，兜底送出布鹄那边去了。繇基这枝箭，依旧穿于层甲孔内。众将看时，无不吐舌。潘党方才心服，叹曰：“养叔妙手，吾不及也！”史传上载楚王猎于荆山，山上有通臂猿，善能接矢。楚兵围之数重，王命左右发矢，俱为猿所接。乃召养繇基。猿闻繇基之名，即便啼号。及繇基到，一发而中猿心。其为春秋第一射手，名不虚传矣。潜渊有诗云：

落乌^① 贯虱^② 名无偶，百步穿杨更罕有。

穿札将军未足奇，强中更有强中手。

众将曰：“晋楚相持，吾王正在用人之际，两位将军，有此神箭，当奏闻吾王，美玉不可韞椟而藏。”^③乃命军士将箭穿层甲，抬到楚共王面前，养繇基和潘党一同过去。众将将两人先后赌射之事，细细禀知楚王：“我国有神箭如此，何愁晋兵百

① 落乌：乌，乌鸦；落乌，射落乌鸦。

② 贯虱：射穿虱子。

③ 韞椟而藏：放在木匣里藏起来。

万？”楚王大怒曰：“将以谋胜，奈何以一箭侥幸耶？尔自恃如此，异日必以艺^①死！”尽收繇基之箭，不许复射。养繇基羞惭而退。

次日五鼓，两军中各鸣鼓进兵。晋上军元帅郤锜攻楚左军，与公子婴齐对敌，下军元帅韩厥攻楚右军，与公子壬夫对敌。栾书士燮各帅本部车马，中军护贺，与楚共王和公子侧对敌。这边晋厉公是郤穀为御，栾针为车右将军，郤至等引新军，为后队接应，那边楚共王出阵。上午本该乘右广，那右广却是养繇基为将，共王怪繇基恃射夸嘴，不用右广，反乘了左广。却是彭名为御，屈荡为车右将车。郑成公引本国车马为后队接应。

却说厉公头带冲天凤翅盔，身披蟠龙红锦战袍，腰悬宝剑，手提方天大戟，乘著金叶包裹的戎辂。右有栾书，左有士燮，展开军门，杀奔楚阵来。谁知阵前却有一窝泥淖，黎明时候，未曾看得仔细，郤穀御车勇猛，刚刚把晋侯车轮陷于淖^②中，马不能走。楚共王之子熊茷，他少年好勇，领著前队，望见晋侯车陷，驱车飞赶过来。那边栾针忙跳下车，立于泥淖之中，尽平生气力，从手将两轮扶起，车浮马动，一步步挣出泥淖来。那边熊茷将次赶到。这里栾书的军马亦到，大喝：“小将不得无礼！熊茷见旗上有“中军元帅”字，知是大军，吃了一惊，回车便走，被栾书追上，活捉过来。楚军见熊茷有失，一齐来救。却得士燮引兵杀出，后队郤至等俱到，楚兵恐堕埋伏，收兵回营。晋

① 艺：技艺。

② 淖：泥沼。

兵亦不追赶，各自归寨。哨马探听楚左军持重^①，晋上军不曾交战，下军战二十余合，互有杀伤。胜负未分，约定来日再战。栾书将熊茷献功，晋侯欲斩之。苗贲皇进曰：“楚王闻其子被擒，明日必来亲自出战，可囚熊郤于军前，往来诱之。”晋侯曰：“善。”一夜安息无话。

黎明，栾书命开营索战，大将魏锜告书曰：“吾夜来梦见天上一轮明月，遂弯弓射之，正中月心，射出月中一股金光，直泻下来。慌忙退步，不觉失脚，陷于营前泥淖之内，猛然惊觉。此何兆也？”栾书详之曰：“周之同姓为日，异姓为月。射月而中，必楚君矣。然泥淖乃泉壤之中，退入于泥，亦非吉兆。将军必慎之！”魏锜曰：“苟能破楚，虽死何恨！”栾书遂许魏锜打阵。楚将工尹襄出头。战不数合，晋兵推出囚车，在阵上往来。楚共王见其子熊茷被地囚于阵，急得心生烟火，忙叫彭名鞭马上前，来抢囚车。魏锜望见，撇了工尹襄，径追楚王，架起一枝箭，飏的射去，正中楚王的左眼。潘党力战，保得楚王回车。楚王负痛拔箭，其瞳子随镞而出，掷于地下。有小卒拾而献曰：“此龙睛，不可轻弃。”楚王乃纳于箭袋之中。晋兵见魏锜得利，一齐杀上。公子侧引兵抵死拒敌，救脱了楚共王。郤至围住了郑成公，赖御者将大旌藏于弓衣之内，成公亦走脱。时楚王怒甚，急唤神箭将军养繇基速来救驾。养繇基闻唤，慌忙驰到，身边并无一箭。楚王乃抽二矢付之曰：“射寡人乃绿袍虬髯者，将军为寡人报仇。将军绝艺，想不费多矢也。”繇基领箭，飞车赶入晋

^① 持重：谨慎、隐重。

阵，正撞见绿袍虬髯者，知是魏锜。大骂：“匹夫有何本事，辄敢射伤吾主？”魏锜方欲答话，絳基发箭已到，正射中魏锜项下，伏于弓衣而死。栾书引军夺回其尸。絳基余下一矢，缴还楚王，奏曰：“仗大王威灵，已射杀绿袍虬髯将矣！”共王大喜，自解锦袍赐之，并赐狼牙箭百枝。军中称为“养一箭”，言不消第二箭也。有诗为证：

鞭马飞车虎下山，晋兵一见胆生寒。

万人丛里诛名将，一矢成功奏凯还。

却说晋兵追逐楚兵至紧，养絳基抽矢控弦，立于阵前，追者辄射杀之，晋兵乃不敢逼。楚将婴齐、壬夫闻楚王中箭，各来接应，混战一场，晋兵方退。栾针望见令尹旗号，知是公子婴齐之军，请于晋侯曰：“臣前奉使于楚，楚令尹子重问晋国用兵之法，臣以‘整、暇’二字对。今混战未见其整，各退未见其暇。臣愿使行人持饮献之，以践昔日之言。”晋侯曰：“善。”栾针乃使行人执酒榼^①，造于婴齐之军，曰：“寡君乏人，命针持矛车右，故不得亲犒从者，使某代进一觞。”婴齐悟昔日“整、暇”之言，乃叹曰：“小将军可谓记事矣！”受其榼，对使饮之，谓使者曰：“来日阵前，当面谢也。”行人归述其语。栾针曰：“楚君中矢，其师尚未肯退，奈何？”苗贲皇曰：“搜阅车乘，补益士卒，秣马厉兵，修阵固列，鸡鸣饱食，决一死战，何畏乎楚？”时郤犨、栾黶从鲁卫请兵回转，言二国各起兵来助，已在二十里远近。楚谍探知，报闻楚王。楚王大惊曰：“晋兵已众，鲁、卫又来，如之奈

① 酒榼：酒器。

何？”即使左右召中军元帅公子侧商议。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话说楚中军元帅公子侧平日好饮，一饮百觚^①不止，一醉竟日不醒。楚共王知其有此毛病，每出军，必戒使绝饮。今日晋、楚相持，有大事在身，涓滴不入于口。是日，楚王中箭回寨，含羞带怒。公子侧进曰：“两军各已疲劳，明日且暂休息一日，容臣从容熟计，务要与主公雪此大耻。”公子侧辞回中军，坐至半夜，计未得就。有小竖^②名谷阳，乃公子侧贴身宠用的。见主帅愁思劳苦，客中藏有三重美酒，暖一瓯以进。公子侧嗅之，愕然曰：“酒乎？”谷阳知主人欲饮，而畏左右传说，乃诡言曰：“非酒，乃椒汤耳。”公子侧会其意，一吸而尽，觉甘香快噪，妙不可言！问：“椒汤还有否？”谷阳曰：“还有。”谷阳只说椒汤，只顾满斟献上。公子侧枯肠久渴，口中只叫：“好椒汤！竖子爱我！”斟来便吞。正不知饮了多少，颓然大醉，倒于坐席之上。

楚王闻晋令鸡鸣出战，且鲁卫之兵又到，急遣内侍往召公子侧来，共商应敌之策。谁知公子侧沉沉冥冥，已入醉乡，呼之不应，扶之不起。但闻得一阵酒臭，知是害酒，回复楚王。楚王

① 觚：酒器，青铜制。

② 小竖：童仆。

一连遣人十来次催并。公子侧越催得急，越睡得熟。小竖谷阳泣曰：“我本爱元帅而送酒，谁知反以害之！楚王知道，连我性命难保，不如逃之。”时楚王见司马不到，没办法，只得召令尹婴齐计议。婴齐原与公子侧不合，乃奏曰：“臣逆知^①晋兵势盛，不可必胜，故初议不欲救郑，此来都出司马主张。今司马贪杯误事，臣亦无计可施。不如乘夜悄悄班师，可免挫败之辱。”楚王曰：“虽然如此，司马醉在中军，必为晋军所获，辱国非小。”乃召养繇基曰：“仗汝神箭，可拥护司马回国也。”当下暗传号令，拔寨都起，郑成公亲帅兵护送出境，只留养繇基断后。繇基思想道：“等待司马酒醒，不知何时？”即命左右便将公子侧扶起，用革带缚于车上，叱令逐队前行，自己率弓弩手三百人，缓缓而退。

黎明，晋军开营索战，直逼楚营，见是空幕，方知楚军已遁去矣。栾书欲追之。士燮力言不可。谍者报：“郑国各处严兵固守。”栾书度郑不可得，乃唱凯而还。鲁、卫之兵，亦散归本国。

却说公子侧行五十里之程，方才酒醒。觉得身子绷急，大叫：“谁人缚我？”左右曰：“司马酒醉，养将军恐乘车不稳，所以如此。”乃急将革带解去。公子侧双眼尚然朦胧，问道：“如今车马往那里走？”左右曰：“是回去的路”又问：“如何便回？”左右曰：“夜来楚王连召司马数次，司马醉不能起。楚王恐晋军来战，无人抵敌，已班师矣。”公子侧大哭曰：“竖子害杀我也！”急唤谷阳，已逃去不知所之矣。楚共王行二百里，不见动静，方才

^① 逆知：猜测，料想。

放心。恐公子侧惧罪自尽，乃遣使传命曰：“先大夫了玉之败，我先君不在军中；今日之战，罪在寡人，无与司马之事。”婴齐恐公子侧不死，别遣使谓公子侧曰：“先大夫子玉之败，司马所知也。纵吾王不忍加诛，司马何面目复临楚军之上乎？”公子侧叹曰：“令尹以大义见责，侧其敢贪生乎？”乃自缢而死。楚王叹息不已。此周简王十一年事。髡仙有诗言酒之误事。诗云：

眇目君王资老谋，英雄谁想困糟丘^①。

竖儿爱我翻成害，谰^②说能消万事愁。

话分两头。却说晋厉公胜楚回朝，自以为天下无敌，骄侈愈甚。士燮逆料^③晋国必乱，郁郁成疾，不肯医治。使太祝祈神，只求早死。未几卒，子范匄嗣。时胥童巧佞便给^④，最得宠幸，厉公欲用为卿，奈卿无缺。胥童奏曰：“今三郤并执兵权，族大势重，举动自专，将来必有不轨之事，不如除之。若除郤氏之族，则位署多虚，但凭主公择爱而立之，谁敢不从？”厉公曰：“郤氏反状未明，诛之恐群臣不服。”胥童又奏曰：“鄢陵之战，郤至已围郑君，两下并车，私语多时，遂解围放郑君去了。其间必先有通楚事情。只须问楚公子熊茷，便知其实。”厉公即命胥童往召熊茷。胥童谓熊茷曰：“公子欲归楚乎？”茷对曰：“思归之甚，恨不能耳！”胥童曰：“汝能依我一事，当送汝归。”熊茷曰：“惟命。”胥童遂附耳言：“若见晋侯，问起郤至之事，必须如此恁般登答。……”熊茷应允。胥童遂引至内朝来见。

① 糟丘：酒渣堆成小丘。困糟丘，败于醉酒。

② 谰说：慌话。

③ 逆料：推想。

④ 巧佞便给：乖巧诬媚。

晋厉公屏去左右，问：“郤至曾与楚私通否？汝当实言，我放汝回国。”熊茷曰：“怒言无罪，臣方敢言。”厉公曰：“正要你说实话，何罪之有。”熊茷曰：“郤氏与吾国子重，二人素相交善，屡有书信相通，言：‘君侯不信大臣，淫乐无度，百姓胥怨，非吾主也。人心更思襄公，襄公有孙名周，见在京师。他日南北交兵，幸而师败，吾当奉孙周以事楚。’独此事臣素知之，他未闻也。”按晋襄公之庶长子名谈，自赵盾立灵公，谈避居于周，在单襄公门下。后谈生下一子，因是在周所生，故名曰周。当时灵公被弑，人心思慕文公，故迎立公子黑臀。黑臀传欢，欢传州蒲。至是，州蒲淫纵无子，人心复思慕襄公。故胥童教熊茷使引孙周，以摇动厉公之意。熊茷言之未已，胥童接口曰：“怪得前日鄢陵之战，郤犨与婴齐对阵，不发一矢，其交通①之情可见矣。郤至明纵郑君，又何疑焉？主公若不信，何不遣郤至往周告捷，使人窥之。若果有私谋，必与孙周私下相会。”厉公曰：“此计甚当。”遂遣郤至献楚捷于周。胥童阴使人告孙周曰：“晋国之政，半在郤氏，今温季来王都献捷②，何不见之？他日公孙复还故国，也有个相知。”孙周以为然。郤至至周，公事已毕，孙周遂至公馆相拜。未免详叩本国之事，郤至一一告之，谈论半日而别。厉公使人探听回来，传说如此。熊茷所言，果然是实。遂有除郤氏之意，尚未发也。

一日，厉公与妇人饮酒，索鹿肉为饌甚急。使寺人③孟张

① 交通：二人彼此互通信息或往还。

② 献捷：送去战争中的战利品或俘虏。

③ 寺人：宦官。

往市取鹿，市中适当缺乏。郤至自郊外载一鹿于车上，从市中而过。孟张并不分说，夺之以去。郤至大怒，弯弓搭箭，将孟张射死，复取其鹿。厉公闻之，怒曰：“季子太欺余也！”遂召胥童、夷羊五等一班嬖人^①共议，欲杀郤至。胥童曰：“杀郤至，则郤锜、郤犇必叛，不如并除之。”互羊五曰：“公私甲士，约可八百人，以君命夜帅以往，乘其无备，可必胜也。”长鱼矫曰：“三郤家甲，倍于公宫^②，斗而不胜，累及君矣。方今郤至兼司寇之职，郤犇又兼士师，不如诈为狱讼，覩便刺之，汝等引兵接应可也。”厉公曰：“妙哉！我使力士清沸魑助汝。”长鱼矫打听三郤是日在讲武堂议事，乃与清沸魑各以鸡血涂面，若争斗相杀者，各带利刀，扭结到讲武堂来，告诉曲直。郤犇不知是计，下坐问之。清沸魑假作稟话，捱到近身，抽刀刺犇，中其腰，扑地便倒。郤锜急拔佩刀来砍沸魑，却是长鱼矫接住，两个在堂下战将起来。郤至捉空趋出，升车而逃。沸魑把郤犇再砍一刀，眼见得不活了，便来夹攻郤锜。锜虽是武将，争奈沸魑有千斤力气的人，长鱼矫且是年少手活，一个人怎战得他两个人过，亦被沸魑搦^③倒。长鱼矫见走了郤至，道：“不好了！我追赶他去。”也是三郤合当同日并命，正走之间，遇著胥童、夷羊五引著八百甲士来到，口中齐叫：“晋侯有旨，只拿谋反郤氏，不得放走了！”郤至见不是头，回车转来，劈面撞见长鱼矫，一跃上车。郤至早已心慌，不及措手，被长鱼矫乱吹，便割了头。清沸

① 嬖人：亲信。

② 宫公：宫中卫士。

③ 搦：刺。

魑把郤锜、郤犨都割了头，血淋淋的三颗首级，提入朝门。有诗为证：

无道君昏臣不良，纷纷嬖幸^① 擅朝堂。

一朝过听谗人语，演武堂前起战场。

却说上军副将荀偃，闻本帅郤锜在演武堂通贼，还不知何人。即时驾车入朝，欲奏闻讨贼。中军元帅栾书，不约而同，亦至朝门，正遇胥童引兵到来。书偃不觉大怒，喝曰：“我只道何人为乱，原来是你鼠辈！禁地威严，甲士谁敢近前？还不散去！”胥童也不答话，即呼于众曰：“栾书、荀偃，与三郤同谋反叛，甲士与我一齐拿下，重重有赏！”甲士奋勇上前，围裹了书、偃二人，直拥至朝堂之上。厉公闻长鱼矫等干事回来，即时御殿^②看见甲士纷纷，倒吃了一惊，问胥童曰：“罪人已诛，众军如何不散？”胥童奏曰：“拿得叛党书偃，请主公裁决！”厉公曰：“此事与书偃无与。”长鱼矫跪至晋侯膝前，密奏曰：“栾郤同功一体之人，荀偃又是郤锜部将。三郤被诛，栾、荀二氏必不自安，不久将有为郤氏复仇之事。主公今日不杀二人，朝中不得太平。”厉公曰：“一朝而杀三卿，又波及他族，寡人不忍也！”乃恕书偃无罪，还复原职。书偃谢恩回家。长鱼矫叹曰：“君不忍^③二人，二人将忍于君矣！”即时逃奔西戎去了。

厉公重赏甲士，将三郤尸首，号令朝门，三日，方听放葬。其郤氏之族，在朝为官者，姑免死罪，尽罢归田，以胥童为上军

① 嬖幸：得宠，得帝王好感。

② 御殿：到殿堂之上。

③ 忍：残忍，此意为杀。

元帅，代郤犨之位。以夷羊五为新军元帅，代郤犨之位。以清沸魑为新军副将，代郤至之位。楚公子熊茷释放回国。胥童既在卿列，奕书、荀偃羞与同事，每每称病不出。胥童恃晋侯之宠，不以为意。

一日，厉公同胥童出游于嬖臣匠丽氏之家。家在太阴山之南，离绛城二十余里，三宿不归。荀偃私谓奕书曰：“君之无道，子所知也。吾等称疾不朝，目下虽得苟安，他日胥童等见疑，复诬我等以怨望之名，恐三郤之祸，终不能免，不可不虑。”奕书曰：“然则何如？”荀偃曰：“大臣之道，社稷为重，君为轻。今百万之众，在子掌握。若行不测之事，别立贤君，谁敢不从？”奕书曰：“事可必济^①乎？”荀偃曰：“龙之在渊，没人不可窥也，及其离渊就陆，童子得而制之。君游于匠丽氏，三宿不返，此亦离渊之龙矣，尚何疑哉？”奕书叹曰：“吾世代忠于晋家，今日为社稷存亡，出此不得已之计，后世必议我为弑逆，我亦不能辞矣！”乃商议忽称病愈，欲见晋侯议事。预使牙将程滑，将甲士三百人，伏于太阴山之左右。二人到匠丽氏谒见厉公，奏言：“主公弃政出游，三日不归，臣民失望，臣等特来迎驾还朝。”厉公被强不过，只得起驾。胥童前导，书偃后随。行至太阴山下，一声炮响，伏兵齐起。程滑先将胥童吹死。厉公大惊，从车上倒跌下来。书偃吩咐甲士将厉公拿住。屯兵于太阴山下，囚厉公于军中。奕书曰：“范、韩二氏，将来恐有异言，宜假君命以召之。”荀偃曰：“善。”乃使飞车二乘，分召士匄、韩厥二将。使者至士匄之家，士匄问：“主公召我何事？”使者不能答。匄曰：“事可疑

① 济：成功。

矣。”即遣心腹左右，打听韩厥行否。韩厥先以病辞。句曰：“智者所见略同也。”栾书见、厥俱不至，问荀偃：“此事如何？”偃曰：“子已骑虎背，尚欲下耶？”栾书点头会意。是夜，命程滑献鸩酒于厉公，公饮之而薨。即于军中殓殓，葬于翼城东门之外。士句、韩厥骤闻君薨，一齐出城奔丧，亦不问君死之故。

葬事既毕，栾书集诸大夫共议立君。荀偃曰：“三郤之死，胥童谤谓欲扶立孙周，此乃讖^①也。灵公死于桃园，而襄遂绝后。天意有在，当往迎之。”群臣皆喜。栾书乃遣荀罍如京师，迎孙周为君。周是时十四岁矣，生得聪颖绝人，志略出众。见荀罍来迎，问其备细，即日辞了单襄公，同荀罍归晋。行至地名清原，栾书、荀偃，士句、韩厥一班卿大夫，齐集迎接。孙周开言曰：“寡人羁旅他邦，且不指望还乡，岂望为君乎？但所贵为君者，以命令所自出也。若以名奉之，而不遵其令，不如无君矣。卿等肯用寡人之命，只在今日，如其不然，听卿等更事他人。孤不能拥空名于上，为州蒲之续也。”栾书等俱战栗再拜曰：“群臣愿得贤君而事，敢不从命！”既退，栾书谓诸臣曰：“新君非旧比也，当以小心事之。”

孙周进了绛城，朝于太庙，嗣晋侯之位，是为悼公。即位之次日，即面责夷羊五、清沸魑等逢君于恶^②之罪，命左右推出朝门斩之，其族俱逐出境外。又将厉公之死，坐罪程滑，磔之于市。吓得栾书终夜不寐。次日，即告老致政，荐韩厥以自代。未几，惊忧成疾而卒。悼公素闻韩厥之贤，拜为中军元帅，以代奔

① 讖：预兆。

② 逢君于恶：迎合君主，引导君主做坏事。

书之位。

韩厥托言谢恩，私奏于悼公曰：“臣等皆赖先世之功，得侍君左右。然先世之功，无有大于赵氏者。衰佐文公，盾佐襄公，俱能输忠竭悃^①，取威定伯。不幸灵公失政，宠信奸臣屠岸贾，谋杀赵盾，出奔仅免。灵公遭兵普，被弑于桃园。景公嗣立，复宠屠岸贾。岸贾欺赵盾已死，假称赵氏弑逆，追治其罪，灭绝赵宗，臣民愤怒，至今不平。天幸赵氏有遗孤赵武尚在，主公今日赏功罚罪，大修晋政，既已正夷羊五等之罚^②，岂可不追录赵氏之功乎？”悼公曰：“此事寡人亦闻先人言之，今赵氏何在？”韩厥对曰：“当时岸贾索赵氏孤儿甚急，赵之门客曰公孙杵臼、程婴，杵臼假抱遣孤，甘就诛戮，以脱赵武；程婴将武藏匿于孟山，今十五年矣。”悼公曰：“卿可为寡人召之。”韩厥奏曰：“岸贾尚在朝中，主公必须秘密其事。”悼公曰：“寡人知之类。”韩厥辞出宫门，亲自驾车，往迎赵武于孟山。程婴为御，当初从故绛城而出，今日从新绛城而入，城郭俱非，感伤不已。韩厥引赵武入内宫，朝见悼公。悼公匿于宫中，诈称有疾。

明日，韩厥率百官入宫问安，屠岸贾亦在。悼公曰：“卿等知寡人之疾乎？只为功劳簿上有一件事不明，以此心中不快耳！”诸大夫叩首问曰：“不知功劳簿上，那一件不明？”悼公曰：“赵衰、赵盾，两世立功于国家，安忍绝其宗祀？”众人齐声应曰：“赵氏灭族，已在十五年前，今主公虽追念其功，无人可立。”悼公即呼赵武出来，遍拜诸将。诸将曰：“此位小郎君何

① 输忠极悃：忠诚至极。悃，诚。

② 罚：罪。

人？”韩厥曰：“此所谓孤儿赵武也。向所诛赵孤，乃门客程婴之子耳。”屠岸贾此时魂不附体，如痴醉一般，拜伏于地上，不能措一词，悼公曰：“此事皆岸贾所为，今日不族岸贾，何以慰赵氏冤魂于地下？”叱左右：“将岸贾绑出斩首！”即命韩厥同赵武，领兵围屠岸贾之宅，无^①少长皆杀之。赵武请岸贾之首，祭于赵朔之墓。国人无不称快。潜渊咏史诗曰：

岸贾当时灭赵氏，今朝赵氏灭屠家。

只争十五年前后，怨怨仇仇报不差！

晋悼公既诛岸贾，即召赵武于朝堂，加冠，拜为司寇，以代岸贾之职。以前田禄，悉给还之。又闻程婴之义，欲用为军正。婴曰：“始吾不死者，以赵氏孤未立也。今已复官报仇矣，岂可自贪富贵，令公孙杵臼独死？吾将往报杵臼于地下！”遂自刎而亡。赵武抚其尸痛哭，请于晋侯，殓殓从厚，与公孙杵臼同葬于云中山，谓之“二义”塚。赵武服齐衰^②三年，以报其德。有诗为证：

阴谷深藏十五年，裤中儿报祖宗冤。

程婴杵臼称双义，一死何须问后先！

再说悼公既立赵武，遂召赵胜于宋，复以邯郸界之。又大正群臣之位，贤者尊之，能者使之。录前功，赦小罪，百官济济，各称其职。且说几个有名的官员：韩厥为中军元帅，士匄副之；荀罃为上军元帅，荀偃副之；栾黶为下军元帅，士魴副之；赵武为新军元帅，魏相副之；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副之；魏绛为中

① 无：无论

② 齐衰：丧服。服齐衰，穿丧服。此为赵武以父母之礼待之。

军司马；张老为侯奄；韩无忌掌公族大夫；士渥浊为太傅；贾辛为司空；栾纠为亲军戎御；荀宾为车右将军；程郑为赞仆；铎遏寇为舆尉；籍偃为舆司马。百官既具，大修国政，蠲逋薄敛，济乏省役，振废起滞，恤鰥惠寡^①。百姓大悦。宋鲁诸国闻之，莫不来朝。唯有郑成公因楚王为他射损其目，感切于心，不肯事晋。

楚共王闻厉公被弑，喜形于色，正思为复仇之举，又闻新君嗣位，赏善罚恶，用贤图治，朝廷清肃，内外归心，伯业将复兴，不觉喜变为愁。即召群臣商议，要去扰乱中原，使晋不能成伯。令尹婴齐束手无策。公子壬夫进曰：“中国惟宋爵尊国大，况其国介于晋、吴之间，今欲扰乱晋伯，必自宋始。今宋大夫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五人，与右师华元相恶，见今出奔在楚。若资以兵力，用之伐宋，取得宋邑，即以封之，此以敌攻敌之计，晋若不救，则失诸侯矣；若救宋，必攻鱼石，我坐而观其成败，亦一策也。”共王乃用其谋。即命壬夫为大将，用鱼石等为向导，统大军伐宋。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此句为少收税，济贫乏，省劳役，建行改革。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话说周简王十三年夏四月，楚共王用右尹壬夫之计，亲统大军，同郑成公伐宋。以鱼石等五大夫为向导，攻下彭城。使鱼石等据之，留下三百乘，屯戍其地。其王谓五大夫曰：“晋方通吴，与楚为难，而彭城乃吴、晋往来之径。今留重兵助汝，进战则可以割宋国之封^①，退守亦可以绝吴晋之使。汝宜用心任事，勿负寡人之托！”共王归楚。

是冬，宋成公使大夫老佐帅师围彭城。鱼石统戍卒迎战，为老佐所败。楚令尹婴齐闻彭城被围，引兵来救。老佐恃能轻敌，深入楚军，中箭而亡。婴齐遂进兵侵宋。宋成公大惧，使右师华元至晋告急。韩厥言于悼公曰：“昔文公之伯，自救宋始。兴衰之机，在此一举，不可以不勤也。”乃大发使^②，征兵于诸侯。悼公亲统大将韩厥、荀偃、栾黶等，先屯兵于台谷。婴齐闻晋兵大至，乃班师归楚。

周简王十四年，悼公帅宋、鲁、卫、曹、莒、邾、滕、薛八国之兵，进围彭城。宋大夫向戌使士卒登輜车，向城上四面呼曰：

① 封：封地。

② 使：使者。

“鱼石等背君之贼，天理不容！今晋统二十万之众，蹂破孤城，寸草不留。汝等若知顺逆，何不擒逆贼来降？免使无辜被戮。”如此传呼数遍。彭城百姓闻之，皆知鱼石理亏，开门以纳晋师。时楚戍虽众，鱼石等不加优恤，莫肯效力。晋悼公入城，戍卒俱奔散。韩厥擒鱼石，栾黶，荀偃擒鱼府，宋向戌擒向为人、向带，鲁仲、孙蔑擒鳞朱，各解到晋悼公处献功。悼公命将五大夫斩首，安置其族于河东壶、邱这地。遂移师问罪于郑。楚右尹壬夫侵宋以救郑诸侯之师还救宋，因各散归。

是年，周简王崩，世子泄心即位，是为灵王。灵王自始生时，口上便有髭须，故周人谓之髭王。髭王元年夏，郑成公疾笃，谓上卿公子逼曰：“楚君以救郑之故，矢及于目，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死后，诸卿切勿背楚！”嘱罢遂薨。公子騂等奉世子髡顽即位，是为僖公。

晋悼公以郑人未服，大合诸侯于戚以谋之。鲁大夫仲孙蔑献计曰：“郑地之险，莫如虎牢，且楚、郑相通之要道也。诚筑城设关，留重兵以逼之，郑必从矣。”楚降将巫臣献计曰：“吴与楚一水相通。自臣往岁聘吴，约与攻楚，吴人屡次侵扰楚属，楚人苦之。今莫若更遣一介^①导吴伐楚，楚东苦吴兵，安能北与我争郑乎？”晋悼公两从之。时齐灵公亦遣世子光，同上卿崔杼来会所，听晋之命。悼公乃合九路诸侯兵力，大城虎牢，增置墩台。大国抽兵千人，小国五百、三百，共守其地。郑僖公果然恐惧，始行成于晋。晋悼公乃还。时中军尉祁奚年七十余矣，告老致政。悼公问曰：“孰可以代卿者？”奚对曰：莫如解狐。”悼公

^① 一介：一人。

曰：“闻解狐卿之仇也，何以举之？”“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悼公乃召解狐，未及拜官，狐已病死，悼公复问曰：“解狐之外，更有何人？”奚对曰：“其次莫如午。”悼公曰：“午非卿之子耶？”奚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悼公曰：“今中军尉副羊舌职亦死，卿为我并择其代。”奚对曰：“职有二子，曰赤，曰肸，二人皆贤，惟君所用。”悼公从其言，以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副之。诸大夫无不悦服。

话分两头。再说巫臣之子巫狐庸，奉晋侯命，如吴见吴王寿梦，请兵伐楚。寿梦许之，使世子诸樊为将，治兵于江口。早有谍人报入楚国。楚令尹婴齐奏曰：“吴师从未至楚，若一次入境，后将复来。不如先期伐之。”共王以为然。婴齐乃大阅舟师，简精卒二万人，由大江袭破鸠兹，遂欲顺流而下。骁将邓廖进曰：“长江水溜^①进易退难。小将愿率一军前行，得利则进，失利亦不至于大败，元帅屯兵于郝山矶，相机观变，可以万全。”婴齐然其策，乃选组甲三百人，被练袍者^②三千人，皆气强力大，一可当十者。大小舟共百艘，一声炮响，船头望东进发。早有哨船探知鸠兹失事，来报世子诸樊。诸樊曰：“鸠兹既失，楚兵必乘胜东下，宜预备之。”乃使公子夷昧，帅舟师数十艘，于东西梁山诱敌；公子馀祭，伏兵于采石港。邓廖兵过郝山矶，望梁山有兵船，奋勇前进。夷昧略战，即佯败东走。邓廖追过采石矶，遇诸樊大军，方接战，未十余合，采石港中炮声大振，馀祭伏兵从后夹攻，前后矢发如雨点。邓廖面中三矢，犹拔箭力

① 溜：慢流。

② 被：穿。练袍：白袍。

战。夷昧乘滕艘大舰至，舰上俱精选勇士，以大枪乱捅敌船，船多覆溺。邓廖力尽被执，不屈而死。余军得兆者，惟组甲八十，被练甲者三百人而已。婴齐惧罪，方欲掩败为功，谁知吴世子诸樊乘胜，反进兵袭楚，婴齐大败而回，鸠兹仍复归吴。婴齐羞愤成疾，未至郢都，遂卒。史臣有诗云：

乘车射御教吴人，从此东方起战尘。

组甲成擒名将死，当年错著族巫臣。

共王乃进右尹壬夫为令尹。壬夫赋性贪鄙，索赂于属国，陈成公不能堪，乃使轅侨如请服于晋。晋悼公大合诸侯于鸡泽，再会诸侯于戚。吴子寿梦亦来会好，中国^①之势大振。楚共王怒失陈国，归罪于壬夫，杀之。用其弟公子贞、字子囊者代为令尹。大阅师徒，出车五百乘伐陈。时陈成公午已薨，世子弱嗣位，是为哀公。惧楚兵威，复归附于楚。

晋悼公闻之大怒，欲起兵与楚争陈。忽报无终国君嘉父，遣大夫孟乐至晋，献虎豹之皮百个。奏言：“山戎诸国，自齐桓公征服，一向平靖。近因燕、秦微弱，山戎窥中国无伯，复肆侵掠。寡君闻晋君精明，将绍^②桓文之业，因此宣晋威德，诸戎情愿受盟。因此寡君遣微臣奉闻，惟赐定夺。”悼公集诸将商议，皆曰：“戎狄无亲，不如伐之。昔者，齐桓公之伯，先定山戎，后征荆楚，正以豺狼之性，非兵威不能制也。”司马魏绛独曰：“不可，今诸侯初合，大业未定，若兴兵伐戎，楚兵必乘虚而生事，

① 中国：本书中常出现的中国，指当时表面上由周管辖的国家和地域，即今中原，黄河流域。

② 绍：继。

诸侯必叛晋而朝楚。夫夷狄，禽兽也。诸侯，兄弟也。今得禽兽而失兄弟，非策也。”悼公曰：“戎可和乎？”魏绛对曰：“和戎之利有五：戎与晋邻，其地多旷，贱土贵货，我以货易土，可以广地，其利一也；侵掠既息，边民得安意耕种，其利二也；以德怀远，兵车不劳，其利三也；戎狄事晋，四邻震动，诸侯畏服，其利四也；我无北顾之忧，得以专意于南方，其得五也。有此五利，君何不从？”悼公大悦，即命魏绛为和戎之使。同孟乐先至无终国，与国王嘉父商议停当。嘉父乃号召山戎诸国，并至无终，歃血定盟：“方今晋侯嗣伯，主盟中华，诸戎愿奉约束，捍卫北方。不侵不叛，各保宁宇。如有背盟，天地不佑！”诸戎受盟，各各欢喜，以土宜献魏绛，绛分毫不受。诸戎相顾曰：“上国使臣，廉洁如此！”倍加敬重。魏绛以盟约回报悼公，悼公大悦。

时楚令尹公子贞已得陈国，又移兵伐郑。因虎牢有重兵戍守，不走汜水一路，却由许国望颍水而来。郑僖公髡顽大惧，集六卿共议。那六卿：公子騑字子驷，公子发字子国，公子嘉字子孔，三位俱穆公之子，于僖公为叔祖辈；公孙辄字子耳，乃公子去疾之子，公孙蚤字于蟠，乃公子偃之子，公孙舍之字子展，乃公子喜之子，三位俱穆公之孙，袭父爵为卿，于僖公为叔辈。这六卿都是尊行，素执郑政。僖公髡顽心高气傲，不甚加礼，以此君臣积不相能^①。上卿公子騑尤为苗柄^②。今日会议之际，僖公主意，欲坚守以待晋救。公子騑开言曰：“谚云‘远水岂能救

① 积不相能：不能合作共事。

② 苗柄：互不投合。

近火?’不如从楚。”僖公曰:“从楚则晋师又至,何以当之?”公子騑对曰:“晋与楚谁怜我者?我亦何择于二国?惟强者则事之。今后请以牺牲玉帛待于境外,楚来则盟楚,晋来则盟晋。两雄并争,必有大屈。强弱既分,吾因择强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僖公不从其计,曰:“如驷言,郑朝夕待盟,无宁岁矣!”欲遣使求援于晋。诸大夫惧违公子騑之意,莫肯往者。僖公发愤自行,是夜宿于驿舍。公子騑使门客伏而刺之,托言暴疾。立其弟嘉为君,是为简公。使人报楚曰:“从晋皆髡顽之意,今髡顽已死,愿听盟罢兵!”楚公子贞受盟而退。

晋悼公闻郑复从楚,乃问于诸大夫曰:“今陈、郑俱叛,伐之何先?”荀罃对曰:“陈国小地偏,无益于成败之数。郑为中国之枢,自来图伯,必先服郑。宁失十陈,不可失一郑也。”韩厥曰:“子羽识见明决,能定郑者必此人,臣力衰智耄,愿以中军斧钺^①让之。”悼公不许,厥坚请不已,乃从之。韩厥告老致政,荀罃遂代为中军元帅,统大军伐郑。兵至虎牢,郑人请盟,荀罃许之。比及晋师返旆,楚共王亲自伐郑,复取成而归。悼公大怒,问于诸大夫曰:“郑人反覆,兵至则从,兵撤复叛,今欲得其坚附,当用何策?”荀罃献计曰:“晋所以不能收郑者,以楚人争之甚力也。今欲收郑,必先敝^②楚,欲敝楚,必用‘以逸待劳’之策。”悼公曰:“何谓‘以逸待劳’之策?”荀罃对曰:“兵不可以数动,数动则疲,诸侯不可以屡勤,屡勤则怨。内疲而外怨,以此御楚,臣未见其胜也。臣请举四军之众,分而为三,将各国亦分

① 斧钺:军法杀人之斧。此为让权。

② 敝:败。

派配搭。每次只用一军,更番出入,楚进则我退。楚退则我复进,以我之一军,牵楚之全军。彼求战不得,求息又不得,我无暴骨之凶,彼有道涂之苦。我能亟往,彼不能亟来。如是而楚可疲,郑可固也。”悼公曰:“此计甚善!”即命荀罃治兵于曲梁,三分四军,定更番之制。荀罃登坛出令,坛上竖起一面杏黄色大旆,上写“中军元帅智”——他本荀氏,为何却写“智”字?因荀罃偃叔侄同为大将,军中一姓,嫌无分别。罃父荀首食采于智,偃父荀庚自晋作三行时,曾为中行将军,故又以智氏,中行氏别之。自此荀罃号为智罃,荀偃号为中行偃,军中耳目,就不乱了。这都是荀罃的法度。坛下分立三军:第一军,上军元帅荀偃,副将韩起,鲁、曹、邾三国以兵从,中军副将范匄接应;第二军,下军元帅栾黶,副将士魴,齐、滕、薛三国以兵从,中军上大夫魏颀接应;第三军,新军元帅赵武,副将魏相,宋、卫、邠三国以兵从,中军下大夫荀会接应。

荀罃传令:第一次上军出征,第二次下军出征,第三次新军出征。中军兵将,分配接应,周而复始。但取盟约归报,便算有功,更不许与楚兵交战。公子杨干,乃悼公之同母弟,年方一十九岁,新拜中军戎御之职,血气方刚,未经战阵。闻得治兵伐郑,磨拳擦掌,巴不得独当一队,立刻上前厮杀。不见智罃点用,心中一股锐气,按纳不住,遂自请为先锋,愿效死力。智罃曰:“吾今日分军这计,只要速进速退,不以战胜为功。分派已定,小将军虽勇,无所用之。”杨干固请自效。荀罃曰:“既小将军坚请,权于荀大夫部下接应新军。”杨干又道:“新军派在第三次出征,等待不及,求拨在第一军部下。”智罃不从。杨干恃自家是晋侯亲弟,迺将本部车卒,自成一队,列于中军副将范

旬之后，司马魏绛奉将令整肃行伍，见杨干越次成列，即鸣鼓告于众曰：“杨干故违将令，乱了行伍之序，论军法本该斩首。念是晋侯亲弟，姑将仆御代戮，以肃军政。”即命军校擒其御车之人斩之。悬首坛下，军中肃然。

杨干素骄傲自恣，不知军法；见御人被戮，吓得魂不附体，十分惧怕中，又带了三分羞，三分恼。当下驾车驰出军营，迳奔晋悼公之前，哭拜于地，诉说魏绛如此欺负人，无颜见诸将之面。悼公爱弟之心，不暇致详^①，遂拂然大怒曰：“魏绛辱寡人之弟，如辱寡人。必杀魏绛，不可纵也！”乃召中军尉副羊舌职往取魏绛。羊舌职入宫见悼公曰：“绛志节之士，有事不避难，有罪不避刑，军事已毕，必当自来谢罪，不须臣往。”顷刻间，魏绛果至，右手仗剑，左手执书，将入朝待罪。至午门，闻悼公欲使人取己，遂以书^②付仆人，令其申奏，便欲伏剑而死。只见两位官员，喘吁吁的奔至，乃是下军副将士魴，主侯大夫张老。见绛欲自刎，忙夺其剑曰：“某等闻司马入朝，必为杨公子之事，所以急趋而至，欲合词稟闻主公。不识司马为何轻生如此？”魏绛具说晋侯召羊舌大夫之意。二人曰：“此乃国家公事，司马奉法无私，何必自丧其身？不须令仆上书，某等愿代为启奏。”三人同至宫门，士魴张老先入，请见悼公，呈上魏绛之书，悼公后而览之，略云：

君不以臣为不肖，使承中军司马之乏^③。臣闻：“三军

① 不暇致详：不等了解详情。

② 书：写的申诉状。

③ 乏：无能。此为谦词，意为任职。

之命，系于元帅；元帅之权，在乎命令。”有令不遵，有命不用，此河曲之所以无功，邲城之所以致败也。臣戮不用命者，以尽司马之职。臣自知上触介弟，罪当万死！请伏剑于君侧，以明君侯亲亲之谊。

悼公读罢其书，急问士魴张老曰：“魏绛安在？”魴等答曰：“绛惧罪欲自杀，臣等力止之，见在宫门待罪！”悼公悚然起席，不暇穿履，遂跣足步出宫门，执魏绀之手，曰：“寡人之言，兄弟之情也；子之所行，军旅之事也。寡人不能教训其弟，以犯军刑，过在寡人，于卿无与，卿速就职。”羊舌职在旁大声曰：“君已恕绀无罪，绀宜退！”魏绀乃叩谢不杀之恩。羊舌职与士魴张老，同时稽首称贺曰：“君有奉法之臣如此，何患伯业不就？”四人辞悼公一齐出朝。悼公回宫，大骂杨干：“不知礼法，几陷寡人于过，杀吾爱将！”使内侍押往公族大夫韩无忌处，学礼三月，方许相见。杨干含羞郁郁而去。髯翁有诗云：

军法无亲敢乱行，中军司马面如霜。

悼公伯志方磨励，肯使忠臣剑下亡？

智罾定分军之令，方欲伐郑。廷臣传报：“宋国有文书到来。”悼公取览，乃是楚、郑二国相比^①，屡屡兴兵，侵掠宋境，以逼阳为东道，以此告急。上军元帅荀偃请曰：“楚得陈、郑而复侵宋，意在与晋争伯也。逼阳为楚伐宋之道，若兴师先各逼阳，可一鼓而下。前彭城之围，宋向戌有功，因封之以为附庸，使断楚道，亦一策也。”智罾曰：“逼阳虽小，其城甚固，若围而不下，必为诸侯所笑。”中军副将士匄曰：“鼓城之役，我方伐

① 相比：相邻。

郑，楚则侵宋以救之。虎牢之役，我方平郑，楚又侵宋以报之。今欲得郑，非先为固宋之谋不可。偃言是也。”荀罃曰：“二子能料逼阳必可灭乎？”荀偃、士偃同声应曰：“都在小将二人身上。如若不能成功，甘当军令！”悼公曰：“伯游介之，伯瑕助之，何忧事不济乎？”乃发第一军往攻逼阳，鲁、曹、邾三国皆以兵从。逼阳大夫妨斑献计曰：“鲁师营于北门，我伪后门出战，其师必入攻；俟其半入，下悬门以截之。鲁败，则曹、邾必惧，而晋之锐气亦挫矣。”逼阳子用其计。

却说鲁将孟孙蔑率其部将叔梁纥、秦蒍父、狄 弥等攻北门，只见悬门不闭，蒍父同麂弥恃勇先进，叔梁纥继之。忽闻城上豁喇一声，将悬门当著叔梁纥头顶上放将下来。纥即投戈于地，举双手把悬门轻轻托起。后军就鸣金起来。蒍父、麂弥二将，恐后队有变，急忙回身。城内鼓角大振，妨斑引著大队人车，尾后追逐。望见一大汉，手托悬门，以出军将。妨斑大骇，想道：“这悬门自上放下，不是千斤力气，怎抬得住？若闯出去，反被他将门放下，可不利害！”且自停车观望。叔梁纥待晋军退尽，大叫道：“鲁国有名上将叔梁纥在此！有人要出城的，趁我不曾放手，快些出去！”城中无人敢应。妨斑弯弓搭箭，方欲射之。叔梁纥把双手一掀，就势撒开，那悬门便落了闸口。纥回至本营，谓蒍父、麂弥曰：“二位将军之命，悬于我之两腕也。”蒍父曰：“若非鸣金，吾等已杀入逼阳城，成其大功矣。”麂弥曰：“只看明日，我要独攻逼阳，显得鲁人本事。”

至次日：“孟孙蔑整队向城上搦战，每百人为一队。狄麂弥曰：“我不要人帮助，只单身自当一队足矣。”乃取大车轮一个，以坚甲蒙之，紧紧束缚，左手执以为橹；右握大戟，跳跃如飞，

逼阳城上，望见鲁将施逞勇力，乃悬布于城下，叫曰：“我引汝登城，谁人敢登，方见真勇。”言犹未已，鲁军队中一将出应曰：“有何不敢！”此将乃秦堇父也。即以手牵布，左右更换，须臾盘至城堞。逼阳人以刀割断其布，堇父从半空中踢将下来。逼阳城高数仞，若是别人，这一跌，纵然不死，也是重伤。堇父全然不觉。城上布又垂下，问道：“再敢登么？”堇父又应曰：“有何不敢！”手借布力，腾身复上。又被逼阳人断布扑地，又一大跌。才爬起来，城上布又垂下，问道：“还敢不敢？”堇父声愈厉，答曰：“不敢不算好当！”挽布如前。逼阳人看见堇父再坠再登，全无畏惧，倒著了忙。急割布时，已被堇父捞著一人，望城下一摔，跌个半熟。堇父亦随布坠下，反向城上叫道：“你还敢悬布否？”城上应曰：“已知将军神勇，不敢复悬矣。”堇父遂取断布三截，遍示诸队，众人无不吐舌。孟孙蔑叹曰：“诗云：‘有力如虎。’此三将足当之矣！”班见鲁将凶猛，一个赛一个，遂不敢出战，吩咐军民竭力固守。各军自夏四月丙寅日围起，至五月庚寅，凡二十四日，攻者已倦，应者有余，忽然天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军中惊恐不安。荀偃、士匄虑水患生变，同至中军来禀智罊，欲求班师。不知智罊肯听从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话说晋及诸侯之兵，围了逼阳城二十四日，攻打不下。忽然天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荀偃、士匄二将，虑军心有变，同至中军来禀智罟曰：“本意谓城小易克。今围久不下，天降大雨，又时当夏令，水潦将发。泡水在西，薛水在东，潞水在东北，三水皆与泗水相通。万一连雨不止，三水横溢，恐班师不便。不如暂归，以俟再举。”智罟人怒，取所凭之几^①，向二将掷之，骂曰：“老夫可曾说来，‘城小而固，未易下也。’竖子自任可灭，在晋侯面前，一力承当。牵帅老夫，至于此地！攻围许久，不见尺寸之效，偶然天雨，便欲班师。来由得你，去由不得你！今限汝七日之内，定要攻下逼阳。若还无功，照军令状斩首！速去！勿再来见！”二将吓得面如土色，喏喏连声而退。谓本部军将曰：“元帅立下严限，七日若不能破城，必取吾等之首。今我亦与尔等立限，六日不能破城，先斩汝等，然后自刭^②，以申军法。”众将皆面面相觑。偃、匄曰：“军中无戏言！吾二人当亲冒矢石，昼夜攻之，有进无退。”约会鲁、曹、邾三国，一齐并力。时水势

① 几：小凳桌。墙，城上的矮墙。

② 自刭：自杀。

稍退，偃、句乘辎车，身先士卒，城上矢石如雨，全然不避。自庚寅日攻起，至甲午日，城中矢石俱尽。荀偃附堞^①先登，士句继之，各国军将，亦乘势蚁附而上。嬖班巷战而死。智罟入城，逼阳君率群臣迎降于马首。智罟尽收其族，留于中军。计攻城至城破之日，才五日耳。若非智罟发怒，此举无功矣。髡翁有诗云：

仗钺登坛无地天，偏裨何事敢侵权？

一人投机^② 三军惧，不怕隆城铁石坚。

时悼公恐逼阳难下，复挑选精兵二千人，前来助战。行至楚邱，闻智罟已成大功，遂遣使至宋，以逼阳之地封宋向戌。向戌同宋平公亲至楚邱来见晋侯。向戌辞不受封，悼公乃归地于宋公。宋、卫二君各设享款待晋侯。智罟述鲁三将之勇，悼公各赐车服，乃归。悼公以逼阳子助楚，废为庶人^③，选其族人之贤者，以主嬖姓之祀^④，居于霍城。其秋，荀会卒，悼公以魏绛能执法，使为新军副将。以张老为司马。

是冬，第二军伐郑，屯于牛首，复添虎牢之戍。适郑人尉止作乱，杀公子騂、公孙发、公子辄于西宫之朝。騂之子公孙夏字子西，发之子公孙侨字子产，各帅家甲攻贼，贼败走北宫。公孙蚤亦率众来助，遂尽诛尉止之党，立公子嘉为上卿。栾黶请曰：“郑方有乱，必不能战，急攻之可拔也。”智罟曰：“乘乱不义。”

① 堞：女。

② 机：小凳。

③ 庶人：平民。

④ 祀：祭祀，继承香火。

命缓其攻。公子嘉使人行成^①，智罟许之。比及楚公子贞来救郑，则晋师已尽退矣。郑复与楚盟。传称：“晋悼公三驾服楚。”此乃“三驾”之一。周灵王九年事也。

明年夏，晋悼公以郑人未服，复以第三军伐郑。宋向戌之兵，先至东门，卫上卿孙林父帅师同鄆人屯于北鄙，晋新军元帅赵武等，营于西郊之外，荀罟帅大军自北林而西，扬兵于郑之南门。约会各路军马，同日围郑。郑君臣大惧，又遣使行成。荀罟又许之，乃退师于宋地。郑简公亲至亳城之北，大犒诸军，与荀罟等歃血为盟，晋、宋各军方散。此乃“三驾”之二。楚共王大怒，使公子贞往秦借兵，约共伐郑。时秦景公之妹，嫁为楚王夫人，两国有姻好。乃使大将嬴詹帅车三百乘助战。共王亲帅大军，望荣阳进发，曰：“此番不灭郑，誓不班师！”

却说郑简公自亳城北盟晋而归，逆知楚军旦暮必至，大集群臣计议。诸大夫皆曰：“方今晋势强盛，楚不如也。但晋兵来甚缓，去甚速，两国未尝见个雌雄，所以交争不息。若晋肯致死于我，楚力不逮^②，必将避之，从此可专事于晋矣。”公孙舍之献策曰：“欲晋致死于我，莫如怒之。欲激晋之怒，莫如伐宋。宋与晋最睦，我朝伐宋，晋夕伐我。晋能骤来，楚必不能。我乃得有词于楚也。”诸大夫皆曰：“此计甚善！”正计议间，谍人探得楚国借兵于秦的消息来报。公孙舍之喜曰：“此天使我事晋也！”众人不解其意。舍之曰：“秦、楚交伐，郑必重困。乘其未入境，当往迎之，因导之使同伐宋国。一则免楚之患，二则激晋

① 行成：讲和，结盟。

② 逮：及，不逮，不及。

之来，岂非一举两得？”

郑简公从其谋，即命公孙舍之乘单车星夜南驰。渡了颍水，行不一舍，正遇楚军，公孙舍之下车拜伏于马首之前。楚共王厉色问曰：“郑反覆无信，寡人正来问罪，汝来却是何意？”舍之奏曰：“寡君怀大王之德，畏大王之威，所愿终身宇下，岂敢离遏？无奈晋人暴虐，与宋合兵，侵扰无已。寡君惧社稷颠覆，不能事君，姑与之和，以退其师。晋师既退，仍是大王贡献之邑也。恐大王未鉴敝邑之诚，特遣下臣奉迎，布其心腹^①。大王若能问罪于宋，寡君愿执鞭为前部，稍效犬马，以明誓不相背之意。”共王回嗔作喜曰：“汝君若从寡人伐宋，寡人又何说乎？”舍之又奏曰：“下臣束装之日，寡君已悉索敝赋，俟大王于东鄙，不敢后也。”共王曰：“虽然如此，但秦庶长约在荥阳城下相会，须与同事方可。”舍之复奏曰：“雍州辽远，必越晋过周，方能至郑。大王遣一介之使，犹可及止。以大王之威，楚兵之劲，何必借助于西戎哉？”共王悦其言，果使人辞谢秦师，遂同公孙舍之东行。及有莘之野，郑简公帅师来会，遂同伐宋国，大掠而还。

宋平公遣向戌如晋，诉告楚、郑连兵之事。悼公果然大怒，即日便欲兴师。此番双轮该第一军出征了。智罾进曰：“楚之借师于秦者，正以连年奔走道路，不胜其劳也。我一岁而再伐，楚其能复来乎？此番得郑必矣。当示以强盛之形，坚其归志。”悼公曰：“善。”乃大合宋、鲁、卫、齐、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各国，一齐至郑，观兵于郑之东门，一路俘获甚众。——此师

^① 布：告诉。心腹：想法，思想。

乃“三驾”之三也。郑简公谓公孙舍之曰：“子欲激晋之怒，使之速来。今果至矣，为之奈何？”舍之对曰：“臣请一面求成于晋，一面使人求救于楚。楚兵若能亟来，必当交战，吾择其胜者而从之。若楚不能至，吾受晋盟，因以重赂结晋，晋必庇我，又何楚之足患乎？”简公以为然。乃使大夫伯骈行成于晋；使公孙良霄、太宰石癸如楚告曰：“晋师又至郑矣，从者十一国，兵势甚盛，郑亡已在旦夕。君王若能以兵威慑晋，孤之愿也。不然，孤惧社稷不保，不得不即安于晋，惟君王怜之，恕之！”楚共王大怒，召公子贞问计。公子贞曰：“我兵乍归，喘息未定，岂能复发？姑让郑于晋，后取之，何患无日！”共王余怒未平，乃囚良霄石癸于军府，不放归国。髡侧有诗云：

楚晋争锋结世分，晋兵迭至楚兵侵。

行人何罪遭拘执？始信分军是善谋。

时晋军营于萧鱼。伯骈来至晋军，悼公召入，厉声问曰：“汝以行成哄我，已非一次矣。今番莫非又是缓兵之计？”伯骈叩首曰：“寡君已别遣行人先告绝于楚，敢有二心乎？”悼公曰：“寡人以诚信待汝，汝若再怀反覆，将犯诸侯之公恶，岂独寡人！汝且回去，与汝君商议详确，再来回话。”伯骈又奏曰：“寡君薰沐而遣下臣，实欲委国于君侯，君侯勿疑。”悼公曰：“汝意既决，交盟可也。”乃命新军元帅赵武，同伯骈入城，与郑简公歃血订盟。简公亦遣公孙舍之随赵武出城，与悼公要约。是冬十二月，郑简公亲入晋军，与诸侯同会，因请受歃。悼公曰：“交盟已在前矣，君若有信，鬼神鉴之，何必再歃？”乃传令：“将一路俘获郑人，悉解其缚，放归本国。禁诸军不得犯郑国分毫，如有违者，治以军法！虎牢戍兵，尽行撤去，使郑人自为守望。”诸

侯皆谏曰：“郑未可恃也。倘更有反覆，重复设戍难矣。”悼公曰：“久劳苦诸国将士，恨无了期。今当与郑更始，委以腹心，寡人不负郑，郑其负寡人乎？”乃谓郑简公曰：“寡人知尔苦兵，欲相与休息。今后从晋从楚，出于尔心，寡人不强。”简公感激流涕曰：“伯君以至诚待人，虽禽兽可格^①，况某犹人类，敢忘覆庇？再有异志，鬼神必殛！”简公辞去。明日使公孙舍之献赂为谢：乐师三人，女乐十六人，歌钟三十二枚，罍磬相副，针指女工三十人，軺车、广车共十五乘，他兵车复百乘，甲兵具备。悼公受之。以女乐八人，歌钟十二，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诸侯亲附，如乐之和，愿与子同此乐也。”又以兵车三分之一，赐智罃曰：“子教寡人分军敝楚，今郑人获成，皆子之功。”绛、罃二将皆顿首辞曰：“此皆仗君之灵，与诸侯之劳，臣等何力之有？”悼公曰：“微二卿，寡人不能至此，卿勿固却。”乃皆拜受。于是十二国车马同日班师。悼公复遣使行聘各国，谢其向来用师之劳，诸侯皆悦。自此郑国专心归晋，不敢萌二三之念矣。史臣有诗云：

郑人反覆似猱狙^②，晋伯偏将诈力锄。

二十四年归宇下，方知忠信胜兵戈。

时秦景公伐晋以救郑，败晋师于栢，闻郑已降晋，乃还。

明年为周灵王十一年，吴子寿梦病笃，召其四子诸樊、馀祭、夷昧、季札至床前，谓曰：“汝兄弟四人，惟札最贤，若立之，必能昌大吴国，我一向欲立为世子，奈札固辞不肯。我死之后，

① 逮：及，不逮，不及。

② 猱狙：猱，猿类；狙：猕猴。形容狡猾。

诸樊传馀祭，馀祭传夷昧，夷昧传季札，传弟不传孙。务使季札为君，社稷有幸。违吾命者，即为不孝，上天不祐！”言讫而绝。诸樊让国于季札曰：“此父志也。”季札曰：“弟辞世子之位于父生之日，肯受君位于父死之后乎？兄若再逝，弟当逃之他国矣。”诸樊不得已，乃宣明次传之约，以父命即位。晋悼公遣使吊贺。不在话下。

又明年为周灵王十二年，晋将智罟、士魴、魏相，相继而卒。悼公复治兵于绵山。欲使士匄将中军，匄辞曰：“伯游长。”乃使中行荀偃代智罟之任，士匄为副。又欲使韩起将上军，起曰：“臣不如赵武之贤。”乃使赵武代荀偃之任，韩起为副。栾黶将下军如故，魏绛为副。其新军尚无帅。悼公曰“宁可虚位以待人，不可以人而滥位。”乃使其军吏，率官属卒乘，以附于下军。诸大夫皆曰：“君之慎于名器如此。”乃各修其职，弗敢懈怠。晋国大治，复兴文襄之业。未几，废新军并入三军，以守侯国之礼。

是年秋九月，楚共王审蕘，世子昭立，是为康王。吴王诸樊，命大将公子党帅师伐楚。楚将养繇基迎敌，射杀公子党，吴师败还。诸樊遣使告败于晋，悼公合诸侯于向以谋之。晋大夫羊舌肸进曰：“吴伐楚之丧，自取其败，不足恤^①也。秦、晋邻国，世有姻好，今附楚救郑，败我师于栢，此宜先报。若伐秦有功，则楚势益孤矣。”悼公以为然。使荀偃率三军之众，同鲁、宋、齐、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国大夫伐秦。晋悼公待于境上。

① 不足恤：不足为训。

秦景公闻晋师将至，使人以毒药数囊，沉于泾水之上流。鲁大夫叔孙豹，同莒师先济，军士饮水中毒，多有死者。各军遂不肯济。郑大夫公子蟜谓卫大夫北宫括曰：“既已从人，敢观望乎？”公子蟜帅郑师渡泾，北宫括继之。于是诸侯之师皆进，营于域林。谍报：“秦军相去不远。”荀偃令各军“鸡鸣驾车，视我马首所向而行！”下军元帅栾黶，素不服中行偃，及闻令，怒曰：“军旅之事，当集众谋，即使偃能独断，亦宜明示进退，乌有使三军之众，视其马首者？我亦下军之帅也，我马首欲东。”遂帅本部东归。副将魏绛曰：“吾职在从帅，不敢俟^①中行伯矣。亦随栾黶班师。早有人报知中行偃。偃曰：“出令不明，吾实有过。令既不行，何望成功？”乃命诸侯之师，各归本国，晋帅亦还。时栾针为下军戎右，独不肯归，谓范匄之子范鞅曰：“今日之役，本为报秦，若无功而返，是益耻也。吾兄弟二人，并在军中，岂可一时皆返？子能与我同赴秦师乎？”范鞅曰：“子以国耻为念，鞅敢不从！乃各引本部驰入秦军。

却说秦景公引大将嬴詹及公子无地，帅车四百乘，离域林五十里安营，正遣人探听晋兵进止。忽见东角尘头起处，一彪车马飞来，急使公子无地率军迎敌。栾鍼奋勇上前，范鞅助之，连刺杀甲将十余人。秦军披靡欲走，望其后军无继，复鸣鼓合兵围之。范鞅曰：“秦兵势大，不可当也！”栾鍼不听。嬴詹大军又到，栾鍼复手杀数人，身中七箭，力尽而死。范鞅脱申，乘单车疾驰得免。栾黶见范鞅独归，问曰：“吾弟何在？”鞅曰：“已没于秦军矣！”黶大怒，拔戈直刺范鞅。鞅不敢相抗，走入中军。黶

① 俟：等待。

随后赶到，鞅避去。其父范匄迎谓曰：“贤婿何怒之甚也？”——麇妻栾祁，乃范匄之女，故以婿呼之。麇怒气勃勃，不能制，大声答曰：“汝子诱吾弟同入秦师，吾弟战死，而汝子生还，是汝子杀吾弟也。汝必逐鞅，犹可恕，不然，我必杀鞅，以偿吾弟之命！”范匄曰：“此事老夫不知也，今当逐之。”

范鞅闻其语，遂从幕后出奔秦国。秦景公问其来意，范鞅叙述始末。景公大喜，待以客卿之礼。一日，问曰：“晋君何如人？”对曰：“贤君也，知人而善任。”又问：“晋大夫谁最贤？”对曰：“赵武有文德，魏绛勇而不乱，羊舌肸习于《春秋》。张老笃信有智，祁午临事镇定，臣父匄能识大体，皆一时之选。其他公卿，亦皆习于今典，克守其官，鞅未敢轻议也。”景公又曰：“然则晋大夫中，何人先亡？”鞅对曰：“栾氏将先亡。”景公曰：“岂非以汰侈^①故乎？”范鞅曰：“栾麇虽汰侈，犹可及身，其子盈必不免。”景公曰：“何故？”鞅对曰：“栾武子恤民爱士，人心所归，故虽有弑君之恶，而国中不以为非，戴其德也。思召公者，爱及甘棠，况其子乎？麇若死，盈之善未能及人，而武之德已远，修麇之怨者，必此时矣。”景公叹曰：“卿可谓知存亡故者也！”乃因范鞅而通于范匄，使庶长武聘晋，以修旧好，并请复范鞅之位。悼公从之，范鞅归晋。悼公以鞅及栾盈并为公族大夫，且谕栾麇勿得修怨。自此秦晋通和，终春秋之世，不相加兵。有诗为证：

西邻东道世婚姻，一旦寻仇斗日新。

玉帛既通兵革偃，从来好事是和亲。

^① 汰侈：骄纵。

是年栾黶卒，子栾盈代为下军副将。

话分两头。却说卫献公名衎，自周简王十年，代父定公即位。因居丧不戚^①，其嫡母定姜，逆知其不能守位，屡屡规谏，献公不听。及在位，日益放纵，所亲者无非谗谄面谀之人，所喜者不过鼓乐田猎之事。自定公之世，有同母弟公子黑肩，怙宠专政。黑肩之子公孙剽，嗣父爵为大夫，颇有权略。上卿孙林父，亚卿宁殖，见献公无道，皆与剽结交。林父又暗结晋国为外援，将国中器币宝货，尽迁于戚，使妻子居之。献公疑其有叛心，一来形迹未著，二来畏其强家^②，所以含怨不发。

忽一日，献公约孙、宁二卿共午餐。二卿皆朝服待命于门，自朝至午，不见使命来召，宫中亦无一人出来，二卿心疑。看看日斜，二卿饥困已甚，乃叩宫门请见。守阍内侍答曰：“主公在后圃演射，二位大夫若要相见，可自往也。”孙、宁二人心中大怒，乃忍饥径造后圃，望见献公方戴皮冠，与射师公孙丁较射。献公见孙、宁二人近前，不脱皮冠，挂弓于臂而见之，问：“二卿今日来此何事？”孙、宁二人齐声答曰：“蒙主公约共午餐，臣等伺候至今，腹且馁矣。恐违君命，是以来此。”献公曰：“寡人贪射，偶尔忘之。二卿且退，俟改日再约可也。”言罢，适有鸿雁飞鸣而过，献公谓公孙丁曰：“与尔赌射此鸿。”孙、宁二人含羞而退。林父曰：“主公耽于游戏，狎近群小，全无敬礼大臣之意。我等将来必不免于祸，如何？”宁殖曰：“君无道，止自祸耳，安能祸人？”林父曰：“我意欲奉公子剽为君，子以为何如？”宁殖曰：

① 戚：悲伤。不戚：不悲。

② 强家：家兵势大。

“此举甚当，你我相机而动便了。”言罢各别。

林父回家，饭毕，连夜径往戚邑，密唤家臣庾公差、尹公佗等，整顿家甲，为谋叛之计。遣其长子孙蒯，往见献公，探其口气。孙蒯至卫，见献公于内朝，假说：“臣父林父，偶染风疾，权且在河上调理，望主公宽宥。”献公笑曰：“尔父之疾，想因过饿所致，寡人今不敢复饿子。”命内侍取酒相待，唤乐工歌诗侑酒。太师请问：“歌何诗？”献公曰：“《巧言》之卒章，颇切时事，何不歌之？”太师奏曰：“此诗语意不佳，恐非欢宴所宜。”师曹喝曰：“主公要歌便歌，何必多言！”原来师曹善于鼓琴，献公使教其嬖妾，嬖妾不率教^①，师曹鞭之十下。妾泣愬^②于献公，献公当嬖妾之前，鞭师曹三百。师曹怀恨在心，今日明知此诗不佳，故意欲歌之，以激孙蒯之怒。遂长声而歌曰：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

献公的主意，因孙林父居于河上，有叛乱之形，故借歌以惧之。孙蒯闻歌，坐不安席，须臾辞去。献公曰：“适师曹所歌，子与尔父述之。尔父虽在河上，动息寡人必知，好生谨慎，将息病体。”孙蒯叩头，连声“不敢”而退。回戚，述于林父。林父曰：“主公忌我甚矣！我不可坐而待死。大夫蘧伯玉，卫之贤者，若得彼同事，无不济矣。”乃私至卫，往见蘧瑗曰：“主公暴虐，子所知也。恐有亡国之事，将若之何？”瑗对曰：“人臣事君，可谏则谏，不可谏则去之，他非瑗所知矣。”林父度瑗不可动，遂别去。瑗即日逃奔鲁国。

① 率：服从。率教：服从指教。

② 泣愬：哭诉。愬，诉的异体字。

林父聚徒众于邱宫，将攻献公。献公惧，遣使至邱宫，与林父讲和，林父杀之。献公使视宁殖，已戒车将应^①林父矣。乃召北宫括，括推病不出。公孙丁曰：“事急矣！速出奔，尚可求复，献公乃集宫甲约二百余人，为一队。公孙丁挟弓矢相从，后东门而出，欲奔齐国。孙蒯、孙嘉兄弟二人，引兵追及于河泽，大杀一阵。二百余名宫甲，尽皆逃散，存者仅十数人而已。赖得公孙丁善射，矢无虚发，近者辄中箭而死，保著献公，且战且走。二孙不敢穷追而返。才回不上三里，只见庾公差、尹公佗二将，引兵而至，言：“奉相国之命，务取卫侯回报。”孙蒯、孙嘉曰：“有一善箭者相随，将军可谨防之！”庾公差曰：“得非吾师公孙丁乎？”原来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公差又学射于公孙丁，三人是一线传授，彼此皆知其能。尹公佗曰：“卫侯前去不远，姑且追之。”约驰十五里，赶著了献公。因御人被伤，公孙丁在车执辔，回首一望，远远的便认得是庾公差了，谓献公曰：“来者是臣之弟子，弟子无害师之事，主公勿忧。”乃停车待之。

庾公差既到，谓尹公佗曰：“此真吾师也。”乃下车拜见。公孙丁举手答之，麾之使去。庾公差登车曰：“今日之事，各为其主。我若射，则为背师；若不射，则又为背主；我如今有两全之道。”乃抽矢叩轮，去其镞，扬声曰：“吾师勿惊！”连发四矢，前中轼，后中轸，左右中两旁，单单空著君臣二人。分明显个本事，卖个人情的意思。庾公差射毕，叫声：“师傅保重！”喝教回车。公孙丁亦引辔而去。尹公佗先遇献公，本欲逞艺，因庾公差是他业师，不敢自专；回至中途，渐渐懊悔起来，谓庾公差

^① 应：响应。

曰：“子有师弟之分，所以用情。弟子已隔一层，师恩为轻，主命为重。若无功而返，何以复吾恩主？”庾公差曰：“吾师神箭，不下养繇基，尔非其敌，枉送性命！”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当下复身来追卫侯。不知结末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话说尹公佗不信庚公之言，复身来追卫侯。驰二十余里，方才赶著。公孙丁问其来意，尹公佗曰：“吾师庚公，与汝有师弟之恩。我乃庚公弟子，未尝受业，于子如路人耳。岂可徇私情于路人，而废公义于君父乎？”公孙丁曰：“汝曾学艺于癸公，可想庚公之艺从何而来？为人岂可忘本！快快回转，免伤和气。”尹公佗不听，将弓拽满，望公孙丁便射。公孙丁不慌不忙，将辔授与献公，候箭到时，用手一绰，轻轻接住。就将来箭搭上弓弦，回射尹公佗。尹公佗急躲避时，扑的一声，箭已贯其左臂。尹公佗负痛，弃弓而走。公孙丁再复一箭，结果了尹公性命。吓得随行军士，弃车逃窜。献公曰：“若非吾子神箭，寡人一命休矣。”公孙丁仍复执辔奔驰。又十余里，只见后面车声震动，飞也似赶来。献公曰：“再有追兵，何以自脱？”正在慌急之际，后车看看相近，视之，乃同母之弟公子鱄冒死赶来从驾。献公方才放心，遂做一路奔至齐国。齐灵公馆之于莱城。宋儒有诗谓献公不敬大臣，自取奔亡。诗曰：

尊如天地赫如神，何事人臣敢逐君？

自是君纲先缺陷，上梁不正下梁蹲。

孙林父既逐献公，遂与宁殖合谋迎公子剽为君，是为殇

公。使人告难于晋。晋悼公问于中行偃曰：“卫人出一君复立一君，非正也。当何以处之？”偃对曰：“卫衍无道，诸侯莫不闻。今臣民自愿立剽，我勿与知可也。”悼公从之。齐灵公闻晋侯不讨孙宁逐君之罪，乃叹曰：“晋侯之志情矣！我不乘此时图伯，更待何时？”乃帅师伐鲁北鄙^①，围郕，大掠而还。时周灵王之十四年也。

原来齐灵公初娶鲁女颜姬为夫人，无子。其媵嬖姬，生子曰光，灵公先立为太子。又有嬖妾戎子，亦无子。其娣仲子生子曰牙，戎子抱牙以为己子。他姬生公子杵臼，无宠。戎子恃爱，要得立牙为太子，灵公许之。仲子谏曰：“光之立也久矣，又数会诸侯；今无故而废之，国人不服，后必有悔！”灵公曰：“废立在我，谁敢不服？”遂使太子光率兵守即墨。光去后，即传旨废之，更立牙为太子。使上卿高厚为太傅，寺人夙沙卫强而有智，以为少傅。鲁襄公闻齐太子光之废，遣使来请其罪。灵公不能答，反虑鲁国将来助光争国。所以与鲁为仇，首先加兵，欲以兵威胁鲁，然后杀光。此乃灵公无道之极也！鲁使人告急于晋，因悼公抱病，不能救鲁。

是冬，晋悼公薨。群臣奉世子彪即位，是为平公。鲁又使叔孙豹吊贺，且告齐患。荀偃曰：“俟来春当会诸侯。若齐不赴会，师之未晚。”周灵王十五年，晋平公元年，大合诸侯于溴梁。齐灵公不至，使大夫高厚代。荀偃大怒，欲执高厚，高厚逃归。复兴师伐鲁北鄙，围郕，杀守臣臧坚。叔孙豹再至晋国求救。平公乃命大将中行偃合诸侯之兵，大举伐齐。中行偃点军方回，

^① 北鄙：北部边疆。

是夜得一梦，梦见黄衣使者，执一卷文书，来拘偃对证。偃随之行，至一大殿宇，上有王者冕旒端坐。使者命偃跪于丹墀^①之下。覩同跪者，乃是晋厉公、栾书、程滑、胥童、长鱼矫、三郤一班人众。偃心下暗暗惊异。闻胥童等与三郤争辩良久，不甚分明。须臾狱卒引去，止留厉公、栾书、中行偃、程滑四人。厉公诉被弑始末。栾书辩曰：“下手者，程滑也。”程滑曰：“主谋皆出书偃，滑不过奉命而已，安得独归罪于我？”殿上王者降旨曰：“此时栾书执政，宜坐首恶，五年之内，子孙绝灭。”厉公忿然曰：“此事亦由逆偃助力，安得无罪？”即起身抽戈击偃之首。梦中觉首坠于前，偃以手捧其首，跪而戴之。走出殿门，遇梗阳巫者灵皋，皋谓曰：“子首何歪也？”代为正之。觉痛极而醒，深以为异。

次日入朝，果遇见灵皋于途，乃命之登车，将夜来所梦，细述一遍。灵皋曰：“冤家已至，不死何为？”偃问曰：“今欲有事东方，犹可及^②乎？”皋对曰：“东方恶气太重，伐之必克，主虽死，犹可及也。”偃曰：“能克齐，虽死可矣！”乃帅师济河，会诸侯于鲁济之地。晋、宋、鲁、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共十二路车马，一同往齐国进发。齐灵公使上卿高厚，辅太子牙守国。自帅崔杼、庆封、析归父、殖绰、郭最、寺人夙沙卫等，引著大军，屯于平阴之城。城南有防，防有门，使析归父于防门之处，深掘壕堑，横广一里，选精兵把守，以遏敌师。寺人夙沙卫进曰：“十二国人心不一，乘其初至，当出奇击之。败其一军，则余

① 丹墀：宫殿前的石级，红色。

② 及：到。

军俱丧气矣。如不欲战，莫如择险要而守之，区区防门之堑，未可恃也。”齐灵公曰：“有此深堑，彼军安能飞渡耶？”

却说中行偃闻齐师掘堑而守，笑曰：“齐畏我矣！必不能战，当以计破之。”乃传令使鲁、卫之兵，自须句取路；使邾、莒之兵，自城阳取路，俱由琅琊而入。我等大兵，从平阴攻进。约定在临淄城下相会。四国领计去了。使司马张君臣，凡山泽险要之外，俱虚张旗帜，布满山谷。又束草为人，蒙以衣甲，立于空车之上；将断木缚于车辕。车行木动，扬尘蔽天。力士挽大旆引车，往来于山谷之间，以为疑兵。荀偃、士匄率宋、郑之兵居中，赵武、韩起率上军，同滕、薛之兵在右，魏绛、栾盈率下军，同曹、杞、小邾之兵在左，分作三路。命车中各载木石，步卒每人携土一囊。行至防门，三路炮声相应，各将车中木石，抛于堑中，加以上囊数万，把壕堑顷刻填平，大刀阔斧，杀将进去。齐兵不能当抵，杀伤大半。析归父几为晋兵所获，仅以身免。逃入平阴城中，告诉灵公，言：“晋兵三路填堑而进，势大难敌。”灵公始有惧色，乃登巫山以望敌军。见到处山泽险要之地，都有旗帜飘扬，车马驰骤，大惊曰：“诸侯之师，何其众也！且暂避之。”问诸将：“谁人敢为后殿？”夙沙卫曰：“小臣愿引一军断后，力保主公无虞。”灵公大喜。忽有二将并出奏曰：“堂堂齐国，岂无一勇力之士？而使寺人^①殿其师，岂不为诸侯笑乎？臣二人情愿让夙沙卫先行。”二将者，乃殖綽、郭最也，俱有万夫不当之勇。灵公曰：“将军为殿，寡人无后顾之忧矣。”夙沙卫见齐侯不用，羞惭满面而退，只得随齐侯先走。约行二十余里，至

^① 寺人：宫内小官。

石门山，乃是险隘去处，两边俱是大石，只中间一条路径。夙沙卫怀恨绰、最二人，欲败其功。候齐军过尽，将随行马三十余匹，杀之以塞其路。又将大车数乘，联络如城，横截山口。

再说绰、最二将领兵断后，缓缓而退。将及石门隘口，见死马纵横，又有大车拦截，不便驰驱，乃相顾曰：“此必夙沙卫衔恨于心，故意为此。”急救军士搬运死马，疏通路径。因前有车阻，逐一匹要退后抬出，撒于空处，不知费了多少工夫。军士虽多，其奈路险，有力无用。背后尘头起处，晋骁将州绰一军早到。殖绰方欲回车迎敌。州绰一箭飞来，恰射中殖绰的左肩。郭最弯弓来救，殖绰摇手止之。州绰见殖绰如此光景，亦不动手。殖绰不慌不忙，拔箭而问曰：“来将何人？能射殖绰之肩，也算好汉了！愿通姓名。”对曰：“吾乃晋国名将州绰也。”殖绰曰：“小将非别，齐国名将殖绰的便是。将军岂不闻人语云：‘莫相谗，怕二绰？’我与将军以勇力齐名，好汉惜好汉，何忍自相戕贼^①乎？”州绰曰：“汝言虽当，但各为其主，不得不然。将军若肯束身归顺，小将力保将军不死。”殖绰曰：“得无相欺否？”州绰曰：“将军如不见信，请为立誓！若不能保全将军之命，愿与俱死。”殖绰曰：“郭最性命，今亦交付将军。”言罢，二人双双就缚。随行士卒，尽皆投降。史臣有诗云：

绰最赳赳二虎臣，相逢狭路志难伸。

覆军擒将因私怨，辱国依然是寺人。

州绰将绰、最二将解至中军献功，且称其骁勇可用。中行偃命暂困于中军，候班师定夺。大军从平阴进发，所过城郭，并

^① 自相戕贼：贼，杀害；自相残杀。

不攻掠，迺抵临淄外郭之下。鲁、卫、邾、莒兵俱到。范鞅先攻雍门。雍门多芦荻，以火焚之。州绰焚申池之竹木。各军一齐俱火攻，将四郭尽行焚毁。直逼临淄城下，四面围住，喊声震地，矢及城楼。城中百姓慌乱。灵公十分恐惧，暗令左右驾车，欲开东门出走。高厚知之，疾忙上前，抽佩剑断其辔索，涕泣而谏曰：“诸军虽锐，然深入岂无后虞？不久将归矣。主公一去，都城不可守也。愿更留十日，如力竭势亏，走犹未晚。”灵公乃止，高厚督率军民，协力固守。

却说各兵围齐，至第六日，忽有郑国飞报来到，乃是大夫公孙舍之与公孙夏连名缄封，内中有机密至紧之事。郑简公发而视之，略云：

臣舍之，臣夏，奉命与子孔守国。不意子孔有谋叛之心，私自送款于楚，欲招引楚兵伐郑，己为内应。今楚兵已次鱼陵，旦夕将至。事在危急，幸星夜返旆，以救社稷！

郑简公大惧，即持书至晋军中，送与晋平公看了。平公召中行偃议之。偃对曰：“我兵不攻不战，竟走临淄，指望乘此锐气，一鼓而下。今齐守未亏，郑国又有楚警，若郑国有失，咎在于晋，不如且归，为救郑之计。此番虽不曾破齐，料齐侯已丧胆，不敢复侵犯鲁国矣。”平公是其言，乃解围而去。郑简公辞晋先归。

诸侯行至祝阿，平公以楚师为忧，与诸侯饮酒，不乐。师旷曰：“臣请以声卜之。”乃吹律歌《南风》，又歌《北风》。《北风》和平可听，《南风》声不扬，且多肃杀之声。旷奏曰：“《南风》不竞，其声近死，不惟无功，且将自祸。不出三日，当有好音至矣。”师

旷字子野，乃晋国第一聪明之士。从幼好音乐，苦其不专，乃叹曰：“技之不精，由于多心；心之不一，由于多视。”乃以艾叶薰瞎其目，专意音乐。遂能察气候之盈虚，明阴阳之消长；天时人事，审验无差；风角^①鸟鸣，吉凶如见。为晋太师掌乐之官，平时为晋侯所深信，故行军必以相随。至是闻其言，乃驻军以待之，使人前途远探。未三日，探者同郑大夫公孙蚤来回报，言：“楚师已去。”晋平公讶问其详，公孙蚤对曰：“楚自子庚代子囊为令尹，欲报先世之仇，谋伐郑国。公子嘉阴与楚通，许楚兵到日，诈称迎敌，以兵出城相会。赖公孙舍之、公孙夏二人，预知子嘉之谋，敛甲守城，严讥出入。子嘉不敢出会楚师。子庚涉颍水，不见内应消息，乃屯兵于鱼齿山下。值大雨雪，数日不止，营中水深尺余，军人皆择高阜处躲雨。寒甚，死者过半，士卒怨詈^②，子庚只得班师而回矣。寡君讨子嘉之罪，已行诛戮。恐烦军师，特遣下臣蚤连夜奔告。”平公大喜曰：“子野真圣于音者矣！”乃将楚伐郑无功，遍告诸侯，各回本国。史臣有诗赞师旷云：

歌罢《南风》又《北风》，便知两国吉和凶。

音当精处通天地，师旷从来是瞽宗^③。

时周灵王十七年，冬十二月事也。比及晋师济河，已在十八年之春矣。

中行偃行至中途，忽然头上生一疮疽^④，痛不可忍，乃逗

① 风角：据四面之风，以算凶吉。有迷信色彩。

② 詈：骂。

③ 瞽宗：乐官的始祖。

④ 疮疽：肿瘤。

溜于著雍之地。延至二月，其疡溃料，目睛俱脱而死。坠首之梦，与梗阳巫者之言，至是俱验矣。殖绰、郭最乘偃之变，破械而出，逃回齐国去了。范匄同偃之子吴，迎丧以归。晋侯使吴嗣为大夫，以范匄为中军元帅，以吴为副将，仍以荀为氏，称荀吴。

是年复五月，齐灵公有疾，大夫崔杼与庆封商议，使人用温车，迎故太子光于即墨。庆封帅家甲，夜叩太傅高厚之门，高厚出迎，执而杀之。太子光同崔杼入宫，光杀戎子，又杀公子牙。灵公闻变大惊，呕血数升，登时气绝。光即位，是为庄公。寺人夙沙卫率其家属奔高唐，齐庄公使庆封帅师追之，夙沙卫据高唐以叛。齐庄公亲引大军围而攻之，月余不下。高唐人工倮，有勇力，沙卫用之以守东门。工倮知沙卫不能成事，乃于城上射下羽书，书中约夜半于东北角伺候大军登城。

庄公犹未准信。殖绰、郭最请曰：“彼既相约，必有内应。小将二人愿往，当生擒奄狗，以雪石门山阻隘之恨！”庄公曰：“汝小心前往，寡人自来接应。”绰最引军至东北角，候至夜半，城上忽放长绳下来，约有数处。绰最各附绳而上，军士陆续登城。工倮引著殖绰，竟来拿夙沙卫。郭最便去砍开城门，放齐兵入城。城中大乱，互相杀伤，约有一个更次方定。齐庄公入城。工倮同殖绰绑缚夙沙卫解到。庄公大骂：“奄狗！寡人何负于汝，汝却辅少夺长？今公子牙何在！汝既为少傅，何不相辅于地下？”夙沙卫垂首无言。庄公命牵出斩之，以其肉为醢，遍赐从行诸臣。即用工倮守高唐，班师而退。

时晋上卿范匄，以前番围齐，未获取成，乃请于平公，复率大军侵齐。才济黄河，闻齐灵公凶信，乃曰：“齐新有丧，伐之不

仁！”即时班师。早有人报知齐国。大夫晏婴进曰：“晋不伐我丧，施仁于我，我背之不义，不如请成，免两国干戈之苦。”那晏婴字平仲，身不满五尺，乃是齐国第一贤智之士，庄公亦以国家粗定，恐晋师复至，乃从婴之言，使人如晋谢罪，请盟。晋平公大合诸侯于澶渊，范匄为相，与齐庄公歃血为盟，结好而散。自此年余无事。

却说下军副将栾盈，乃栾黶之子。黶乃范匄之婿，匄女嫁黶，谓之栾祁。栾氏自栾宾、栾成、栾枝、栾盾、栾书、栾黶，至于栾盈，顶针^①七代卿相，贵盛无比。晋朝文武，半出其门，半属姻党。魏氏有魏舒，智氏有智起，中行氏有中行喜，羊舌氏有叔虎，籍氏有籍偃，箕氏有箕遗，皆与栾盈声势相倚，结为死党。更兼盈自少谦恭下士，散财结客，故死士多归之。如州绰、邢蒯、黄渊、箕遗，都是他部下骁将。更有力士督戎，力举千钧，手握二戟，刺无不中，是他随身心腹，寸步不离的。又有家臣辛俞、州宾等，奔走效劳者不计其数。

栾黶死时，其夫人栾祁，才及四旬，不能守寡。因州宾屡次入府禀事，栾祁在屏后窥之，见其少俊，遂密遣侍儿道意，因与私通。栾祁尽将室中器币，赠与州宾。盈从晋侯伐齐，州宾公然宿于府中，不复避忌。盈归，闻知其事，尚碍母亲面皮，乃把^②他事，鞭治内外守门之吏，严稽^③家臣出入。栾祁一来老羞变怒，二则淫心难绝，三则恐其子害了州宾性命。因父范匄

① 顶针：接连。

② 把：拿。

③ 稽：查。

生辰，以拜寿为名，来至范府，乘间诉其父曰：“盈将为乱，奈何？”范匄询其详，栾祁曰：“盈尝言‘鞅杀吾兄，吾父逐之，复纵之归国，不诛已幸，反加宠位。今父子专国，范氏日盛，栾氏将衰。吾宁死，与范氏誓不两立！’日夜与智起、羊舌虎等，聚谋密室，欲尽去诸大夫，而立其私党。恐我泄其消息，严勅守门之吏，不许与外家相通。今日勉强来此，异日恐不得相见！吾以父子恩深，不敢不言。”时范鞅在旁，助之曰：“儿亦闻之，今果然矣。彼党羽至盛，不可不防也。”一子一女，声口相同，不由范匄不信。乃密奏于平公，请逐栾氏。

平公私问于大夫阳毕。阳毕素恶栾黶而睦于范氏，乃对曰：“栾书实杀厉公，黶世其匈德，以及于盈，百姓昵^①于栾氏久矣。若除栾氏，以明弑逆之罪，而立君之威，此国家数世之福也。”平公曰：“栾书援立先君，盈罪未著，除之无名，奈何？”阳毕对曰：“书之援立先君，以掩罪也。先君忘国仇而徇私德，君又纵之，滋害将大。若以盈恶未著，宜翦除其党，赦盈而遣之。彼若求逞，诛之有名；若逃死于他方，亦君之惠也。”平公以为然，召范匄入宫，共议其事。范匄曰：“盈未去而翦其党，是速之为乱也。君不如使盈往筑著邑之城。盈去，其党无主，乃可图矣。”平公曰：“善。”乃遣栾盈往城著邑。盈临行，其党箕遗谏曰：“栾氏多怨，主所知也。赵氏以下宫之难怨栾氏，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范氏以范鞅之逐怨栾氏，智朔殒死，智盈尚少，而听于中行，程郑嬖于公，栾氏之势孤矣。城著非国之急事，何必使子？子盍辞之，以观君意之若何，而为之备。”栾盈

^① 昵：亲。

曰：“君命，不可辞也。盈如有罪，其敢逃死？如其无罪，国人将怜我，孰能害之？”乃命督戎为御，出了绛州，望著邑而去。

盈去三日，平公御朝，谓诸大夫曰：“栾书昔有弑逆之罪，未正刑诛。今其子孙在朝，寡人耻之！将若之何？”诸大夫同声应曰：“宜逐之。”乃宣布栾书罪状，悬于国门。遣大夫阳毕，将兵往逐栾盈。其宗族在国中者，尽行逐出，收其栾邑。栾乐、栾魋率其宗人，同州绰、邢蒯，俱出了绛城，竟往奔栾盈去了。叔虎拉了箕遗、黄渊随后出城，城门已闭。传闻将搜治栾氏之党，乃商议各聚家丁，欲乘夜为乱，斩东门而出。赵氏有门客章铿，居与叔虎家相邻，闻其谋，报知赵武。赵武转报范匄。匄使其子范鞅，率甲士三百，围叔虎之第。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话说箕遗正在叔虎家中，只等黄渊到来，夜半时候，一齐发作。却被范鞅领兵围住府第，外面家丁，不敢聚集，远远观望，亦多有散去者。叔虎乘梯向墙外问曰：“小将军引兵至此，何故？”范鞅曰：“汝平日党于栾盈，今又谋斩关出应，罪同叛逆。吾奉晋侯之命，特来取汝。”叔虎曰：“我并无此事，是何人所说？”范鞅即呼章铤上前，使证之。叔虎力大，扳起一块墙石，望章铤当头打去，打个正著，把顶门都打开了。范鞅大怒，教军士放火攻门。叔虎慌急了，向箕遗说：“我等宁可死里逃生，不可坐以待缚。”遂提戟当先，箕遗仗剑在后，发声喊，冒火杀出。范鞅在火光中，认得二人，教军士一齐放箭。此时火势熏灼，已难躲避，怎当得箭如飞蝗。二人纵有冲天本事，亦无用处，双双被箭射倒。军士将挠钩搭出，已自半死，绑缚车中。救灭了火。只听得车声辘辘①，火炬烛天②天而至，乃是中军副将荀吴，率本部兵前来接应。中途正遇黄渊，亦被擒获。范、荀合兵一处，将叔虎、箕遗、黄渊，解到中军元帅范匄处。范匄曰：“栾

① 辘辘：滚滚。

② 烛：照。

党尚多，只擒此三人，尚未除患，当悉拘之！”乃复分路搜捕。绛州城中，闹了一夜。直至天明，范鞅拘到智起、籍偃、州宾等，荀吴拘到中行喜、辛俞，及叔虎之兄羊舌赤，弟羊舌肸，都囚于朝门之外，俟候晋平公出朝，后奏定夺。

单说羊舌赤字伯华，羊舌肸字叔向，与叔虎虽同是羊舌职之子，叔虎是庶母所生。当初叔虎之母，原是羊舌夫人房中之婢，甚是美色，其夫欲之^①。夫人不遣侍寝^②。时伯华叔、向俱已年长，谏其母勿妒。夫人笑曰：“吾岂妒妇哉！吾闻有甚美者，必有甚恶。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恐其生龙蛇，为汝等之祸，是以不遣耳。”叔向等顺父之意，固请于母，乃遣之。一宿而有孕，生叔虎。及长成，美如其母，百勇力过人。栾盈自幼与之同卧起，相爱宛如夫妇。他是栾党中第一个相厚的，所以兄弟并行囚禁。

大夫乐王鲋字叔鱼，其时方嬖幸于平公。平日慕羊舌赤肸兄弟之贤，意欲纳交^③而不得。至是，闻二人被囚，特到朝门，正遇羊舌肸，揖而慰之曰：“子勿忧，吾见主公，必当力为子请。”羊舌肸嘿然不应。乐王鲋有惭色。羊舌赤闻之，责其弟曰：“吾兄弟毕命于此，羊舌氏绝矣！乐大夫有宠于君，言无不从。倘借其片语，天幸赦宥，不绝先人之宗，汝奈何不应，以失要人之意。”羊舌肸笑曰：“死生命也。若天意降祐，必由祁老大夫，叔鱼何能为哉？”羊舌赤曰：“以叔鱼之朝夕君侧，汝曰：‘不

① 欲：想要。

② 不遣侍寝：不派去内室侍候。

③ 纳交：结交。

能’，以祁老大夫之致政闲居，而汝曰：‘必由之’。吾不知其解也！”羊舌肸曰：“叔鱼行媚者也，君可亦可，君否亦否。祁老大夫外举^①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岂独遗羊舌氏乎？”

少顷，晋平公临朝，范匄以所获栾党姓名奏闻。平公亦疑羊舌氏兄弟三人皆在其数，问于乐王鲋曰：“叔虎之谋，赤与肸实与闻否？”乐王鲋心愧叔向，乃应曰：“至亲莫如兄弟，岂有不知？”平公乃下诸人于狱，使司寇议罪。时祁奚已告老，退居于祁。其子祁午与羊舌赤同僚相善，星夜使人报信于父，求其以书达范匄，为赤求宽。奚闻信大惊曰：“赤与肸皆晋国贤臣，有此奇冤，我当亲往救之。”乃乘车连夜入都，未及与祁午相会，便叩门来见范匄。匄曰：“大夫老矣”冒风露而降之，必有所谕。”祁奚曰：“老夫为晋社稷存亡而来，非为别事。”范匄大惊，问曰：“不知何事关系社稷，有烦老大夫如此用心？”祁奚曰：“贤人，社稷之卫也。羊舌职有劳于晋室，其子赤肸，能嗣其美。一庶子不肖，遂聚而歼之，岂不可惜！昔郤芮为逆，郤缺升朝。父子之罪，不相及也，况兄弟乎？子以私怨，多杀无辜，使玉石俱焚，晋之社稷危矣。”范匄蹴然离席曰：“老大夫所言甚当。但君怒未解，肸与老大夫同诣君所言之。”于是并车入朝，求见平公，奏言：“赤肸与叔虎，贤不肖不同，必不与闻栾氏之事。且羊舌之劳，不可废也。”平公大悟，宣赦^②，赦出赤、肸二人，使复原职。智起、中行喜、籍偃、州宾、辛俞皆斥为庶人。惟叔虎与箕遗、黄渊处斩。赤、肸二人蒙赦，入朝谢恩。事毕，羊舌赤谓

① 举：推荐，选拔。

② 宣赦：宣布赦免。

其弟曰：“当往祁老大夫处一谢。”盼曰：“彼为社稷，非为我也，何谢焉？”竟登车归第。羊舌赤心中不安，自往祁午处请见祁奚。午曰：“老父见过晋君，即时回祁去矣，未尝少留须臾也。”羊舌赤叹曰：“彼固施不望报者，吾自愧不及盼之高见也！”髯翁有诗云：

尺寸微劳亦望酬，拜恩私室岂知羞。

必如奚盼才公道，笑杀纷纷货赂求^①。

州宾复与栾祁往来，范匄闻之，使力士刺杀州宾于家。

却说守曲沃大夫胥午，昔年曾为栾书门客。栾盈行过曲沃，胥午迎款，极其殷勤。栾盈言及城著，胥午许以曲沃之徒助之。留连三日，栾乐等报信已至，言：“阳毕领兵将到。”督戎曰：“晋兵若至，便与交战，未及便输与他。”州绰、邢蒯曰：“专为此事，恐恩主手下乏人，吾二人特来相助。”栾盈曰：“吾未尝得罪于君，特为怨家所陷耳。若与拒战，彼有辞矣。不如逃之，以俟君之见察。”胥午亦言拒战之不可。即时收拾车乘，盈与午洒泪而别，出奔于楚。比及阳毕兵到著邑，邑人言：“盈未曾到此，在曲沃已出奔了。”阳毕班师而归，一路宣布栾氏之罪。百姓皆知栾氏功臣，且栾盈为人，好施爱士，无不叹惜其冤者。范匄言于平公，严禁栾氏故臣，不许从^②栾盈，从者必死！家臣辛俞初闻栾盈在楚，乃收拾家财数车出城，欲往从之。被守门吏盘住，执辛俞以献于平公。平公曰：“寡人有禁，汝何犯之？”辛俞再拜言曰：“臣愚甚，不知君所以禁从栾氏者，诚何说也？”平公曰：“从

① 货赂：送东西。求：要求。

② 从：跟随。

栾氏者无君^①，是以禁之。”辛俞曰：“诚禁无君，则臣知免于死矣。臣闻之：‘三世仕其家则君^②之，再世则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臣自祖若父，以无大援^③于国，世隶于栾氏，食其禄，今三世矣。栾氏固臣之君也。臣惟不敢无君，是以欲从栾氏，又何禁乎？且盈虽得罪，君逐之而不诛，得无念其先世犬马之劳，赐以生全乎？今羁旅他方，器用不具，衣食不给，或一朝填于沟壑，君之仁德，无乃不终？臣之此去，尽臣之义，成君之仁，且使国人闻之曰：‘君虽危难，不可弃也。’于以禁无君者，大矣。”平公悦其言曰：“子姑留事寡人，寡人将以栾氏之禄禄子。”辛俞曰：“臣固言之矣：‘栾氏，臣之君也。’舍一君又事一君，其何以禁无君者？必欲见留，臣请死！”平公曰：“子往矣！寡人姑听子，以遂子之志。”辛俞再拜稽首，仍领了数车輜重，昂然出降州城而去。史臣有诗称辛俞之忠。诗曰：

翻云覆雨世情轻，霜雪方知松柏荣。

三世为臣当效死，肯将晋主换栾盈？

却说栾盈栖楚境上数月，欲往郢都见楚王，忽转念曰：“吾祖父宣力国家，与楚世仇，倘不相容，奈何？”欲改适齐，而资斧^④空乏，却得辛俞驱輜重来到，得济其用。遂修整车从，望齐国进发。此周灵王二十一年事也。

再说齐庄公为人，好勇喜胜，不屑居人之下。虽然受命澶渊，终以平阴之败为耻。尝欲广求勇力之士，自为一队，亲率之

① 无君：非君，轻视君主。

② 君：尊重如君主。

③ 援：出力。

④ 资斧：利斧，泛指旅费。

以横行天下。由是于卿大夫士之外，别立“勇爵”，禄比大夫。必须力举千斤，射穿七札者，方与其选。先得殖绰、郭最，次又得贾举、邴师、公孙傲、封具、铎甫、襄尹、倭堙等，共是九人。庄公日日召至宫中，相与驰射击刺，以为笑乐。一日，庄公视朝，近臣报道：“今有晋大夫栾盈被逐，来奔齐国。”庄公喜曰：“寡人正思报晋之怨，今其世臣来奔，寡人之志遂矣。”欲遣人往迎之。大夫晏婴出奏曰：“不可，不可！小所以事大者，信也。吾新与晋盟，今乃纳其逐臣，倘晋人来责，何以对之？”庄公大笑曰：“卿言差矣！齐、晋匹敌，岂分大小？昔之受盟，聊以纾^①一时之急耳。寡人岂终事晋，如鲁、卫、曹、邾者耶？”遂不听晏婴之言，使人迎栾盈入朝。盈谒见，稽首哭诉其见逐之繇。庄公曰：“卿勿忧，寡人助卿一臂，必使卿复还晋国。”栾盈再拜称谢。庄公赐以大馆，设宴相款。州绰、邢蒯侍于栾盈之傍，庄公见其身大貌伟，问其姓名，二人以实告。庄公曰：“向日平阴之役，擒我殖绰、郭最者非尔耶？”绰、蒯叩首谢罪。庄公曰：“寡人慕尔久矣！”命赐酒食。因谓盈曰：“寡人有求于卿，卿不可辞。”盈对曰：“苟可以应君命者，即发肤无所爱。”庄公曰：“寡人无他求，欲暂乞二勇士为伴耳。”栾盈不敢拒，只得应允，怏怏登车，叹曰：“幸彼未见督戎，不然，亦为所夺矣！”

庄公得州绰、邢蒯，列于“勇爵”之末，二人心中不服。一日，与殖绰、郭最同侍于庄公之侧，二人假意佯惊，指绰最曰：“此吾国之囚，何得在此？”郭最应曰：“吾等昔为奄狗^②所误，

① 纾：解除。

② 奄：来去匆匆。奄狗，疯狗。

须不比你跟人逃窜也。”州绰怒曰：“汝乃我口中之虱，尚敢跳动耶？”殖绰亦怒曰：“汝今日在我国中，也是我盘中之肉矣。”邢蒯曰：“既然汝等不能相容，即当复归吾主。”郭最曰：“堂堂齐国，难道少了你两人不成！”四人语硬面赤，各以手抚佩剑，渐有相并之意。庄公用好言劝解，取酒劳之。谓州绰、邢蒯曰：“寡人固知二卿不屑居齐人之下也。”乃更“勇爵”之名为“龙”“虎”二爵，分为左右。右班“龙爵”，州绰、邢蒯为首。又选得齐人卢蒲癸、王何，使列其下。左班“虎爵”，则以殖绰、郭最为首。贾举等七人，依旧次序。众人与其列者，皆以为荣，惟州、邢、殖、郭四人，到底心下各不和顺。时崔杼、庆封以援立庄公之功，位皆上卿，同执国政。庄公常造其第，饮酒作乐，或时舞剑射棚，无复君臣之隔。

单说崔杼之前妻，生下二子，曰成，曰疆，数岁而妻死。再娶东郭氏，乃是东郭偃之妹，先嫁与棠公为妻，谓之棠姜。生一子，名曰棠无咎。那棠姜有美色，崔杼因往吊棠公之丧，窥见姿容，央东郭偃说合，娶为继室。亦生一子，曰明。崔杼因宠爱继室，遂用东郭偃、棠无咎为家臣，以幼子崔明托之。谓棠姜曰：“俟明长成，当立为适子。”此一段话，且搁过一边。

且说齐庄公一日饮于崔杼之室，崔杼使棠姜奉酒。庄公悦其色，乃厚赂东郭偃，使之通意，乘间与之私合。来往多遍，崔杼渐渐知觉，盘问棠姜。棠姜曰：“诚有之。彼挟国君之势以临我，非一妇人所敢拒也。”杼曰：“然则汝何不言？”棠姜曰：“妾自知有罪，不敢言耳。”崔杼嘿然久之，曰：“此事与汝无干。”自此有谋弑庄公之意。

周灵王二十二年，吴王诸樊求婚于晋，晋平公以女嫁之。

齐庄公谋于崔杼曰：“寡人许纳^①栾盈，未得其便。闻曲沃守臣乃栾盈之厚交，今欲以送媵为名，顺便纳栾盈于曲沃，使之袭晋。此事如何？”崔杼衔恨齐侯，私心计较，正欲齐侯结怨于晋，待晋侯以兵来讨，然后委罪于君，弑之以为媚晋之计。今日庄公谋纳栾盈，正中其计。乃对曰：“曲沃人虽为栾氏，恐未能害晋。主公必然亲率一军，为之后继。若盈自曲沃而入，主公扬言伐卫，由濮阳自南而北，两路夹攻，晋必不支。”庄公深以为然。以其谋告于栾盈，栾盈甚喜。家臣辛俞谏曰：“俞之从主，以尽忠也；亦愿主之忠于晋君也！”盈曰：“晋君不以我为臣，奈何？”辛俞曰：“昔纣囚文王于羑里，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晋君不念栾氏之勋，黜逐吾主，餬口于外，谁不怜之？一为不忠，何所容于天地之间耶？”栾盈不听。辛俞泣曰：“吾主此行，必不免。俞当以死相送！”乃拔佩刀自刎而死。史臣有赞云：

盈出则从，盈叛则死；公不背君，私不背主。卓哉辛俞，晋之义士！

齐庄公遂以宗女姜氏为媵，遣大夫析归父送之于晋。多用温车，载栾盈及其宗族，欲送至曲沃。州绰、邢蒯请从。庄公恐其归晋，乃使殖绰、郭最代之，嘱曰：“事栾将军，犹事寡人也。”行过曲沃，盈等遂易服入城。夜叩大夫胥午之门，午惊异，启门而出，见栾盈，大惊曰：“小恩主安得到此？”盈曰：“愿得密室言之。”午乃迎盈人于深室之中。盈执胥午之手，欲言不言，不觉泪下。午曰：“小恩主有事，且共商议，不须悲泣。”盈乃收泪告曰：“吾为范、赵诸大夫所陷，宗祀不守。今齐侯怜其非罪，致我

^① 纳：送。

于此，齐兵且踵至矣。子若能兴曲沃之甲，相与袭绛，齐兵攻其外，我等攻其内，绛可入也。然后取诸家之仇我者而甘心焉，因奉晋侯以和于齐。栾氏复兴，在此一举！”午曰：“晋势方强，范、赵、智、荀诸家又睦，恐不能侥幸，徒以自贼，奈何？”盈曰：“吾有力士督戎一人，可当一军；且殖綽、郭最，齐国之雄；栾乐、栾魴，强力善射；晋虽强，不足惧也。昔我佐魏绛于下军，其孙舒每有请托^①，我无不周旋，彼感吾意，每思图报。若更得魏氏为内助，此事可八九矣。万一举事不成，虽死无恨！”午曰：“俟来日探人心何如，乃可行也。”盈等遂藏于深室。

至次日，胥午托言梦共太子，祭于其祠，以馐余餼其官属，伏栾盈于壁后。三觴乐作，胥午命止之，曰：“共太子之冤，吾等忍闻乐乎？”众皆嗟叹。胥午曰：“臣子，一例也。今栾氏世有大功，同朝譖而逐之，亦何异共太子乎？”众皆曰：“此事通国皆不平，不知孺子犹能返国否？”胥午曰：“假如孺子今日在此，汝等何处以之？”众皆曰：“若得孺子为主，愿为尽力，虽死无悔！”坐中多有泣下者。胥午曰：“诸君勿悲，栾孺子见在此。”栾盈从屏后趋出，向众人便拜，众人俱拜。盈乃自述还晋之意：“若得重到绛州城中，死亦瞑目！”众人俱踊跃愿从。是日畅饮而散。

次日，栾盈写密信一封，托曲沃贾人，送至绛州魏舒处。舒亦以范、赵所行太过，得此密信，即写回书，言：“某裹甲以待，只等曲沃兵到，即便相迎。”栾盈大喜。胥午搜括曲沃之甲，共二百二十乘，栾盈率之。栾之族人能战者皆从，老弱俱留曲沃。督戎为先锋，殖綽、栾乐在右，郭最、栾魴在左，黄昏起行，来袭

^① 请托：求人办事、说情。

绛都。自曲沃至绛，止隔六十余里，一夜便到。坏郭而入，直抵南门。绛人犹然不知，正是“疾雷不及掩耳”。刚刚掩上城门，守御一无所设。不消一个时辰，被督戎攻破，招引栾兵入城，如入无人之境，时范匄在家，朝饗方彻^①，忽然乐王鲋喘吁而至，报言：“栾氏已入南门。”范匄大惊，急呼其子范鞅敛甲拒敌。乐王鲋曰：“事急矣！奉主公走固宫，犹可坚守。”固宫者，晋文公为吕卻焚宫之难，乃于公宫之东隅，别筑此宫，以备不测。广宽十里有余，内有宫室台观，积粟甚多，轮选国中壮甲三千人守之。外掘沟堑，墙高数仞，极其坚固，故曰固宫。范匄忧国中有内应。鲋曰：“诸大夫皆栾怨家，可虑惟魏氏耳。若速以君命召之，犹可得也。”范匄以为然。乃使范鞅以君命召魏舒，一面催促仆人驾车，乐王鲋又曰：“事不可知，宜晦^②其迹。”时平公有外家之丧，范匄与乐王鲋，俱衷甲加墨绁，以经蒙其首，作为妇人，直入宫中，奏知平公，即御公以入于固宫。

却说魏舒家在城北隅，范鞅乘轺车疾驱而往，但见车徒已列门外，舒戎装在车，南向将往迎栾盈矣。范鞅下车，急趋而进曰：“栾氏为逆，主公已在固宫，鞅之父与诸大臣，皆聚于君所，使鞅来迎吾子。”魏舒未及答语，范鞅踊身一跳，早已登车，右手把剑，左手牵魏舒之带，唬得魏舒不敢做声。范鞅喝令：“速行！”与人请问：“何往？”范鞅厉声曰：“东行往固宫！”于是车徒转向东行，径到固宫。未知后事何如，再看下回分解。

① 彻：撤除。

② 晦：隐藏。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却说范匄虽遣其子范鞅往迎魏舒，未知逆顺如何，心中委决不下。亲自登城而望，见一簇车徒，自西北方疾驱而至，其子与魏舒同在一车之上，喜曰：“栾氏孤矣！”即开宫门纳之。魏舒与范匄相见，兀自颜色不定，匄执其手曰：“外人不谅，颇言将军有私于栾氏，匄固知将军之不然也。若能共灭栾氏者，当以曲沃相劳。”舒此时已范氏牢笼之内，只得唯唯惟命，遂同谒平公，共商议应敌之计。须臾，赵武、荀吴、智朔、韩无忌、韩起、祁午、羊舌赤、羊舌肸、张孟趯诸臣，陆续而至，皆带有车徒，军势益盛。固宫止有前后两门，俱有重关。范匄使赵、荀两家之军，协守南关二重，韩无忌兄弟，协守北关二重，祁午诸人，周围巡徼。匄与鞅父子，不离平公左右。

栾盈已入绛城，不见魏舒来迎，心内怀疑。乃屯于市口，使人哨探，回报：“晋侯已往固宫，百官皆从，魏氏亦去矣。”栾盈大怒曰：“舒欺我，若相见，当手刃之！”即抚督戎之背曰：“用心往攻固宫，富贵与子共也！”督戎曰：“戎愿分兵一半，独攻南关，恩主率诸将攻北关，且看谁人先入？”此时殖綽、郭最虽则

与盈同事，然州绰、邢蒯却是栾盈带往齐国去的，齐侯作兴^①了他，绰、最每受其奚落。俗语云：“怪树怪丫叉”，绰、最与州、邢二将有些心病，原原本本，未免迁怒到栾盈身上。况栾盈口口声声只夸督戎之勇，并无俯仰绰、最之意，绰、最怎肯把热气去呵他冷面。也有坐观成败的意思，不肯十分出力。栾盈所靠，只是督戎一人。

当下督戎手提双戟，乘车径往固宫，要取南关。在关外阅看形势，一驰一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分明似一位黑煞神下降。晋军素闻其勇名，见之无不胆落。赵武啧啧叹羡不已。武部下有两员骁将，叫做解雍、解肃，兄弟二人，皆使长枪，军中有名。闻主将叹羡，心中不服曰：“督戎虽勇，非有三头六臂，某弟兄不揣，欲引一枝兵下关，定要活捉那厮献功！”赵武曰：“汝须仔细，不可轻敌。”二将装束齐整，飞车出关，隔堑大叫：“来将是督将军否？可惜你如此英勇，却跟随叛臣。早早归顺，犹可反祸为福。”督戎闻叫大怒，喝教军士填堑而渡。军士方负土运石，督戎性急，将双戟按地，尽力一跃，早跳过堑北。二解倒吃了一惊，挺枪来战督戎。督戎舞戟相迎，全无惧怯。解雍的驾马，早被督戎一戟打去，折了背脊，车不能动。连解肃的驾马，嘶鸣起来，也不行走。二解欺他单身，跳下车来步战。督戎两枝大戟，一左一右，使得呼呼的响。解肃一枪刺来，督戎一戟拉去；戟势去重，磅的一声，那枝枪砟为两段。解肃撇了枪杆便走。解雍也著了忙，手中迟慢，被督戎一戟刺倒。便去追赶解肃。解肃善走，径奔北关，缒城而上。督戎赶不著，退转来要结

^① 作兴：抬举。

果解雍，已被军将救入关去了。督戎气忿忿的，独自挺戟而立，叫道：“有本事的，多著几个出来，一总厮杀，省得费了工夫！”关上无人敢应。督戎守了一会，仍回本营，吩咐军士，打点明日攻关。是夜解雍伤重而死，赵武痛惜不已。解肃曰：“明日小将再决一战，誓报兄仇，虽死不恨！”荀吴曰：“我部下有老将牟登，他有二子，牟刚、牟劲，但有千斤之力，见在晋侯麾下侍卫。今夜使牟登唤来，明日同解将军出战。三人战一个，难道又输与他？”越武曰：“如此甚好！”荀吴自去吩咐牟登去了。

次早，牟刚、牟劲俱到。赵武看之，果然身材魁伟，气象狰狞，慰劳了一番，命解肃一同下关。那边督戎，早把坑堑填平，直逼关上搦战。这里三员猛将，开关而出。督戎大叫：“不怕死的都来！”三将并不打话，一枝长枪，两柄大刀，一齐都奔督戎。督戎全无惧怯。杀得性起，跳下车来，将双戟飞舞，尽著气力，落戟去处，便有千钧之重。牟劲车轴，被督戎打折，只得也跳下车来，著了督戎一戟，打得稀烂。牟刚大怒，拼命上前，怎奈戟风如箭，没处进步。老将牟登，喝叫“且歇！”关上鸣起金来。牟登亲自出关，接应牟刚、解肃进去。督戎教军士攻关，关上矢石如雨，军士多有伤损，惟督戎不动分毫，真勇将也。

赵武与荀吴连败二阵，遣人告急于范匄。范匄曰：“一督戎胜他不得，安能平栾氏乎？”是夜秉烛而坐，闷闷不已。有一隶人^①侍侧，叩首而问曰：“元帅心怀郁郁，莫非忧督戎否？”范匄视其人，姓斐名豹，原是屠岸贾手下骁将斐成之子，因坐屠党，没官为奴，在中军服役，范匄奇其言，问曰：“尔若有计除得督

^① 隶人：因罪而成奴隶、服劳役者。

戎，当有重赏。”斐豹曰：“小人名在丹书^①，枉有冲天之志，无处讨个出身。元帅若于丹书上除去豹名，小人当杀督戎，以报厚德。”范旬曰：“尔若杀了督戎，吾当请于晋侯，将丹书尽行焚弃，收尔为中军牙将。”斐豹曰：“元帅不可失信。”范旬曰：“若失信，有如红日！但不知用车徒多少？”斐豹曰：“督戎向在绛城，与小人相识，时常角力赌胜。其人恃勇性躁，专好独斗，若以车徒往，不能胜也。小人情愿单身下关，自有擒督戎之计。”范旬曰：“汝莫非去而不返？”斐豹曰：“小人有老母，今年七十八岁；又有幼子娇妻，岂肯罪上加罪，作此不忠不孝之事？如有此等，亦如红日！”范旬大喜，劳以酒食，赏兕甲一副。

次日，斐豹穿甲于内，外加练袍，札缚停当。头带韦弁^②，足穿麻屨。腰藏利刃，手中提一铜锤，重五十二斤。来辞范旬曰：“小人此去，杀得督戎，奏凯而回。不然，亦死于督戎之手，决不两存。”范旬曰：“我当亲往，看汝用力。”即时命驾车，使斐豹骖乘，同至南关。赵武、荀吴接见，诉以督戎如此英雄，连折二将。范旬曰：“今日斐豹单身赴敌，只看晋侯福分。”言犹未尽，关下督戎大呼搦战。斐豹在关上呼曰：“督君还认得斐大否？”豹行大，故自称斐大，乃昔年彼此所呼也。督戎曰：“斐大，汝今还敢来赌一死生么？”斐豹曰：“他人怕你，我斐豹不怕你！你把兵车退后。我与你两人，只在地下赌斗。双手对双手，兵器对兵器。不是你死我活，就是我死你活，也落得个英名传后。”督戎曰：“此论正合吾意。”遂将军士约退。这里关门开处，

① 丹书：罪犯登记册。

② 韦弁：牛皮帽。

单单放一个斐豹出来。两个就在关下交战，约二十余合，未分胜败。斐豹诈言道：“我一时内急，可暂住手。”督戎那里肯放。斐豹先瞧见西边空处，有一带短墙，捉个空隙就走。督戎随后赶来，大喝：“走向那里去？”范匄等在关上，看见督戎往追斐豹，慌捏一把汗。谁知斐豹却是用计，奔近短墙，扑的跳将进去。督戎见斐豹进墙去了，亦逾墙而入。只道斐豹在前面，却不知斐豹隐身在一棵大树之下，专等督戎进墙，出其不意，提起五十二斤的铜锤，自后击之，正中其脑。脑浆迸裂，扑地便倒，兀自把右脚飞起，将斐豹胸前兕甲碾去一片。斐豹急拔出腰间利刃，剁下首级，复跳墙而出。关上望见斐豹手中提有血淋淋的人头，已知得胜，大开关门。解肃、牟刚引兵杀出，栾军大败。一半杀了，一半投降，逃去者十无一二。范栾仰天沥酒曰：“此晋侯之福也！”即酌酒亲赐斐豹，就带他往见晋侯。晋侯赏以兵车一乘，注功绩第一。潜渊先生有诗云：

督戎神力世间无，敌手谁知出隶夫？

始信用人须破格，笑他肉食似雕瓠^①。

再说栾盈引大队车马，攻打北关，连接督戎捷报，盈谓其下曰：“吾若有两督戎，何患固宫不破耶？”殖綽踐^②郭最之足，郭最以目答之，各低头不语。惟有栾乐、栾魴，思欲建功，不避矢石。韩无忌、韩起，因前关屡败，不敢轻出，只是严守。到第三日，栾盈得败车之报，言：“督戎被杀，全军俱没。”吓得手足无措，方请殖綽、郭最商议。綽最笑曰：“督戎且失利。况我曹

① 瓠：壶。

② 踐：踩。

乎？”栾盈垂泪不已。栾乐曰：“我等死生，决于今夜。当令将士毕聚北门，于三更之后，悉登辘车，放火烧关，或可入也。”栾盈从其计。

晋侯喜督戎之死，置酒庆贺，韩无忌、韩起俱来献觞上寿，饮至二更方散。才回北关，点视方毕，忽然车声轰起，栾氏军马大集，辘车高与关齐，火箭飞蝗般射来，延烧关门。火势凶猛，关内军士，存札不牢，栾乐当先，栾魴继之，乘势遂占了外关。韩无忌等退守内关，遣人飞报中军求救，范匄命魏舒往南关，替回荀吴一枝军马，往北关帮助二韩。遂同晋侯登台北望，见栾兵屯于外关，寂然无声，范匄曰：“此必有计。”传令内关用心防御。守至黄昏，栾兵复登辘车，仍用火器攻门。这里预备下皮帐，帐用牛皮为之，以水浸透，撑开遮蔽，火不能入。乱了一夜，两个暂息。范辘曰：“贼已逼近，佯^①久而不退，齐复乘之，国必殆矣。”遂命其子范鞅，率斐豹引一枝军，从南关转至北门，从外而攻；刻定时辰，约会二韩守关。荀吴率牟刚引一枝兵，从内关杀出外关，腹背夹攻，教他两下不能相顾。使赵武、魏舒，移兵屯于关外，以防南逸。调度已毕，奉晋侯登台观战。范鞅临行，请于匄曰：“鞅年少望轻，愿假以中军旗鼓。”匄许之。鞅仗剑登车，建旆而行。方出南关，谓其下曰：“今日之战，有进无退！若兵败，吾先自刭，必不令诸君独死！”众皆踊跃。

却说荀吴奉范匄将令，使将士饱食结束，专等时候。只见栾兵纷纷扰扰，俱退出外关，心知外兵已到。一声鼓响，关门大开，牟刚在前，荀吴在后，甲士步卒，一齐杀出。栾盈亦虑晋军

① 佯：倘。

内外夹攻，使栾魴用铁叶车，塞外门之口，分兵守之。荀吴之兵，不能出外。范鞅兵到，栾氏见大旆，惊曰：“元帅亲至乎？”使人察之，回报曰：“小将军范鞅也。”乐曰：“不足虑矣！”乃张弓挟矢，立于车中，顾左右曰：“多带绳索，射倒者则牵之。”驰入晋军，左射右射，发无不中。其弟栾荣同在车中，谓曰：“矢可惜也！多射无名。”乐乃不射。少顷，望见一车远远而来。车中一将，韦弁练袍，形容古怪。栾荣指曰：“此人名斐豹，即杀我督将军者，可以射之。”栾乐曰：“俟近百步，汝当为我喝采！”言未毕，又一车从旁经过。亦乐认得车中乃是小将军范鞅，想道：“若射得范鞅，却不胜如斐豹？”乃驱车逐范鞅而射之。栾乐之箭，从来百发百中，偏是这一箭射个落空。范鞅回顾，见是栾乐，大骂：“反贼！死在头上，尚敢射我？”栾乐便教回车退走。他不是怕惧范鞅，因射他不著，欲回车诱他赶来，觑得亲切，好端的放箭。谁知殖绰、郭最亦在军中，忌栾乐善射，惟恐其成功，一见他退走，遂大呼曰：“栾乐败矣！”御人闻呼，又错认别枝兵败了，举头四望，辔乱马逸。路上有大槐根，车轮误触之而覆，把栾乐跌将出来。恰恰的斐豹赶到，用长戟钩之，断其手肘。可怜栾乐是栾族第一个战将，今日死于槐根之侧，岂非天哉！髯翁有诗云：

猿臂将军射不空，偏教一矢误英雄。

老天已绝栾家祀，肯许军中建大功？

栾荣先跳下车，不敢来救栾乐，急逃而免。殖绰、郭最难回齐国，郭最奔秦，殖绰奔卫。栾盈闻栾乐之死，放声大哭，军士无不哀涕。栾魴守不住门口，收兵保护栾盈，望南而奔。荀吴与范鞅合兵，人后追来。盈、魴同曲沃之众，抵死拒敌，大杀一

场，晋兵才退。盈、魴亦身带重伤，行至南门，又遇魏舒引兵拦住。栾盈垂泪告曰：“魏伯独不忆下军共事之日乎？盈知必死，然不应死于魏伯之手也！”魏舒意中不忍，使车徒分列左右，让栾盈一路。栾盈、栾魴引著残兵，急急奔回曲沃去了。

须臾，赵武军到，问魏舒曰：“栾孺子已过，何不追之？”魏舒曰：“彼如釜中之鱼，瓮中之鳖，自有庖人动手。舒念先人僚谊，诚不忍操刀也！”赵武心中惻然，亦不行追赶。范匄闻栾盈已去，知魏舒做人情，置之不言。乃谓范鞅曰：“从盈者，皆曲沃之甲，此去必还曲沃。彼爪牙已尽，汝率一军围之，不忧不下也。”荀吴亦愿同往，范匄许之。二将帅车三百乘，围栾盈于曲沃。范匄奉晋平公复回公宫，取丹书焚之，因斐豹得脱隶籍^①者二十余家。范匄遂收斐豹为牙将。

话分两头。却说齐庄公自打发栾盈转身，便大选车徒，以王孙挥为大将，申鲜虞副之，州绰、邢蒯为先锋，晏耗为合后，贾举邴师等随身扈驾，择吉出师。先侵卫地，卫人傲守，不敢出战。齐兵也不攻城，遂望帝邱而北，直犯晋界，围朝歌，三日取之。庄公登朝阳山犒军。遂分军为二队：王孙挥同诸将为前队，从左取路孟门隘；庄公自率“龙”“虎”二爵为后队，从右取路共山；俱于太行山取齐。一路杀掠，自不必说。邢蒯露宿共山之下，为毒蛇所整，腹肿而死。庄公甚惜之。不一日，两军俱至太行，庄公登山以望二绛，正议袭绛之事。闻栾盈败走曲沃，晋侯悉起大军将至，庄公曰：“吾志不遂矣！”遂观兵^②于少水而还。

① 隶籍：奴隶身分。

② 观兵：检阅军队以示军威。

守邯郸大夫赵胜，起本邑之兵追之。庄公只道大军来到，前队又已先发，仓皇奔走，只留晏牦断后。牦兵败，被赵胜斩之。

范鞅、荀吴围曲沃月余。盈等屡战不胜，城中死者过半，力尽不能守，城遂破。胥午伏剑而死。栾盈、栾荣俱被执。盈曰：“吾悔不用辛俞之言，乃至于此！”荀吴欲囚栾盈，解至绛城。范鞅曰：“主公优柔不断，万一乞哀而免之，是纵仇也。”乃夜使人缢杀之。并杀栾荣，尽诛灭栾氏之族。惟栾魋缒城而遁，出奔宋国去了。鞅等班师回奏，平公命以栾氏之事，播告于诸侯。诸侯多遣人来称贺。史臣有赞云：

宾傅桓叔，枝佐文君，传盾及书，世为国桢。廪一汰侈，遂坠厥勋；盈虽好土，适殒其身。保家有道，以诫子孙。于是范匄告老，赵武代之为政。不在话下。

再说齐庄公以伐晋未竟其功，雄心不死，还至齐境，不肯入，曰：“平阴之役，莒人欲自其乡袭齐，此仇亦不可不报也！”乃留屯于境上，大搜车乘。州绰、贾举等，各赐坚车五乘，名为“五乘之宾”。贾举称临淄人华周、杞梁之勇，庄公即使人召之。周、梁二人来见，庄公赐以一车，使之同乘，随军立功。华周退而不食^①，谓杞梁曰：“君之立‘五乘之宾’，以勇故也。君之召我二人，亦以勇故也。彼一人而五乘，我二人而一乘，此非用我，乃辱我耳！盍辞之他往乎？”杞梁曰：“梁家有老母，当禀命而行之。”杞梁归告其母。母曰：“汝生而无义，死而无名，虽在‘五乘之宾’，人孰不笑汝！汝勉之，君命不可逃也。”杞梁以母之语述于华周。华周曰：“妇人不忘君命，吾敢忘乎？”遂与杞梁

^① 食：接受。

共车，侍于庄公。

庄公休兵数日，传令留王孙挥统大军屯扎境上，单用“五乘之宾”及选锐三千，衔枚卧鼓，往袭莒国。华周、杞梁自请为前队。庄公问曰：“汝用甲乘几何？”华周杞梁曰：“臣等二人，只身谒君，亦愿只身前往。君所赐一车，已足吾乘矣。”庄公欲试其勇，笑而许之。华周、杞梁约更番为御，临行曰：“更得一人为我戎右，可当一队矣。”有小卒挺身而出曰：“小人愿随二位将军一行，不知肯提挈否？”华周曰：“汝何姓名？”小卒对曰：“某乃本国人隰侯重地。慕二位将军之义勇，是以乐从。”三人遂同一乘，建一旗一鼓，风驰而去。先到莒郊，露宿一夜。次早，莒黎比公知齐师将到，亲率甲士三百人巡郊，遇华周、杞梁之车，方欲盘问。周梁瞋目大呼曰：“我二人，乃齐将也，谁敢与我决斗？”黎比公吃了一惊，察其单车无继，使甲士重重围之。周梁谓隰侯重曰：“汝为我击鼓勿休！”乃各挺长戟，跳下车来，左右冲突，遇者辄死。三百甲士，被杀伤了一半。黎比公曰：“寡人已知二将军之勇矣！不须死战，愿分莒国与将军共之！”周、梁同声对曰：“去国归敌，非忠也；受命而弃之，非信也。深入多杀者，为将之事，若莒国之利，非臣所知！”言毕，奋戟复战。黎比公不能当，大败而走。齐庄公大队已到，闻知二将独战得胜，使人召之还，曰：“寡人已知二将军之勇矣！不必更战，愿分齐国，与将军共之！”周梁同声对曰：“君立‘五乘之宾’，而吾不与焉，是少吾勇也。又以利啖我，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杀者，为将之事，若齐国之利，非臣所知！”乃揖去使者，弃车步行，直逼且于门。

黎比公令人于狭道掘沟灸炭，炭火腾焰，不能进步。隰侯

重曰：“吾闻古之士，能立名于后世者，惟捐生也。吾能使子逾沟。”乃仗楯^①自伏于炭上，令二子乘之而进。华周，杞梁既逾沟，回顾隰侯重，已焦灼矣。乃向之而号。杞梁收泪，华周哭犹未止。杞梁曰：“汝畏死耶？何哭之久也？”华周曰：“我岂怕死者哉？此人之勇，与我同也，乃能先我而死，是以哀之！”黎比公见二将已越火沟，急召善射者百人，伏于门之左右，俟其近，即攒射之。华周、杞梁直前夺门，百矢俱发，二将冒矢突战，复杀二十七人。守城军士，环立城上，皆注矢下射。杞梁重伤先死。华周身中数十箭，力尽被执。气犹未绝，黎比公载归城中。有诗为证：

争羨赳赳五乘宾，形如熊虎力千钧。

谁知陷阵捐躯者，却是单车殉义人！

却说齐庄公得使者回信，知周、梁有必死之心，遂引大队前进。至且于门，闻三人俱已战死，大怒，便欲攻城。黎比公遣使至齐军中谢曰：“寡君徒见单车，不知为大国所遣，是以误犯。且大国死者三人，敝邑被杀者已百余人矣。彼自求死，非敝邑敢于加兵也，寡君畏君之威，特命下臣百拜谢罪，愿岁岁朝齐，不敢有贰。”庄公怒气方盛，不准行成。黎比公复遣使相求，欲送还华周，并归杞梁之尸，且以金帛犒军。庄公犹未许。忽传王孙挥有急报至，言：“晋侯与宋、鲁、卫、郑各国之君，会于夷仪，谋伐齐国。请主公作速班师。”庄公得此急信，乃许莒成。莒黎比公大出金帛为献，以温车载华周，以辇载杞梁之尸，送归齐军。惟隰侯重尸在炭中，已化为灰烬，不能收拾。庄公

① 仗楯：以盾牌作支撑。

即日班师，命将杞梁殡于齐郊之外。

庄公方入郊，适遇杞梁之妻孟姜，来迎夫尸。庄公停车，使人吊之。孟姜对使者再拜曰：“梁若有罪，敢辱君吊？若其无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郊非吊所，下妾敢辞！”庄公大惭曰：“寡人之过也！”乃为位于札梁之家而吊焉。孟姜奉夫棺，将窆^①于城外。乃露宿三日，抚棺大恸，涕泪俱尽，继之以血。齐城忽然崩陷数尺。由哀恸迫切，精诚之所感也。后世传秦人范杞梁差筑长城而死，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闻夫死痛哭，城为之崩。盖即齐将杞梁之事，而误传之耳。华周归齐，伤重，未几亦死。其妻哀恸，倍于常人。按《孟子》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正谓此也。史臣有诗云：

忠勇千秋想杞梁，颓城悲恸亦非常。

至今齐国成风俗，嫠妇哀哀学孟姜。

按此乃周灵王二十二年之事。是年大水，谷水与洛水斗^②，黄河俱泛滥，平地水深尺余。晋侯伐齐之议遂中止。

却说齐右卿崔杼恶庄公之淫乱，巴不得晋师来伐，欲行大事。已与左卿庆封商议事成之日，平分齐国。及闻水阻，心中郁郁。庄公有近侍贾竖，尝以小事，受鞭一百。崔杼知其衔怨，乃以重赂结之。凡庄公一动一息，俱令相报。毕竟崔杼做出甚事来，再看下回分解。

① 窆：落棺而葬。

② 斗：接合。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衎宁喜擅政

话说周灵王二十三年，夏五月，莒黎比公因许齐侯岁岁来朝，是月，亲自至临淄朝齐。庄公大喜，设飧于北郭，款待黎比公。崔氏府第，正在北郭。崔杼有心拿庄公破绽，诈称寒疾不能起身。诸大夫皆侍宴，惟杼不往，密使心腹叩信于贾竖。竖密报云：“主公只等席散，便来问相国之病。”崔杼笑曰：“君岂忧吾病哉？正以吾病为利，欲行无耻之事耳。”乃谓其妻棠姜曰：“我今日欲除此无道昏君！汝若从吾之计，吾不扬汝之丑，当立汝子为适嗣；如不从吾言，先斩汝母子之首。”棠姜曰：“妇人，从夫者也。子有命，焉敢不依？”崔杼乃使棠无咎，伏甲士百人于内室之左右。使崔成、崔疆伏甲于门之内。使东郭偃伏甲于门之外。分拨已定，约以鸣钟为号。再使人送密信于贾竖：“君若来时，须要如此恁般。……”

且说庄公爱棠姜之色，心心念念，寢食不忘。只因崔杼防范稍密，不便数数^①来往。是日，见崔杼辞病不至，正中其怀，神魂已落在棠姜身上。燕享之仪，了事而已。事毕，趋驾往崔氏问疾。阍者谬对曰：“病甚重，方服药而卧。”庄公曰：“卧于何

① 数数：常常。

处？”对曰：“卧于外寝。”庄公大喜，竟入内室。时州绰、贾举、公孙傲、倭堙四人从行。贾竖曰：“君之行事，子所知也。盍待于外，无混入以惊相国。”州绰等信以为然，遂俱止于门外。惟贾举不肯出，曰：“留一人何害？”乃独止堂中。贾竖闭中门而入。阖者复掩大门，拴而锁之。庄公至内室，棠姜艳妆出迎。未交一言，有侍婢来告：“相国口燥，欲索蜜汤。”棠姜曰：“妾往取蜜即至也。”棠姜同侍婢自侧户冉冉而去。庄公倚槛待之，望而不至；乃歌曰：

室之幽兮，美所游兮。室之邃^①兮，美所会兮。不见美兮，忧心胡底^②兮！

歌方毕，闻廊下有刀戟之声。庄公讶曰：“此处安得有兵？”呼贾竖不应。须臾间，左右甲士俱起。庄公大惊，情知有变，急趋后户，户已闭。庄公力大，破户而出，得一楼登之。棠无咎引甲士围楼，声声只叫“奉相国之命，来拿淫贼！”庄公倚槛谕之曰：“我，尔君也；幸舍我去！”无咎曰：“相国有命，不敢自专。”庄公曰：“相国何在？愿与立盟，誓不相害！”无咎曰：“相国病不能来也。”庄公曰：“寡人知罪矣！容至太庙中自尽，以谢相国何如？”无咎又曰：“我等但知拿奸淫之人，不知有君。君既知罪，即请自裁，毋徒取辱。”庄公不得已，从楼牖中跃出，登花台，欲逾墙走。无咎引弓射之。中其左股，从墙上倒坠下来。甲士一齐俱上，刺杀庄公。无咎即使人鸣钟数声。

时近黄昏，贾举在堂中侧耳而听，忽见贾竖启门，携烛而

① 邃：深而远。

② 胡底：何时尽头。

出曰：“室中有贼，主公召尔。尔先入，我当报州将军等。”贾举曰：“与我烛。”贾竖授烛，失手坠地，烛灭。举仗剑摸索，才入中门，遇绊索蹶地。崔疆从门旁突出，击而杀之。州绰等在门外，不知门内之事。东郭偃伪为结好，邀至旁舍中，秉烛具酒肉，且劝使释剑乐饮，亦遍饮从者。忽闻宅内鸣钟，东郭偃曰：“主公饮酒矣。”州绰曰：“不忌相国乎？”偃曰：“相国病甚，谁忌之？”有顷，钟再鸣。偃起曰：“吾当入视。”偃去，甲士悉起。州绰等急简^①兵器，先被东郭偃使人盗去了。州绰大怒，视门前有升车石，礫^②以投入。倭堙适趋过，误中堙，折其一足，惧而走。公孙傲拔系马柱而舞，甲士多伤。众人以火炬攻之，须发尽燎。时大门忽启，崔成、崔疆复率甲自内而出。公孙傲以手拉崔成，折其臂。崔疆以长戈刺傲，立死，并杀倭堙。州绰夺甲士之戟，复来寻斗。东郭偃大呼：“昏君奸淫无道，已受诛戮，不干众人之事，何不留身以事新主？”州绰乃投戟于地曰：“吾以羁旅亡命，受齐侯知己之遇，今日不能出力，反害倭堙，殆天意也！惟当舍一命以报君宠，岂肯苟活，为齐、晋两国所笑乎？”即以头触石垣三四，石破头亦裂。邴师闻庄公之死，自刭于朝门之外。封具缢于家。铎父与襄尹相约，往哭庄公之尸，中路^③闻贾举等俱死，遂皆自杀。髡翁有诗云：

似虎如龙勇绝伦，因怀君宠命轻尘。

私恩只许私恩报，殉难何曾有大臣。

① 简：选拿

② 礫：击碎。

③ 中路：半路。

时王何约卢蒲癸同死，癸曰：“无益也，不如逃之，以俟后图。幸有一人复国，必当相引。”王何曰：“请立誓！”誓成，王何遂出奔莒国。卢蒲癸将行，谓其弟卢蒲癸曰：“君之立勇爵，以自卫也。与君同死，何益于君？我去，子必求事崔庆而归我，我因以为君报仇，如此，则虽死不虚矣！”癸许之。癸乃出奔晋国。卢蒲癸遂求事^①庆封，庆封用为家臣。申鲜虞出奔楚，后仕楚为右尹。时齐国诸大夫闻崔氏作乱，皆闭门待信，无敢至者。惟晏婴直造崔氏，入其室，枕庄公之股，放声大哭。既起，又踊跃三度，然后趋出。棠无咎曰：“必杀晏婴，方免众谤。”崔杼曰：“此人有贤名，杀之恐失人心。”晏婴遂归，告于陈须无曰：“盍议立君乎？”须无曰：“守有高国，权有崔庆，须无何能为？”婴退，须无曰：“乱贼在朝，不可与共事也。”驾而奔宋。晏婴复往见高止国夏，皆言：“崔氏将至，且庆氏在，非吾所能张主^②也。”婴乃叹息而去。

未几，庆封使其子庆舍，搜捕庄公余党，杀逐殆尽。以车迎崔杼入朝，然后使召高国，共议立君之事。高国让于崔庆，庆封复让于崔杼。崔杼曰：“灵公之子杵臼，年已长，其母为鲁大夫叔孙侨如之女，立之可结鲁好。”众人皆唯唯。于是迎公子杵臼为君，是为景公。时景公年幼，崔杼自立为右相，立庆封为左相。盟群臣于太公之庙，刑牲歃血，誓其众曰：“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庆封继之，高国亦从其誓。轮及晏婴，婴仰天叹曰：“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

① 事：从事。

② 张主：申张作主。

帝！”崔庆俱色变。高国曰：“二相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崔庆乃悦。时莒黎比公尚在齐国，崔庆奉景公与黎比公为盟，黎比公乃归莒。崔杼命棠无咎斂州绰、贾举等之尸，与庄公同葬于北郭。减其礼数，不用兵甲，曰：“恐其逞勇于地下也。”命太史^①伯以疟疾书庄公之死，太史伯不从，书于简曰：“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杼见之大怒，杀太史。太史有第三人，曰仲、叔、季。仲复书如前，杼又杀之；叔亦如之，杼复杀之；季又书，杼执其简谓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季对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昔赵穿弑晋灵公，太史董狐，以赵盾位为正卿，不能讨贼，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盾不为怪，知史职不可废也。某即不书，天下必有书之者。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而徒贻识者之笑，某是以不爱其死，惟相国裁之！”崔杼叹曰：“吾惧社稷之陨，不得已而为此。虽直书，人必谅我。”乃掷简还季。季捧简而出，将至史馆，遇南史氏方来，季问其故。南史氏曰：“闻汝兄弟俱死，恐遂没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执简而来也。”季以所书简示之，南史氏乃辞去。髯翁读史至此，有赞云

朝纲纽解，乱臣接迹；斧钺不加，诛之以笔。不畏身死，而畏溺职；南史同心，有遂无格。皎日青天，奸雄夺魄；彼哉谀语，羞此史册！

崔杼愧太史之笔，乃委罪贾竖而杀之。是月，晋平公以水势既退，复大合诸侯于夷仪，将为伐齐之举。崔杼使左相庆封以庄公之死，告于晋师，言：“群臣惧大国之诛，社稷不保，已代

^① 太史：掌管文书，记录史事之官。

大国行讨矣。新君杵臼，出自鲁姬，愿改事上国，勿替旧好。所攘朝歌之地，仍归上国，更以宗器若干，乐器若干为献。”诸侯亦皆有赂。平公大悦，班师而归，诸侯皆散。自此晋、齐复合。时殖绰在卫，闻州绰、邢蒯皆死，复归齐国。卫献公衍出奔在齐，素闻其勇，使公孙丁以厚币招之；绰遂留事献公。此事搁过一边。

是年吴王诸樊伐楚，过巢，攻其门。巢将牛臣隐身于短墙而射之，诸樊中矢而死。群臣守寿梦临终之戒，立其弟余祭为王。余祭曰：“吾兄非死于巢也，以先王之言，国当次及，欲速死以传季弟，故轻生耳。”乃夜祷于天，亦求速死。左右曰：“人所欲者，寿也。王乃自祈早死，不亦远于人情乎？”余祭曰：“昔我先人太王，废长立幼，竟成大业。今吾兄弟四人，以次相承，若俱考终命，札且老矣。吾是以求速也。”此段话且搁过一边。

却说卫大夫孙林父、宁殖既逐其君衍，奉其弟剽为君。后宁殖病笃，召其子宁喜谓曰：“宁氏自庄武以来，世笃忠贞。出君之事，孙子为之，非吾意也。而人皆称曰‘孙、宁’。吾恨无以自明，即死，无颜见祖父于地下！子能使故君复位，盖吾之愆，方是吾子。不然，吾不享汝之祀矣。”喜泣拜曰：“敢不勉图！”殖死，喜嗣为左相，自是日以复国为念。奈殇公剽屡会诸侯，四境无故；上卿孙林父又是献公衍的嫡仇，无间可乘。

周灵王二十四年，卫献公袭夷仪据之，使公孙丁私入帝邱城，谓宁喜曰：“子能反父之意，复纳寡人，卫国之政，尽归于子，寡人但主祭祀而已。”宁喜正有遗嘱在心，今得此信，且有委政之言，不胜之喜。又思：“卫侯一时求复，故以甜言相哄，倘归而悔之，奈何？公子鱄贤而有信，若得他为证明，他日定不相

负。”乃为复书，密付来使，书中大约言：“此乃国家大事，臣喜一人，岂能独力承当？子鲜乃国人所信，必得他到此面订，方有商量。”——子鲜者，公子鱄之字也。献公谓公子鱄曰：“寡人复国，全由宁氏，吾弟必须为我一行。”子鱄口虽答应，全无去意。献公屡屡促之，鱄对曰：“天下无无政之君。君曰‘政由宁氏’，异日必悔之。是使鱄失信于宁氏也，鱄所以不敢奉命。”献公曰：“寡人今拑身一隅，犹无政也。倘先人之祀，延及子孙，寡人之愿足矣，岂敢食言，以累吾弟。”鱄对曰：“君意既决，鱄何敢避事，以败君之大功。”乃私入帝邱城，来见宁喜，复申献公之约。宁喜曰：“子鲜若能任其言，喜敢不任其事！”鱄向天誓曰：“鱄若负此言，不能食卫之粟。”喜曰：“子鲜之誓，重于泰山矣。”公子鱄回复献公去了。宁喜以殖之遗命，告于蘧瑗。瑗掩耳而走曰：“瑗不与闻君之出，又敢与闻其入乎？”遂去卫适鲁。喜复告于大夫石恶、北宫遗，二人皆赞成之。

喜乃告于右宰谷，谷连声曰：“不可，不可！新君之立，十二年矣，未有失德。今谋复故君，必废新君，父子得罪于两世，天下谁能容之？”喜曰：“吾受先人遗命，此事断不可已。”右宰谷曰：“吾请往见故君，观其为人，视往日如何，而后商^①之。”喜曰：“善。”右宰谷乃潜往夷仪，求见献公。献公方濯足，闻谷至，不及穿履，徒跣而出，喜形于面，谓谷曰：“子从左相处来，必有好音矣。”谷对曰：“臣以便道奉候，喜不知也。”献公曰：“子第为寡人致左相，速速为寡人图成其事。左相纵不思复寡人，独不思得卫政乎？”谷对曰：“所乐为君者，以政在也。政去，何以

^① 商：商量。

为君？”献公曰：“不然。所谓君者，受尊号，享荣名；美衣玉食，崇阶华宫；乘高车，驾上驷；府库充盈，使令满前；入有嬖御姬侍之奉，出有田猎毕戈^①之娱。岂必劳心政务，然后为乐哉？”谷嘿然而退。复见公子鱄，谷述献公之言，鱄曰：“君淹恤日久，苦极望甘，故为此言。夫所谓君者，敬礼大臣，录用贤能；节财而用之，恤民而使之；作事必宽，出言必信；然后能享荣名，而受尊号。此皆吾君之所熟闻也。”右宰谷归谓宁喜曰：“吾见故君，其言粪土耳！无改于旧。”喜曰：“曾见子鲜否？”谷曰：“子鲜之言合道，然非君所能行也。”喜曰：“吾恃子鲜矣。吾有先臣之遗命，虽知其无改，安能已乎？”谷曰：“必欲举事，请俟其间。”

时孙林父年老，同其庶长子孙蒯居戚，留二子孙嘉、孙襄在朝。周灵王二十五年，春二月，孙嘉奉殇公之命，出使聘齐，惟孙襄居守。适献公又遣公孙丁来讨信，右宰谷谓宁喜曰：“子欲行事，此其时矣。父兄不在，襄可取也。得襄，则子叔无能为矣。”喜曰：“子言正合吾意。”遂阴集家甲，使右宰谷同公孙丁帅之以伐孙襄。

孙氏府第壮丽，亚于公宫，墙垣坚厚，家甲千人，有家将雍鉏、褚带二人，轮班值日巡警。是日褚带当班，右宰谷兵到，褚带闭门登楼问故。谷曰：“欲见舍人，有事商议。”褚带曰：“议事何须用兵？”欲引弓射之。谷急退，帅卒攻门。孙襄亲至门上，督视把守。褚带使善射者，更番迭进，将弓持满，临楼牖而立，近者辄射之，死者数人。雍鉏闻府第有事，亦起军丁来接应。两下混战，互有杀伤。右宰谷度不能取胜，引兵而回。孙襄命开

① 毕：狩猎用的网；弋：射。

门亲自驰良马追赶，遇右宰谷，以长饶挽其车。右宰谷大呼：“公孙为我速射！”公孙丁认得是孙襄，弯弓搭箭，一发正中其胸，却得雍、褚二将齐上，救回去了。胡曾先生咏史诗云：

孙氏无成宁氏昌，天教一矢中孙襄。

安排免窟千年富，谁料寒灰发火光！

右宰谷转去，回复宁喜，说孙家如此难攻，“若非公孙神箭，射中孙襄，追兵还不肯退。”宁喜曰：“一次攻他不下，第二次越难攻了。既然箭中其主，军心必乱，今夜吾自往攻之。如再无功，即当出奔，以避其祸。我与孙氏，已无两立之势矣。”一面整顿车仗，先将妻子送出郊外，恐一时兵败，脱身不及。一面遣人打听孙家动静。约莫黄昏时候，打探者回报：“孙氏府第内有号哭之声，门上人出入，状甚仓皇。”宁喜曰：“此必孙襄伤重而亡也。”言未毕，北宫遗忽至，言：“孙襄已死，其家无主，可速攻之。”时漏下已三更，宁喜自行披挂，同北宫遗、右宰谷、公孙丁等，悉起家众，重至孙氏之门。雍鉏、褚带方临尸哭泣，闻报宁家兵又到，急忙披挂，已被攻入大门，鉏等急闭中门。奈孙氏家甲，先自逃散，无人协守，亦被攻破。雍鉏逾后墙而遁，奔往戚邑去了。褚带为乱军所杀。

其时天已大明，宁喜灭孙襄之家。断襄之前，携至公宫，来见殇公，言：“孙氏专政日久，有叛逆之情，某已勒兵往讨，得孙襄之首矣。”殇公曰：“孙氏果谋叛，奈何不令寡人闻之？既无寡人在目，又来见寡人何事？”宁喜起立，抚剑言曰：“君乃孙氏所立，非先君之命。群臣百姓，复思故君，请君避位，以成尧舜之德。”殇公怒曰：“汝擅杀世臣，废置任意，真乃叛逆之臣也！寡人南面为君，已十三载，宁死不能受辱！”即操戈以逐宁喜。喜

趋出宫门。殇公举目一看，只见刀枪济济，戈甲森森。宁家之兵，布满宫外，慌忙退步。宁喜一声指麾，甲士齐上，将殇公拘住。世子角闻变，仗剑来救，被公孙丁赶上，一戟刺死。宁喜传令，囚殇公于太庙，逼使饮鸩而亡。此周灵王二十五年春二月，辛卯日事也。

宁喜使人迎其妻子，复归府第。乃集群臣于朝堂，议迎立故君。各官皆到，惟有太叔仪乃是卫成公之子，卫文公之孙，年六十余，独称病不至。人问其故，仪曰：“新旧皆君也。国家不幸有此事，老臣何忍与闻乎？”

宁喜迁殇公之宫眷于外，扫除宫室，即备法驾，遣右宰谷、北宫遗，同公孙丁，往夷仪迎接献公。献公星夜驱驰，三日而至。大夫公孙免余，直至境外相见。献公感其远迎之意，执其手曰：“不图今日复为君臣。”自此免余有宠。诸大夫皆迎于境内，献公自车揖之。既谒庙临朝，百官拜贺，太叔仪尚称病不朝。献公使人责之曰：“太叔不欲寡人返国乎？何为拒寡人？”仪顿首对曰：“昔君之出，臣不能从，臣罪一也；君之在外，臣不能怀贰心，以通内外之言，罪二也；及君求入，臣又不能与闻大事，罪三也。君以三罪责臣，臣敢逃死？”即命驾车，欲谋出奔。献公亲往留之。仪见献公，垂泪不止，请为殇公成丧。献公许之，然后出就班列。

献公使宁喜独相卫国，凡事一听专决，加食邑三千室。北宫遗、右宰谷、石恶、公孙免余等，俱增秩禄。公孙丁、殖綽有从亡之劳，公孙无地、公孙臣，其父有死难之节，俱进爵大夫。其他太叔仪、齐恶、孔羈、褚师申等，俱如旧。召蘧瑗于鲁，复其位。

却说孙嘉聘齐而回，中道闻变，迳归戚邑。林父知献公必不干休，乃以戚邑附晋，诉说宁喜弑君之恶，求晋侯做主。恐卫侯不日遣兵伐戚，乞赐发兵，协力守御。晋平公以三百人助之。孙林父使晋兵专戍茅氏之地。孙蒯谏曰：“戍兵单薄，恐不能拒卫人，奈何？”林父笑曰：“三百人不足为吾轻重，故委之东鄙。若卫人袭杀晋戍，必然激晋之怒，不愁晋人不助我也。”孙蒯曰：“大人高见，几万不及。”宁喜闻林父请兵，晋仅发三百人，喜曰：“晋若真助林父，岂但以三百人塞责哉？”乃使殖绰将选卒千人，往袭茅氏。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鱄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话说殖绰帅选卒千人，去袭晋戍。三百人不勾^①，一扫，遂屯兵于茅氏，遣人如卫报捷。林父闻卫兵已入东鄙，遣孙蒯同雍鉏引兵救之。探知晋戍俱已杀尽，又知殖绰是齐国有名的勇将，不敢上前拒敌。全军而返，回复林父。林父大怒曰：“恶鬼尚能为厉^②，况人乎？一个殖绰不能与他对阵，倘卫兵大至，何以御之？汝可再往，如若无功，休见我面！”孙蒯闷闷而出，与雍鉏商议。雍鉏曰：“殖绰勇敌万夫，必难取胜，除非用诱敌之计方可。”孙蒯曰：“茅氏之西，有地名圉村，四围树木茂盛，中间一村人家。村中有小小土山，我使人于山下掘成陷坑，以草覆之。汝先引百人与战，诱至村口。我屯兵于山上，极口詈骂。彼怒，必上山来擒我。中吾计矣。”雍鉏如其言，帅一百人驰往茅氏，如探敌之状，一遇殖绰之兵，佯为畏惧，回头便走。殖绰恃勇，欺雍鉏兵少，不传令开营，单带随身军甲数十人，乘轻车追之。

雍鉏弯弯曲曲，引至圉村，却不进村，径打斜往树林中去

① 勾：够。

② 厉：恶鬼。

了。殖绰也疑心林中有伏，便教停车。只见土山之上，又屯著一簇步卒，约有二百人数，簇拥著一员将。那员将小小身材，金盔绣甲，叫著殖绰的姓名，骂道：“你是齐邦退下来的歪货！栾家用不著的弃物！今捱身在我卫国吃饭，不知羞耻，还敢出头！岂不晓得我孙氏是八代世臣，敢来触犯！全然不识高低，禽兽不如！”殖绰闻之大怒。卫兵中有人认得的，指道：“这便是孙相国的长子，叫做孙蒯。”殖绰曰：“擒得孙蒯，便是半个孙林父了。”那土山平稳，颇不甚高。殖绰喝教“驱车！”车驰马骤，刚刚到山坡之下，那车势去得凶猛，踏著陷坑，马就牵车下去，把殖绰掀下坑中。孙蒯恐他勇力难制，预备弓弩，一等陷下，攒箭射之。可怜好一员猛将，今日死于庸人之手！正是：“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多在阵前亡。”有诗为证：

神勇将军孰敢当？无名孙蒯已奔忙。

只因一激成奇绩，始信男儿当自强。

孙蒯用挠钩搭起殖绰之尸，割了首级，杀散卫军，回报孙林父。林父曰：“晋若责我不救戍卒，我有罪矣。不如隐其胜而以败告。”乃使雍鉏如晋告败。

晋平公闻卫杀其戍卒，大怒，命正卿赵武，合诸大夫于澶渊，将加兵于卫。卫献公同宁喜如晋，面诉孙林父之罪，平公执而囚之。齐大夫晏婴，言于齐景公曰：“晋侯为孙林父而执卫侯，国之强臣，皆将得志矣。君盍如晋请之，寓莱^①之德，不可弃也。”景公曰：“善。”乃遣使约会郑简公一同至晋，为卫求解。

① 寓：客住。莱：莱，地名。

晋平公虽感其来意，然有林父先入之言，尚未肯统口^①。晏平仲私谓羊舌肸曰：“晋为诸侯之长，恤患补阙，扶弱抑强，乃盟主之职也。林父始逐其君，既不能讨，今又为臣而执君，为君者不亦难乎？昔文公误听元咺之言，执卫成公归于京师，周天子恶其不顺，文公愧而释之。夫归于京师，而犹不可，况以诸侯囚诸侯乎？诸君子不满，是党臣而抑君，其名不可居也。婴惧晋之失伯，敢为子私言之。”肸乃言于赵武，固请于平公，乃释卫侯归国。尚未肯释宁喜。右宰谷劝献公饰^②女乐十二人，进于晋以赎喜。晋侯悦，并释喜。喜归，愈有德色，每事专决，全不禀命。诸大夫议事者，竟在宁氏私第请命，献公拱手安坐而已。

时宋左师向戌，与晋赵武相善，亦与楚令尹屈建相善。向戌聘于楚，言及昔日华元欲为晋、楚合成之事。屈建曰：“此事甚善，只为诸侯各自分党，所以和议迄于无成。若使晋、楚属国互相朝聘，欢好如同一家，干戈可永息矣。”向戌以为然。乃倡议晋、楚二君相会于宋，面定弭兵交见之约。楚自共王至今，屡为吴国侵扰，边境不宁，故屈建欲好晋以专事于吴。而赵武亦因楚兵屡次伐郑，指望和议一成，可享数年安息之福。两边皆欣然乐从，遂遣使往各属国订期。

晋使至于卫国，宁喜不通知献公，径自委石恶赴会。献公闻之大怒，诉于公孙免余。免余曰：“臣请以礼责之。”免余即往见宁喜，言：“会盟大事，岂可使君不与闻？”宁喜赧然曰：“子鲜

① 统口：与人意见一致。

② 饰：打扮。

有约言矣，吾岂犹^①臣也乎哉？”免余回报献公曰：“喜无礼甚矣！何不杀之！”献公曰：“若非字氏，安有今日？约言实出自寡人，不可悔也。”免余曰：“臣受主公特达^②之知，无以为报，请自以家属攻宁氏，事成则利归于君，不成则害独臣当之。”献公曰：“卿斟酌而行，勿累寡人也。”免余乃往见其宗弟公孙天地、公孙臣曰：“相国之专，子所知也。主公犹执硃硃之信，隐忍不言，异日养成其势，祸旦倚^③于孙氏矣。奈何？”无地与臣同辞而对曰：“何不杀之？”免余曰：“吾言于君，君不从也。若吾等伪为作乱，幸而成，君之福；不成，不过出奔耳。”无地曰：“吾弟兄愿为先驱。”免余请歃血为信。

时周灵王二十六年。宁喜方治春宴。无地谓免余曰：“宁氏治春宴，必不备，吾请先尝之，子为之继。”免余曰：“盍卜之？”无地曰：“事在必行，何卜之有？”无地与臣悉起家众以攻宁氏。宁氏门内，设有伏机。伏机者，掘地为深窟，上铺木板，别以木为机关。触其机，则势从下发，板启而人陷。日间去机，夜则设之。是日因春宴，家属皆于堂中观优^④，无守门者，乃设机以代巡警。无地不知，误触其机，陷于窟中。宁氏大惊，争出捕贼，获无地。公孙臣挥戈来救，宁氏人众，臣战败被杀。宁喜问无地曰：“子之此来，何人主使？”无地瞋目大骂曰：“汝恃功专恣，为臣不忠，吾兄弟特为社稷诛尔，事之不成，命也！岂由人主使耶？”宁喜怒，缚无地于庭柱，鞭之至死，然后斩之。

① 犹：还是。此意是我已不是臣，用不着听献公的。

② 特达：特殊。

③ 倚：偏、超。

④ 优：艺人表演。

右宰谷闻宁喜得贼，夜乘车来问。宁氏方启门，免余帅兵适至，乘之而入。先斩右宰谷于门。宁氏堂中大乱，宁喜惊忙中，遽问：“作贼者何人？”免余曰：“举国之人皆在，何问姓名乎？”喜惧而走，免余夺剑逐之。绕堂柱三周，喜身中两剑，死于柱下。免余尽灭宁氏之家，还报献公。献公命取宁喜及右宰谷之尸，陈之于朝。公子鱄闻之，徒跣入朝，抚宁喜之尸，哭曰：“非君失信，我实欺子。子死，我何面目立卫之朝乎？”呼天长号者三，遂趋出，即以牛车载其妻小，出奔晋国。献公使人留之，鱄不从。行及河上，献公复使大夫齐恶驰驿追及之。齐恶致卫侯之意，必要子鱄回国。子鱄曰：“要我还卫，除是宁喜复生方可！”齐恶犹强之不已，子鱄取活雉一只，当齐恶前拔佩刀剃落雉头，誓曰：“鱄及妻子，今后再履卫地，食卫粟，有如此雉！”齐恶知不可强，只得自回。子鱄遂奔晋国，隐于邯郸，与家人织屨易粟而食，终身不言一“卫”字。史臣有诗云：

他乡不似故乡亲，织屨萧然竟食贫。

只为约言金石重，违心恐负九泉人。

齐恶回复献公，献公感叹不已，乃命收殓二尸而葬之。欲立免余为正卿，免余曰：“臣望轻，不如太叔。”乃使太叔仪为政，自此卫国稍安。

话分两头。却说宋左师向戌，倡为弭兵之会，面议交见之事。晋正卿赵武，楚令尹屈建，俱至宋地，各国大夫陆续俱至。晋之属国鲁、卫、郑，从晋营于左；楚之属国蔡、陈、许，从楚营于右。以车为城，各据一偏。宋是地主，自不必说。议定：照朝聘常期，楚之属朝聘于晋，晋之属亦朝聘于楚。其贡献礼物，各

省其半，两边分用。其大国齐、秦，算做敌体^① 与国，不在属国之数，各不相见。晋属小国，如：邾、莒、滕、薛。楚属小国，如：顿、胡、沈、麇。有力者自行朝聘，无力者从附庸一例，附于邻近之国。遂于宋西门之外，歃血订盟。楚屈建暗暗传令，衷甲将事^②，意欲劫盟，袭杀赵武。伯州犁固谏乃止。

赵武闻楚衷甲，以问羊舌肸，欲预备对敌之计。羊舌肸曰：“本为此盟以弭兵也。若楚用兵，彼先失信于诸侯，诸侯其谁服之！子守信而已，何患焉。”及将盟，楚屈建又欲先歃，使向戌传言于晋。向戌造晋军，不敢出口，其从人代述之。赵武曰：“昔我先君文公，受王命于践土，绥服四国，长有诸夏。楚安得先于晋？”向戌还述于屈建。建曰：“若论王命，则楚亦尝受命于惠王矣。所以交见者，谓楚、晋匹敌也。晋主盟已久，此番合当让楚。若仍先晋，便是楚弱于晋了，何云敌国^③？”向戌复至晋营言之。赵武犹未肯从，羊舌肸谓赵武曰：“主盟以德不以势。若其有德，歃虽后，诸侯戴之。如其无德，歃虽先，诸侯叛之。且合诸侯以弭兵为名，夫弭兵天下之利也，争歃则必用兵，用兵则必失信。是失所以利天下之意矣。子姑让楚。”赵武乃许楚先歃，定盟而散。时卫石恶与盟，闻宁喜被杀，不敢归卫，遂从赵武留于晋国。自是晋、楚无事。不在话下。

再说齐右相崔杼，自弑庄公，立景公，威震齐国。左相庆封性嗜酒，好田猎，常不在国中。崔杼独秉朝政，专恣益甚，庆封

① 敌体：地位平等。与国，参加国。

② 衷甲：内穿防御衣甲。将事：起事。

③ 敌国：相等之国。

心中阴怀嫉忌。崔杼原许棠姜立崔明为嗣，因怜长子崔成损臂，不忍出口。崔成窥其意，请让嗣于明，愿得崔邑养老。崔杼许之。东郭偃与棠无咎不肯，曰：“崔，宗邑也，必以授宗子。”崔杼谓崔成曰：“吾本欲以崔予汝，偃与无咎不听，奈何？”崔成诉于其弟崔疆。崔疆曰：“内子之位，且让之矣，一邑尚吝不予乎？吾父在，东郭等尚然把持；父死，吾弟兄求为奴仆不能矣。”崔成曰：“姑浼^①左相为我请之。”成、疆二人求见庆封，告诉其事。庆封曰：“汝父惟偃与无咎之谋是从，我虽进言，必不听也。异日恐为汝父之害，何不除之？”成疆曰：“某等亦有此心，但力薄，恐不能济事。”庆封曰：“容更商之。”成疆去，庆封召卢蒲癸述二子之言。卢蒲癸曰：“崔氏之乱，庆氏之利也。”庆封大悟。过数日，成疆又至，复言东郭偃、棠无咎之恶。庆封曰：“汝若能举事，吾当以甲助子。”乃赠之精甲百具，兵器如数。成疆大喜，夜半率家众披甲执兵，散伏于崔氏之近侧。东郭偃、棠无咎每日必朝崔氏，候其入门，甲士突起，将东郭偃、棠无咎攒戟刺死。崔杼闻变大怒，急呼人使驾车，舆仆逃匿皆尽，惟圉人在廐。乃使圉人驾马，一小竖为御，往见庆封，哭诉以家难。庆封佯为不知，讶曰：“崔、庆虽为二氏，实一体也。孺子敢无上至此！子如欲讨，吾当效力。”崔杼信以为诚，乃谢曰：“倘得除此二逆，以安崔宗，我使明也拜子为父。”庆封乃悉起家甲，召卢蒲癸使率之，吩咐：“如此如此。……”卢蒲癸受命而往。

崔成、崔疆见卢蒲癸兵至，欲闭门自守。卢蒲癸诱之曰：“吾奉左相之命而来，所以利子，非害子也。”成谓疆曰：“得非

① 浼：请求。

欲除孽弟明乎？”疆曰：“容有之。”乃启门纳卢蒲癸。癸入门，甲士俱入。成疆阻遏不住，乃问癸曰：“左相之命何如？”癸曰：“左相受汝父之诉，吾奉命来取汝头耳！”喝令甲士：“还不动手！”成疆未及答言，头已落地。卢蒲癸纵甲士抄掳其家，车马服器，取之无遗，又毁其门户。棠姜惊骇，自缢于房。惟崔明先在外，不及于难。卢蒲癸悬成疆之首于车，回复崔杼。杼见二尸，且愤且悲，问癸曰：“得无震惊内室否？”癸曰：“夫人方高卧未起。”杼有喜色，谓庆封曰：“吾欲归，奈小竖不善执辔，幸借一御者。”卢蒲癸曰：“某请为相国御。”崔杼向庆封再三称谢，登车而别。行至府第，只见重门大开，并无一人行动。比入中堂，直望内室，窗户门闩，空空如也。棠姜悬梁，尚未解索。崔杼惊得魂不附体，欲问卢蒲癸，已不辞而去矣。遍觅崔明不得，放声大哭曰：“吾今为庆封所卖，吾无家矣，何以生为？”亦自缢而死。杼之得祸，不亦惨乎？髯翁有诗曰：

昔日同心起逆戎，今朝相轧便相攻。

莫言崔杼家门惨，几个奸雄得善终！

崔明半夜潜至府第，盗崔杼与棠姜之尸，纳于一柩之中，车载以出。掘开祖墓之穴，下其柩，仍加掩覆。惟圉人一同做事，此外无知者。事毕，崔明出奔鲁国。庆封奏景公曰：“崔杼实弑先君，不敢不讨也。”景公唯唯而已。庆封遂独相景公。以公命召陈须无复归齐国。须无告老，其子陈无宇代之。此周灵王二十六年事也。

时吴、楚屡次相攻，楚康王治舟师以伐吴。吴有备，楚师无功而还。吴王余祭，方立二年，好勇轻生。怒楚见伐，使相国屈狐庸，诱楚之属国舒鸠叛楚。楚令尹屈建帅师伐舒鸠，养繇基

自请为先锋。屈建曰：“将军老矣！舒鸠蕞尔国^①，不忧不胜，无相烦也。”养繇基曰：“楚伐舒鸠，吴必救之。某屡拒吴兵，熟知军情，愿随一行，虽死不恨！”屈建见他说了个“死”字，心中惻然。基又曰：“某受先王知遇，尝欲以身报国，恨无其地。今须发俱改，脱^②一旦病死牖^③下，乃令尹负某矣。”屈建见其意已决，遂允其请，使大夫息桓助之。

养繇基行至离城，吴王之弟夷昧，同相国屈狐庸率兵来救。息桓欲候大军，养繇基曰：“吴人善水，今弃舟从陆，且射御非其长，乘其初至未定，当急击之。”遂执弓贯矢，身先士卒，所射辄死，吴师稍却。基追之，遇狐庸于车，骂曰：“叛国之贼！敢以面目见我耶？”欲射狐庸。狐庸引车而退，其疾如风。基骇曰：“吴人亦善御耶？恨不早射也。”说犹未毕，只见四面铁叶车围裹将来，把基困于垓心。乘车将士，皆江南射手，万矢齐发，养繇基死于乱箭之下。楚共王曾言其恃艺必死，验于此矣。息桓收拾败军，回报屈建。建叹曰：“养叔之死，乃自取也！”乃伏精兵于栖山，使别将子疆以私属诱吴交锋，才十余合遂走，狐庸意其有伏不追。夷昧登高望之，不见楚军，曰：“楚已遁矣！”遂空壁逐之。至栖山之下，子疆回战，伏兵尽起，将夷昧围住，冲突不出。却得狐庸兵到，杀退楚兵，救出夷昧。吴师败归。屈建遂灭舒鸠。

明年，楚康王复欲伐吴，乞师于秦，秦景公使弟子针帅兵

① 蕞尔国：小国。

② 脱：或许。

③ 牖：窗。

助之。吴盛兵以守江口，楚不能入。以郑久服事晋，遂还师侵郑。楚大夫穿封戍，擒郑将皇颡于阵。公子围欲夺之，穿封戍不与。围反诉于康王，言：“已擒皇颡，为穿封戍所夺。”未几，穿封戍解皇颡献功，亦诉其事。康王不能决，使太宰伯州犁断之。犁奏曰：“郑囚乃大夫，非细人^①也，问囚自能言之。”乃立囚于庭下。伯州犁立于右。公子围与穿封戍立于左。犁拱手向上曰：“此位是王子围，寡君之介弟也。”复拱手向下曰：“此位为穿封戍，乃方城外之县尹也。谁实擒汝？可实言之！”皇颡已悟犁之意，有心要奉承王子围，伪张目视围，对曰：“颡遇此位王子不胜，遂被获。”穿封戍大怒，遂于架上抽戈欲杀公子围。围惊走，戍逐之不及。伯州犁追上，劝解而还。言于康王，两分其功。复自置酒，与围、戍二人讲和。今人论徇私曲庇之事，辄云：“上下其手”，盖本伯州犁之事也。后人诗叹云：

斩擒功绩辨虚真，私用机门媚贵臣。

幕府计功多类此，肯持公道是何人！

却说吴之邻国名越，子爵，乃夏王禹之后裔，自无余始封；自夏历周，凡三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勤于为治，越始强盛，吴忌之。余祭立四年，始用兵伐越，获其宗人，刖其足，使为阍，守“余皇”大舟。余祭观舟醉卧，宗人解余祭之佩刀，刺杀余祭。从人始觉，共杀宗人。余祭弟夷昧，以次嗣立，以国政任季札。札请戢兵安民，通好上国，夷昧从之。乃使札首聘鲁国，求观五代及列国之乐，札一一评品，辄当其情，鲁人以为知音。次聘齐，与晏婴相善。次聘郑，与公孙侨相善。及卫，与蘧瑗相善。

^① 细人：地位低微之人。

第六十六回

遂适晋，与赵武、韩起、魏舒相善。所善皆一时贤臣，札之贤亦可知矣。要知后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会诸侯

话说周灵王长子名晋，字子乔，聪明天纵，好吹笙，作凤凰鸣。立为太子。年十七，偶游伊洛，归而死。灵王甚痛之。有人报道：“太子于缑岭上，跨白鹤吹笙，寄语土人曰：‘好谢天子，吾从浮丘公住嵩山，甚乐也！不必怀念。’”浮丘公，古仙人也。灵王使人发其冢，惟空棺耳，乃知其仙去矣。至灵王二十七年，梦太子晋控^①鹤来迎，既觉，犹闻笙声在户外。灵王曰：“儿来迎我，我当去矣。”遗命传位次子贵，无疾而崩。贵即位，是为景王。是年，楚康王亦薨。令尹屈建与群臣共议，立其母弟麇为王。未几，屈建亦卒，公子围代为令尹。此事叙明，且搁过一边。

再说齐相国庆封，既专国政，益荒淫自纵。一日，饮于卢蒲癸之家。卢蒲癸使其妻出而献酒，封见而悦之，遂与之通。因以国政交付于其子庆舍。迁其妻妾财币于卢蒲癸之家。封与癸妻同宿，癸亦与封之妻妾相通，两不禁忌。有时两家妻小，合

① 控：控制，骑。

做一处，饮酒欢谑，醉后罗唝，^①左右皆掩口。^②封与嬖不以为意。嬖请召其兄卢蒲癸于鲁，庆封从之。癸既归齐，封使事其子庆舍。舍膂力兼人^③，癸亦有勇，且善谏，故庆舍爱之，以其女庆姜妻癸。翁婿相称，宠信弥笃。癸一心只要报庄公之仇，无同心者，乃因射猎，极口夸王何之勇。庆舍问：“王何今在何处？”癸曰：“在莒国。”庆舍使召之。王何归齐，庆舍亦爱之。自崔庆造乱之后，恐人暗算，每出入，必使亲近壮士执戈，先后防卫，遂以为例。庆舍因宠信卢蒲癸、王何，即用二人执戈，余人不敢近前。

旧规：公家供卿大夫每日之膳，例用双鸡。时景公性爱食鸡跖^④，一食数千，公卿家效之，皆以鸡为食中之上品。鸡价腾贵，御厨以旧额不能供应，往庆氏请益^⑤。卢蒲嬖欲扬庆氏之短，劝庆舍勿益，谓御厨曰：“供膳任尔，何必鸡也？”御厨乃以鹜代之。仆辈疑鹜非膳品，又窃食其肉。是日，大夫高彊字子尾，栾灶字了雅，侍食于景公。见食品无鸡，但鹜骨耳，大怒曰：“庆氏为政，刻减公膳，而慢我至此！”不食而出。高彊欲往责庆封，栾灶劝止之。早有人告知庆封，庆封谓卢蒲嬖曰：“子尾、子雅怒我矣！将若之何？”卢蒲嬖曰：“怒则杀之，何惧焉！”卢蒲嬖告其兄癸。癸与王何谋曰：“高、栾二家，与庆氏有隙，可借助也。”何乃夜见高彊，诡言庆氏谋功高、栾二家。高彊大怒曰：

① 罗唝：吵闹。

② 掩口：笑。

③ 膂力：体力；兼人：超过人。

④ 跖：脚。

⑤ 益：增加。

“庆封实与崔杼同弑庄公。今崔氏已灭，惟庆氏在，吾等当为先君报仇。”王何曰：“此何之志也！大夫谋其外，何与卢蒲氏谋其内，事蔑不济矣。”高蜚阴与栾灶商议，伺间而发。陈无宇、鲍国、晏婴等，无不知之，但恶庆氏之专横，莫肯言者。卢蒲癸与王何卜功庆氏，卜者献繇词曰：虎离穴，彪见血。癸以龟兆^①问于庆舍曰：“有欲功仇家者，卜得其兆，请问吉凶？”庆舍视兆曰：“必克。虎与彪，父子也；离而见血，何不克焉？所仇者何人？”癸曰：“乡里之平人耳。”庆舍更不疑惑。

秋八月，庆封率其族人庆嗣、庆遗，往东莱田猎，亦使陈无宇同往。无宇别其父须无，须无谓曰：“庆氏祸将及矣！同行恐与其难，何不辞之？”无宇对曰：“辞则生疑，故不敢。若诡以他故召我，可图归也。”遂从庆封出猎。去讫，卢蒲癸喜曰：“卜人所谓‘虎离穴’者，此其验矣。”将乘尝祭举事。陈须无知之，恐其子与于庆封之难，诈称其妻有病，使人召无宇归家。无宇求庆封卜之，暗中祷告，却通陈庆氏吉凶。庆封曰：“此乃‘灭身’之卦。下克其上，卑克其尊，恐老夫人之病，未得痊也。”无宇捧龟，涕泣不止，庆封怜之，乃遣归。庆嗣见无宇登车，问：“何往？”曰：“母病不得不归。”言毕而驰。庆嗣谓庆封曰：“无宇言母病，殆诈也。国中恐有他变，夫子当速归。”庆封曰：“吾儿在彼何虑？”无宇既济河，乃发梁凿舟，以绝庆封之归路，封不知也。

时八月初旬将尽矣。卢蒲癸部署家甲，忽忽有战斗之色。其妻庆姜谓癸曰：“子有事而不谋于我，必不捷矣！”癸笑曰：

^① 龟兆：以龟板卜凶吉。

“汝妇人也，安能为我谋哉？”庆姜曰：“子不闻有智妇人胜于男子乎？武王有乱臣十人，邑姜与焉。何为不可谋也？”癸曰：“昔郑大夫雍纠，以郑君之密谋，泄王其妻雍姬，卒致身死君逐，为世大戒。吾甚惧之！”庆姜曰：“妇人以夫为天，夫唱则妇随之，况重以君命乎？雍姬惑于母言，以害其夫，此闺阉之螫贼，^①何足道哉？”癸曰：“假如汝居雍姬之地，当若何？”庆姜曰：“能谋则共之，即不能，亦不敢泄。”癸曰：“今齐侯苦庆氏之专，与栾、高二大夫谋逐汝族，吾是以备之。汝勿泄也。”庆姜曰：“相国方出猎，时可乘矣。”癸曰：“欲俟尝祭之日。”庆姜曰：“夫子刚愎自任，耽于酒色，怠于公事，无以激之，或不出，奈何？妾请往止其行，彼之出乃央矣。”癸曰：“吾以性命托子，子勿效雍姬也。”庆姜往告庆舍曰：“闻子雅、子尾将以尝祭之隙，行不利于夫子，夫子不可出也！”庆舍怒曰：“二子者，譬如禽兽，吾寝处之！谁敢为难？即有之，吾亦何惧！”庆姜归报卢蒲癸，预作准备。

至期，齐景公行尝祭于太庙，诸大夫皆从。庆舍莅事，庆绳主献爵。庆氏以家甲环守庙宫。卢蒲癸、王何执寝戈，立于庆舍之左右，寸步不离。陈、鲍二家，有圉人善为优戏，故意使在鱼里街上搬演。庆氏有马，惊而逸走。军士逐而得之，乃尽褫其马，解甲释兵，共往观优。栾、高、陈、鲍四族家丁，俱集于庙门之外，卢蒲癸托言小便，出外约会停当，密围太庙。癸复入，立于庆舍之后，倒持其戟，以示高蜚。蜚会意，使从人以闷击门扉三声，甲士蜂拥而入。庆舍惊起，尚未离坐，卢蒲癸从背后刺之，刃入于胁；王何以戈击其左肩，肩折。庆舍目视王何曰：“为

^① 闺阉：妇女。螫，动物之足钳。

乱者乃汝曹乎？”以右手取俎壶投王何，何立死。卢蒲癸呼甲士先擒庆绳杀之。庆舍伤重，负痛不能忍，只手抱庙柱摇撼之，庙脊俱为震动，大叫一声而绝。景公见光景利害，大惊欲走避。晏婴密奏曰：“群臣为君故，欲诛庆氏以安社稷，无他虑也。”景公方才心定，脱了祭服，登车入于内宫。卢蒲癸为首，同四姓之甲，尽灭庆氏之党。各姓分守城门，以拒庆封，防守严密，水泄不通。

却说庆封田猎而回，至于中途，遇庆舍逃出家丁，前来告乱。庆封闻其子被杀，大怒，遂还攻西门。城中守御严紧，不能攻克，卒徒渐渐逃散。庆封惧，遂出奔鲁国。齐景公使人让鲁，不当收留叛之臣。鲁人将执庆封以畀齐人，庆封闻而惧，复奔吴国。吴王夷昧，以朱方居之，厚其禄入，视齐加富，使伺察楚国动静。鲁大夫子服闻之，谓叔孙豹曰：“庆封又富于吴，殆天福淫人乎？”叔孙豹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庆氏之殃至矣，又何福焉。”庆封既奔，于是高彊、栾灶为政，乃宣崔、庆之罪于国中，陈庆合之尸于朝以殉。求崔杼之柩不得，悬赏购之：有能知柩处来献者，赐以崔氏之拱璧。崔之圉人贪其璧，遂出首。于是发崔氏祖墓，得其柩斫之，见二尸，景公欲并陈之。晏婴曰：“戮及妇人，非礼也。”乃独陈崔杼之尸于市，国人聚观，犹能识认，曰：“此真崔子矣！”诸大夫分崔庆之邑。以庆封家财，俱在卢蒲癸之室，责癸以淫乱之罪，放之于北燕，卢蒲癸亦从之，二氏家财，悉为众人所有。惟陈无宇一无所取。庆氏之庄，有木材百余车，众议纳之陈氏。无宇悉以施之国人，由是国人咸颂陈氏之德。此周景王初年事也。

其明年，栾灶卒，子栾施嗣为大夫，与高彊同执国政。高彊

忌高厚之子高止，以二高并立为嫌，乃逐高止。止亦奔北燕。止之子高竖，据卢邑以叛。景公使大夫閻邱婴帅师围卢。高竖曰：“吾非叛，惧高氏之不祀也。”閻邱婴许为高氏立后，高竖遂出奔晋国。閻邱婴复命于景公。景公乃立高鄲以守高僖之祀。高蜚怒曰：“本遣閻邱欲除高氏，去一人，立一人，何择焉。”乃谮杀閻邱婴。诸公子子山、子商、子周等，皆为不平，纷纷讥议。高蜚怒，以他事悉逐之，国中侧目，未几，高蜚卒，子高强嗣为大夫。高强年幼，未立为卿，大权悉归于栾施矣。此段话且搁过一边。

是时晋楚通和，列国安息。郑大夫良霄字伯有，乃公子去疾之孙，公孙辄之子，时为上卿执政。性汰侈，嗜酒，每饮辄通宵。饮时恶见他人，恶闻他事。乃窟地为室，置饮具及钟鼓于中，为长夜之饮。家臣来朝者，皆不得见。日中乘醉入朝，言于郑简公，欲遣公孙黑往楚修聘。公孙黑方与公孙楚争娶徐吾犯之妹，不欲远行，来见良霄求免。閻人辞曰：“主公已进窟室，不敢报也。”公孙黑大怒，遂悉起家甲，乘夜同印段围其第，纵火焚之。良霄已醉，众人扶之上车，奔雍梁。良霄方醒，闻公孙黑攻己，大怒。居数日，家臣渐次俱到，述国中之事，言：“各族结盟，以拒良氏，惟国氏、罕氏不与盟。”霄喜曰：“二氏助我矣！”乃还攻郑之北门。公孙黑使其侄驷带，同印段率勇士拒之。以霄战败，逃于屠羊之肆，为兵众所杀，家臣尽死。公孙侨闻良霄死，亟趋雍梁，抚良霄之尸而哭之曰：“兄弟相攻，天乎，何不幸也！”尽敛家臣之尸，与良霄同葬于斗城之村。公孙黑怒曰：“子产乃党良氏耶？”欲攻之。上卿罕虎止之曰：“子产加礼于死者，

况生者乎？礼，国之干^①也，杀有礼不祥！”黑乃不攻。郑简公使罕虎为政，罕虎曰：“臣不如子产。”乃使公孙侨为政。时周景王之三年也。公孙侨既执郑政，乃使都鄙^②有章，上下有服^③，田有封洫^④，庐井有伍。尚忠俭，抑泰侈。公孙黑乱政，数其罪而杀之。又铸《刑书》以威民^⑤，立乡校^⑥以闻过。国人乃歌诗曰：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一日，郑人出北门，恍惚间遇见良霄，身穿介冑，提戈而行，曰：“带与段害我，我必杀之！”其人归述于他人，遂患病。于是国中风吹草动，便以为良霄来矣！男女皆奔走若狂，如避戈矛。未几驷带病卒。又数日，印段亦死。国人大惧，昼夜不宁。公孙侨言于郑君，以良霄之子良止为大夫，主良氏之祀，并立公子嘉之子公孙泄，于是国中讹言顿息。行人游吉字子羽，问于侨曰：“立后而讹言顿息，是何故也？”侨曰：“凡凶人恶死，其魂魄不散，皆能为厉。若有所归依，则不复然矣。吾立祀为之归也。”游吉曰：“若然，立良氏可矣，何以并立公孙泄？岂虑子孔亦为厉乎？”侨曰：“良霄有罪，不应立后，若因为厉而立之，国人皆惑于鬼神之说，不可以为训。吾托言于存七穆之绝祀，

① 干：不得冒犯。

② 都鄙：城乡。章：条理。

③ 服：事。

④ 洫：水沟。封洫：范围。

⑤ 威民：畏民，让民怕。

⑥ 乡校：农村官吏。

良、孔二氏并立，所以除民之惑也。”游吉乃叹服。

再说周景王二年，蔡景公为其世子般，娶楚女芊氏为室。景公私通于芊氏。世子般怒曰：“父不父，则子不子矣！”乃伪为出猎，与心腹内侍数人，潜伏于内室。景公只道其子不在，遂入东宫，径造芊氏之室。世子般率内侍突出，砍杀景公，以暴疾讐于诸侯，遂自立为君；是为灵公。史臣论般以子弑父，千古大变。然景公淫于子妇，自取悖逆，亦不能无罪也。有诗叹云：

新台丑行污青史，蔡景如何复蹈之？

逆刃忽从宫内起，因思急子可怜儿！

蔡世子般虽以暴疾讐于诸侯，然弑逆之迹，终不能掩。自本国传扬出来，各国谁不晓得。但是时盟主偷情，不能行诛讨之法耳！

其年秋，宋宫中夜失火，夫人乃鲁女伯姬也。左右见火至，禀夫人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①不下堂。火势虽迫，岂可废义？”比及傅母来时，伯姬已焚死矣。国人皆为叹息。时晋平公以宋有合成之功，怜其被火，乃大合诸侯于澶渊，各出财币以助宋。宋儒胡安定论此事，以为不讨蔡世子弑父之罪，而谋恤宋灾，轻重失其等矣。此平公所以失霸也。

周景王四年，晋、楚以宋之盟，故将复会于虢。时楚公子围代屈建为令尹。围乃共王之庶子，年齿最长。为人桀骜不恭，耻居人下。恃其才器，阴蓄不臣之志。欺熊麋微弱，事多专决。忌大夫薳掩之忠直，诬以谋叛，杀之而并其室。交结大夫薳罢、伍举为腹心，日谋篡逆。尝因出田郊外，擅用楚王旌旗，行至芋

① 宵：夜。

邑。芋尹申无字数其僭分，收其旌旗于库，围稍戢^①。至是，将赴虢之会，围请先行聘于郑，欲娶丰氏之女。临行，谓楚王熊麇曰：“楚已称王位，在诸侯之上。凡使臣乞得用诸侯之礼，庶使列国知楚之尊。”熊麇许之。公子围遂僭用国君之仪，衣服器用，拟于侯伯，用二人执戈前导。将及郑郊，郊人疑为楚王，惊报国中。郑君臣俱大骇，星夜匍匐出迎，及相见，乃公子围也。公孙侨恶之，恐其一入国中，或生他变，乃使行人^②游吉辞以城中舍馆颓坏，未及修葺，乃馆于城外。公子围使伍举入城，议婚丰氏，郑伯话之。既行聘，筐篚^③甚盛。

临聚时，公子围忽萌袭郑之意，欲借迎女为名，盛饰车乘，乘机行事。公孙侨曰：“围之心不可测，必去众而后可。”游吉曰：“吉请再往辞之。”于是游吉往见公子围曰：“闻令尹将用众迎，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除^④地于城外，以听迎妇之命。”公子围曰：“君辱赐^⑤寡大夫围，赐以丰氏之婚，若迎于野外，何以成礼？”游吉曰：“礼，军容不入国，况婚姻乎？令尹若必用众，以壮观瞻，请去兵备。”伍举密言于围曰：“郑人知备我矣，不如去兵。”乃使士卒悉弃弓矢，垂橐而入。迎丰氏于馆舍，遂赴会所。晋赵武及宋、鲁、齐、卫、陈、蔡、郑、许各国大夫，俱已先在。公子围使人言于晋曰：“楚、晋有盟在前，今此番寻好，不必再立誓书，重复歃血。但将盟宋旧约，表白一番，令诸君勿

① 戢：收敛。

② 行人：官名。主持礼仪接待等。

③ 篚：盛物竹器。

④ 除：修。

⑤ 赐：赏给。

忘足矣。”祁午谓赵武曰：“围之此言，恐晋争先也。前番让楚先晋，今番晋合先楚，若读旧书^①，楚常先矣。子以为何如？”赵武曰：“围之在会，缉蒲为工宫，威仪与楚王无二。其志不惟外亢^②，将有内谋，不如姑且听之，以骄其志。”祁午曰：“虽然，前番子木衷甲赴会，幸而不发，今围更有甚焉，吾子宜为之备。”赵武曰：“所以寻好者，寻弭兵之约也。武知有守信而已，不知其他。”既登坛，公子围请读旧书，加于牲上。赵武唯唯。既毕事，公子围遽归。诸大夫皆知围之将为楚君也。史臣有诗云：

任教贵倨^③ 称公子，何事威仪效楚王？

列国尽知成跋扈，郟敖燕雀尚怡^④ 堂。

赵武心中，终以读旧书先楚为耻。恐人议论，将守信之语，向各国大夫再三分剖，说了又说。及还过郑，鲁大夫叔孙豹同行，武复言之。豹曰：“相君谓弭兵之约，可终守乎？”武曰：“吾等偷食^⑤，朝夕图安，何暇问久远？”豹退谓郑大夫罕虎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为远计，且年未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岁老人，其能久乎？”未几，赵武卒，韩起代之为政。不在话下。

再说楚公子围归国，值熊麋抱病在宫，围入宫问疾，托言有密事后奏，遣开嬖侍，解冠缨加熊麋之颈，须臾而死。麋有二子，曰幕，曰平夏，闻变，挺剑来杀公子围，勇力不敌，俱为围所杀。麋弟右尹熊比字子干，宫廐尹熊黑肱字子晰，闻楚王父子

① 旧书：旧约。

② 亢：抗。

③ 倨：傲慢。

④ 怡：安居。

⑤ 偷食：苟且偷安。

被杀，惧祸，比出奔晋，黑肱出奔郑。公子围诂于诸侯曰：“寡君麇不禄即世，寡大夫围应为后。”伍举更其辞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围于是嗣即王位，改名熊虔，是为灵王。以薳罢为令尹，郑丹为右尹，伍举为左尹，斗成然为郊尹。太宰伯州犁有公事在郟，楚王虑其不服，使人杀之。因葬楚王麇于郟，谓之郟敖。以薳后疆代为太宰。立长子禄为世子。灵王既得志，愈加骄恣，有独霸中原之意。使伍举求诸侯于晋；又以丰氏女族微，不堪为夫人，并求婚于晋侯。晋平公新丧赵武，惧楚之强，不敢违抗，一一听之。

周景王六年，为楚灵王之二年，冬十二月，郑简公、许悼公如楚，楚灵王留之，以待伍举之报。伍举还楚复命，言：“晋侯二事俱诺。”灵王大悦，遣使大征会于诸侯，约以明年春三月为会于申。郑简公请先往申地，迎待诸侯。灵王许之。至次年之春，诸国赴会者，接踵不绝。惟鲁、卫托故不至，宋遣大夫向戌代行。其他蔡、陈、徐、滕、顿、胡、沈、小邾等国君，俱亲身赴会。楚灵王大率兵车，来至申地，诸侯俱来相见。右尹伍举进曰：“臣闻欲图霸者，必先得诸侯；欲得诸侯者，必先慎礼。今吾王始求诸侯于晋，宋向戌，郑公孙侨，皆大夫之良，号为知礼者，不可不慎也。”灵王曰：“古者合诸侯之礼何如？”伍举曰：“夏后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阳之蒐，康王有酆宫之朝，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公有召陵之师，晋文公有践土之盟。此六王二公所以合诸侯者，莫不有礼，惟君所择。”灵王曰：“寡人欲霸诸侯，当用齐桓公召陵之礼，但不知其礼如何？”伍举对曰：“夫六王二公之礼，臣闻其名，实未之习也。以所闻齐桓公伐楚，退师召陵，楚使先大夫屈完如齐师，桓

公大陈八国车乘，以众强夸示屈完，然后合诸侯与屈完盟会。今诸侯新服，吾王亦惟示以众强之势，使其怖畏，然后征会讨贰，不敢不从矣。”灵王曰：“寡人欲用兵诸侯，效桓公伐楚之事，谁当先者？”伍举对曰：“齐庆封弑其君，逃于吴国，吴不讨其罪，又加宠焉，处以朱方之地，聚族而居，富于其旧，齐人愤怒。夫吴，我之仇也。若用兵伐吴，以诛庆封为名，则一举而两得矣。”灵王曰：“善。”于是盛陈车乘，以恐胁诸侯，即申地为会盟。以徐君是吴姬所出，疑其附吴，系之三日，徐子愿为伐吴向导，乃释之。使大夫屈申，率诸侯之师伐吴，围朱方，执齐庆封，尽灭其族。屈申闻吴人有备，遂班师，以庆封献功。灵王欲戮庆封，以徇于诸侯。伍举谏曰：“臣闻‘无瑕者，可以戮人。’若戮庆封，恐其反脣而稽也。”灵王不听，乃负庆封以斧钺，绑示军前，以刀按其颈，迫使自言其罪曰：“各国大夫听者：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庆封遂大声叫曰：“各国大夫听者：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诸侯。”观者皆掩口而笑。灵王大惭，使速杀之。胡曾先生咏史诗云：

乱贼还将乱贼诛，虽然势屈肯心输。

楚虔空自夸天讨，不及庄王戮夏舒。

灵王自申归楚，怪屈申从朱方班师，不肯深入，疑其有贰心于吴，杀之。以屈生代为大夫。蕩罢如晋，迎夫人姬氏以归，蕩罢遂为令尹。

是年冬，吴王夷昧帅师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灵王大怒，复起诸侯之师伐吴。越君允常恨吴侵掠，亦使大夫常寿过帅师来会。楚将蕩后疆为先锋，引舟师先至鹊岸，为

吴人所败。楚灵王自引大兵，至于罗汭。吴王夷昧，使其宗弟蹇繇犒师。灵王怒而执之，将杀其血、以衅^①军鼓。先使人问曰：“汝来时曾卜吉凶否？”蹇繇对曰：“卜之甚吉！”使者曰：“君王将取汝血以衅军鼓，何吉之有？”蹇繇对曰：“吴所卜，乃社稷之事，岂为一人吉凶哉？寡君之遣繇犒师，盖以察王怒之疾徐，而为守御之缓急。君若欢焉，好迎使臣，使敝邑忘于做备，亡无日矣。若以使臣衅鼓，敝邑知君之震怒，而修其武备，于以御楚有余矣。吉孰大焉！”灵王曰：“此贤士也！”乃赦之归。楚兵至吴界，吴设守甚严，不能攻入而还。灵王乃叹曰：“向乃枉杀屈申矣！”灵王既归，耻其无功，乃大兴土木，欲以物力制度，夸示诸侯。筑一宫名曰章华，广袤四十里，中筑高台，以望四方，台高三十仞，曰章华台，亦名三休台。以其高峻，凡登台必三次休息，始陟其颠也。其中宫室亭榭，极其壮丽，环以民居。凡有罪而逃亡者，皆召使归国，以实其宫。宫成，遣使征召四方诸侯，同来落成。^② 不知诸侯几位到来，且看下回分解。

① 衅：涂血以祭。

② 落成：祭礼。

第六十八回

贺虎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话说楚灵王有一癖性，偏好细腰，不问男女，凡腰围粗大者，一见便如眼中之钉。既成章华之宫，选美人腰细者居之，以此又名曰细腰宫。宫人求媚于王，减食忍饿，以求腰细，甚有饿死而不悔者。国人化^①之，皆以腰粗为丑，不敢饱食。虽百官入朝，皆用软带紧束其腰，以免王之憎恶。灵王恋细腰之宫，日夕酣饮其中，管弦之声，昼夜不绝。

一日，登台作乐，正在欢宴之际，忽闻台下喧闹之声。须臾，潘子臣拥一位官员至前，灵王视之，乃芋尹申无宇也。灵王惊问其故。潘子臣奏曰：“无宇不由王命，闯入王宫，擅执守卒，无礼之甚。责在于臣，故拘使来见，惟我王详夺！”灵王问申无宇曰：“汝所执何人？”申无宇对曰：“臣之阖人也。托使守阖，乃逾墙盗臣酒器，事觉逃窜，访之岁余不得。今窜入王宫，谬充守卒，臣是以执之。”灵王曰：“既为寡人守宫，可以赦之。”申无宇对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自王以下，公、卿、大夫、士、皂、舆、僚、仆、台，递相臣服；以上制下，以下事上；上下相维，国以

^① 化：转变风俗。

不乱。臣有阖人，而臣不能行其法，使借王宫以自庇，苟得所庇，盗贼公行，又谁禁之！臣宁死不敢奉命。”灵王曰：“卿言是也。”遂命以阖人畀无宇，免其擅执之罪。无宇谢恩而出。

越数日，大夫薳后疆邀请鲁昭公至，楚灵王大喜。后疆奏言：“鲁侯初不肯行，臣以鲁先君成公与先大夫婴齐盟蜀之好，再三叙述，胁以攻伐之事，方始惧而束装。鲁侯习于礼仪，愿我王留心，勿貽鲁笑。”灵王问曰：“鲁侯之貌如何？”后疆曰：“白面长身，须垂尺余，威仪甚可观也。”灵王乃密传一令，精选国中长躯长髯，出色大汉十人，伟其衣冠，使习礼三日，命为傖相，然后接见鲁侯。鲁侯乍见，错愕不已。遂同游章华之宫，鲁侯见土木壮丽，夸奖之声不绝。灵王曰：“上国亦有此宫室之美乎？”鲁侯鞠躬对曰：“敝邑褊小，安敢望上国万分之一。”灵王面有骄色。遂陟章华之台。怎见得台高？有诗为证：

高台半出云，望望高不极。草木无参差，山河同一色。

台势高峻逶迤，盘数层而上，每层俱有明廊曲槛。预选楚中美童，年二十以内者，装束鲜丽，略如妇人。手捧雕盘玉斝，唱郢歌劝酒。金石丝竹，纷然响和。既升绝顶，乐声嘹亮，俱在天际。觥筹交错，粉香相逐，飘飘乎如入神仙洞府。迷魂夺魄，不自知其在人间矣。大醉而别，灵王赠鲁侯以“大屈”之弓。“大屈”者，弓名，乃楚库所藏之宝弓也。

次日，灵王心中不舍此弓，有追悔之意，与薳后疆言之。后疆曰：“臣能使鲁侯以弓还归于楚。”后疆乃造^①公馆，见鲁侯，

^① 造：造访，去

佯为不知，问曰：“寡君昨宴好之际，以何物遗君？”鲁侯出弓示之。后疆见弓，即再拜称贺。鲁侯曰：“一弓何足为贺？”后疆曰：“此弓名闻天下，齐、晋与越三国，皆遣人相求，寡君嫌有厚薄，未敢轻许。今特传之于君。彼三国者，将望鲁而求之，鲁其备御三邻，慎守此宝。敢不贺乎？”鲁侯蹴然曰：“寡人不知弓之为宝，若此，何敢登受？”乃遣使还弓于楚，遂辞归。伍举闻之，叹曰：“吾王其不终乎！以落成召诸侯，诸侯无有至者，仅一鲁侯辱临，而一弓之不忍，甘于失信。夫不能舍己，必将取人。取人必多怨，亡无日矣。”此周景王十年事也。

却说晋平公闻楚以章华之宫，号召诸侯，乃谓诸大夫曰：“楚，蛮夷之国，犹能以宫室之美，夸示诸侯，岂晋而反不如耶？”大夫羊舌肸进曰：“伯者之服诸侯，闻以德，不闻以宫室。章年之筑，楚失德也，君奈何效之！”平公不听，乃于曲沃汾水之傍，起造宫室，略仿章华之制，广大不及，而精美过之，名曰麇祁之宫。亦遣使布告诸侯。髡翁有诗叹云：

章华筑怨万民愁，不道麇祁复效尤。

堪笑伯君无远计，却将土木召诸侯！

列国闻落成之命，莫不窃笑其为者，然虽如此，却不敢不遣使来贺。惟郑简公因前赴楚灵王之会，未曾朝晋。卫灵公元新嗣位，未见晋侯。所以二国之君，亲自至晋。二国中又是卫君先到。

单表卫灵公行至濮水之上，天晚宿于驿舍。夜半不能成寝，耳中如闻鼓琴之声。乃披衣起坐，倚枕而听之。其音甚微，而泠泠可辨，从来乐工所未奏，真新声也。试问左右，皆曰：“弗闻。”灵公素好音乐。有太师名涓，善制新声，能为四时之曲，灵

公爱之，出入必使相从。乃使左右召师涓。师涓至，曲犹未终。灵公曰：“子试听之，其状颇似鬼神。”师涓静听，良久声止。师涓曰：“臣能识其略矣。更须一宿，臣能写之。”灵公乃复留一宿。夜半，其声复发。师涓援琴而习之，尽得其妙。

既至晋，朝贺礼毕，平公设宴于麂祁之台。酒酣，平公曰：“素闻卫有师涓者，善为新声，今偕来否？”灵公起对曰：“见在台下。”平公曰：“试为寡人召之。”灵公召师涓登台。平公亦召师旷，相者扶至^①。二人于阶下叩首参谒。平公赐师旷坐，即令师涓坐于旷之傍。平公问师涓曰：“近日有何新声？”师涓奏曰：“途中适有所闻，愿得琴而鼓之。”平公命左右设几，取古桐之琴，置于师涓之前。涓先将七弦调和，然后拂指而弹。才奏数声，平公称善。曲未及半，师旷遽以手按琴曰：“且止。此亡国之音，不可奏也。”平公曰：“何以见之？”师旷奏曰：“殷末时，乐师名延者，与纣为靡靡之乐，纣听之而忘倦，即此声也。及武王伐纣，师延抱琴东走，自投于濮水之中。有好音者过此，其声辄自水中而出。涓之途中所闻，其必在濮水之上矣。”卫灵公暗暗惊异。平公又问曰：“此前代之乐，奏之何伤？”师旷曰：“纣因淫乐，以亡其国，此不祥之音，故不可奏。”平公曰：“寡人所好者，新声也。涓其为寡人终之。”师涓重整弦声，备写抑扬之态，如诉如泣。平公大悦，问师旷曰：“此曲名为何调？”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平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清商》虽悲，不如《清徵》。”平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君德薄，不当听此

^① 相者扶至：互相目视而到。

曲。”平公曰：“寡人酷嗜新声，子其无辞。”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一群，自南方来，渐集于宫门之栋，数之得八双。再奏之，其鹤飞鸣，序立于台之阶下，左右各八。三奏之，鹤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声达霄汉。平公鼓掌大悦，满坐生欢，台上台下，观者莫不踊跃称奇。

平公命取白玉卮，满斟醇酿，亲赐师旷，旷接而饮之。平公叹曰：“音至《清徵》，无以加矣！”师旷曰：“更不如《清角》。”平公大惊曰：“更有加于《清徵》者乎？何不并使寡人听之？”师旷曰：“《清角》更不比《清徵》，臣不敢奏也。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驾象车而御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清尘，雨师洒道。虎狼前驱，鬼神后随。螭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自后君德日薄，不足以服鬼神，神、人隔绝。若奏此声，鬼神毕集，有祸无福。”平公曰：“寡人老矣！诚一听《清角》，虽死不恨。”师旷固辞。平公起立，迫之再三。师旷不得已，复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云从西方而起。再奏之，狂风骤发，裂帘幙，摧俎豆，屋瓦乱飞，廊柱俱拔；顷之，疾雷一声，大雨如注，台下水深数尺，台中无不沾湿。从者惊散，平公恐惧，与灵公伏于廊室之间。良久，风息雨止，从者渐集，扶携两君下台而去。

是夜，平公受惊，遂得心悸之病。梦中见一物，色黄，大如车轮，蹒跚而至，径入寝门。察之，其状如鳖，前二足，后一足，所至水涌。平公大叫一声曰：“怪事！”忽然惊醒，怔忡不止。及旦，百官至寝门问安。平公以梦中所见，告之群臣，皆莫能解。须臾，驿使报：“郑君为朝贺，已到馆驿。”平公遣羊舌肸往劳。羊舌肸喜曰：“君梦可明矣。”众问其故，羊舌肸曰：“吾闻郑大

夫子产，博学多闻，郑伯相礼，必用此人，吾当问之。”肸至馆驿致饬，兼道晋君之意，病中不能相见。

时卫灵公亦以同时受惊，有微恙告归。郑简公亦遂辞归，独留公孙侨候疾。羊舌肸问曰：“寡君梦见有物如鳖，黄身三足，入于寝门，此何崇也？”公孙侨曰：“以侨所闻，鳖三足者，其名曰‘能’。昔禹父曰鲧，治水无功，舜摄尧政，乃殛鲧于东海之羽山，截其一足，其神化为‘黄能’，入于羽渊。禹即帝位，郊祀其神。三代以来，祀典不缺。今周室将衰，政在盟主，宜佐天子，以祀百神。君或者未之祀乎？”羊舌肸以其言告于平公。平公命大夫韩起，祀鲧如郊礼。平公病稍定，叹曰：“子产真博物君子也！”以莒国所贡方鼎赐之。公孙侨将归郑，私谓羊舌肸曰：“君不恤民隐，而效楚人之侈，心已僻矣，疾更作，将不可为。吾所对，乃权词以宽其意也。”

其时有人早起，过魏榆地方，闻山下有若数人相聚之声，议论晋事。近前视之，惟顽石十余块，并无一人。既行过，声复如前。急回顾之，声自石出。其人大惊，述于土人。土人曰：“吾等闻石言数日矣。以其事怪，未敢言也。”此语传闻于绛州。平公召师旷问曰：“石何以能言？”旷对曰：“石不能言，乃鬼神凭之耳。夫鬼神以民为依，怨气聚于民，则鬼神不安，鬼神不安，则妖兴。今君崇饰宫室，以竭民之财力，石言其在是乎？”平公嘿然。师旷退，谓羊舌肸曰：“神怒民怨，君不久矣！侈心之兴，实起于楚，虽楚君之祸，可计日而俟也。”月余，平公病复作，竟成不起。自筑虎祁宫至薨日，不及三年，又皆病困之中。枉害百姓，不得安享，岂不可笑。史臣有诗云：

崇台广厦奏新声，竭尽民脂怨黷^①盈。

物怪神妖催命去，魑祁空自费经营。

平公薨后，群臣奉世子夷嗣位，是为昭公。此是后话。

再说齐大夫高强，自其父蚤逐高止，谮杀闾邱婴，举朝皆为不平。及强嗣为大夫，年少嗜酒，栾施亦嗜酒，相得甚欢，与陈无宇、鲍国踪迹少疏，四族遂分为二党。栾、高二人每聚饮，醉后辄言陈、鲍两家长短。陈、鲍闻之，渐生疑忌。忽一日，高强因醉中，鞭扑小竖，栾施复助之。小竖怀恨，乃乘夜奔告陈无宇，言：“栾、高欲聚家众，来袭陈。鲍二家，期在明日矣。”复奔告鲍国，鲍国信之。忙令小竖往约陈无宇，共攻栾、高。无宇授甲于家众，即时登车，欲诣鲍国之家。途中遇见高强，亦乘车而来。强已半醉，在车中与无宇拱手，问：“率甲何往？”无宇谩应曰：“往讨一叛奴耳！”亦问：“子良何往？”强对曰：“吾将饮于栾氏也。”既别，无宇令与人速骑，须臾，遂及鲍门。只见车徒济济，戈甲森森，鲍国亦贯甲持弓，方欲升车矣。二人合做一处商量。无宇述子良之言：“将饮于栾氏，未知的否，可使人探之。”鲍国遣使往栾氏战视，回报：“栾、高二位大夫，皆解衣去冠，踣踞而赛饮。”鲍国曰：“小竖之语妄矣。”无宇曰：“竖言虽不实，然子良于途中见我率甲，问我何往，我谩应以将讨叛奴。今无所致讨，彼心必疑，倘先谋逐我，悔无及矣。不如乘其饮酒，不做准备，先往袭之。”鲍国曰：“善。”两家甲士同时起行，无宇当先，鲍国押后，杀向栾家，将前后府门，团团围住。

乐施方持巨觥欲吸，闻陈、鲍二家兵到，不觉觥坠于地。高

^① 怨黷：怨声、怨言。

强虽醉，尚有三分主意，谓栾施曰：“亟聚家徒，授甲入朝，奉主公以伐陈、鲍，无不克矣。”栾施乃悉聚家众。高强当先，栾施在后，从后门突出，杀开一条血路，役奔公宫。陈无宇、鲍国恐其挟齐侯为重，紧紧追来。高氏族人闻变，亦聚众来救。景公在宫中，闻四族率甲相攻，正不知事从何起，急命阖者紧闭虎门，以宫甲守之。使内侍召晏婴入宫。栾施、高强攻虎门不能入，屯于门之右；陈、鲍之甲，屯于门之左，两下相持。须臾，晏婴端冕委弁，驾车而至。四家皆使人招之，婴皆不顾，谓使者曰：“婴惟君命是从，不敢自私。”阖者启门，晏婴入见。景公曰：“四族相攻，兵及寝门，何以待之？”晏婴奏曰：“栾、高怙^①累世之宠，专行无忌，已非一日。高止之逐，闾邱之死，国人胥怨。今又伐寝门，罪诚不宥。但陈、鲍不候君命，擅兴兵甲，亦不为无罪也。惟君裁之！”景公曰：“奕、高之罪，重于陈、鲍，宜去之。谁堪使者？”晏婴对曰：“大夫王黑可使也。”

景公传命，使王黑以公徒助陈、鲍攻栾、高。栾、高兵败，退于大衢。国人恶栾、高者，皆攘臂助战。高强酒犹未醒，不能力战。栾施先奔东门，高强从之。王黑同陈、鲍追及，又战于东门。栾、高之众渐渐奔散，乃夺门而出。遂奔鲁国。陈、鲍逐两家妻子而分其家财。晏婴谓陈无宇曰：“子擅命以逐世居，又专其利，人将议子。何不以所分得者，悉归诸公。子无所利，人必以让德称子，所得多矣。”无宇曰：“多谢指教！无宇敢不从命。”于是将所分食邑及家财，尽登簿籍，献于景公。景公大悦。景公之母夫人曰孟姬，无宇又私有所献。孟姬言于景公曰：“陈无宇

^① 怙：依靠。

诛翦强家，以振公室，利归于公，其让德不可没也。何不以高唐之邑赐之？”景公从其言，陈氏始富。陈无宇有心要要做好人，言：“群公子向被高蜚所逐，实出无辜，宜召而复之。”景公以为然。无宇以公命召子山、子商、子周等。凡帷幕器用，及从人之衣履，皆自出家财，私下完备，遣人分头往迎。诸公子得归故国，已自欢喜，及见器物毕具，知是陈无宇所赐，感激无已。无宇又大施恩惠于公室，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悉以私禄分给之。又访求国中之贫约孤寡者，私与之粟。凡有借贷，以大量出，以小量入；贫不能偿者，即焚其券。国中无不颂陈氏之德，愿为效死而无地也。史臣论陈氏厚施于民，乃异日移国之渐^①；亦由君不施德，故臣下得借私恩小惠，以结百姓之心耳。有诗云：

威福君权敢上侵，辄将私惠结民心。

请看陈氏移齐计，只为当时感德深。

景公用晏婴为相国。婴见民心悉归陈氏，私与景公言之，劝景公宽刑薄敛，兴发补助，施泽于民，以挽留人心。景公不能从。

话分两头。再说楚灵王成章华之宫，诸侯落成者甚少。闻晋筑扈祁宫，诸侯皆贺，大有不平之意，召伍举商议，欲兴师以侵中原。伍举曰：“王以德义召诸侯，而诸侯不至，是其罪也。以土木召诸侯，而责其不至，何以服人？必欲用兵以威中华，必择有罪者征之，方为有名。”灵王曰：“今之有罪者何国？”伍举奏曰：“蔡世子般弑其君父，于今九年矣。王初合诸侯，蔡君来会，是以隐忍不诛。然弑逆之贼，虽子孙犹当伏法，况其身乎？蔡近于楚，若讨蔡而兼其地，则义利两得矣。”说犹未了，近臣报：

^① 移国：动摇国家；渐：开端。

“陈国有讎音到，言陈侯弱已薨，公子留嗣位。”伍举曰：“陈世子偃师，名在诸侯之策；今立公子留，置偃师于何地？以臣度之，陈国必有变矣。”毕竟陈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话说陈哀公名弱，其元妃郑姬生子偃师，已立为世子矣。次妃生公子留，三妃生公子胜。次妇善媚得宠，既生留，哀公极其宠爱，但以偃师已立，废之无名。乃以其弟司徒公子招为留太傅，公子过为少傅，嘱付招过：“异日偃师当传位于子留。”周景王十一年，陈哀公病废在床，久不视朝。公子招谓公子过曰：“公孙吴且长矣，若偃师嗣位，必复立吴为世子，安能及留？是负君之托也。今君病废已久，事在吾等掌握。及君未死，假以君命，杀偃师而立留，可以无悔。”公子过以为然，乃与大夫陈孔奂商议。孔奂曰：“世子每日必入宫问疾三次，朝夕在君左右，命①不可假也。不若伏甲于宫巷，俟其出入，乘便刺之，一夫之力耳。”过遂与招定计，以其事托孔奂，许以立留之日，益封大邑。孔奂自去阴召心腹力士，混于守门人役数内，阖人又认做世子亲随，并不疑虑。世子偃师问安毕，夜出宫门，力士灭

① 命：君命。

其火，刺杀之。宫门大乱。须臾，公子招同公子过到，佯作惊骇之状，一面使人搜贼，一面倡言：“陈侯病笃，宜立次子留为君。”陈哀公闻变，愤恚自缢而死。史臣有诗云：

嫡长宜^① 君国本安，如何宠庶起争端？

古今多少偏心父，请把陈哀仔细看

司徒招奉公子留主丧即位，遣大夫于徵师以病薨赴告于楚。时伍举侍于灵王之侧，闻陈已立公子留为君，不知世子偃师下落，方在疑惑。忽报“陈侯第三子公子胜，同侄儿公孙吴求见。”灵王召之，问其来意。二人哭拜于地。公子胜开言：“嫡兄世子偃师，被司徒招与公子过设谋枉杀，致父亲自缢而死。擅立公子留为君，我等恐其见害，特来相投。”灵王诘问于徵师。徵师初犹抵赖，却被公子胜指实，无言可答。灵王怒曰：“汝即招过之党也！”喝教刀斧手，将徵师绑下斩讫。伍举奏曰：“王已诛逆臣之使，宜奉公孙吴以讨招过之罪，名正言顺，谁敢不服？既定陈国，次及于蔡，先君庄王之绩，不足道也。”灵王大喜。乃出令兴师伐陈。公子留闻于徵师见杀，惧祸不愿为君，出奔郑国去了。或劝司徒招：“何不同奔？”招曰：“楚师若至，我自有计退之。”

却说楚灵王大兵至陈。陈人皆怜偃师之死，见公孙吴在军中，无不踊跃，咸箪食壶浆，以迎楚师。司徒招事急，使人请公子过议事。过来，坐定，问曰：“司徒云‘有计退楚’，计将安出？”招曰：“退楚只须一物，欲问汝借。”过又问：“何物？”招曰：“借汝头耳！”过大惊，方欲起身。招左右鞭捶乱下，将过击倒。即

① 宜：应当。

拔剑斩其首，亲自持赴楚军，稽首诉曰：“杀世子立留，皆公子过之所为。招今仗大王之威，斩过以献，惟君赦臣不敏之罪！”灵王听其言词卑逊，心中已自欢喜。招又膝行而前，行近王座，密奏曰：“昔庄王定陈之乱，已县陈^①矣，后复封之，遂丧其功。今公子留惧罪出奔，陈国无主，愿大王收为郡县，勿为他姓所有也。”灵王大喜曰：“汝言正合吾意。汝且归国，为寡人辟除宫室，以候寡人之巡幸。”司徒招叩谢而去。公子胜闻灵王放招还国，复来哭诉，言：“造谋俱出于招，其临时行事，则过使大夫孔奂为之。今乃委罪于过，冀以自解，先君先太子目不瞑于地下矣。”言罢，痛哭不已，一军为之感动。灵王慰之曰：“公子勿悲，寡人自有处分。”次日，司徒招备法驾仪从，来迎楚王入城。灵王坐于朝堂，陈国百官俱来参谒。灵王唤陈孔奂至前，责之曰：“戕贼世子，皆汝行凶，不诛何以儆众！”叱左右将孔奂斩讫。与公子过二首，共悬于国门。复诮^②司徒招曰：“寡人本欲相宽，奈公子论容何？今赦汝一命，便可移家远窜东海。”招仓皇不敢措辩，只得拜辞。灵王使人押往越国安置去讫。公子胜率领公孙吴拜谢讨贼之恩。灵王谓公孙吴曰：“本欲立汝，以延胡公之祀。但招过之党尚多，怨汝必深，恐为汝害，汝姑从寡人归楚。”乃命毁陈之宗庙，改陈国为县。以穿封戌争郑囚皇颡事，不为谄媚，使守陈地，谓之陈公。陈人大失望。髯翁有诗叹云：

本兴义旅诛残贼，却爱山河立县封。

记得蹊田夺牛语，恨无忠谏似申公！

① 县陈：灭陈国，成为楚之郡县。

② 诮：责问。

灵王携公孙吴以归，休兵一载，然后伐蔡。伍举献谋曰：“蔡般怙恶已久，忘其罪矣。若往讨，彼反有词，不如诱而杀之。”灵王从其计。乃托言巡方，驻军于申地，使人致币于蔡，请灵公至申地相会。使人呈上国书，蔡侯启而读之，略云：

寡人愿望君侯之颜色^①，请君侯辱临于申。不腆之仪，预以犒从者。

蔡侯将戎车起行。大夫公孙归生谏曰：“楚王为人，贪而无信。今使人之来，币重而言卑，殆诱我也。君不可往！”蔡侯曰：“蔡之地不能当楚之一县，召而不往，彼若加兵，谁能抗之？”归生曰：“然则请立世子而后行。”蔡侯从之，立其子有为世子，使归生辅之监国。即日命驾至申，谒见灵王。灵王曰：“自此地一别，于今八年矣，且喜君丰姿如旧。”蔡侯对曰：“般荷上国辱收盟籍，以君王之灵，镇抚敝邑，感恩非浅。闻君王拓地商墟，方欲驰贺，使命下临，敢不趋承。”灵王即于申地行宫，设宴款待蔡侯，大陈歌舞，宾主痛饮甚乐。复迁席于他寝，使伍举劳从者于外馆。蔡侯欢饮，不觉酩酊^②大醉。壁衣中伏有甲士，灵王掷杯为号，甲士突起，缚蔡侯于席上。蔡侯醉中，尚不知也。灵王使人宣言于众曰：“蔡般弑其君父，寡人代天行讨。从者无罪，降者有赏，愿归者听。”原来蔡侯待下，极有恩礼，从行诸臣，无一人肯降者。灵王一声号令，楚军围裹将来，俱被擒获。蔡侯方才酒醒，知身被束缚，张目视灵王曰：“般得何罪？”灵王曰：“汝亲弑其父，悖逆天理，今日死犹晚矣。”蔡侯叹曰：“吾悔

① 颜色：脸色。

② 酩酊：大醉之状。

不用归生之言也！”灵王命将蔡侯磔死，从死者共七十人，舆隶最贱者，俱诛不赦。大书蔡侯般弑逆之罪于版，宣布国中。遂命公子弃疾统领大军，长驱入蔡。宋儒论蔡般罪固当诛，然诱而杀之，非法也。髯翁有诗云：

蔡般无父亦无君，鸣鼓方能正大伦。

莫怪诱诛非法典，楚灵原是弑君人。

却说蔡世子有，自其父发驾之后，旦晚使谍者^①探听。忽报蔡侯被杀，楚兵不日临蔡，世子有即时纠集兵众，授兵登埤。楚兵至，围之数重。公孙归生曰：“蔡虽久附于楚，然晋、楚合成，归生实与载书^②。不若遣人求救于晋，倘惠顾前盟，或者肯来相援。”世子有从其计，募国人能使晋者。蔡洧之父蔡略，从蔡侯于申，在被杀七十人之中。洧欲报父讎，应募而出，领了国书，乘夜缒城北走，直达晋国，来见晋昭公，哭诉其事。

昭公集群臣问之。荀吴奏曰：“晋为盟主，诸侯依赖以为安。既不救陈，又不救蔡，盟主之业堕矣。”昭公曰：“楚虔暴横，吾兵力不逮，奈何？”韩起对曰：“虽知不逮，可坐视乎？何不合诸侯以谋之？”昭公乃命韩起约诸国会于厥愁。宋、齐、鲁、卫、郑、曹，各遣大夫至会所听命。韩起言及救蔡之事，各国大夫人人伸舌，个个摇首，没一个肯担当主张的。韩起曰：“诸君畏楚如此，将听其蚕食乎？倘楚兵由陈、蔡渐及诸国，寡君亦不敢与闻矣。”众人面面相觑，莫有应者。时宋国右师华亥在会，韩起独谓华亥曰：“盟宋之役，汝家先右师实倡其谋，约定南北弭

① 谍者：间谍。

② 载书：载入盟书，加盟。

兵，有先用兵者，各国共伐之。今楚首先败约，加兵陈、蔡，汝袖手不发一言，非楚无信，乃尔国之欺谩也。”华亥穀觿对曰：“下国何敢欺谩，得罪主盟？但蛮夷不顾信义，下国无如之何耳！今各国久弛武备，一旦用兵，胜负未卜。不若遵弭兵之约，遣一使为蔡请宥，楚必无辞。”韩起见各国大夫俱有惧楚之意。料救蔡一事，鼓舞不来，乃商议修书一封，遣大夫狐父，迳至申城，来见楚灵王。蔡洧见各国不肯发兵救蔡，号泣而去。狐父到申城将书呈上，灵王拆书看之，略云：

日者，宋之盟，南北交见，本以弭兵为名。虢之会，再申旧约，鬼神临之。寡君率诸侯恪守成言，不敢一试干戈。今陈、蔡有罪，上国赫然震怒，兴师往讨，义愤所激，聊以从权。罪人既诛，兵犹未解，上国其何说之辞？诸国大夫执政，皆走集敝邑，责寡君以拯溺解纷之义，寡君愧焉！犹惧以征发师徒，自干^①盟约，遣下臣起合诸大夫共此尺书，为蔡请命。倘上国惠顾前好，存蔡之宗庙，寡君及同盟，咸受君赐，岂惟蔡人。

书末，宋、齐各国大夫，俱署有名字。灵王览毕笑曰：“蔡城旦暮且下，汝以空言解围，以三尺童子待寡人耶？汝去回复汝君，陈、蔡乃孤家属国，与汝北方无与，不劳照管。”狐父再欲哀恳，灵王遽起身入内，亦无片纸回书。狐父怏怏而回。晋君臣虽则恨楚，无可奈何。正是：

有力无心空负力，有心无力任劳心。

若还心力齐齐到，涸海移山孰敢禁。

① 干：犯。自干：自己违犯。

蔡洧回至蔡国，被楚巡军所获，解到公子弃疾帐前。弃疾胁使投降，蔡洧不从，乃囚于后军。弃疾知晋救不至，攻城益力。归生曰：“事急矣！臣当拚一命，迳往楚营，说之退兵。万一见听，免至生灵涂炭。”世子有曰：“城中调度，全赖大夫，安可舍孤而去？”归生对曰：“殿下若不相舍，臣子朝吴可使也。”世子召朝吴至，含泪遣之。朝吴出城往见弃疾，弃疾待之以礼。朝吴曰：“公子重兵加蔡，蔡知亡矣。然未知罪之在也。若以先君般失德，不蒙赦宥，则世子何罪？蔡之宗社何罪？幸公子怜而察之！”弃疾曰：“吾亦知蔡无灭亡之道，但受命攻城，若无功归报，必得罪矣。”朝吴曰：“吴更有一言，请屏左右。”弃疾曰：“汝第言之，吾左右无妨也。”朝吴曰：“楚王得国非正，公子宁不知之？凡有人心，莫不怨愤！又内竭脂膏于土木，外竭筋骨于干戈，用民不恤，贪得无厌，昔岁灭陈，今复诱蔡。公子不念君仇，奉其驱使，怨黷方作^①，公子将分其半矣！公子贤明著誉，且有‘当璧’之祥，楚人皆欲得公子为君，诚反戈内向，诛其弑君虐民之罪，人心响应，谁能为公子抗者！孰与事无道之君，敛万民之怨乎？公子倘幸听愚计，吴愿率死亡之余，为公子先驱。”弃疾怒曰：“匹夫敢以巧言离间我君臣！本该斩首，姑寄汝头于颈上，传语世子，速速面缚出降，尚可保全余喘也。”叱左右牵朝吴出营。

原来当初楚共王有宠妾之子五人：长曰熊昭，即康王；次曰围，即灵王虔；三曰比，字子干；四曰黑肱，字子肱；末即公子弃疾也。共王欲于五子之中，立一人为世子，心中不决，乃大祀

^① 方作：四起。怨黷方作：怨言四起。

群神，奉璧密祷曰：“请神于五人中，择一贤而有福者，使主社稷。”乃以璧密埋于太室之庭中，暗记其处，使五子各斋戒三日后，五更入庙，次第谒祖。视其拜当璧处者，即神所选立之人矣。康王先入，跨过埋璧，拜于其前。灵王拜时，手肘及于壁上。子干、子皙，去璧甚远。弃疾时年尚幼，使傅母抱之入拜，正当璧纽之上。共王心知神佑弃疾，宠爱益笃。因共王薨时，弃疾年尚未长，所以康王先立，然楚大夫闻埋璧之事者，天不知弃疾之当为楚王矣。今日朝吴说及“当璧”之祥，弃疾恐此语传扬，为灵王所忌，故佯怒而遣之。

朝吴还入城中，述弃疾之语。世子有曰：“国君死社稷，乃是正理。某虽未成丧嗣位，然既摄位守国，便当与此城相为存亡，岂可屈膝讎^①人，自同奴隶乎？”于是固守益力。自夏四月围起，直至冬十一月，公孙归生积劳成病，卧不能起。城中食尽，饿死者居半。守者疲困，不能御敌。楚师蚁附而上，城遂破。世子端坐城楼，束手受缚。弃疾入城，抚慰居民；将世子有上了囚车，并蔡洧解到灵王处报捷。以朝吴有当璧之言，留之不遣。未几，归生死，朝吴遂留事弃疾。此周景王十四年事也。

时灵王驾已回郢，梦有神人来谒，自称九冈山之神，曰：“祭我，我使汝得天下。”既觉大喜。遂使驾至九冈山。适弃疾捷报到，即命取世子有充作牺牲，杀以祭神。申无宇谏曰：“昔宋襄用嶠子于次睢之社，诸侯叛之。王不可蹈其覆辙。”灵王曰：“此逆般之子，罪人这后，安得比于诸侯？正当六畜用之耳。”申无宇退而叹曰：“王汰虐已甚，其不终乎！”遂告老归田，

① 讎：仇。

去讫。蔡洧见世子被杀，哀泣三日。灵王以为忠，乃释而用之。蔡洧之父，先为灵王所杀，阴怀复仇之志，说灵王曰：“诸侯所以事晋而不事楚者，以晋近而楚远也。今王奄有^①陈、蔡，与中华接壤，若高广其城，各赋千乘，以威示诸侯，四方谁不畏服？然后用兵吴、越，先服东南，次图西北，可以代周而为天子。”灵王悦其谀言，日渐宠用。于是重筑陈、蔡之城，倍加高广，即用弃疾为蔡公，以酬其灭蔡之功，又筑东西二不羹城，据楚之要害。自以天下莫强于楚，指顾^②可得天下。召太卜将守龟卜之，问：“寡人何日为王？”太卜曰：“君既已称王矣，尚何问？”灵王曰：“楚、周并立，非真王也。得天下者，方为真王耳。”太卜爇^③龟，龟裂。太卜曰：“所占无成。”灵王掷龟于地，攘臂大呼曰：“天乎，天乎！区区天下，不肯与我，生我熊虔何用？”蔡洧奏曰：“事在人为耳，彼朽骨者何知。”灵王乃悦。

诸侯畏楚之强，小国来朝，大国来聘，贡献之使，不绝于道。就中单表一人，乃齐国上大夫晏婴，字平仲，奉齐景公之命，修聘楚国。灵王谓群下曰：“晏平仲身不满五尺，而贤名闻于诸侯。当今海内诸国，惟楚最盛，寡人欲耻辱晏婴，以张楚国之威，卿等有何妙计？”太宰蒍启疆密奏曰：“晏平仲善于应对，一事不足以辱之，必须如此如此。……”灵王大悦。蒍启疆夜发卒徒于郢城东门之傍，另凿小窦，刚刚五尺，吩咐守门军士：“候齐国使臣到时，却将城门关闭，使之由窦而入。”不一时，晏

① 奄有：奄，包括。奄有：全有。

② 指顾：手指目顾。

③ 爇：火烧。

婴身穿破裘，轻车羸马，来至东门。见城门不开，遂停车不行，使御者呼门。守者指小门示之曰：“大夫出入此窦，宽然有余，何用启门？”晏婴曰：“此狗门，非人所出入也！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使人国者，还须从人门入。”使者以其言，飞报灵王。王曰：“吾欲戏之，反被其戏矣。”乃命开东门，延之入城。晏子观看郢都城郭坚固，市井稠密，真乃地灵人杰，江南胜地也。怎见得？宋学士苏东坡有《咏荆门》诗为证：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北客随南广，吴樯开蜀船。

江侵平野断，风掩白沙旋。欲问兴亡意，重城自古坚。

晏婴正在观览，忽见有车骑二乘，从大衢来，车上俱长躯长鬣，精选的出色大汉。盔甲鲜明，手握大弓长戟，状如天神，来迎晏子，欲以形^①晏子之短小。晏子曰：“今日为聘好而来，非为攻战，安用武士！”叱退一边，驱车直进。将入朝，朝门外有十余位官员，一个个峨冠博带，济济彬彬，列于两行。晏子知是楚国一班豪杰，慌忙下车。众官员向前逐一相见，权时分左右叙立，等候朝见。就中一后生，先开口问曰：“大夫莫非夷维晏平仲乎？”晏子视之，乃斗韦龟之子斗成然也，官拜郊尹。晏子答曰：“然。大夫有何教益？”成然曰：“吾闻齐乃太公所封之国，兵甲敌于秦、楚，货财通于鲁、卫。何自桓公一霸之后，篡夺相仍。宋、晋交伐，今日朝晋暮楚，君臣奔走道路，殆无宁岁？夫以齐侯之志，岂下桓公；平仲之贤，不让管子；君臣合德，乃不思大展经纶，丕振旧业，以光先人之绪^②而服事大国，自比臣

① 形：显现。

② 绪：开端，旧业。

仆，诚愚所不解也。”

晏子扬声对曰：“夫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夫自周纲失驭，五霸迭兴，齐、晋霸于中原，秦霸西戎，楚霸南蛮，虽曰人材代出，亦是气运使然。夫以晋文雄略，丧次被兵；秦穆强盛，子孙遂弱；庄王之后，楚亦每受晋、吴之侮；岂独齐哉？寡君知天运之盛衰，达时务之机变，所以养兵练将，待时而举，今日交聘，乃邻国往来之礼，载在王制，何谓臣仆？尔祖子文，为楚名臣，识时通变，倘子非其嫡裔耶？何言之悖^①也。”成然满面羞惭，缩颈而退。

须臾，左班中一士问曰：“平仲固自负识时通变之士，然崔庆之难，齐臣自贾举以下，效节死义者无数。陈文子有马十乘，去而违之。子乃齐之世家，上不能讨贼，下不能避位，中不能致死，何恋恋于名位耶？”晏子视之，乃楚上大夫阳苟字子瑕，乃穆王之曾孙也。

晏子即对曰：“抱大节者，不拘小谅；有远虑者，岂固近谋？吾闻君死社稷，臣当从之。今先君庄公，非为社稷而死；其从死者，皆其私睹。婴虽不才，何敢厕身宠幸之列，以一死沽名哉？且人臣遇国家之难，能则图之，不能则去之。吾之不去，欲定新君，以保宗祀，非贪位也。使人人尽去，国事何赖？况君父之变，何国无之？子谓楚国诸公在朝列者，人人皆讨贼死难之士乎？”这一句话，暗指著楚熊虔弑君，诸臣反戴之为君，但知责人，不知责己。公孙瑕无言可答。

少顷，右班中又一人出曰：“平仲！汝云‘欲定新君，以保宗

^① 悖：矛盾。

祀’，言太夸矣。崔、庆相图，栾、高、陈、鲍相并，汝依违观望其间，并不见出奇画策，无非因人成事。尽心报国者，止于此乎？”晏子视之，乃右尹郑丹字子革。晏子笑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崔、庆之盟，婴独不与。四族之难，婴在君所。宜刚宜柔，相机而动，主于保全君国，此岂旁观者所得而窥哉？”

左班中又一人出曰：“大丈夫匡时遇主，有大才略，必有大规模。以愚观平仲，未免为鄙吝^①之夫矣。”晏子视之，乃太宰蔣后疆也。晏子曰：“足下何以知婴鄙吝乎？”后疆曰：“大丈夫身仕明主，贵为相国，固当美服饰，盛车马，以彰君之宠锡^②。奈何敝裘羸马^③出使外邦，岂不足于禄食耶？且吾闻平仲，少服狐裘，三十年不易。祭祀之礼，豚肩不能掩豆^④，非鄙吝而何？”晏子抚掌大笑曰：“足下之见，何其浅也！婴自居相位以来，父族皆衣裘，母族皆食肉，至于妻族，亦无冻馁。草莽之士，待婴而举火者，七十余家。吾家虽俭，而三族肥，身似吝，而群士足。以此彰君之宠锡，不亦大乎？”

言未毕，右班中又一人出，指晏子大笑曰：“吾闻成汤身长九尺，而作贤王；子桑力敌万夫，而为名将。古之明君达士，皆由状貌魁梧，雄勇冠世，乃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代。今子身不满五尺，力不胜一鸡，徒事口舌，自以为能，宁不可耻！”晏子视之，乃公子真之孙，囊瓦字子常，见为楚王车右之职。婴乃微微而笑，对曰：“吾闻秤锤虽小，能压千斤；舟桨空长，终为水役。

① 鄙吝：庸俗，贪鄙。

② 锡：赐。

③ 敝裘羸马：破衣弱马。

④ 豚，猪；豆：盛食之具。

侨如身长而戮于鲁，南宫万绝力而戮于宋。足下身长力大，得无近之？婴自知无能，但有问则对，又何敢自逞其口舌耶？”囊瓦不能复对。忽报：“令尹蔦罢来到。”众人俱拱立候之。伍举遂揖晏子入于朝门，谓诸大夫曰：“平仲乃齐之贤士，诸君何得以口语相加？”

须臾，灵王升殿，伍举引晏子入见。灵王一见晏子，遽问曰：“齐国固无人耶？”晏子曰：“齐国中呵气成云，挥汗成雨，行者摩肩，立者并迹，何谓无人？”灵王曰：“然则何为使小人来聘吾国？”晏子曰：“敝邑出使有常典，贤者奉使贤国，不肖者奉使不肖国；大人则使大国，小人则使小国。臣小人，又最不肖，故以使楚。”楚王惭其言，然心中暗暗惊异。使事毕，适郊人献合欢橘至，灵王先以一枚赐婴，婴遂带皮而食。灵王鼓掌大笑曰：“齐人岂未尝橘耶？何为不剖？”晏子对曰：“臣闻‘受君赐者，瓜桃不削，橘柑不剖。’今蒙大王之赐，犹吾君也，大王未尝谕剖，敢不全食？”灵王不觉起敬，赐坐命酒。少顷，武士三四人，缚一囚从殿下而过。灵王速问：“囚何处人？”武士对曰：“齐国人。”灵王曰：“所犯何罪？”武士对曰：“坐盗。”灵王乃顾谓晏子曰：“齐人惯为盗耶？”晏子知其故意设弄，欲以嘲己，乃顿首曰：“臣闻‘江南有橘，移之江北，则化而为枳。’所以然者，地土不同也。今齐人生于齐，不为盗，至楚，则为盗，楚之地土使然，于齐何与焉？”灵王嘿然良久，曰：“寡人本将辱子，今反为子所辱矣。”乃厚为之礼，遣归齐国。

齐景公嘉晏婴之功，尊为上相，赐以千金之裘，欲割地以益其封，晏子皆不受。又欲广晏子之宅，晏子亦力辞之。一日，景公幸晏子之家，见其妻，谓晏子曰：“此卿之内子耶？”婴对

曰：“然。”景公笑曰：“嘻！老且丑矣！寡人有爱女，年少而美，愿以纳之于卿。”婴对曰：“人以少姣事人者，以他年老恶^①，可相托也。臣妻虽老且丑，然向^②已受其托矣，安忍倍^③之？”景公叹曰：“卿不倍其妻，况君父乎？”于是深信晏子之忠，益隆委任。要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① 少姣：青年美丽。老恶：老而丑。

② 向：从前。

③ 倍：背，背弃。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话说周景王十二年，楚灵王既灭陈、蔡，又迁许、胡、沈、道、房、申六小国于荆山之地，百姓流离，道路嗟怨。灵王自谓天下可唾手而得，日夜宴息于章华之台，欲遣使至周，求其九鼎，以为楚国之镇^①。右尹郑丹曰：“今齐、晋尚强，吴、越未服，周虽畏楚，恐诸侯有后言也。”灵王愤然曰：“寡人几忘之。前会申之时，赦徐子之罪，同于伐吴，徐旋附吴，不为尽力。今寡人先伐徐，次及吴，自江以东，皆为楚属，则天下已定其半矣。”乃使蔣罢同蔡洧奉世子禄居守，大阅车马，东行狩于州来，次于颍水之尾。使司马督率车三百乘伐徐，围其城。灵王大军屯于乾溪，以为声援。时周景王之十五年，楚灵王之十一年也。冬月，值大雪，积深三尺有余。怎见得？有诗为证：

彤云蔽天风怒号，飞来雪片如鹅毛。

忽然群峰失青色，等闲平地生银涛。

千树寒巢僵鸟雀，红炉不暖重裘薄。

比际从军更可怜，铁衣冰凝愁难著^②。

① 镇：镇物。此为使别国能臣服之物即九鼎。

② 著：穿。

灵王问左右：“向有秦国所献‘复陶裘’，‘翠羽被’，可取来服之。”左右将裘、被呈上。灵王服裘加被，头带皮冠，足穿豹舄^①。执紫丝鞭，出帐前看雪。有右尹郑丹来见，灵王去冠、被，舍鞭，与之立而语。灵王曰：“寒甚！”郑丹对曰：“王重裘豹舄，身居虎帐，犹且苦寒，况军士单褐露踝，顶兜穿甲，执兵于风雪之中，其苦何如？王何不返驾国都，召回伐徐之师，俟来春天气和暖，再图征进，岂不两便？”灵王曰：“卿言甚善！然吾自用兵以来，所向必克，司马旦晚必有捷音矣。”郑丹对曰：“徐与陈、蔡不同。陈、蔡近楚，久在宇下，而徐在楚东北三千余里，又附吴为重。王贪伐徐之功，使三军久顿^②于外，受劳冻之苦，万一国有内变，军士离心，窃为王危之。”灵王笑曰：“穿封戍在陈，弃疾在蔡，伍举与太子居守，是三楚也。寡人又何虑哉？”言未毕，左史倚相趋过王前，灵王指谓郑丹曰：“此博物之士也。凡《三玟》、《五典》、《八索》、《九邱》，无不通晓，子革其善视之。”郑丹对曰：“王之言过矣。昔周穆王乘八骏之马，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谏止王心，穆王闻谏返国，得免于祸。臣曾以此诗问倚相，相不知也。本朝之事，尚然不知，安能及远乎？”灵王曰：“《祈招》之诗如何？能为寡人诵之否？”郑丹对曰：“臣能诵之。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灵王曰：“此诗何解？”郑丹对曰：“愔愔者，安和之貌。言祈父所掌甲兵，享安和之福，用能昭我王之德音，比于玉之坚，金之重。所以然者，由我王能恤民

① 舄：鞋。

② 顿：屯。

力，适可而止，去其醉饱过盈之心故也。”灵王知其讽己，默然无言。良久，曰：“卿且退，容寡人思之。”是夜，灵王意欲班师。忽谍报：“司马督屡败徐师，遂围徐。”灵王曰：“徐可灭也。”遂留乾溪。自冬逾春，日逐射猎为乐，方役^①百姓筑台建宫，不思返国。

时蔡大夫归生之子朝吴，臣事蔡公弃疾，日夜谋复蔡国，与其宰观从商议。观从曰：“楚王黥兵远出，久而不返，内虚外怨，此天亡之日也。失此机会，蔡不可复封矣。”朝吴曰：“欲复蔡，计将安出？”观从曰：“逆虔之立，三公子心皆不服，独力不及耳。诚假以蔡公子之命，召子干、子晰，如此恁般，……楚可得也。得楚，则逆虔之巢穴已毁，不死何为？及嗣王之世，蔡必复矣。”朝吴从其谋，使观从假传蔡公之命，召子干于晋，召子晰于郑，言：“蔡公愿以陈、蔡之师，纳二公子于楚，以拒逆虔。”子干、子晰大喜，齐至蔡郊，来会弃疾。观从先归报朝吴。朝吴出郊谓二公子曰：“蔡公实未有命，然可劫而取也。”子干、子晰有惧色。朝吴曰：“王佚游不返，国虚无备，而蔡洧念杀父之仇，以有事为幸。斗成然为郊尹，与蔡公相善，蔡公举事，必为内应。穿封戌虽封于陈，其意不亲附王，若蔡公召之，必来。以陈、蔡之众，袭空虚之楚，如探囊取物，公子勿虑不成也。”这几句话，说透利害，子干、子晰方才放心，曰：“愿终听教。”朝吴请盟，乃刑牲歃血，誓为先君郑敖报仇。口中说誓，虽则如此，誓书上却把蔡公装首，言欲与子干、子晰共袭逆虔。掘地为坎，用牲加书于上而埋之。事毕，遂以家众导子干、子晰袭入蔡城。

^① 役：征用。

蔡公方朝餐，猝见二公子到，出自意外，大惊，欲起避。朝吴随至，直前执蔡公之袂曰：“事已至此，公将何往？”子干、子晰抱蔡公大哭，言：“逆虔无道，弑兄杀侄，又放逐我等，我二人此来，欲借汝兵力，报兄之仇，事成，当以王位属子。”弃疾仓皇无计，答曰：“且请从容商议。”朝吴曰：“二公子馁矣，有餐且共食。”子干、子晰食讫，朝吴使速行。遂宣言于众曰：“蔡公实召二公子，同举大事，已盟于郊，遣二公子先行入楚矣。”弃疾止之曰：“勿诬我！”朝吴曰：“效外坎牲载书，岂无有见之者？公勿讳，但速速成事，共取富贵，乃为上策。”朝吴乃复号于市曰：“楚王无道，灭我蔡国，今蔡公许复封我，汝等皆蔡百姓，岂忍宗祀沦亡？可共随蔡公赶上二公子，一同入楚。”蔡人闻呼，一时俱集，各执器械，集于蔡公之门。朝吴曰：“人心已齐，公宜急抚而用之，不然有变！”弃疾曰：“汝迫我上虎背耶？计将安出？”朝吴曰：“二公子尚在郊，宜急与之合，悉起蔡众。吾往说陈公，帅师从公。”弃疾从之。子干、子晰率其众与蔡公合。朝吴使观从星夜至陈，欲见陈公。路中遇陈人夏啮，乃夏征舒之玄孙，与观从平素相识，告以复蔡之意。夏啮曰：“吾在陈公门下用事，亦思为复陈之计，今陈公病已不起，子不必往见。子先归蔡，吾当率陈人为一队。”观从回报蔡公。朝吴又作书密致蔡洧，使为内应。蔡公以家臣须务牟为先锋，史獬副之，使观从为向导，率精甲先行。恰好陈夏啮亦起陈众来到。夏啮曰：“穿封戌已死，吾以大义晓喻陈人，特来助义。”蔡公大喜，使朝吴率蔡人为右军，夏啮率陈人为左军，曰：“掩袭之事，不可迟也！”乃星夜望

郢都进发。蔡洧闻蔡公兵到，先遣心腹出城送款^①斗成然迎蔡公于郊外。令尹蔦罢方欲敛兵设守。蔡洧开门以纳蔡师，须务牟先入，呼曰：“蔡公攻杀楚王于乾溪，大军已临城矣！”国人恶灵王无道，皆愿蔡公为王，无肯拒敌者。蔦罢欲奉世子禄出奔，须务牟兵已围王宫，蔦罢不能入。回家自刎而死。哀哉！胡曾先生有诗云：

漫夸私党能扶主，谁料强都已酿奸。

若遇郢敖泉壤下，一般恶死有何颜？

蔡公大兵随后俱到，攻入王宫，遇世子禄及公子罢敌，皆杀之。蔡公扫除王宫，欲奉子干为王；子干辞。蔡公曰：“长幼不可废也。”子干乃即位，以子晰为令尹，蔡公为司马。朝吴私谓蔡公曰：“公首倡义举，奈何以王位让人耶？”蔡公曰：“灵王犹在乾溪，国未定也，且越二兄而自立，人将议我。”朝吴已会其意，乃献谋曰：“王卒暴露已久，必然思归，若遣人以利害招之，必然奔溃。大军继之，王可擒也。”蔡公以为然。乃使观从往乾溪，告其众曰：“蔡公已入楚，杀王二子，奉子干为王矣。今新王有令：‘先归者复其田里，后归者剿^②之。有相从者，罪及三族，或以饮食馈献，罪亦如之。’”军士闻之，一时散其大半。

灵王尚醉卧于乾溪之台，郑丹慌忙入报。灵王闻二子被杀，自床上投身于地，放声大哭。郑丹曰：“军心已离，王宜速返！”灵王拭泪言曰：“人之爱其子，亦如寡人否？”郑丹曰：“鸟兽犹知爱子，何况人也？”灵王叹曰：“寡人杀人子多矣！人杀吾

① 送款：款，款曲，情况。

② 剿：割鼻。

子，何足怪！”少顷，哨马报：“新王遣蔡公为大将，同斗成然率陈、蔡二国之兵，杀奔乾溪来了。”灵王大怒曰：“寡人待成然不薄，安敢叛吾？宁一战而死，不可束手就缚！”遂拔寨都起，自夏口从汉水而上，至于襄州，欲以袭郢。士卒一路奔逃，灵王自拔剑杀数人，犹不能止，比到訾梁，从者才百人耳。灵王曰：“事不济矣！”乃解其冠服，悬于岸柳之上。郑丹曰：“王且至近郊，以察国人之向背何如？”灵王曰：“国人皆叛，何待察乎？”郑丹曰：“若不然，出奔他国，乞师以自救亦可。”灵王曰：“诸侯谁爱我者？吾闻大福不再，徒自取辱。”郑丹见不从其计，恐自己获罪，即与倚相私奔归楚。

灵王不见了郑丹，手足无措，徘徊于厘泽之间，从人尽散，只剩单身。腹中饥馁，欲往乡村觅食，又不识路径。村人也有晓得是楚王的，因闻逃散的军士传说，新王法令甚严，那个不怕，各远远闪开。灵王一连三日，没有饮食下咽，饿倒在地，不能行动。单单只有两目睁开，看著路傍，专望一识面之人，经过此地，便是救星。忽遇一人前来，认得是旧时守门之吏，比时唤作涓人，名畴。灵王叫道：“畴，可救我！”涓人畴见是灵王呼唤，只得上前叩头。灵王曰：“寡人饿三日矣！汝为寡人觅一盂饭，尚延寡人呼吸之命。”畴曰：“百姓皆惧新王之令，臣何从得食？”灵王叹气一口，命畴近身而坐，以头枕其股，且安息片时。畴候灵王睡去，取土块为枕以代股，遂奔逃去讠。灵王醒来，唤畴不应，摸所枕，乃土块也。不觉呼天痛哭，有声无气。须臾，又有一人乘小车而至，认得灵王声音，下车视之。果是灵王。乃拜倒在地，问曰：“大王为何到此地位”灵王流泪满面，问曰“卿何人也”其人奏曰：“臣姓申名亥，乃芋尹申无宇之子也。臣父

两次得罪于吾王，王赦不诛。臣父往岁临终嘱臣曰：‘吾受王两次不杀之恩，他日王若有难，汝必舍命相从！’臣牢记在心，不敢有忘。近传闻郢都已破，子干自立，星夜奔至乾溪，不见吾王，一路追寻到此，不期天遣相逢。今遍地皆蔡公之党，王不可他适。臣家在棘村，离此不远，王可暂至臣家，再作商议。”乃以乾糒跪进，灵王勉强下咽，稍能起立。申亥扶之上车，至于棘村。灵王平昔住的是章华之台，崇宫邃室，今日观看申亥农庄之家，箬门蓬户^①，低头而入，好生凄凉，泪流不止。申亥跪曰：“吾王请宽心。此处幽僻，无行人来往，暂住数日，打听国中事情，再作进退。”灵王悲不能语。申亥又跪进饮食，灵王只是啼哭，全不沾唇。亥乃使其亲生二女侍寝，以悦灵王之意，王衣不解带，一夜悲叹，至五更时分，不闻悲声。二女启门报其父曰：“王已自缢于寝所矣。”胡曾先生咏史诗曰：

茫茫衰草没章华，因笑灵王昔好奢。

台土未乾箫管绝，可怜身死野人家。

申亥闻灵王之死，不胜悲恻，乃亲自殓殓，杀其二女以殉葬焉。后人论申亥感灵王之恩，葬之是矣，以二女殉，不亦过乎？有诗叹曰：

章华霸业已沉沦，二女何辜伴窆窀。^②

堪恨暴君身死后，余殃犹自及闺人。

时蔡公引著斗成然、朝吴、夏啮众将，追灵王于乾溪。半路遇著郑丹、倚相二人，述楚王如此恁般……“今侍卫俱散，独身

① 箬门：竹子编成的门。蓬户：草屋。

② 窆窀：墓穴。

求死，某不忍见，是以去之。”蔡公曰：“汝今何往？”二人曰：“欲还国中耳。”蔡公曰：“公等且住我军中，同访楚王下落，然后同归可也。”蔡公引大军寻访，及于訾梁，并无踪迹。有村人知是蔡公，以楚王冠服来献，言：“三日前，于岸柳上得之。”蔡公问曰：“汝知王生死否？”村人曰：“不知。”蔡公收其冠服，重赏之而去。蔡公更欲追寻，朝吴进曰：“楚王去其衣冠，势穷力敝，多分死于沟渠，不足再究。但子干在位，若发号施令，收拾民心，不可图矣。”蔡公曰：“然则若何？”朝吴曰：“楚王在外，国人未知下落，乘此人心未定之时，使数十小卒，假称败兵，绕城相呼，言：‘楚王大兵将到！’再令斗成然归报子干，如此如此。子干、子晰，皆懦弱无谋之辈，一闻此信，必惊惶自尽。明公徐徐整旅而归，稳坐宝位，高枕无忧，岂不美哉？”蔡公然之。乃遣观从引小卒百余人，诈作败兵，奔回郢都，绕城而走，呼曰：“蔡公兵败被杀，楚王大兵，随后便至！”国人信以为实，莫不惊骇。须臾，斗成然至，所言相同。国人益信，皆上城了望。成然奔告子干，言：“楚王甚怒，来讨君擅立之罪，欲如蔡般、齐庆封故事。君须早自为计，免致受辱，臣亦逃命去矣。”言讫，奔狂而出。子干乃召子晰言之，子晰曰：“此朝吴误我也。”兄弟相抱而哭。宫外又传：“楚王兵已入城！”子晰先拔佩剑，刎其喉而死。子干慌迫，亦取剑自刭。宫中大乱，宦官宫女，相惊自杀者，横于宫掖，号哭之声不绝。斗成然引众复入。扫除尸首，率百官迎接蔡公。国人不知，尚疑来者是灵王；及入城，乃蔡公也，方悟前后报信，皆出蔡公之计。

蔡公既入城，即位，改名熊居，是为平王。昔年共王曾祷于神，当璧而拜者为君，至是果验矣。国人尚未知灵王已死，人情

汹汹，尝中夜讹传王到，男女皆惊起，开门外探。平王患之，乃密与观从谋，使于汉水之傍，取死尸加以灵王冠服，从上流放至下流，诈云已得楚王尸首，殓于訾梁，归报平王。平王使斗成然往营葬事，谥曰灵王。然后出榜安慰国人，人心始定。后三年，平王复访求灵王之尸，申亥以葬处告，乃迁葬焉。此是后话。

却说司马督等围徐，久而无功，惧为灵王所诛，不敢归，阴与徐通，列营相守。闻灵王兵溃被杀，乃解围班师。行至豫章，吴公子光率师要^①击，败之，司马督与三百乘悉为吴所获。光乘胜取楚州来之邑。此皆灵王无道之所致也。

再说楚平王安集楚众，以公子之礼，葬子干、子晰。录功用贤，以斗成然为令尹，阳句字子瑕，为左尹。念蔦掩、伯州犁之冤死，乃以犁子郤宛为右尹，掩弟蔦射、蔦越俱为大夫。朝吴、夏啮、蔡洧俱拜下大夫之职。以公子魋敢战，使为司马。时伍举已卒，平王嘉其生前有直谏之美，封其子伍奢于连，号曰连公。奢子尚亦封于棠，为棠宰，号曰棠君。其他蔦后疆、郑丹等一班旧臣，官职如故。欲官观从，从言其先人开卜：“愿为卜尹。”平王从之。群臣谢恩，朝吴与蔡洧独不谢，欲辞官而去。平王问之，二人奏曰：“本辅吾王兴师袭楚，欲复蔡国，今王大位已定，而蔡之宗祀，未沾血食，臣何面目立于王之朝乎？昔灵王以贪功兼并，致失人心，王反其所为，方能令人心悦服。欲反其所为，莫如复陈、蔡之祀。”平王曰：“善。”乃使人访求陈、蔡之后，得陈世子偃师之子名吴，蔡世子有之子名庐。乃命太史择

^① 要：中途拦截。

吉，封吴为陈侯，是为陈惠公；庐为蔡侯，是为蔡平公，归国奉宗祀。朝吴、蔡洧随蔡平公归蔡，夏啮随陈惠公归陈。所率陈、蔡之众，各从其主，厚加犒劳。前番灵王掳掠二国重器货宝，藏于楚库者，悉给还之。其所迁荆山六小国，悉令还归故土，秋毫无犯。各国君臣上下，欢声若雷，如枯木之再荣，朽骨之复活。此周景王十六年事也。髡翁有诗云：

枉竭民脂建二城，留将后主作人情。

早知故物仍还主，何苦当时受恶名。

平王长子名建，字子木，乃蔡国鄢阳封人之女所生，时年已长，乃立为世子，使连尹伍奢为太师。有楚人费无极，素事平王，善于贡谀，平王宠之，任为大夫。无极请事世子，乃以为少师。以奋扬为东宫司马。平王既即位，四境安谧，颇事声色之乐，吴取州来，王不能报。无极虽为世子少师，日在平王左右，从于淫乐。世子建恶其谄佞，颇疏远之。令尹斗成然恃功专恣，无极谮而杀之，以阳句为令尹。世子建每言成然之冤，无极心怀畏惧，由是阴与世子建有隙。无极又荐鄢将师于平王，使为右领，亦有宠。这段情节，且暂搁起。

话分两头。再说晋自筑虬祈宫之后，诸侯窥其志在苟安，皆有贰心。昭公新立，欲修复先人之业，闻齐侯遣晏婴如楚修聘，亦使人征朝于齐。齐景公见晋、楚多事，亦有意乘间图伯，欲观晋昭公之为人，乃装束如晋，以勇士古冶子从行。方渡黄河，其左骖之马，乃景公所最爱者，即令圉人于从舟取至，系于船头，亲督圉人饲料。忽大雨骤至，波涛汹涌，舟船将覆。有大鼋舒头于水面，张开巨口，抢向船头，衔左骖之马，入于深渊。景公大惊。古冶子在侧，言曰：“君勿惧也，臣请为君索之。”乃

解衣裸体，拔剑跃于水中，凌波踢浪而去。载沉载浮，顺流九里，望之无迹。景公叹曰：“冶子死矣！”少顷，风浪顿息，但见水面流红。古冶子左手挽骖马之尾，右手提血沥沥一颗鼋头，浴波而出。景公大骇曰：“真神勇也！先君徒设勇爵，焉有勇士如此哉！”遂厚赏之。

既至绛州，见了晋昭公，昭公设宴享之。晋国是荀吴相礼^①，齐国是晏婴相礼。酒酣，晋侯曰：“筵中无以为乐，请为君侯投壶赌酒。”景公曰：“善。”左右设壶进矢，齐侯拱手让晋侯先投。晋侯举矢在手，荀吴进辞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②。寡君中此，为诸侯师。”晋侯投矢，果中中壶，将余矢弃掷于地。晋臣皆伏地称“千岁。”齐侯意殊不怿，举矢亦效其语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③。寡人中此，与君代兴。”扑的投去，恰在中壶，与晋矢相并，齐侯大笑，亦弃余矢。晏婴亦伏地呼“千岁！”晋侯勃然变色。荀吴谓齐景公曰：“君失言矣！今日辱赐敝邑，正以寡君世主夏盟之故。君曰‘代兴’，是何言也！”晏婴代答曰：“盟无常主，惟有德者居焉。昔齐失霸业，晋方代之。若晋有德，谁敢不服？如其无德，吴、楚亦将迭进，岂惟敝邑！”羊舌肸曰：“晋已师诸侯矣，安用壶矢？此乃荀伯之失言也！”荀吴自知其误，嘿然不语。齐臣古冶子立于阶下，厉声曰：“日昃^④君劳，可辞席矣！”齐侯即逊谢而出，次日遂行。羊舌肸曰：“诸侯将有离心，不以威胁之，必失霸业。”晋侯以为然。乃大阅甲兵之数，总

① 相礼：陪客接待。

② 淮：水名。坻：山坡。

③ 澠：水名。陵：丘陵。

④ 日昃：日西斜。

计有四千乘，甲士三十万人。羊舌肸曰：“德虽不足，而众可用也。”于是先遣使如周，请王臣降临为重，因遍请诸侯，约以秋七月俱集平邱相会。诸侯闻有王臣在会，无敢不赴者。

至期，晋昭公留韩起守国，率荀吴、魏舒、羊舌肸、羊舌鲋、籍谈、梁丙、张骼、智跖等，尽起四千乘之众，望濮阳城进发。联络三十余营，遍卫地皆晋兵。周卿士刘献公挚先到。齐、宋、鲁、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路诸侯毕集，见晋师众盛，人人皆有惧色。既会，羊舌肸捧盘盂进曰：“先臣赵武，误从弭兵之约，与楚通好。楚虔无信，自取陨灭。今寡君欲效践土故事，徼惠于天子，以镇抚诸夏，请诸君同歃为信！”诸侯皆俯首曰：“敢不听命！”惟齐景公不应。羊舌肸曰：“齐侯岂不愿盟耶？”景公曰：“诸侯不服，是以寻盟；若皆用命，何以盟为？”羊舌肸曰：“践土之盟，不服者何国？君若不从，寡君惟是甲车四千乘，愿请罪于城下。”说犹未毕，坛上鸣鼓，各营俱建起大旆。景公虑其见袭，乃改辞谢曰：“大国既以盟不可废，寡人敢自外耶？”于是晋侯先歃，齐、宋以下相继。刘挚王臣，不使与盟，但监临其事而已。邾、莒以鲁国屡屡侵伐，诉于晋侯。晋侯辞鲁昭公于会，执^①其上卿季孙意如，闭之幕中。子服惠伯私谓荀吴曰：“鲁地十倍邾、莒，晋若弃之，将改事齐、楚，于晋何益？且楚灭陈、蔡不救，而复弃兄弟之国乎？”荀吴然其言，以告韩起。起言于晋侯，乃纵意如奔归。自是诸侯益不直^②晋，晋不复能主盟矣。史臣有诗叹云：

① 执：软禁。

② 直：去。

侈心效楚筑麇祁，列国离心复示威。

壶矢有灵侯统散，山河如故事全非！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话说齐景公归自平邱，虽然惧晋兵威，一时受敌，已知其无远大之谋，遂有志复桓公之业。谓相国晏婴曰：“晋霸西北，寡人霸东南，何为不可？”晏婴对曰：“晋劳民于兴筑，是以失诸侯。君欲图伯，莫如恤民。”景公曰：“恤民何如？”晏婴对曰：“省刑罚，则民不怨；薄赋敛，则民知恩。古先王春则省^①耕，补其不足，夏则省^②敛，助其不给。君何不法之？”景公乃除去烦刑，发仓廩以贷贫穷，国人感悦。于是征聘于东方诸侯。徐子不从，乃用田开疆为将，帅师伐之。大战于蒲隧，斩其将赢爽，获甲士五百余人。徐子大惧，遣使行成于齐。齐侯乃约郯子、莒子同徐子结盟于蒲隧。徐以甲父之鼎赂之。晋君臣虽知，而不敢问。齐自是日强，与晋并霸。景公录田开疆平徐之功。复嘉古冶子斩鼋之功，仍立“五乘之宾”以旌^③之。田开疆复举荐公孙捷之勇。那公孙捷生提面如靛染，目睛突出，身長一丈，力举千钧。景公见而异之，遂与之俱猎于桐山。忽然山中赶出一只吊睛白

① 省：检查。

② 省：减少。

③ 旌：表彰。

额虎来，那虎咆哮发喊，飞奔前来，径扑景公之马。景公大惊。只见公孙捷从车上跃下，不用刀枪，双拳直取猛虎，左手揪住项皮，右手挥拳，只一顿，将那只大虫打死，救了景公。景公嘉其勇，亦使与“五乘之宾”。公孙捷遂与田开疆、古冶子结为兄弟，自号“齐邦三杰”。挟功恃勇，口出大言，凌铄闾里^①简慢公卿。在景公面前，尝以尔我相称，全无礼体。景公惜其才勇，亦姑容之。时朝中有个佞臣唤做梁邱据，专以先意逢迎，取悦于君。景公甚宠爱之。据内则献媚景公，以固其宠；外则结交三杰，以张其党。况其时陈无宇厚施得众，已伏移国之兆。那田开疆与陈氏是一族，异日声势相倚，为国家之患。晏婴深以为忧，每欲除之，但恐其君不听，反结了三人之怨。

忽一日，鲁昭公以不合于晋之故，欲结交于齐，亲自来朝。景公设宴相待。鲁国是叔孙婼相礼，齐国是晏婴相礼。三杰带剑，立于阶下，昂昂自若，目中无人。二君酒至半酣，晏子奏曰：“园中金桃已熟，可命荐新，为两君寿。”景公准奏，宣园吏取金桃来献。晏子奏曰：“金桃难得之物，臣当亲往监摘。”晏子领钥匙去讫。景公曰：“此桃自先公时，有东海人，以巨核来献，名曰‘万寿金桃’，出自海外度索山，亦名‘蟠桃’，植之三十余年，枝叶虽茂，花而不实。今岁结有数颗，寡人惜之，是以封锁园门。今日君侯降临，寡人不敢独享，特取来与贤君臣共之。”鲁昭公拱手称谢。少顷，晏子引著园吏，将雕盘献上。盘中堆著六枚桃子，其大如碗，其赤如炭^②，香气扑鼻，真珍异之果也。景公

① 凌：欺侮。铄：削弱。闾里：百姓。

② 炭：炭火。

问曰：“桃实止此数乎？”晏子曰：“尚有三四枚未熟，所发只摘得六枚。”景公命晏子行酒。晏子手捧玉爵，恭进鲁侯之前，左右献上多桃，晏子致词曰：“桃实如斗，天下罕有；两君食子，千秋同寿！”鲁侯饮酒毕，取桃一枚食子，甘美非常，夸奖不已。次及景公，亦饮酒一杯，取桃食讫。景公曰：“此桃非易得之物，叔孙大夫，贤名著于四方，今又有赞礼之功，宜食一桃。”叔孙婼跪奏曰：“臣之贤，万不及相国。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其功不小。此桃宜赐相国食之，臣安敢僭？”景公曰：“既叔孙大夫推让相国，可各赐酒一杯，桃一枚。”二臣跪而领之，谢恩而起。晏子奏曰：“盘中尚有二桃，主公可传令诸臣中，言其功深劳重者，当食此桃，以彰其贤。”景公曰：“此言甚善！”即命左右传谕，使阶下诸臣，有自信功深劳重，堪食此桃者，出班自奏，相国评功赐桃。

公孙捷挺身而出，立于筵上而言曰：“昔从主公猎于桐山，力诛猛虎，其功若何？”晏子曰：“擎天保驾，功莫大焉！可赐酒一爵，食桃一枚，归于班部。”古冶子奋然便出曰：“诛虎未足为奇。吾曾斩妖鼉于黄河，使君危而复安，此功若何？”晏公曰：“此时波涛汹涌，非将军斩绝妖鼉，必至覆溺，此盖世奇功也！饮酒食桃，又何疑哉？”晏子慌忙进酒赐桃。只见田开疆撩衣破步而出曰：“吾曾奉命伐徐，斩其名将，俘甲首五百余人，徐君恐惧，致赂乞盟。郟、莒畏威，一时皆集，奉吾君为盟主，此功可以食桃乎？”晏子奏曰：“开疆之功，比于二将，更自十倍。争奈无桃可赐，赐酒一杯，以待来年。”景公曰：“卿功最大，可惜言之太迟，以此无桃，掩其大功。”田开疆按剑而言曰：“斩鼉打虎，小可事耳！吾跋涉千里之外，血战成功，反不能食桃，受辱

于两国君臣之间，为万代耻笑，何面目立于朝廷之上耶？”言讫，挥剑自刎而死。公孙捷大惊，亦拔剑而言曰：“我等微功而食桃，田君功大，反不能食。夫取桃不让，非廉也；视人之死而不能从，非勇也。”言讫，亦自刎。古冶子奋气大呼曰：“吾三人义均骨肉，誓同生死，二人已亡，吾独苟活，于心何安？”亦自刎而亡。景公急使人止之，已无及矣。鲁昭公离席而起曰：“寡人闻三臣皆天下奇勇，可惜一朝俱尽矣。”景公闻言嘿然，变色不悦。晏婴从容进曰：“此皆吾国一勇之夫，虽有微劳，何足挂齿？”鲁侯曰：“上国如此勇将，还有几人？”晏婴对曰：“筹策庙堂，威加万里，负将相之才者数十人；若血气之勇，不过备寡君鞭策之用而已，其生死何足为齐轻重哉！”景公意始释然。晏子更进觞于两君，欢饮而散。三杰墓在荡阴里。后汉诸葛孔明《梁父吟》，正咏其事：

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①。

一朝中阴谋，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者？相国齐晏子。

鲁昭公别后，景公召晏婴问曰：“卿于席间，张大其辞，虽然存了齐国一时体面，只恐三杰之后，难乎其继。如之奈何？”晏子对曰：“臣举一人，足兼三杰之用。”景公曰：“何人？”曰：“有田穰苴者，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真大将之才也！”景公曰：“得非田开疆一宗乎？”晏子寻曰：“此人虽出田族，然庶孽微贱，不为田氏所礼，故屏居东海之滨。君欲选将，无过于此。”景公曰：“卿既知其贤，何不早闻？”晏子对曰：“善仕者不但择君，

① 纪：墓。

兼欲择友。田疆、古冶辈血气之夫，穰苴岂屑与之比肩哉？”景公口虽唯唯，终以田、陈同族为嫌，踌躇不决。忽一日，边吏报道：“晋国探知三杰俱亡，兴兵犯东阿之境；燕国亦乘机侵扰北鄙。”景公大惧。于是令晏子以缙帛诣东海之滨，聘穰苴入朝。苴敷陈兵法，深合景公之意，即日拜为将军，使帅车五百乘，北拒燕、晋之兵。穰苴请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里之中，骤然授以兵权，人心不服。愿得吾君宠臣一人，为国人素所尊重者，使为监军，^① 臣之令乃可行也。”

景公从其言，命嬖大夫庄贾，往监其军。苴与贾同时谢恩而出。至朝门之外，庄贾问穰苴出军之期，苴曰：“期在明日午时，某于军门专候同行，勿过日中也。”言毕别去。至次日午前，穰苴先至军中，唤军吏立木为表，以察日影；因使人催促庄贾。贾年少，素骄贵，恃景公宠幸，看穰苴全不在眼。况且自为监军，只道权尊势敌，缓急自由。是日亲戚宾客，俱设酒饯行，贾留连欢饮，使者连催，坦然不以为意。穰苴候至日影移西，军吏已报未牌，不见庄贾来到，遂吩咐将木表放倒，倾去漏水，竟自登坛誓众，申明约束。号令方完，日已将晡。遥见庄贾高车驷马，徐驱而至，面带酒容，既到军门，乃从容下车，左右拥卫，蹀上将台。穰苴端然危坐，并不起身，但问：“监军何故后期？”庄贾拱手而对曰：“今日远行，蒙亲戚故旧携酒饯送，是以迟迟也。”穰苴曰：“夫为将者，受命之日，即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秉枹鼓，犯矢石，则忘其身。今敌国侵袭，边境骚动，吾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三军之众，托吾两人，冀旦夕立功，以

^① 监军：官名。监视军队行动。

救百姓倒悬之急，何暇与亲旧饮酒为乐哉？”庄贾尚含笑对曰：“幸未误行期，元帅不须过责。”穰苴拍案大怒曰：“汝倚仗君宠，怠慢军心，倘临敌如此，岂不误了大事！”即召军政司问曰：“军法期而后至，当得何罪？”军政司曰：“按法当斩！”庄贾闻一“斩”字，才有惧意，便要奔下将台。穰苴喝教手下，将庄贾捆缚，牵出辕门斩首。唬得庄贾滴酒全无，口中哀叫，讨饶不已。左右从人，忙到齐侯外报信求救。连景公也吃一大惊，急叫梁邱据持节^①往谕，特免庄贾一死；吩咐乘辎车疾驱，诚恐缓不及事。那时庄贾之前，已号令辕门了。梁邱据尚然不知，手捧符节，望军中驰去。穰苴喝令阻住，问军政司曰：“军中不得驰车，使者当得何罪？”答曰：“按法亦当斩！”梁邱据面如土色，战做一团，口称：“奉命而来，不干某事。”穰苴曰：“既有君命，难以加诛；然军法不可废也。”乃毁车斩骖，以代使者之死。梁邱据得了性命，抱头鼠窜而去。于是大小三军，莫不股栗。穰苴之兵，未出郊外，晋师闻风遁去。燕人亦渡河北归。苴追击之，斩首万余。燕人大败，纳赂请和。班师之日，景公亲劳于郊，拜为大司马，使掌兵权。史臣有诗云：

宠臣节使且罹刑，国法无私令必行。

安得穰苴今日起，大张敌忾慰苍生。

诸侯闻穰苴之名，无不畏服。景公内有晏婴，外有穰苴，国治兵强，四境无事。日惟田猎饮酒，略如桓公任管仲之时也。

一日，景公在宫中与姬妾饮酒。至夜，意犹未尽，忽思晏子，命左右将酒具移于其家。前驱往报晏子曰：“君至矣！”晏子

^① 节：节符。凭证，用以证明人、事。

玄端束带，执笏拱立于大门之外。景公尚未下车，晏子前迎，惊惶而问曰：“诸侯得无有故乎？国家得无有故乎？”景公曰：“无有。”晏子曰：“然则君何为非时而夜辱^①于臣家？”景公曰：“相国政务烦劳，今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②之声，不敢独乐，愿与相国共享。”晏子对曰：“夫安国家，定诸侯，臣请谋之。若夫布荐席，陈簠簋^③者，君左右自有其人，臣不敢与闻也。”景公命回车，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报如前。司马穰苴冠缨披甲，操戟拱立于大门之外，前迎景公之车，鞠躬而问曰：“诸侯得无有兵乎？大臣得无有叛者乎？”景公曰：“无有。”穰苴曰：“然则昏夜辱于臣家者何也？”景公曰：“寡人无他，念将军军务劳苦，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乐，愿与将军共之耳。”穰苴对曰：“夫御寇敌，诛悖乱，臣请谋之。若夫布荐席，陈簠簋，君左右不乏，奈何及于介冑之士耶？”景公意兴索然。左右问曰：“将回宫乎？”景公曰：“可移于梁邱大夫之家。”前驱驰报亦如前。景公车未及门，梁邱据左操琴，右挈竿，口中行歌而迎景公于巷口。景公大悦，于是解衣卸冠，与梁邱据欢呼于丝竹之间，鸡鸣而返。明日，晏婴、穰苴同入朝谢罪，且谏景公不当夜饮于人臣之家。景公曰：“寡人无二卿，何以治吾国？无梁邱据，何以乐吾身？寡人不敢妨二卿之职，二卿亦勿与寡人之事也。”史臣有诗云：

双柱擎天将相功，小臣便辟岂相同？

景公得士能专任，赢得芳名播海东。

① 辱：承蒙。

② 金石：原意为铜、石，此为乐器。

③ 簠簋：盛食之铜器。陈，摆。

是时中原多故，晋不能谋，昭公立六年薨，世子去疾即位，是为顷公。顷公初年，韩起、羊舌肸俱卒。魏舒为政，荀跖、范鞅用事，以贪冒闻。祁氏家臣祁胜，通于郕臧之室，祁盈执祁胜。胜行赂于荀跖。跖谮于顷公，反执祁盈。羊舌食我党于祁氏，为之杀祁胜。顷公怒，杀祁盈、食我，尽灭祁、羊舌二氏之族，国人冤之。其后鲁昭公为强臣季孙意如所逐，荀跖复取货于意如，不纳昭公。于是齐景公合诸侯于鄆陵，以谋鲁难，天下俱高其义。齐景公之名，显于诸侯。此是后话。

却说周景王十九年，吴王夷昧在位四年，病笃，复申父兄之命，欲传位于季札。札辞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先君有命，札不敢从，富贵于我如秋风之过耳，吾何爱焉？”遂逃归延陵。群臣奉夷昧之子州于为王，改名曰僚，是为王僚。诸樊之子名光，善于用兵，王僚用之为将。与楚战于长岸，杀楚司马公子魋，楚人惧，筑城于州来，以御吴。时费无极以谗佞得宠。蔡平公庠，已立嫡子朱为世子，其庶子名东国，欲谋夺嫡，纳货^①于无极。无极先谮朝吴，逐之奔郑。及蔡平公薨，世子朱立。无极诈传楚王之命，使蔡人逐朱，立东国为君。平王问曰：“蔡人何以逐朱？”无极对曰：“朱将叛楚。蔡人不愿，是以逐之。”平王遂不问。无极又心忌太子建，欲离间其父子，而未有计。

一日，奏平王曰：“太子年长矣，何不为之婚娶？欲求婚，莫如秦国。秦，强国也，而睦于楚；两强为婚，楚势益张矣。”平王从之，遂遣费无极往聘秦国，因为世子求婚，秦哀公召群臣谋其可否。群臣皆言：“昔秦、晋世为婚姻，今晋好久绝，楚势方

① 货：贿赂。纳货，行贿；取货，受贿。

盛，不可不许。”秦哀公遂遣大夫报聘，以长妹孟嬴许婚。——今俗家小说称为无祥公主者是也。公主之号，自汉代始有之，春秋时焉有此号哉？平王复命无极领金珠彩币，往秦迎娶。无极随使者入秦，呈上聘礼。哀公大悦，即诏公子蒲送孟嬴至楚，装资百辆，从媵之妾数十余人。孟嬴拜辞其兄秦伯而行。无极于途中，察知孟嬴有绝世之色；又见媵女内有一人，仪容颇端，私访其来历，乃是齐女，自幼随父宦秦，遂入宫中，为孟嬴侍妾。无极访得备细，因宿馆驿，密召齐女谓曰：“我相你有贵人之貌，有心要抬举你，做个太子正妃，汝能隐吾之计，管你将来富贵不尽。”齐女低首无言。无极先一日行，趋入宫中，回奏平王，言：“秦女已到，约有三舍之远。”平王问曰：“卿曾见否？其貌若何？”无极知平王是酒色之徒，正要夸张秦女之美，动其邪心，恰好平王有此一问，正中其计。遂奏曰：“臣阅女子多矣，未见有如孟嬴之美者。不但楚国后宫，无有其对，便是相传古来绝色，如妲己、骊姬，徒有其名，恐亦不如孟嬴之万一矣！”平王闻秦女之美，面皮通红，半晌不语，徐徐叹曰：“寡人枉自称王，不遇此等绝色，诚所谓虚过一生耳！”无极请屏左右，遂密奏曰：“王慕秦女之美，何不自取之？”平王曰：“既聘为子妇，恐碍人伦。”无极奏曰：“无害也。此女虽聘于太子，尚未入东宫，王迎入宫中，谁敢异议？”平王曰：“群臣之口可钳，何以塞太子之口？”无极奏曰：“臣观从媵之中，有齐女才貌不凡，可充作秦女。臣请先进秦女于王宫，复以齐女进于东宫，嘱以毋漏机关，则两相隐匿，而百美俱全矣。”平王大喜，嘱无极机密行事。无极谓公子蒲曰：“楚国婚礼，与他国导。先入宫见舅姑，而后成婚。”公子蒲曰：“惟命。”无极遂命辎车将孟嬴及妾媵，俱送入

王宫，留孟嬴而遣齐女。令宫中侍妾扮作秦媵，齐女假作孟嬴，令太子建迎归东宫成亲。满朝文武及太子，皆不知无极之诈。孟嬴问：“齐女何在？”则云：“已赐太子矣。”潜渊咏史诗云：

卫宣作俑是新台，蔡国奸淫长逆胎。

堪恨楚平伦理尽，又招秦女入宫来。

平王恐太子知秦女之事，禁太子入宫，不许他母子相见。朝夕与秦女在后宫宴乐，不理国政。外边沸沸扬扬，多有疑秦女之事者。无极恐太子知觉，或生祸变，乃告平王曰：“晋所以能久霸天下者，以地近中原故也。昔灵王大城陈、蔡，以镇中华，正是争霸之基。今二国复封，楚仍退守南方，安能昌大其业？何不令太子出镇城父，以通北方？王专事南方，天下可坐而策也。”平王踌躇未答。无极又附耳密言曰：“秦婚之事，久则事泄。若远屏太子，岂不两得其利？”平王恍然大悟。遂命太子建出镇城父，以奋扬为城父司马，谕之曰：“事太子如事寡人也！”伍奢知无极之谗，将欲进谏。无极知之，复言于平王，使伍奢往城父辅助太子。太子行后，平王遂立秦女孟嬴为夫人；出蔡姬归于郢。太子到此，方知秦女为父所换，然无可奈何矣。孟嬴虽蒙王宠爱，然见平王年老，心甚不悦。平王自知非匹，不敢问之。

逾年，孟嬴生一子，平王爱如珍宝，遂名曰珍。珍周岁之后，平王始问孟嬴曰：“卿自入宫，多愁叹，少欢笑，何也？”孟嬴曰：“妾承兄命，适事君王。妾自以为秦、楚相当，青春两敌。及入宫庭，见王春秋鼎盛，妾非敢怨王，但自叹生不及时耳！”平王笑曰：“此非今生之事，乃宿世之姻契也。卿嫁寡人虽迟，然为后则不知早几年矣。”孟嬴心惑其言，细细盘问宫人，宫人不

能隐瞒，遂言其故。孟嬴凄然垂泪。平王觉其意，百计媚之，许立珍为世子。孟嬴之意稍定。费无极终以太子建为虑，恐异日嗣位为王，祸必及己，复乘间谓于平王曰：“闻世子与伍奢有谋叛之心，阴使人通于齐、晋二国，许为之助，王不可不备。”平王曰：“吾儿素柔顺，安有此事？”无极曰：“彼以秦女之故，久怀怨望。今在城父缮甲厉兵有日矣。常言穆王行大事，其后安享楚国，子孙繁盛，意欲效之。王若不行，臣请先辞，逃死于他国，免受诛戮。”平王本欲废建而立少子珍，又被无极说得心动，便不信也信了，即欲传令废建。无极奏曰：“世子握兵在外，若传令废之，是激其反也。太师伍奢是其谋主，王不如先召伍奢，然后遣兵袭执世子，则王之祸患可除矣。”平王然其计，即使人召伍奢。奢至，平王问曰：“建有叛心，汝知之否？”伍奢素刚直，遂对曰：“王纳子妇已过矣！又听细人之说，而疑骨肉之亲，于心何忍？”平王惭其言，叱左右执伍奢而囚之。无极奏曰：“奢斥王纳妇，怨望明矣。太子知奢见囚，能不动乎？齐、晋之众，不可当也。”平王曰：“吾欲使人往杀世子，何人可遣？”无极对曰：“他人往，太子必将抗斗。不若密谕司马奋扬，使袭杀之。”平王乃使人密谕奋扬，曰：“杀太子，受上赏；纵太子，当死！”奋扬得令，即时使心腹私报太子，教他：“速速逃命，无迟顷刻！”太子建大惊。时齐女已生子名胜，建遂与妻子连夜出奔宋国。

奋扬知世子已去，使城父人将自己囚系，解到郢都，来见平王，言：“世子逃矣！”平王大怒曰：“言出于余口，入于尔耳，谁告建耶？”奋扬曰：“臣实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寡人。’臣谨守斯言，不敢贰心，是以告之。后思罪及于身，悔已无及矣！”平王曰：“尔既私纵太子，又敢来见寡人，不畏死乎？”奋

扬对曰：“既不能奉王之后命，又畏死而不来，是二罪也。且世子未有叛形，杀之无名，苟君王之子得生，臣死为幸矣。”平王惻然，似有愧色，良久曰：“奋扬虽违命，然忠直可嘉也！”遂赦其罪，复为城父司马。史臣有诗云：

无辜世子已偷生，不敢逃刑就鼎烹^①。

谗佞纷纷终受戮，千秋留得奋扬名。

平王乃立秦女所生之子珍为太子，改费无极为太师。

无极又奏曰：“伍奢有二子，曰尚曰员，皆人杰也。若使出奔吴国，必为楚患。何不使其父以免罪召之？彼爱其父，必应召而来；来则尽杀之，可免后患。”平王大喜，狱中取出伍奢，令左右授以纸笔，谓曰：“汝教太子谋反，本当斩首示众；念汝祖父有功于先朝，不忍加罪。汝可写书，召二子归朝，改封官职，赦汝归田。”伍奢心知楚王挟诈，欲召其父子同斩。乃对曰：“臣长子尚，慈温仁信，闻臣召必来。少子员，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蒙垢忍辱，能成大事。此前知^②之士，安肯来耶？”平王曰：“汝但如寡人之言，作书往召；召而不来，无与尔事。”奢念君父之命，不敢抗违，遂当殿写书，略云：

书示尚、员二子：吾因进谏忤旨，待罪縲绁^③。吾王念我祖父有功先朝，免其一死，将使群臣议功赎罪，改封尔等官职。

尔兄弟可星夜前来。若违命延迁，必至获罪。书到速速！

① 鼎烹：煮杀，酷刑。

② 前知，先知，有先见之明。

③ 縲绁：囚禁。

伍奢写毕，呈上平王看过，缄封停当，仍复收狱。平王遗鄢将师为使，驾驷马，持封函印绶，往棠邑来。伍尚已回城父矣。鄢将师再至城父，见伍尚，口称“贺喜！”尚曰：“父方被囚，何贺之有？”鄢将师曰：“王误信人言，囚系尊公，今有群臣保举，称君家三世忠臣，王内惭过听^①，外愧诸侯之耻，反拜尊公为相国，封二子为侯，尚赐鸿都侯，员赐盖侯。尊公久系初释，思见二子，故复作手书，遣某奉迎。必须早早就驾，以慰尊公之望。”伍尚曰：“父在囚系，中心如割，得免为幸，何敢贪印绶哉？”将师曰：“此王命也，君其勿辞。”伍尚大喜，乃将父书入室，来报其弟伍员。不知伍员肯同赴召否。且看下回分解。

① 怒：惭愧。过听：听信谎言。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话说伍员字子胥，监利人，生得身長一丈，腰大十围，眉广一尺，目光如电；有扛鼎拔山之勇，经文纬武之才。乃世子太师连尹奢之子，棠君尚之弟。尚与员俱随其父奢于城父。鄢将师奉楚平王之命，欲诱二子入朝，先见了伍尚，因请见员。尚乃持父手书入内，与员观看，曰：“父幸免死，二子封侯，使者在门，弟可出见。”员曰：“父得免死，已为至幸。二子何功，而复封侯？此诱我也。往必见诛！”尚曰：“父见有手书，岂相诳哉？”员曰：“吾父忠于国家，知我必欲报仇，故使并命于楚，以绝后虑。”尚曰：“吾弟乃臆度之语。万一父书果是真情，吾等不孝之罪何辞？”员曰：“兄且安坐，弟当卜其吉凶。”员布卦已毕，曰：“今日甲子日，时加于巳，支伤日下，气不相受。主君欺其臣，父欺其子。去且就诛，何封侯之有哉？”尚曰：“非贪侯爵，思见父耳。”员曰：“楚人畏吾兄弟在外，必不敢杀吾父。兄若误往，是速父之死也。”尚曰：“父子之爱，恩从中出。若得一面而死，亦所甘心！”于是伍员乃仰天叹曰：“与父俱诛，何益于事？兄必欲往，

弟从此辞矣！”尚泣曰：“弟将何往？”员曰：“能报^①楚者，吾即从之。”尚曰：“吾之智力，远不及弟。我当归楚，汝适他国。我以殉父为孝，汝以复仇为孝。从此各行其志，不复相见矣！”伍员拜了伍尚四拜，以当永诀。尚拭泪出见鄢将师，言：“弟不愿封爵，不能强之。”将师只得同伍尚登车。既见平王，王并囚之。

伍奢见伍尚单身归楚，叹曰：“吾固知员之不来也！”无极复奏曰：“伍员尚在，宜急捕之，迟且逃矣。”平王准奏，即遣大夫武城黑，领精卒二百人，往袭伍员。员探知楚兵来捕己，哭曰：“吾父兄果不免矣！”乃谓其妻贾氏曰：“吾欲逃奔他国，借兵以报父兄之仇，不能顾汝，奈何？”贾氏睁目视员曰：“大丈夫含父兄之怨，如割肺肝，何暇为妇人计耶？子可速行，勿以妾为念！”遂入户自缢。伍员痛哭一场，藁葬其尸。即时收拾包裹，身穿素袍，贯弓佩剑而去。未及半日，楚兵已至，围其家，搜伍员不得，度员必东走，遂命御者疾驱追之。约行三百里，及于旷野无人之处。员乃张弓布矢，射杀御者，复注矢欲射武城黑。黑惧，下车欲走。伍员曰：“本欲杀汝。姑留汝命归报楚王，欲存楚国宗祀，必留我父兄之命。若其不然。吾必灭楚，亲斩楚王之头，以泄吾恨！”武城黑抱头鼠窜，归报平王，言“伍员已先逃矣。”平王大怒，即命费无极押伍奢父子于市曹斩之。临刑，伍尚唾骂无极，谗言惑主，杀害忠良。伍奢止曰：“见危授命，人臣之职。忠佞自有公论，何以詈为！但员儿不至，吾虑楚国君臣，自今以后，不得安然朝食矣。”言罢，引颈受戮。百姓观者，无不

^① 报：报仇。

流涕。是日天昏日暗，悲风惨冽。史臣有诗云：

惨惨悲风日失明，三朝忠裔忽遭坑。

楚庭从此皆谗佞，引得吴兵入郢城。

平王问：“伍奢临刑有何怨言？”无极曰：“并无他语，但言伍员不至，楚国君臣不能安食也。”平王曰：“员虽走，必不远，宜更追之。”乃遣左司马沈尹戌率三千人，穷其所往。伍员行及大江，心生一计，将所穿白袍，挂于江边柳树之上，取双履弃于江边，足换芒鞋，沿江直下。沈尹戌追至江口，得其袍、履，回奏：“伍员不知去向。”无极进曰：“臣有一计，可绝伍员之路。”王问：“何计？”无极对曰：“一面出榜四处悬挂，不拘何人，有能捕获伍员来者，赐粟五万石，爵上大夫；容留及纵放者，全家处斩。诏各路关津渡口，凡来往行人，严加盘诘。又遣使遍告列国诸侯，不得收藏伍员。彼进退无路，纵一时不能就擒，其势已孤，安能成其大事哉？”平王悉从其计。画影图形，访拿伍员，各关隘十分紧急。

再说伍员沿江东下，一心欲投吴国，奈路途遥远，一时难达。忽然想起：“太子建逃奔宋国，何不从之？”遂望睢阳一路而进。行至中途，忽见一簇车马前来。伍员疑是楚兵截路，不敢出头，伏于林中察之，乃故人申包胥也，与员有八拜之交，因出使他国回转，在此经过。伍员趋出，立于车左。包胥慌忙下车相见，问：“子胥何故独行至此。”伍员把平王枉杀父兄之事，哭诉一遍。包胥闻之，恻然动容，问曰：“子今何往？”员曰：“吾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吾将奔往他国，借兵伐楚，生嚼楚王之肉，车裂无极之尸，方泄此恨！”包胥劝曰：“楚王虽无道，君也；子累世食其禄，君臣之分定矣。奈何以臣而仇君乎？”员曰：“昔

桀纣见诛于其臣，惟无道也。楚王纳子妇，弃嫡嗣，信谗佞，戮忠良，吾请兵入郢，乃为楚国扫荡污秽，况又有骨肉之仇乎？若不能灭楚，誓不立于天地之间！”包胥曰：“吾欲教子报楚，则为不忠；教子不报，又陷子于不孝。子勉之！行矣！朋友之谊，吾必不漏泄于人。然子能覆楚，吾必能存楚；子能危楚，吾必能安楚。”伍员遂辞包胥而行。不一日，到了宋国，寻见了太子建，抱头而哭，各诉平王之过恶。员曰：“太子曾见宋君否？”建曰：“宋国方有乱，君臣相攻，吾尚未通谒也。”

却说宋君名佐，乃宋平公嬖妾之子。平公听寺人伊戾之谗，杀太子痤而立佐。周景王十三年，平公薨，佐嗣立，是为元公。元公为人，貌丑而性柔，多私无信。恶世卿华氏之强，与公子寅、公子御戎、向胜、向行等，谋欲除去之。向胜泄其谋于向宁，宁与华向、华定、华亥相善，谋先期作乱。华亥乃伪为有疾，群臣皆来问疾。华亥执公子寅与御戎杀之，囚向胜、向行于仓廩之中。元公闻之，亟驾车亲至华氏之门，请释二向。华亥并劫元公，索要世子及亲臣为质，方从其请。元公曰：“周、郑变质，自昔有之。寡人以世子质于卿家，卿之子亦应质于寡人。”华氏商议，将华亥之子无惑，华定之子启，向宁之子向罗，质于公所。元公亦召世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质于华亥之家。华亥始释向胜、向行，从元公还朝。

元公与夫人，心念世子栾，每日必至华氏，视世子食毕方归。华亥嫌其不便，欲送世子归宫。元公甚喜。向宁不肯曰：“所以质太子者，惟不信也。若质去，祸必至矣。”元公闻华亥中悔，大怒，召大司马华费遂，将帅甲攻华氏。费遂对曰：“世子在彼，君不念耶？”元公曰：“死生有命，寡人不能忍其耻辱！”费遂

曰：“君意既决，老臣安敢庇其私族，以违君命哉？”即日整顿兵甲。元公遂将所质华无感、华后、向罗，尽皆斩首，将攻华氏。华登素善于华亥，奔往告之。华亥忙集家甲迎战，兵败。向宁欲杀世子，华亥曰：“得罪于君，又杀君子，人将议我。”乃尽归其质，与其党出奔陈国。华费遂有三子，长华𧈧，次华多僚，华登其第三子也。多僚与𧈧素不睦，因华氏之乱，谮于元公，言：“华𧈧实与亥定同谋，今自陈召之，将为内应。”元公信之，使寺人宜僚告于费遂。费遂曰：“此必多僚谮言也。君既疑𧈧，则请逐之。”华𧈧之家臣张匄，微闻其事，讯于宜僚。宜僚不肯言。张匄拔剑在手，曰：“汝若不言，吾即杀汝！”宜僚惧，尽吐其实。张匄报于华𧈧，请杀多僚。华𧈧曰：“登出奔，已伤司马之心矣。吾兄弟复相残，何以自立？吾将避之。”华𧈧往辞其父，张匄从行。恰好费遂自朝中出，多僚为之御车，张匄一见，怒气勃发，拔佩剑砍杀多僚。劫华费遂同出卢门，屯于南里。使人至陈，招回华亥、向宁等一同谋叛。宋元公拜乐大心为大将，率兵围南里。华登如楚借兵，楚平王使蔦越帅师来救华氏。伍员闻楚师将到，曰：“宋不可居矣！”乃与太子建及其母子，西奔郑国。有诗为证：

千里投人未息肩，卢门金鼓又喧天。

孤臣孽子多颠沛，又向荏阳快著鞭。

楚兵来救华氏，晋顷公亦率诸侯救宋。诸侯不欲与楚战，劝宋解南里之围，纵华亥向宁等出奔楚国，两下罢兵。此是后话。

是时郑上卿公孙侨新卒，郑定公不胜痛悼。素知伍员乃三代忠臣之后，英雄无比，况且是时晋、郑方睦，与楚为仇，闻太子建之来，甚喜，使行人致馆，厚其廩饩。建与伍员，每见郑伯，

必哭诉其冤情。郑定公曰：“郑国微兵寡，不足用也。子欲报仇，何不谋之于晋？”世子建留伍员于郑，亲往晋国，见晋顷公。顷公叩其备细，送居馆驿，召六卿共议伐楚之事。那六卿：魏舒、赵鞅、韩不信、士鞅、荀寅、荀跖。时六卿用事，各不相下，君弱臣强，顷公不能自专。就中惟魏舒、韩不信有贤声，余四卿皆贪权怙势之辈，而荀寅好赂尤甚。郑子产当国，执礼相抗，晋卿畏之。及游吉代为执政，荀寅私遣人求货于吉，吉不从，由是寅有恶郑之心。至是，密奏顷公曰：“郑阴阳^①晋、楚之间，其心不定，非一日矣。今楚世子在郑，郑必信之。世子能为内应，我起兵灭郑，即以郑封太子，然后徐图灭楚，有何不可？”顷公从其计，即命荀寅以其谋私告世子建，建欣然诺之。建辞了晋顷公，回至郑国，与伍员商议其事。员谏曰：“昔秦将杞子、杨孙谋袭郑国，事既不成，窜身无所。夫人以忠信待我，奈何谋之？此侥幸之计，必不可！”建曰：“吾已许晋君臣矣。”员曰：“不为晋应，未有罪也。若谋郑，则信义俱失，何以为人？子必行之，祸立至矣。”建贪于得国，遂不听伍员之谏，以家财私募骁勇，复交结郑伯左右，冀其助己。左右受其贿赂，转相要结。因晋国私遣人至建处，约会日期，其谋渐泄，遂有人密地投首^②。郑定公与游吉计议，召太子建游于后圃，从者皆不得入，三杯酒罢，郑伯曰：“寡人好意容留太子，不曾怠慢，太子奈何见图？”建曰：“从无此意。”定公使左右面质其事，太子建不能讳。郑伯大怒，喝令力士，擒建于席上，斩之；并诛左右受贿不出首者二十余人。

① 阴阳：反复

② 投首：告密。

伍员在馆驿，忽然肉跳不止，曰：“太子危矣！”少顷，建从人逃回驿中，言太子被杀之事。伍员即时携建子胜出了郑城，思量无路可奔，只得往吴国逃难。髯翁有诗，单咏太子建自取杀身之祸。诗云：

亲父如仇隔釜鬻^①，郑君假馆反谋侵。

人情难料皆如此，冷尽英雄好义心。

再说伍员同公子胜，惧郑国来追，一路昼伏夜行，千辛万苦，不必细述。行过陈国，知陈非驻足之处。复东行数日，将近昭关，那座关，在小岷山之西，两山并峙，中间一口，为庐、濠往来之冲，出了此关，便是大江，通吴的水路了。形势险隘，原设有官把守。近因盘诘伍员，特遣右司马蔣越，带领大军驻扎于此。伍员行至历阳山，离昭关约六十里之程，偃息深林，徘徊不进。忽有一老父携杖而来，径入林中，见伍员，奇其貌，乃前揖之。员亦答礼。老父曰：“君能非伍氏子乎？”员大骇曰：“何为问及于此？”老父曰：“吾乃扁鹊之弟子东皋公也。自少以医术游于列国，今年老，隐居于此。数日前，蔣将军有小恙，邀某往视，见关上悬有伍子胥形貌，与君正相似，是以问之。君不必讳，寒舍只在山后，请那步暂过，有话可以商量。”伍员知其非常人，乃同公子胜随东皋公而行。约数里，有一茅庄，东皋公揖伍员而入。进了草堂，伍员再拜。东皋公慌忙答礼曰：“此尚非君停足之处。”复引至堂后西偏，进一小小篱门，过一竹园，园后有土屋三间，其门如窠。低头而入，内设床几，左右开小窗透光，东皋公推伍员上座。员指公子胜曰：“有小主在，吾当侧

① 鬻：击。釜鬻：著器。

侍。”东皋公问：“何人？”员曰：“此即楚太子建之子，名胜。某实子胥也。以公长者，不敢隐情。某有父兄切骨之仇，誓欲图报，幸公勿泄！”东皋公乃坐胜于上，自己与伍员东西相对。谓员曰：“老夫但有济人之术，岂有杀人之心哉！此处虽住一年半载，亦无人知觉。但昭关设守甚严，公子如何可过？必思一万全之策，方可无虞。”员下跪曰：“先生何计能脱我难？日后必当重报！”东皋公曰：“此处荒僻无人，公子且宽留。容某寻思一策，送尔君臣过关。”员称谢。

东皋公每日以酒食款待，一住七日，并不言过关之事，伍员乃谓东皋公曰：“某有大仇在心，以刻^①为岁，迁延于此，宛如死人。先生高义，宁不哀乎？”东皋公曰：“老夫思之已熟，欲待一人未至耳。”伍员狐疑不决。是夜，寝不能寐。欲要辞了东皋公前行，恐不能过关，反惹其祸。欲待再住，又恐担搁时日，所待者又不知何人。展转寻思，反侧不安，身心如在芒刺之中。卧而复起，绕室而走，不觉东方发白。只见东皋公叩门而入，见了伍员，大惊曰：“足下须鬓，何以忽然改色？得无愁思所致耶？”员不信，取镜照之，已苍然颁白矣！——世传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非浪言^②也。员乃投镜于地，痛哭曰：“一事无成，双鬓已斑，天乎，天乎！”东皋公曰：“足下勿得悲伤，此乃足下佳兆也。”员拭泪问曰：“何谓佳兆？”东皋公曰：“公状貌雄伟，见者易识。今须鬓顿白，一时难辨，可以混过俗眼。况吾友，老夫已请到，吾计成矣。”员曰：“先生计安在？”东皋公曰：“吾

① 刻：古代计时，一昼夜为一百刻。

② 浪言：乱说。

友复姓皇甫，名讷，从此西南七十里龙洞山居住。此人身长九尽，眉广八寸，仿佛与足下相似。教他假扮作足下，足下却扮为仆者，倘吾友被执，纷论之间，足下便可抢过昭关矣。”伍员曰：“先生之计虽善，但累及贵友，于心不安！”东皋公曰：“这个不妨，自有解救之策在后，老夫已与吾友备细言之。此君亦慷慨之士，直任无辞，不必过虑。”言毕，遂使人请皇甫讷至土室中，与伍员相见。员视之，果有三分相像，心中不胜之喜。东皋公又将药汤与伍员洗脸，变其颜色。捱至黄昏，使伍员解其素服，与皇甫讷穿之。另将紧身褐衣，与员穿著，扮作仆者。半胜亦更衣，如村家小儿之状。伍员同公子胜。拜了东皋公四拜：“异日倘有出头之日，定当重报！”东皋公曰：“老夫哀君受冤，故欲相脱，岂望报也！”员与胜跟随皇甫讷，连夜望昭关而行，黎明已到，正值开关。

却说楚将蔣越，坚守关门，号令：“凡北人东度者，务要盘诘明白，方许过关。”关前面有伍子胥面貌查对，真个“水泄不通，鸟飞不过。”皇甫讷刚到关门，关卒见其状貌，与图形相似，身空素縞，且有惊悸之状，即时盘住，入报蔣越。越飞驰出关，遥望之曰：“是矣！”喝令左右一齐下手，将讷拥入关上。讷作为不知其故，但乞放生。那些守关将士，及关前后百姓，初闻捉得子胥，尽皆踊跃观看。伍员乘关门大开，带领公子胜，杂于众人之中。一来扰攘之际，二来装扮不同，三来子胥面色既改，须鬓俱白，老少不同，急切无人认得，四来都道子胥已获，便不去盘诘了。遂捱捱挤挤，混出关门。正是：“鲤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有诗为证：

千群虎豹据雄关，一介亡臣已下山。

从此勾吴添胜气，郢都兵革不能闲。

再说楚将蔦越，欲将皇甫讷绑缚拷打，责令供状，解去郢都。讷辩曰：“吾乃龙洞山下隐士皇甫讷也。欲从故人东皋公出关东游，并无触犯，何故见擒？”蔦越闻其声音，想道：“子胥目如闪电，声若洪钟。此人形貌虽然相近，其声低小，岂途路风霜所致耶？”正疑惑间，忽报“东皋公来见。”蔦越命押在一边，延东皋公入，各序宾主而坐。东皋公曰：“老汉欲出关东游，闻将军捉得亡臣伍子胥，特来称贺！”蔦越曰：“小卒拿得一人，貌类子胥，而未肯招承。”东皋公曰：“将军与子胥父子，共立楚朝，岂不能辨别真伪耶？”蔦越曰：“子胥目如闪电，声如洪钟。此人目小而声雌，吾疑憔悴已久，失其故态耳。”东皋公曰：“老汉与子胥亦有一面，请借此人与吾辨之，便知虚实。”蔦越命取原囚至前。讷望见东皋公，遽呼曰：“公相期出关，何不早至？累我受辱！”东皋公笑谓蔦越曰：“将军误矣！此吾乡友皇甫讷也。约吾同游，期定关前相会，不意他先行一程。将军不信，老夫有过关文牒在此，焉可诬为亡臣耶？”言毕，即于袖中取出文牒，呈与蔦越观看。越大惭，亲释其缚，命酒压惊曰：“此乃小卒识认不真，万勿见怪！”东皋公曰：“此将军为朝廷执法，老夫何怪之有。”蔦越又取金帛相助，为东游之资。二人称谢下关。蔦越号令将士，坚守如故。

再说伍员过了昭关，心中暗喜，放步而行。走不上数里，遇著一人，伍员认得他姓左名诚，见为昭关击柝小吏。他原是城父人，曾跟随伍家父子射猎，所以认识颇真。见伍员，大惊曰：“朝廷索公子甚急，公子如何过关？”伍员曰：“主公知我有一颗夜光之珠，问我取索，此珠已落人手，将往取之，适才稟过蔦将

军，蒙他释放来的。”左诚不信曰：“楚王有令：‘纵放公子者，全家处斩。’某请同公子暂回关上，问明了主将，方才可行。”伍员曰：“若见主将，我说美珠已交付与你，恐汝难于分割。不如做人情放我，他日好相见也。”左诚知伍员英勇，不敢相抗，遂纵之东行，回到关上，隐过其事不提。伍员疾行，至于鄂渚，遥望大江，茫茫浩浩，波涛万顷，无舟可渡。伍员前阻大水，后虑追兵，心中十分危急。忽见有渔翁乘船，从下流泝^①水而上，员喜曰：“天不绝我命也！”乃急呼曰：“渔父渡我！渔父速速渡我！”那渔父方欲拢船，见岸上又有人行动，乃放声歌曰：

日月昭昭乎侵^②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伍员闻歌会意，即望下流沿江趋走，至于芦洲，以芦荻自隐^③。少顷，渔翁将船拢岸，不见了伍员，复放声歌曰：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

月已驰兮，何不渡为？

伍员同半胜从芦丛中钻出，渔翁急招之。二人践石登舟，渔翁将船一篙点开，轻桦兰桨，飘飘而去。不勾一个时辰，达于对岸。渔翁曰：“夜来梦将星坠于吾舟，老汉知必有异人问渡，所以荡桨出来，不期遇子。观子容貌，的非常人，可实告我，勿相隐也。”伍员遂告姓名。渔翁嗟呀不已，曰：“子面有饥色，吾往取食啖子，子姑少待。”渔翁将舟系于绿杨下，入村取食，久而不至。员谓胜曰：“人心难测，安知不聚徒擒我？”乃复隐于芦花

① 泝：溯。逆。

② 侵：近。

③ 隐：隐藏于芦草中。

深处。

少顷，渔翁取麦饭、鲍鱼羹、盎浆，来至树下，不见伍员，乃高唤曰：“芦中人！芦中人！吾非以子求利者也！”伍员乃出芦中而应。渔翁曰：“知子饥困，特为取食，奈何相避耶？”伍员曰：“性命属天，今属于丈人矣。忧患所积，中心皇皇，岂敢相避？”渔翁进食，员与胜饱餐一顿。临去，解佩剑以授渔翁，曰：“此先王所赐，吾祖父佩之三世矣。中有七星，价值百金，以此答丈人之惠。”渔翁笑曰：“吾闻楚王有令：‘得伍员者，赐粟五万石，爵上大夫。’吾不图上卿之赏，而利汝百金之剑乎？且‘君子无剑不游’，子所必需，吾无所用也。”员曰：“丈人既不受剑，愿乞姓名，以图后报！”渔翁怒曰：“吾以子含冤负屈，故渡汝过江。子以后报啖^①我。非丈夫也！”员曰：“丈人虽不望报，某心何以自安？”固请言之。渔翁曰：“今日相逢，子逃楚难，吾纵楚贼，安用姓名为哉？况我舟楫活计，波浪生涯，虽有名姓，何期而会？万一天遣相逢，我但呼子为‘芦中人’，子呼我为‘渔丈人’，足为志记耳。”员乃欣然拜谢。方行数步，复转身谓渔翁曰：“倘后有追兵来至，勿泄吾机。”只因转身一言，有分丧了渔翁性命。要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① 啖：此不作吃义，而作利诱讲。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话说渔丈人已渡伍员，又与饮食，不受其剑。伍员去而复活回，求丈人秘密其事，恐引追兵前至，有负盛意。渔翁仰天叹曰：“吾为德于子，了犹见疑。倘若追兵别渡，吾何以自明？请以一死绝君之疑！”言讫，解缆开船，拔舵放桨，倒翻船底，溺于江心。史臣有诗云：

数载逃名隐钓纶^①，扁舟渡得楚亡臣。

绝君后虑甘君死，千古传名渔丈人。

至今武昌东北通淮门外，有解剑亭，当年子胥解剑赠渔父处也。

伍员见渔丈人自溺，叹曰：“我得汝而活，汝为我而死，岂不哀哉！”伍员与半胜遂入吴境。行至溧阳，馁而乞食。遇一女子，方浣^②纱于濑水之上，管中有饭。伍员停足问曰：“夫人可假一餐乎？”女子垂头应曰：“妾独与母居，三十未嫁，岂敢售餐于行客哉？”伍员曰：“某在穷途，愿乞一饭自活！夫人行赈恤之德，又何嫌乎？”女子抬头看见伍员状貌魁伟，乃曰：“妾观君之

① 纶：钓鱼线。

② 浣：洗。

貌，似非常人，宁以小嫌，坐视穷困？”于是发其簞，取盞浆，跪而进之。胥与胜一餐而止。女子曰：“君似有远行，何不饱食？”二人乃再餐，尽其器。临行谓女子曰：“蒙夫人活命之恩，恩在肺腑，某实亡命之夫，倘遇他人，愿夫人勿言！”女子凄然叹曰：“嗟乎！妾侍寡母三十未嫁，贞明自矢，何期馈饭，乃与男子变言。败义堕节，何以为人！子行矣。”伍员别去，行数步，回头视之，此女抱一大石，自投濑水中而死。后人有赞云：

漂水之阳，击绵之女，惟治母餐，不通男语。矜此旅人，发其筐筥，君腹虽充，吾节已竄^①。捐此孱躯，以存壶矩。濑流不竭，兹人千古！

伍员见女子投水，感伤不已，咬破指头，沥血书二十字于石上，曰：

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

伍员题讣，复恐后人看见，掬土以掩之。

过了漂阳，复行三百余里，至一地，名吴趋。见一壮士，碓颡而深目，状如饿虎，声若巨雷，方与一大汉厮打。众人力劝不止。门内有一妇人唤曰：“专诸不可！”其人似有畏惧之状，即时敛手归家。员深怪之，问于旁人曰：“如此壮士，而畏妇人乎？”旁人告曰：“此吾乡勇士，力敌万人，不畏强御，平生好义，见人有不平之事，即出死力相为。适才门内唤声，乃其母也。所唤专诸，即此人姓名。素有孝行，事母无违，虽当盛怒，闻母至即止。”员叹曰：“此真烈士矣！”次日，整衣相访。专诸出迎，叩其来历。员具道姓名，并受冤始末。专诸曰：“公负此大冤，何不

^① 竄：破。

求见吴王，借兵报仇？”员曰：“未有引进之人，不敢自媒。”专诸曰：“君言是也。今日下顾荒居，有何见谕？”员曰：“敬子孝行，愿与结交。”专诸大喜，乃入告于母，即与伍员八拜为交。员长于诸二岁，呼员为兄。员请拜见专诸之母。专诸复出其妻子相见，杀鸡为黍，欢如骨肉。遂留员、胜二人宿了一夜。次早，员谓专诸曰：“某将辞弟入都，觅一机会，求事吴王。”专诸曰：“吴王好勇而骄，不如公子光亲贤下士，将来必有所成。”员曰：“蒙弟指教，某当牢记。异日有用弟之处，万勿见拒！”专诸应诺。三人分别。

员、胜相随前进，来到梅里，城郭卑隘，朝市粗立。舟车嚷嚷，举目无亲，乃藏半胜于郊外，自己被发佯狂，跣足涂面。手执斑竹箫一管，在市中吹之，往来乞食。其箫曲第一叠云：

伍子胥！伍子胥！跋涉宋、郑身无依，千辛万苦凄复悲！
父仇不报，何以生为？

第二叠云：

伍子胥！伍子胥！昭关一度变须眉，千惊万恐凄复悲！
兄仇不报，何以生为？

第三叠云：

伍子胥！伍子胥！芦花渡口溧阳溪，千生万死及吴陲，
吹箫乞食凄复悲！身仇不报，何以生为？

市人无有识者。时周景王二十五年，吴王僚之七年也。

再说吴公子姬光，乃吴王诸樊之子。诸樊薨，光应嗣位，因守父命，欲以次传位于季札，故余祭、夷昧以次相及。及夷昧薨后，季札不受国，仍该立诸樊之后，争奈王僚贪得不让，竟自立为王。公子光心中不服，潜怀杀僚之意，其如群臣皆为僚党，无

与同谋，隐忍于中。乃求善相者曰被离，举为吴市吏，嘱以谘访豪杰，引为己辅。一日，伍员吹箫过于吴市。被离闻箫声甚哀，再一听之，稍辨其音。出见员，乃大惊曰：“吾相人多矣，未见有如此之貌也！”乃揖而进之，逊于上坐。伍员谦让不敢。被离曰：“吾闻楚杀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出亡外国，子殆是乎？”员踟躇未对。被离又曰：“吾非祸子者。吾见子状貌非常，欲为子求富贵地耳。”伍员乃诉其实。早有侍人知其事，报知王僚，僚召被离引员入见。被离一面使人私报姬光得知，一面使伍员沐浴更衣，一同入朝，进谒王僚。王僚奇其貌，与之语，知其贤，即拜为大夫之职。次日，员入谢，道及父兄之冤，咬牙切齿，目中火出。王僚壮其气，意复怜之，许为兴师复仇。

姬光素闻伍员智勇，有心收养他，闻先谒王僚，恐为僚所亲用，心中微愠。乃往见王僚曰：“光闻楚之亡臣伍员，来奔我国，王以为何如人？”僚曰：“贤而且孝。”光曰：“何以见之？”僚曰：“勇壮非常，与寡人筹策国事，无不中窾^①，是其贤也。念父兄之冤，未曾须臾忘报，乞师于寡人，是其孝也。”光曰：“王许以复仇乎？”僚曰：“寡人怜其情，已许之矣。”光谏曰：“万乘之主，不为匹夫兴师。今吴、楚搆兵已久，未见大胜。若为子胥兴师，是匹夫之恨，重于国耻也。胜则彼快其愤，不胜则我益其辱，必不可！”王僚以为然，遂罢伐楚之议。伍员闻光之入谏，曰：“兴方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也。”乃辞大夫之职不受。光复言于王僚曰：“子胥以王不肯兴师，辞职不受，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之。僚遂疏伍员，听其辞去，但赐以阳山之田百亩。员与

① 窾：空隙。中窾：说中要害。

胜遂耕于阳山之野。姬光私往见之，馈以米粟布帛，问曰：“子出入吴、楚之境，曾遇有才勇之士，略如子胥者乎？”员曰：“某何足道。所见有专诸者，真勇士也！”光曰：“愿因子胥得交于专先生。”员曰：“专诸去此不远，当即召之，明旦可入谒也。”光曰：“既是才勇之士，某即当造请，岂敢召乎？”乃与伍员同车共载，直造专诸之家。

专诸方在街坊磨刀，为人屠豕，见车马纷纷，方欲走避。伍员在车上呼曰：“愚兄在此。”专诸慌忙停刀，候伍员下车相见。员指公子光曰：“此吴国长公子，慕吾弟英雄，特来造见，弟不可辞。”专诸曰：“某闾巷小民，有何德能，敢烦大驾。”遂揖公子光而进。筚门蓬户，低头而入。公子光先拜，致生平相慕之意。专诸答拜。光奉上金帛为贄，专诸固让。伍员从旁力劝，方才肯受。自此专诸遂投于公子光门下。光使人日馈粟肉，月给布帛，又不时存问其母。专诸甚感其意。一日，问光曰：“某村野小人，蒙公子豢养之恩，无以为报。倘有差遣，惟命是从。”光乃屏左右，述其欲刺王僚之意。专诸曰：“前王夷昧卒，其子分自当立，公子何名而欲害之？”光备言祖父遗命，以次相传之故：“季札既辞，宜归适长。适长之后，即光之身也。僚安得为君哉？吾力弱不足以图大事，故欲借助于有力者。”专诸曰：“何不使近臣从容言于王侧，陈前王之命，使其退位？何必私备剑士，以伤先王之德？”光曰：“僚贪而恃力，知进之利，不能退让，若与之言，反生忌害。光与僚势不两立！”专诸奋然曰：“公子之言是也。但诸有老母在堂，未敢以死相许。”光曰：“吾亦知尔母老子幼，然非尔无与图事者。苟成其事，君之子母，即吾子母也，自当尽心养育，岂敢有负于君哉？”专诸沉思良久，对曰：“凡事轻

举无功，必图万全。夫鱼在千仞之渊，而入渔人之手者，以香饵在也。欲刺王僚，必先投王之所好，乃能亲近其身。不知王所好何在？”光曰：“好味。”专诸曰：“味中何者最甘？”光曰：“尤好鱼炙。”专诸曰：“某请暂辞。”公子光曰：“壮士何往？”专诸曰：“某往学治味，庶可近吴王耳。”专诸遂往太湖学炙鱼。凡三月，尝其炙者，皆以为美。然后复见姬光，光乃藏专诸于府中。髯翁有诗云：

刚直人推伍子胥，也因献媚进专诸。

欲知弑械从何起？三月湖边学炙鱼。

姬光召伍子胥，谓：“专诸已精其味矣，何以得近吴王？”员对曰：“夫鸿鹄所以不可制者，以羽翼在也。欲制鸿鹄，必先去其羽翼。吾闻公子庆忌，筋骨如铁，万夫莫当，手能接飞鸟，步能格猛兽。王僚得一庆忌，旦夕相随，尚且难以动手。况其母弟掩余、烛庸并握兵权，虽有擒龙搏虎之勇，鬼神不测之谋，安能济事。公子欲除王僚，必先去此三子，然后大位可图。不然，虽幸而成事，公子能安然在位乎？”光俛思半晌，恍然曰：“君言是也。且归尔田，俟有闲隙，然后相议耳。”员乃辞去。

是年，周景王崩。有嫡世子曰猛，次曰匄，长庶子曰朝。景王宠爱朝，囑于大夫宾孟，欲更立世子之位，未行而崩。刘献公挚亦卒，子刘卷字伯蚡嗣立。素与宾孟有隙，遂同单穆公旗杀宾孟，立世子猛，是为悼王。尹文公固、甘平公魴、召庄公奂，素附子朝，三家合兵，使上将南宫极率之以攻刘卷。卷出奔扬，单旗奉王猛次于皇。子朝使其党鄆�伐皇，�败死。晋顷公闻王室大乱，遣大夫籍谈、荀跢帅师纳王于王城。尹固亦言子朝于京。未几，王猛病卒，单旗、刘卷复立其弟匄，是为敬王，居翟

泉。周人呼匄为东王，朝为西王。二王互相攻杀，六年不决。召庄公免卒，南宫极为天雷震死，人心耸惧。晋大夫荀跖，复率诸侯之师，纳敬王于成周，擒尹固，子朝兵溃。召奭之子囂反攻子朝，朝出奔楚，诸侯遂城成周而还。敬王以召囂为反覆，与尹固同斩于市，周人快之。此是后话。

且说周敬王即位之元年，吴王僚之八年也。时楚故太子建之母在郢，费无极恐其为伍员内应，劝平王诛之。建母闻之，阴使人求救于吴。吴王僚使公子光往郢取建母，行及钟离，楚将蔿越帅师拒之，驰报郢都。平王拜令尹阳苟为大将，并征陈、蔡、胡、沈、许五国之师。胡子名髡，沈子名逞，二君亲自引兵。陈遣大夫夏啮，顿、胡二国，亦遣大夫助战。胡、沈、陈之兵营于右，顿、许、蔡之兵营于左，蔿越大军居中。姬光亦驰报吴王。王僚同公子掩余率大军一万，罪人三千，来至鸡父下寨。两边尚未约战，适楚令尹阳苟暴疾卒，蔿越代领其众。姬光言于王僚曰：“楚亡大将，其军已丧气矣。诸侯相从者虽众，然皆小国，畏楚而来，非得已也。胡、沈之君，幼不习战。陈夏啮勇而无谋。顿、许、蔡三国久困楚令，其心不服，不肯尽力。七国同役而不同心，楚帅位卑无威，若分师先犯胡、沈与陈，必先奔。诸国乖乱，楚必震惧，可全败也。请示弱以诱之，而以精卒持其后。”

王僚从其计。乃为三阵，自率中军，姬光在左，公子掩余在右，各饱食严阵以待。先遣罪人三千，乱突楚之右营。时秋七月晦日，兵家忌晦，故胡子髡、沈子逞及陈夏啮，俱不做整备；及闻吴兵到，开营击之。罪人原无纪律，或奔或止；三国以吴兵散乱，彼此争功追逐，全无队伍。姬光帅左军乘乱进击，正遇夏啮，一戟刺于马下。胡、沈二君心慌，夺路欲走。公子掩余右军

亦到，二君如飞禽入网，无处逃脱，俱为吴军所获。军士死者无数，生擒甲士八百余人。姬光喝教将胡、沈二君斩首。却纵放甲士，使奔报楚之左军，言：“胡、沈二君及陈大夫俱被杀矣！”许、蔡、顿三国将士，吓得心胆堕地，不敢出战，各寻走路。王僚合左右二军，如泰山一般倒压下来。中军蔦越未及成阵，军士散其大半。吴兵随后掩杀，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渠。蔦越大败，奔五十里方脱。姬光直入郢阳，迎取楚夫人以归。蔡人不敢拒敌。蔦越收拾败兵，止存其半，闻姬光单师来郢阳取楚夫人，乃星夜赴之。比及楚军至蔡，吴兵已离郢阳二日矣。蔦越知不可追，仰天叹曰：“吾受命守关，不能缉获亡臣，是无功也。既丧七国之师，又失君夫人，是有罪也。无一功而负二罪，何面复见楚王乎？”遂自缢而死。

楚平王闻吴师势大，心中甚惧，用囊瓦为令尹，以代阳句之位。瓦献计谓郢城卑狭，更于其东辟地，筑一大城，比旧高七尺，广二十余里，名旧城为纪南城，以其在纪山之南也；新城仍名郢，徙都居之。复筑一城于西，以为右臂，号曰麦城。三城似品字之形，联络有势，楚人皆以为瓦功。沈尹戌笑曰：“子常不务修德政，而徒事兴筑，吴兵若至，虽十郢城何益哉？”囊瓦欲雪鸡父之耻，大治舟楫，操演水军。三月，水手习熟，囊瓦率舟师，从大江直逼吴疆，耀武而还。吴公子光闻楚师犯边，星夜来援，比至境上，囊瓦已还师矣。姬光曰：“楚方耀武而还，边人必不为备。”乃潜师袭巢灭之，并灭钟离，奏凯而归。

楚平王闻二邑被灭，大惊，遂得心疾，久而不愈。至敬王四年，疾笃，召囊瓦及公子申，至于榻前，以太子珍嘱之而薨。囊瓦与郤宛商议曰：“太子珍年幼，且其母乃太子建所聘，非正

也。子西长而好善，立长则名顺，建善则国治，诚立子西，楚必赖之。”郤宛以囊瓦之言，告于公子申。申怒曰：“若废太子，是彰君王之秽行也。太子秦出，其母已立为君夫人，可谓非嫡嗣乎？弃嫡而失大援，外内恶之。令尹欲以利祸我，其病狂乎？再言及，吾必杀之！”囊瓦惧，乃奉珍主丧即位，改名曰珍，是为昭王。囊瓦仍为令尹，伯郤宛为左尹，鄢将师为右尹，费无极以师傅旧恩，同执国政。

却说郑定公闻吴人取楚夫人以归，乃使人赍珠玉簪珥追送之，以解杀建之恨。楚夫人至吴，吴王赐宅西门之外，使巫胜奉之。伍员闻平王之死，捶胸大哭，终日不止。公子光怪而问曰：“楚王乃子仇人，闻死当称快，胡反哭之？”员曰：“某非哭楚王也。恨吾不能枭彼之头，以雪吾恨，使行终于牖下耳。”光亦为嗟叹。胡曾先生有诗曰

父兄冤恨未曾酬，已报淫狐获首邱^①。

手刃不能偿夙愿，悲来霜鬓又添秋。

伍员自恨不能及平王之身，报其仇怨，一连三夜无眠，心中想出一个计策来，谓姬光曰：“公子欲行大事，尚无间可乘耶？”光曰：“昼夜思之，未得其便。”员曰：“今楚王新歿，朝无良臣，公子何不奏过吴王，乘楚丧乱之中，发兵南伐，可以图霸？”光曰：“倘遣吾为将，奈何？”员曰：“公子误为坠车而得足疾者，王必不遣。然后荐掩余、烛庸为将，更使公子庆忌结连郑、卫，共攻楚国，此一网而除三翼，吴王之死在目下矣。”光又问曰：“三翼虽去，延陵季子在朝，见我行篡，能容我乎？”员曰：“吴晋

^① 首邱：故乡。

方睦，再令季子使晋，以窥中原之衅。吴王好大而疏于计，必然听从。待其远使归国，大位已定，岂能复诉废立哉？”光不觉下拜曰：“孤之得子胥，乃天赐之！”次日，以乘丧伐楚之利，入言于王僚，僚欣然听之。光曰：“此事某应效劳，奈因坠车损其足，方就医疗，不能任劳。”僚曰：“然则何人可将？”光曰：“此大事，非至亲信者，不可托也。王自择之。”僚曰：“掩余、烛庸可乎？”光曰：“得人矣。”光又曰：“向来晋、楚争霸，吴为属国。今晋既衰微，而楚复屡败，诸侯离心，未有所归，南北之政，将归于东。若遣公子庆忌往收郑、卫之兵，并力攻楚；而使延陵季子聘晋，以观中原之衅；王简练舟师，以拟其后，霸可成也。”王僚大喜，使掩余、烛庸帅师伐楚，季札聘于晋国，惟庆忌不遣。

单说掩余、烛庸引师二万，水陆并进，围楚潜邑。潜邑大夫坚守不出，使人入楚告急。时楚昭王新立，君幼臣谗，闻吴兵围潜，举朝慌急无措。公子申进曰：“吴人乘丧来伐，若不出兵迎敌，示之以弱，启其深入之心。依臣愚见，速令左司马沈尹戌率陆兵一万救潜，再遣左尹郤宛率水军一万，从淮、汭顺流而下，截住吴兵之后，使他首尾受敌，吴将可坐而擒矣。”昭王大喜，遂用子西之计，调遣二将，水陆分道而行。

却说掩余、烛庸正围潜邑，谍者报：“救兵来到。”二将大惊，分兵一半围城，一半迎敌。沈尹戌坚壁不战，使人四下将樵汲之路^①，俱用石子垒断。二将大惊。探马又报：“楚将郤宛引舟师从淮、汭塞断江口。”吴兵进退两难，乃分作两寨，为犄角之势，与楚将相持，一面遣人入吴求救。姬光曰：“臣向者欲征郑、

^① 樵：打柴，汲：取水于井。樵汲之路：小路。

卫之兵，正为此也。今日遣之，尚未为晚。”王僚乃使庆忌纠合郑、卫。四公子俱调开去了。单留姬光在国。

伍员乃谓光曰：“公子曾觅利匕首乎？欲用专诸，此其时矣。”光曰：“然。昔越王允常，使欧冶子造剑五枚，献其三枚于吴，一曰‘湛庐’，二曰‘磐郢’，三曰‘鱼肠’。‘鱼肠’乃匕首也。形虽短狭，砍铁如泥。先君以赐我，至今宝之，藏于床头，以备非常。此剑连夜发光。意者神物欲自试，将饱王僚之血乎？”遂出剑与员观之，员夸奖不已。即召专诸以剑付之。专诸不待开言，已知光意，慨然曰：“王信可杀也。二弟远离，公子出使，彼孤立耳，无如我何。但死生之际，不敢自主，候稟过老母，方敢从命。”专诸归视其母，不言而泣。母曰：“诸何悲之甚也？岂公子欲用汝耶？吾举家受公子恩养，大德当报，忠孝岂能两全？汝必亟往，勿以我为念！汝能成人之事，垂名后世，我死亦不朽矣。”专诸犹依依不舍。母曰：“吾思饮清泉，可于河下取之。”专诸奉命汲泉于河，比及回家，不见老母在堂，问其妻。妻对曰：“姑适言困倦，闭户思卧，戒勿惊之。”专诸心疑，后牖而入，老母自缢于床上矣。髯仙有诗云：

愿子成名不惜身，肯将孝子换忠臣。

世间尽为贪生误，不及区区老妇人。

专诸痛哭一场，收拾殓殓，葬于西门之外。谓其妻曰：“吾受公子大恩，所以不敢尽死者，为老母也。今老母已亡，吾将赴公子之急。我死，汝母子必蒙公子恩眷，勿为我牵挂。”言毕，来见姬光，言母死之事。光十分不过意，安慰了一番。良久，然后复论及王僚之事。专诸曰：“公子盍设享以来吴王？王若肯来，事八九济矣。”光乃入见王僚曰：“有庖人从太湖来，新学炙鱼，

味甚鲜美，异于他炙。请王辱临下舍而尝之！”王僚好的是鱼炙，遂欣然许诺：“来日当过王兄府上，不必过费。”光是夜预伏甲士于窟室之中，再命伍员暗约死士百人，在外接应。于是大张饮具。

次早，复请王僚。僚入宫，告其母曰：“公子光具酒相延，得无有他谋乎？”母曰：“光心气怏怏，常有愧恨之色，此番相请，谅无好意，何不辞之？”僚曰：“辞则生隙；若严为之备，又何惧哉！”于是被猊狔之甲三重^①，陈设兵卫，自王宫起，直至光家之门，街衢皆满，接连不断。僚驾及门，光迎入拜见。既入席安坐，光侍坐于傍。僚之亲戚近信，布满堂阶。侍席力士百人，皆操长戟，带利刀，不离王之左右。庖人献饌，皆从庭下搜简^②更衣，然后漆行而前，十余力士握剑夹之以进。庖人置饌，不敢仰视，复膝行而出。光献觞致敬，忽作跛足，伪为痛苦之状，乃前奏曰：“光足疾举发，痛彻心髓，必用大帛缠紧，其痛方止。幸王宽坐须臾，容裹足便出。”僚曰：“王兄请自方便。”光一步一蹶，入内潜进窟室中去了。少顷，专诸告进鱼炙，搜简如前。谁知这口鱼肠短剑，已暗藏于鱼腹之中。力士挟专诸膝行至于王前，用手擘鱼以进，忽地抽出匕首，径椎王僚之胸。手势去得十分之重，直贯三层坚甲，透出背脊。王僚大叫一声，登时气绝。侍卫力士，一拥齐上，刀戟并举，将专诸剁做肉泥，堂中大乱。姬光在窟室中知已成事，乃纵甲士杀出，两下交斗。这一边知专诸得手，威加十倍，那一边见王僚已亡，势减三分。僚众一半

① 猊狔：狮皮。三重：三人。

② 简：检查。

被杀，一半奔逃，其所设军卫，俱被伍员引众杀散。

奉姬光升车入朝，聚集群臣，将王僚背约自立之罪，宣布国人明白：“今日非光贪位，实乃王僚之不义也。光权摄大位，待季子返国，仍当奉之。”乃收拾王僚尸首，殓殓如礼。又厚葬专诸，封其子专毅为上卿。封伍员对行人之职，待以客礼而不臣。市吏被离举荐伍员有功，亦升大夫之职。散财发粟，以赈穷民，国人安之。姬光心念庆忌在外，使善走者觐其归期。姬光自率大兵，屯于江上以待之。庆忌中途闻变，即驰去。姬光乘驷马追之，庆忌弃车而走，其行如飞，马不能及。光命集矢射之。庆忌挽手接矢，无一中者。姬光知庆忌必不可得，乃诫西鄙严为之备，遂还吴国。又数日，季札自晋归，知王僚已死，径往其墓，举哀成服。姬光亲诣墓所，以位让之，曰：“此祖父诸叔之意也。”季札曰：“汝求而得之，又何让为？苟国无废祀，民无废主，能立者即吾君矣。”光不能强，乃即吴王之位，自号为阖闾。季札退守臣位。此周敬王五年事也。札耻争国之事，老于延陵，终身不入吴国，不与吴事。时人高之。及季札之死，葬于延陵，孔子亲题其碑曰：“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史臣有赞云：

贪夫殉利，簞豆见色。《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

季子，始终让国，堪愧僚光，无惭泰伯。

宋儒又论季札辞国生乱，为贤名之玷。有诗云：

只因一让启群争，辜负前人次及情。

若使延陵成父志，苏台麋鹿岂纵横？

且说掩余、烛庸困在潜城，日久救兵不至，正在踌躇脱身之计。忽闻姬光弑主夺位，二人放声大哭，商议道：“光既行弑夺之事，必不相容。欲要投奔楚国，又恐楚不相信。正是‘有家

难奔，有国难投’，如何是好？”烛庸曰：“目今困守于此，终无了期。且乘夜从僻路逃奔小国，以图后举。”掩余曰：“楚兵前后围裹，如飞鸟入笼，焉能自脱？”烛庸曰：“吾有一计，传令两寨将士，诈称来日欲与楚兵交锋，至夜半，与兄微服密走，楚兵不疑。”掩余然其言。两寨将士秣马蓐食，专候军令布阵。掩余与烛庸同心腹数人，扮作哨马小军，逃出本营。掩余投奔徐国，烛庸投奔钟吾。及天明，两寨皆不见其主将，士卒混乱，各抢船只奔归吴国。所弃甲兵无数，皆被郤宛水军所获。诸将欲乘吴之乱，遂伐吴国。郤宛曰：“彼乘我丧非义，吾奈何效之？”乃与沈尹戌一同班师，献吴俘。楚昭王以郤宛有功，以所获甲兵之半赐之，每事谘访，甚加敬礼。费无极忌之益深，乃生一计，欲害郤宛。毕竟费无极用何计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利庆忌

话说费无极心忌伯郢宛，与鄢将师商量出一个计策来，诈谓囊瓦曰：“子恶欲设享相延，托某探相国之意，未审相国肯降重否？”囊瓦曰：“彼若见招，岂有不赴之理？”无极又谓郢宛曰：“令尹向吾言，欲饮酒于吾子之家，未知子肯为治具^①否？托吾相探。”郢宛不知是计，应曰：“某位居下僚，蒙令尹杜驾，诚为荣幸！明日当备草酌奉候，烦大夫致意。”无极曰：“子享令尹，以何物致敬？”郢宛曰：“未知令尹所好何在？”无极曰：“令尹最好者，坚甲利兵也。所以欲饮酒于公家者，以吴之俘获，半归于子，故欲借观耳。子尽出所有，吾为子择之。”郢宛果然将楚平王所赐，及家藏兵甲，尽出以示无极。无极取其坚利^②者，各五十件，曰：“足矣。子帷而寘诸门，令尹来必问，问则出以示之。令尹必爱而玩之，因以献焉。若他物，非所好也。”郢宛信以为然，遂设帷于门之左，将甲兵寘于帷中。盛陈肴核，托费无极往邀囊瓦。囊瓦将行，无极曰：“人心不可测也。吾为子先往，探其设享之状，然后随行。”无极去少顷，踉跄而来，喘吁未定，谓

① 治具：办席。

② 利：利器，好兵器。

囊瓦曰：“某几误相国。子恶今日相请，非怀好意，将不利于相国也。适见帷兵甲于门，相国误往，必遭其毒！”囊瓦曰：“子恶素与我无隙，何至如此？”无极曰：“彼恃王之宠，欲代子为令尹耳。且吾闻子恶阴通吴国，救潜之役，诸将欲遂伐吴国，子恶私得吴人之赂，以为乘乱不义，遂强左司马班师而回。夫吴乘我丧，我乘吴乱，正好相报，奈何去之！非得吴赂，焉肯违众轻退？子恶若得志，楚国危矣。”囊瓦意犹未信，更使左右往视，回报：“门幕中果伏有甲兵。”囊瓦大怒，即使人请鄢将师至，诉以郤宛欲谋害之事。将师曰：“郤宛与阳令终、阳完、阳佗，晋陈三族合党，欲专楚政，非一日矣。”囊瓦曰：“异国匹夫，乃敢作乱，吾当手刃之！”遂奏闻楚王，令鄢将师率兵甲以攻伯氏。伯郤宛知为无极所卖，自刎而死。其子伯嚭，惧祸逃出郊外去了。囊瓦命焚伯氏之居，国人莫肯应者。瓦益怒，出令曰：“不焚伯氏，与之同罪！”众人尽知郤宛是个贤臣，谁肯焚烧其宅，被囊瓦逼迫不过，各取禾藁一把在手，投于伯氏门外而走。瓦乃亲率家众，将前后门围住，放起大火，可怜左尹府第一区，登时化为灰烬，连郤宛之尸，亦烧毁无存。尽灭伯氏之族。复拘阳令终、阳完、阳佗、晋陈，诬以通吴谋叛，皆杀之，国中无不称冤者。忽一日，囊瓦于月夜登楼，闻市上歌声，朗然可辨。瓦听之，其歌云：

莫学郤大夫，忠而见诛，身既死，骨无余。楚国无君，

惟费与鄢，令尹木偶，为人作茧。天若有知，报应立显。

瓦急使左右察其人不得。但见市廛家家祀神，香火相接，问：“神何姓名？”答曰：“即楚忠臣伯郤宛也。无罪枉杀，冀其上诉于天耳。”左右还报囊瓦。瓦乃访之朝中，公子申等皆言：“郤宛无通吴之事。”瓦心中颇悔。

沈尹戌闻郊外赛神者，皆咒诅令尹，乃来见囊瓦曰：“国人胥怨矣！相国独不闻乎？夫费无极，楚之谗人也，与鄢将师共为蒙蔽。去朝吴，出蔡侯朱，教先王为灭伦之事，致太子建身死外国，冤杀伍奢父子，今又杀左尹，波及阳、晋二家，百姓怨此二人，入于骨髓。皆云相国纵其为恶，怨詈咒诅，遍于国中。夫杀人以掩谤，仁者犹不为，况杀人以兴谤乎？子为令尹，而纵谗愿以失民心。他日楚国有事，寇盗兴于外，国人叛于内，相国其危哉！与其信谗以自危，孰若除谗以自安耶？”囊瓦瞿然下席，曰：“是瓦之罪也。愿司马助吾一臂，诛此二贼！”沈尹戌曰：“此社稷之福，敢不从命！”沈尹戌即使人扬言于国中曰：“杀左尹者，皆费、鄢二人所为，令尹已觉其奸。今往讨之，国人愿从者皆来！”言犹未毕，百姓争执兵先驱。囊瓦乃收费无极、鄢将师数其罪，梟之于市。国人不待令尹之命，将火焚两家之宅，尽灭其党，于是谤诅方息。史臣有诗云：

不焚伯氏焚鄢费，公论公心在国人。

令尹早同司马计，谗言何至害忠臣！

又有一诗，言鄢、费二人一生害人，还以自害，谗口作恶，亦何益哉？诗云：

顺风放火去烧人，忽地风回烧自身。

毒计奸谋浑似此，恶人几个不遭屯^①。

再说吴王阖闾元年，乃周敬王之六年也。阖闾访国政于伍员，曰：“寡人欲强国图霸，如何而可？”伍员顿首垂泪而对曰：

^① 屯：难。

“臣，楚国之亡虏也，父兄含冤，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垢受辱，来归命于大王，幸不加戮，何敢与闻吴国之政？”阖闾曰：“非夫人，寡人不免屈于人下。今幸蒙一言之教，得有今日，方且托国于子，何故中道忽生退志？岂以寡人为不足耶？”伍员对曰：“臣非以大王为不足也。臣闻‘疏不间亲，远不间近。’臣岂敢以羁旅之身，居吴国谋臣之上乎？况臣大仇未报，方寸摇摇^①，自不知谋，安能谋国？”阖闾曰：“吴国谋臣，无出子右者，子勿辞。俟国事稍定，寡人为子报仇，惟子所命！”伍员曰：“王所谋者，何也？”阖闾曰：“吾国僻在东南，险阴卑湿；又有海潮之患。仓库不设，田畴不垦。国无守御，民无固志。无以威示邻国，为之奈何？”伍员对曰：“臣闻治民之道，在安居而理。夫霸王之业，从近制远。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廩，治兵革。使内有可守，而外可以应敌。”阖闾曰：“善。寡人委命于子，子为寡人图之。”伍员乃相土形之高卑，尝水味之咸淡，乃于姑苏山东北三十里，得善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象天八风；水门八，法地八聪。那八门：南曰盘门、蛇门，北曰齐门、平门，东曰娄门、匠门，西曰阊门、胥门。盘门者，以水之盘曲也；蛇门者，以在巳方，生肖属蛇也；齐门者，以齐国在其北也；平门者，水陆地相称也；娄门者，娄江之水所聚也；匠门者，聚匠作于此也；阊门者，通阊阖之气也；胥门者，向姑胥山也。越在东南，正在巳方，故蛇门之上，刻有木蛇，其首向内，示越之臣服于吴也。南向复筑小城，周围十里，南北西俱有门，惟东不开门，欲以绝越之光明也。吴地在东为辰方，生肖属龙，故小城

① 方寸：心。摇摇：不安。

南门上为两鰼^①以象龙角。城郭既成，迎阖闾自梅里徙都于此。城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②。仓廩府库，无所不备。大选民卒，教以战阵射御之法。别筑一城于凤凰山之南，以备越寇，名南武城。

阖闾以“鱼肠”为不祥之物，函封不用。筑冶城于牛首山，铸剑数千，号曰“扁诸”。又访得吴人干将，与欧冶子同师，使居匠门，别铸利剑。干将乃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妙选时日；天地下降，百神临观，聚炭如邱，使童男童女三百人，装炭鼓橐^③。如是三月，而金铁之精不销，干将不知其故。其妻莫邪谓曰：“夫神物之化，须人气而后成。今子作剑三月不就，得无待人而成乎？”干将曰：“昔吾师为冶不化，夫妻俱入炉中，然后成物。至今即山作冶，必麻经草衣祭炉，然后敢发。今吾铸剑不成，亦若是耶？”莫邪曰：“师能炼身以成神器，吾何难效之？”于是莫邪沐浴、断发、剪爪，立于炉傍，使男女复鼓橐，炭火方烈，莫邪自投于炉。顷刻销铄，金铁俱液，遂泻成二剑。先成者为阳，即名“干将”；后成者为阴，即名“莫邪”。阳作龟文，阴作漫理^④。干将匿其阳，止以“莫邪”献于吴王。王试之石，应手而开。今虎邱“试剑石”是也。王赏之百金。其后吴王知干将匿剑，使人往取，如不得剑，即当杀之。干将取剑出观，其剑自匣中跃出，化为青龙，干将乘之，升天而去，疑已作剑仙矣。使者还报，吴王叹息，自此益宝“莫邪”。“莫邪”留吴，

① 鰼：娃娃鱼。

② 祖：祖庙；社：祭神之地。

③ 橐：鼓风机，古以牛皮袋为之。

④ 漫理：雕文。

不知下落。直至六百余年之后，晋朝张华丞相，见牛斗之间有紫气，闻雷焕妙达象纬，召而问之。焕曰：“此宝剑之精，在豫章丰城。”华即补焕为丰城令。焕既到县，掘狱屋基，得一石函，长逾六尺，广三尺，开视之，内有双剑。以南昌西山之土试之，光芒艳发。以一剑送华，留一剑自佩之。华报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尚有‘莫邪’，何为不至？虽然，神物终当合耳。”其后焕同华佩剑过延平津，剑忽跃出入水，急使人入水求之，惟见两龙张鬣相向，五色炳耀，使人恐惧而退。以后二剑更不出现，想神物终归天上矣。今丰城县有剑池，池前石函，土瘞其半，俗呼石门，即雷焕得剑处。此乃“干将”“莫邪”之结束也。后人有《宝剑铭》云：

五山之精，六气之英；炼为神器，电烨霜凝。虹蔚波映，龙藻龟文；断金切玉，威动三军。

话说吴王阖闾既宝“莫邪”，复募人能作金钩^①者，赏以百金。国人多有作钩来献者。有钩师贪王之重赏，将二子杀之，取其血以衅金，遂成二钩，献于吴王。越数日，其人诣宫门求赏。吴王曰：“为钩者众，尔独求赏，尔之钩何以异于人乎？”钩师曰：“臣利王之赏，杀二子以成钩，岂他人可比哉？”王命取钩，左右曰：“已混入众钩之中，形制相似，不能辨识。”钩师曰：“臣请观之。”左右悉取众钩，置于钩师之前，钩师亦不能辨。乃向钩呼二子之名曰：“吴鸿，扈稽！我在于此，何不显灵于王前也？”叫声未绝，两钩忽飞出，贴于钩师之胸。吴王大惊曰：“尔言果不谬矣！”乃以百金赏之。遂与“莫邪”俱佩服于身。

① 金钩：兵器，似剑，但有弯曲。

其时楚伯嚭出奔在外，闻伍员已显用于吴，乃奔吴，先谒伍员。员与之相对而泣，遂引见阖闾。阖闾问曰：“寡人僻处东海，子不远千里，远辱下土，将何以教寡人乎？”嚭曰：“臣之祖父，效力于楚再世矣。臣父无罪，横被焚戮。臣亡命四方，未有所属。今闻大王高义，收伍子胥于穷厄，故不远千里，束身归命。惟大王死生^①之！”阖闾恻然，使为大夫，与伍员同议国事。吴大夫被离私问于伍员曰：“子何见而信嚭乎？”员曰：“吾之怨正与嚭同，谚云：‘同疾相怜，固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濊下之水，因复俱流。子何怪焉？”被离曰：“子见其外，未见其内也。吾观嚭之为人，鹰视虎步，其性贪佞，专功而擅杀，不可亲近。若重用之，必为子累。”伍员不以为然，遂与伯嚭俱事吴王。后人论被离既识伍员之贤，又识伯嚭之佞，真神相也，员不信其言，岂非天哉！有诗云：

能知忠勇辨奸回，神相如离亦异哉！

若使子胥能预策，岂容麋鹿到苏台？

话分两头。再说公子庆忌逃奔于艾城，招纳死士，结连邻国，欲待时乘隙，伐吴报仇。阖闾闻其谋，谓伍员曰：“昔专诸之事，寡人全得子力。今庆忌有谋吴之心，饮食不甘味，坐不安席，子更为寡人图之。”伍员对曰：“臣不忠无行，与大王图王僚于私室之中，今复图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阖闾曰：“昔武王诛纣，复杀武庚，周人不以为非。皇天所废，顺天而行。庆忌若存，王僚未死，寡人与子成败共之，宁可以小不忍而酿大患？寡人更得一专诸，事可了矣。子访求谋勇之士，已非一日，亦有其人

^① 死生：报效。

否乎？”伍员曰：“难言也。臣所厚有一细人，似可与谋者。”阖闾曰：“庆忌力敌万人，岂细人所能谋哉？”员对曰：“是虽细人，实有万人之勇。”阖闾曰：“其人为谁？子何以知其勇？试为寡人言之。”伍员遂将勇士姓名出处备细说来。正是：

说时华岳山摇动，话到长江水逆流。

只为子胥能举荐，要离姓字播春秋。

伍员曰：“其人姓要名离，吴人也。臣昔曾见其折辱壮士椒邱欣，是以知其勇。”阖闾曰：“折辱之事如何？”员对曰：“椒邱欣者，东海土人也。有友人仕于吴而死，欣至吴奔其丧。车过淮津，欲饮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见马即出取之，君勿饮也。’欣曰：‘壮士在此，何神敢于我哉！’乃使从者解骖，饮于津水，马果嘶而入水。津吏曰：‘神取马去矣！’椒邱欣大怒，袒裼持剑入水，求神决战。神兴涛鼓浪，终不能害。三日三夜，椒邱欣从水中出，一目为神所伤，遂眇。至吴行吊，坐于丧席，欣恃其与水神决战之勇，以气凌人，轻傲于士大夫，言词不逊。时要离与欣对坐，忽然有不平之色，谓欣曰：‘子见士大夫而有傲色，得无以勇士自居耶？吾闻勇士之斗也，与日战不移表^①，与鬼神战不旋踵^②，与人战不违声^③，宁死不受其辱。今子与神斗于水，失马不能追，又受眇目之羞，形残名辱，不与并命，而犹恋恋于余生，此天地间最无用之物。且不当以面目见人，况傲士乎！’椒邱欣被骂，顿口无言，含愧出席而去。要离至晚还舍，

① 表：影。

② 踵：脚跟。

③ 违声：避名。

诫其妻曰：‘我辱勇士椒邱欣于大家之丧，恨怨郁积，今夜必来杀我，以报其耻。吾当僵卧室中，以待其来，惧勿闭门。’妻知要离之勇，从其言。椒邱欣果于夜半挟利刃，径造要离之舍，见门扉不掩，堂户大开，直趋其室。见一人垂手放发，临窗僵卧，观之，乃要离也。见欣来，直挺不动，亦无惧意。欣以剑承要离之颈，数之曰：‘汝有当死者三，汝知之乎？’离曰：‘不知。’欣曰：‘汝辱我于大家之丧，一死也；归不关闭，二死也；见我而不起避，三死也。汝自求死，勿以我为怨！’要离曰：‘我无三死之过，尔有三不肖之愧，尔知之乎？’欣曰：‘不知。’要离曰：‘吾辱尔于千人之众，尔不敢酬一言，一不肖也；入门不咳，登堂无声，有掩袭之心，二不肖也；以剑承吾之颈，尚敢大言，三不肖也。尔有三不肖，而反责我，不可鄙哉？’椒邱欣乃收剑叹曰：‘吾之勇，自计世人莫有及者，离乃加吾之上，真乃天下勇士。吾若杀之，岂不貽笑于人？然不能杀汝，亦难以勇称于世矣！’乃投剑于地，以头触牖而死。方其在丧席之时，臣亦与坐，故知其详。岂非有万人之勇乎？”阖闾曰：“子为我召之。”伍员乃往见要离曰：“吴王闻吾子高义，愿一见颜色。”离惊曰：“吾乃吴下小民，有何德能，敢奉吴王之诏？”伍员再申言吴王愿见之意。要离乃随伍员入谒。

阖闾初闻伍员夸要离之勇，意必魁伟非常。及见离，身材仅五尺余，腰围一束，形容丑陋，大失所望，心中不悦。问曰：“子胥称勇士要离，乃子乎？”离曰：“臣细小无力，迎风则伏，负风则僵，何勇之有。然大王有所遣，不敢不尽其力。”阖闾嘿然不应。伍员已知其意，奏曰：“夫良马不在形之高大，所贵者力能任重，足能致远而已。要离形貌虽陋，其智术非常，非此人不

能成事，王勿失之！”阖闾乃延入后宫赐坐。要离进曰：“大王意中所患，得非亡王之公子乎？臣能杀之。”阖闾笑曰：“庆忌骨腾肉飞，走逾奔马，矫捷如神，万夫莫当。子恐非其敌也！”要离曰：“善杀人者，在智不在力。臣能近庆忌，刺之，如割鸡耳。”阖闾曰：“庆忌明智之人，招纳四方亡命，岂肯轻信国中之客，而近子哉？”要离曰：“庆忌招纳亡命，将以害吴。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而近之矣。如是而后可图也。”阖闾愀然不乐曰：“子无罪，吾何忍加此惨祸于子哉？”要离曰：“臣闻‘安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室家之爱，不能除君之患，非义也。’臣得以忠义成名，虽举家就死，其甘如饴么！”伍员从旁进曰：“要离为国忘家，为主忘身，真千古之豪杰！但于功成之后，旌表其妻孥，不没其绩，使其扬名后世足矣。”阖闾许之。

次日，伍员同要离入朝，员荐要离为将，请兵伐楚。阖闾骂曰：“寡人观要离之力，不及一小儿，何能胜伐楚之任哉！况寡人国事粗定，岂堪用兵？”要离进曰：“不仁哉王也！子胥为王定吴国，王乃不为子胥报仇乎？”阖闾大怒曰：“此国家大事，岂野人所知？奈何当朝责辱寡人！”叱力士执要离断其右臂，囚于狱中，遣人收其妻子。伍员叹息而出。群臣皆不知其繇。过数日，伍员密谕狱吏宽要离之禁，要离乘间逃出。阖闾遂戮其妻子，焚弃于市。宋儒论此事，以为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人不肯为之。今乃无故戮人妻子，以求售其诈谋，阖闾之残忍极矣！而要离与王无生平之恩，特以贪勇侠之名，残身害家，亦岂得为良士哉？有诗云：

只求成事报吾君，妻子无辜枉杀身。

莫向他邦夸勇烈，忍心害理是吴人！

要离奔出吴境，一路上逢人诉冤，访得庆忌在卫，遂至卫国求见。庆忌疑其诈，不纳。要离乃脱衣示之。庆忌见其右臂果断，方信为实，乃问曰：“吴王既杀汝妻子，刑汝之躯，今来见我何为？”离曰：“臣闻吴王弑公子之父，而夺大位，今公子连结诸侯，将有复仇之举，故臣以残命相投。臣能知吴国之情，诚以公子之勇，用臣为向导，吴可入也。大王报父仇，臣亦少雪妻子之恨！”庆忌犹未深信。未几，有心腹人从吴中探事者归报，要离妻子果焚弃于市上，庆忌遂坦然不疑。问要离曰：“吾闻吴王任子胥、伯嚭为谋主，练兵选将，国中大治。吾兵微力薄，焉能泄胸中之气乎？”离曰：“伯嚭乃无谋之徒，何足为虑？吴臣止一子胥，智勇足备，今亦与吴王有隙矣。”庆忌曰：“子胥乃吴王之恩人，君臣相得，何云有隙？”要离曰：“公子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子胥所以尽心于阖闾者，欲借兵伐楚，报其父兄之仇。今平王已死，费无极亦亡。阖闾得位，安于富贵，不思与子胥复仇，臣为子胥进言，致触王怒，加臣惨戮。子胥之心怨吴王亦明矣。臣之幸脱囚系，亦赖子胥周全之力。子胥嘱臣曰：‘此去必见公子，观其志向何如，若肯为伍氏报仇，愿为公子内应，以赎窟室同谋之罪。’公子不乘此时发兵向吴，待其君臣复合，臣与公子之仇，俱无再报之日矣！”言罢大哭，以头拟柱，欲自触死。庆忌急止之曰：“吾听子！吾听子！”遂与要离同归艾城，任为腹心，使之训练士卒，修治舟舰。

三月之后，顺流而下，欲袭吴国。庆忌与要离同舟，行至中流，后船不相接属。要离曰：“公子可亲坐船头，戒饬舟人。”庆忌来至船头坐定，要离只手执短矛侍立。忽然江中起一阵怪

风，要离转身立于上风，借风势以矛刺庆忌，透入心窝，穿出背外。庆忌倒提要离，溺其头于水中，如此三次，乃抱要离置于膝上，顾而笑曰：“天下有如此勇士哉？乃敢加刃于我！”左右持戈戟欲攒刺之，庆忌摇手曰：“此天下之勇士也。岂可一日之间，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诫左右：“勿杀要离，可纵之还吴，以旌其忠。”言毕，推要离于膝下，自以手抽矛，血流如注而死。不知要离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话说庆忌临死，诫左右勿杀要离，以成其名。左右欲释放要离。要离不肯行，谓左右曰：“吾有三不容于世，虽公子有命，吾敢偷生乎？”众问曰：“何谓三不容于世？”要离曰：“杀吾妻子而求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欲成人之事，而不免于残身灭家，非智也。有此三恶，何面目立于世哉！”言讫，遂投身于江。舟人捞救出水，要离曰：“汝捞我何意？”舟人曰：“君返国，必有爵禄，何不俟之？”要离笑曰：“吾不爱室家性命，况于爵禄？汝等以吾尸归，可取重赏。”于是夺从人佩剑，自断其足，复刎喉而死。史臣有赞云：

古人一死，其轻如羽；不惟自轻，并轻妻子。阖门毕命，以殉一人；一人既死，吾志已伸。专诸虽死，尚存其胤^①；伤哉要离，死无形影！岂不自爱？遂人之功；功遂名立，虽死犹荣！击剑死侠，酿成风俗；至今吴人，趋义如鹜。

又有诗单道庆忌力敌万人，死于残疾匹夫之手，世人以勇力恃者可戒矣，诗云：

庆忌骁雄天下少，匹夫一臂须臾了。

① 胤：后代。

世人休得逞强梁^①，牛角伤残鼯鼠饱。

众人收要离肢体，并载庆忌之尸，来投吴王阖闾。阖闾大悦，重赏降卒，收于行伍。以上卿之礼，葬要离于阖闾城下，曰：“藉子之勇，为吾守门。”追赠其妻子。与专诸同立庙，岁时祭祀。以公子之礼，葬庆忌于王僚之墓侧。大宴群臣。伍员泣奏曰：“王之祸患皆除，但臣之仇何日可复？”伯嚭亦垂泪请兵伐楚。阖闾曰：“俟明旦当谋之。”

次早，伍员同伯嚭复见阖闾于宫中。阖闾曰：“寡人欲为二卿出兵，谁人为将？”员、嚭齐声曰：“惟王所用，敢不效命！”阖闾心念：“二子皆楚人，但报己仇，未必为吴尽力。”乃嘿然不言，向南风而啸^②，顷之，复长叹。伍员已窥其意，复进曰：“王虑楚之兵多将广乎？”阖闾曰：“然。”员曰：“臣举一人，可保必胜。”阖闾欣然问曰：“卿所举何人？其能若何？”员对曰：“姓孙名武，吴人也。”阖闾闻说是吴人，便有喜色。员复奏曰：“此人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隐于罗浮山之东。诚得此人为军师，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阖闾曰：“卿试为寡人召之。”员对曰：“此人不轻仕进，非寻常之比，必须以礼聘之，方才肯就。”阖闾从之。乃取黄金十镒，白璧一双，使员驾驷马，往罗浮山取聘孙武。员见武，备道吴王相慕之意。乃相随出山，同见阖闾。阖闾降阶而迎，赐坐，问以兵法。孙武将所著十三篇，次第进上。

① 强梁：强横。

② 风而啸：歌吟。

阖闾令伍员从头朗诵一遍，每终一篇，赞不容已^①。那十三篇：一曰《始计》篇，二曰《作战》篇，三曰《谋政》篇，四曰《军形》篇，五曰《兵势》篇，六曰《虚实》篇，七曰《军争》篇，八曰《九变》篇，九曰《行军》篇，十曰《地形》篇，十一曰《就地》篇，十二曰《火攻》篇，十三曰《用间》篇。

阖闾顾伍员曰：“观此《兵法》，真通天彻地之才也。但恨寡人国小兵微，如何而可？”孙武对曰：“臣之《兵法》，不但可施于卒伍，虽妇人女子，奉吾军令，亦可驱而用之。”阖闾鼓掌而笑曰：“先生之言，何迂阔^②也！天下岂有妇人女子，可使其操戈习战者？”孙武曰：“王如以臣言为迂，请将后宫女侍，与臣试之。令如不行，臣甘欺罔之罪。”阖闾即召宫女三百，令孙武操演。孙武曰：“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队长，然后号令方有所统。”阖闾又宣宠姬二人，名曰右姬、左姬至前，谓武曰：“此寡人所爱，可充队长乎？”孙武曰：“可矣。然军旅之事，先严号令，次行赏罚。虽小试，不可废也。请立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谕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钺刀戟，列于坛上，以壮军容。”阖闾许于中军选用。孙武吩咐宫女，分为左右二队。右姬管辖右队，左姬管辖左队，各披挂持兵。示以军法：一不许混乱行伍，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故违约束。明日五鼓，皆集教场听操。王登台而观之。

次日五鼓，宫女二队，俱到教场。一个个身披甲冑，头戴兜鍪，右手操剑，左手握盾。二姬顶盔束甲，充做将官，分立两边，

① 已：停。

② 迂阔：不懂世情，呆。

伺候孙武升帐。武亲自区画绳墨，布成阵势。使传谕官将黄旗二面，分授二姬，令执之为前导；众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伍，十人为总。各要步迹相继，随鼓进退，左右回旋，寸步不乱。传谕已毕，令二队皆伏地听令。少顷，下令曰：“闻鼓声一通，两队齐起；闻鼓声二通，左队右旋，右队左旋；闻鼓声三通，各挺剑为争战之势。听鸣金，然后敛队而退。”众宫女皆掩口嬉笑。鼓吏禀：“鸣鼓一通。”宫女或起或坐，参差不齐。孙武离席而起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使军吏再申前令。鼓吏复鸣鼓；宫女咸起立，倾斜相接，其笑如故。孙武乃揜起双袖，亲操枹以击鼓，又申前令；二姬及宫女无不笑者。孙武大怒，两目忽张，发上冲冠，遽唤“执法何在？”执法者前跪。孙武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既已约束再三，而士不用命，士之罪矣！于军法当如何？”执法曰：“当斩！”孙武曰：“士难尽诛，罪在队长。”顾左右：“可将女队长斩讫示众！”左右见孙武发怒之状，不敢违令，便将左右二姬绑缚。

阖闾在望云台上看孙武操演，忽见绑其二姬，急使伯嚭持节驰救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用兵之能，但此二姬侍寡人巾栉，甚适寡人之意。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请将军赦之！”孙武曰：“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虽君命不得受。若徇君命而释有罪，何以服众？”喝令左右“速斩二姬！”梟其首于军前。于是二队宫女，无不股栗失色，不敢仰视。孙武于队中再取二人，为左右队长。再申令击鼓：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战，鸣金收军。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中绳墨，毫发不差。自始至终，寂然无声。乃使执法往报吴王曰：“兵已整齐，愿王观之，惟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髯翁有诗咏

孙武试兵之事云：

强兵争霸业，试武耀军容。尽出娇娥辈，犹如战斗雄。
戈挥罗袖卷，甲映粉颜红。掩笑分旗下，含羞立队中。
闻声趋必肃，违令法难通。已借妖姬首，方知上将风。
驱驰赴汤火，百战保成功。

阖闾痛此二姬，乃厚葬之于横山，立祠祭之，名曰爱姬祠。因思念爱姬，遂有不用孙武之意。伍员进曰：“臣闻‘兵者，凶器也。’不可虚谈。诛杀不果，军令不行。大王欲征楚而伯天下，思得良将。夫将以果毅为能，非孙武之将，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者乎？夫美色易得，良将难求。若因二姬而弃一贤将，何异爱莠草而弃嘉禾哉！”阖闾始悟。乃封孙武为上将军，号为军师，责成以伐楚之事，伍员问孙武曰：“兵从何方而进？”孙武曰：“大凡行兵之法，先除内患，然后方可外征。吾闻王僚之弟掩余在徐，烛庸在钟吾，二人俱怀报怨之心。今日进兵，宜先除二公子，然后南伐。”伍员然之。奏过吴王，王曰：“徐与钟吾皆小国，遣使往索逋臣^①，彼不敢不从。”乃发二使，一往徐国取掩余，一往钟吾取烛庸。

徐子章羽不忍掩余之死，私使人告之，掩余逃去。路逢烛庸亦逃出，遂相与商议，往奔楚国。楚昭王喜曰：“二公子怨吴必深，宜乘其穷^②而厚结之。”乃居于舒城，使之练兵以御吴。阖闾怒二国之违命，令孙武将兵伐徐，灭之。徐子章羽奔楚。遂伐钟吾，执其君以归。复袭破舒城，杀掩余、烛庸。阖闾便欲乘

① 逋臣：逃亡之臣。

② 穷：穷途末路。

胜入郢。孙武曰：“民劳未可骤用也。”遂班师。于是伍员献谋曰：“凡以寡胜众，以弱胜强者，必先明于劳逸之数。晋悼公三分四军，以敝楚师，卒收萧鱼之绩，惟自逸而以劳予人也。楚执政皆贪庸之辈，莫肯任患，请为三师以扰楚。我出一师，彼必皆出。彼出则我归，彼归则我复出。使彼力疲而卒惰，然后猝然乘之，无不胜矣。”阖闾以为然。乃三分其军，迭出以扰楚境。楚遣将来救，吴兵即归，楚人苦之。

吴王有爱女名胜玉，因内宴，庖人进蒸鱼。王食其半，而以其余赐女。女怒曰：“王乃以剩鱼辱我，我何用生为？”退而自杀。阖闾悲之，厚为殓具，营葬于国西阖闾门之外。凿池积土，所凿之处，遂成太湖，今女坟湖是也。又斲文石以为椁，金鼎、玉杯、银尊、珠襦之宝，府库几倾其半。又取“磐郢”名剑，皆以送^①女。乃舞白鹤于吴市之中，令万民随而观之，因令观者皆入隧门送葬。隧道内设有伏机。男女既入，遂发其机，门闭，实之以土。男女死者万人。阖闾曰：“使吾女得万人为殉，庶不寂寞也。”至今吴俗殡葬事，丧亭上制有白鹤，乃其遗风。杀生送死，阖闾之无道极矣！史臣有诗云：

三良殉葬共非秦，鹤市何当杀万人？

不待夫差方暴骨，阖闾今日已无民！

话分两头。却说楚昭王卧于宫中，既醒，见枕畔有寒光，视之，得一宝剑。及旦，召相剑者风胡子入宫，以剑示之。风胡子观剑大惊曰：“君王何从得此？”昭王曰：“寡人卧觉，得之于枕畔，不知此剑何名？”风胡子曰：“此名‘湛卢’之剑，乃吴中剑师

^① 送：殉葬。即随之入棺墓。

欧冶子所铸。昔越王铸名剑五口，吴王寿梦闻而求之，越王乃献其三，曰‘鱼肠’、‘磐郢’、‘湛卢’。‘鱼肠’以刺王僚；‘磐郢’以送亡女；惟‘湛卢’之剑在焉。臣闻此剑乃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出之有神，服之有威。然人君行逆理之事，其剑即出。此剑所在之国，其国祚^①必绵远昌炽。今吴王弑王僚自立，又坑杀万人，以葬其女，吴人悲怨，故‘湛卢’之剑，去无道而就有道也。”昭王大悦，即佩于身，以为至宝，宣示国人，以为天瑞^②。

阖闾失剑，使人访求之，有人报：“此剑归于楚国。”阖闾怒曰：“此必楚王赂吾左右而盗吾剑也！”杀左右数十人。遂使孙武、伍员、伯嚭率师伐楚。复遣使征兵于越。越王允常未与楚绝，不肯发兵。孙武等拔楚六潜二邑，因后兵不继，遂班师。阖闾怒越之不同于伐楚，复谋伐越。孙武谏曰：“今年岁星在越，伐之不利。”阖闾不听，遂伐越，败越兵于槁李，大掠而还。孙武私谓伍员曰：“四十年之后，越强而吴尽矣！”伍员默记其言。此阖闾五年事也。其明年，楚令尹囊瓦率舟师伐吴，以报潜六之役。阖闾使孙武、伍员击之，败楚师于巢，获其将华繁以归。阖闾曰：“不入郢都，虽败楚兵，犹无功也。”员对曰：“臣岂须臾忘郢都哉！顾楚国天下莫^③强，未可轻敌。囊瓦虽不得民心，而诸侯未恶。闻其索赂无厌，不久诸侯有变，乃可乘矣。”遂使孙武演习水军于江口。伍员终日使人探听楚事。忽一日，报：“有唐、蔡二国遣使臣通好，已在郊外。”伍员喜曰：“唐、蔡皆楚属

① 祚：国统。

② 天瑞：天降瑞祥。

③ 莫：广，大。

国，无故遣使远来，必然与楚有怨，天使吾破楚入郢也。”

原来楚昭王为得了“湛卢”之剑，诸侯毕贺，唐成公与蔡昭侯亦来朝楚。蔡侯有羊脂白玉佩一双，银貂鼠裘二副，以一裘一佩献于楚昭王，以为贺礼，自己佩服其一。囊瓦见而爱之，使人求之于蔡侯。蔡侯爱此裘、佩，不与囊瓦。唐侯有名马二匹，名曰“肃霜”。“肃霜”乃雁名，其羽如练之白，高首而长颈，马之形色似之，故以为名。后人复加马傍曰驎澁，乃天下希有之马也。唐侯以此马驾车来楚，其行速而稳。囊瓦又爱之，使人求之于唐侯。唐侯亦不与。二君朝礼既毕，囊瓦即谮于昭王曰：“唐、蔡私通吴国，若放归，必导吴伐楚，不如留之。”乃拘二君于馆驿。各以千人守之，名为护卫，实则监押。其时昭王年幼，国政皆出于囊瓦。二君一住三年，思归甚切，不得起身。唐世子不见唐侯归国，使大夫公孙哲至楚省视，知其见拘之故。奏曰：“二马与一国孰重？君何不献马以求归？”唐侯曰：“此马希世之宝，寡人惜之！且不肯献于楚王，况令尹乎？且其人贪而无厌，以威劫寡人，寡人宁死，决不从之。”公孙哲私谓从者曰：“吾主不忍一马，而久淹于楚，何其重畜而轻国哉。我等不如私盗驎澁，献于令尹。倘得主公归唐，吾辈虽坐盗马之罪，亦何所恨！”从者然之，乃以酒灌醉圉人，私盗二马献于囊瓦曰：“吾主以令尹德尊望重，故令某等献上良马，以备驱驰之用。”囊瓦大喜，受其所献。次日，入告昭王曰：“唐侯地褊兵微，谅不足以成大事，可赦之归国。”昭王遂放唐成公出城。唐侯既归，公孙哲与众从者，皆自系于殿前待罪。唐侯曰：“微诸卿献马于贪夫，寡人不能返国，此寡人之罪，二三子勿怨寡人足矣。”各厚赏之。今德安府随州城北，有驎澁陂，因马过此得名也。唐胡曾

先生有诗云：

行行西至一荒陂，因笑唐公不见机。

莫惜骅骝输令尹，汉东宫阙早时归。

又髯仙有诗云：

三年拘系辱难堪，只为名驹未售贪。

不是便宜私窃马，君侯安得离荆南？

蔡侯闻唐侯献马得归，亦解裘、佩以献瓦。瓦复告昭王曰：“唐、蔡一体，唐侯既归，蔡不可独留也。”昭王从之。

蔡侯出了郢都，怒气填胸，取白璧沉于汉水，誓曰：“寡人若不能伐楚，而再南渡者，有如大川！”及返国，次日，即以世子元为质于晋，借兵伐楚。晋定公为之诉告于周，周敬王命卿士刘卷，以王师会之。宋、齐、鲁、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子连蔡，共是十七路诸侯，个个恨囊瓦之贪，皆以兵从。晋士鞅为大将，荀寅副之，诸军毕集于召陵之地。荀寅自以为蔡兴师，有功于蔡，欲得重货，使人谓蔡侯曰：“闻君有裘佩以遗楚君臣，何独敝邑而无之？吾等千里兴师，专为君侯，不知何以犒师也？”蔡侯对曰：“孤以楚令尹瓦贪冒不仁，弃而投晋，惟大夫念盟主之义，灭强楚以扶弱小，则荆襄五千里，皆犒师之物也，利孰大焉。”荀寅闻之甚愧。其时周敬王十四年之春三月，偶然大雨连旬，刘卷患疟，荀寅遂谓士鞅曰：“昔五伯莫盛于齐桓，然驻师召陵，未尝少损于楚。先君文公仅一胜之，其后构兵不已。自交见以后，晋、楚无隙，自我开之不可。况水潦方降，疟疾方兴，恐进未必胜，退不楚乘，不可不虑。”士鞅亦是个贪夫，也思蔡侯酬谢，未遂其欲，托言雨水不利，难以进兵，遂却蔡侯之质，传令班师。各路诸侯见晋不做主，各散回本

国。髯仙有诗云：

冠裳济济拥兵车，直捅荆襄力有余。

谁道中原无义士，也同囊瓦索苞苴^①。

蔡侯见诸军解散，大失所望。归过沈国，怪沈子嘉不从伐楚，使大夫公孙姓袭灭其国，虏其君杀之，以泄其愤。楚囊瓦大怒，兴师伐蔡，围其城。公孙姓进曰：“晋不足恃矣。不如东行求救于吴。子胥、伯嚭诸臣，与楚有大仇，必能出力。”蔡侯从之。即令公孙姓约会唐侯，共投吴国借兵，以其次子公子乾为质。伍员引见阖闾曰：“唐、蔡以伤心之怨，愿为先驱。夫救蔡显名，破楚厚利。王欲入郢，此机不可失也。”阖闾乃受蔡侯之质，许以出兵，先遣公孙姓归报。阖闾正欲调兵，近臣报道：“今有军师孙武自江口归，有事求见。”阖闾召入，问其来意。孙武曰：“楚所以难攻者，以属国众多，未易直达其境也。今晋侯一呼，而十八国群集，内中陈、许、顿、胡皆素附于楚，亦弃而从晋。人心怨楚，不独唐、蔡，此楚势孤之时矣。”阖闾大悦。使被离专毅辅太子波居守。拜孙武为大将，伍员、伯嚭副之，亲弟公子夫概为先锋，公子山专督粮饷。悉起吴兵六万，号为十万，从水路渡淮，直抵蔡国。囊瓦见吴兵势大，解围而走。又恐吴兵追赶，直渡汉水，方才屯扎，连打急报至郢都告急。

再说蔡侯迎接吴王，泣诉楚君臣之恶。未几唐侯亦到。二君愿为左右翼，相从灭楚。临行，孙武忽传令军士登陆，将战舰尽留于淮水之曲^②。伍员私问舍舟之故。孙武曰：“舟行水逆而

① 苞苴：礼物。

② 曲：河曲，河之湾。

迟，使楚得徐为备，不可破矣。”员服其言。大军自江北陆路走章山，直趋汉阳。楚军屯于汉水之南，吴兵屯于汉水之北。囊瓦日夜愁吴军济汉，闻其留舟于淮水，心中稍安。楚昭王闻吴兵大举，自召诸臣问计。公子申曰：“子常非大将之才，速令左司马沈尹戌领兵前往，勿使吴人渡汉。彼远来无继，必不能久。”昭王从其言。使沈尹戌率兵一万五千，同令尹协力拒守。

沈尹戌来至汉阳，囊瓦迎入大寨。戌问曰：“吴兵从何而来，如此之速？”瓦曰：“弃舟于淮纳，从陆路自豫章至此。”戌连笑数声曰：“人言孙武用兵如神，以此观之，真儿戏耳！”瓦曰：“何谓也？”戌曰：“吴人惯习舟楫，利于水战。今乃舍舟从陆，但取便捷，万一失利，更无归路。吾所以笑之。”瓦曰：“彼兵见屯汉北，何计可破？”戌曰：“吾分兵五千与子，子沿汉^①列营，将船只尽拘集于南岸。再令轻舟，旦夕往来于江之上下，使吴军不得掠舟而渡。我率一军从新息抄出淮^②，尽焚其舟。再将汉东隘道用木石磊断。然后令尹引兵渡汉江，攻其大寨，我从后而击之。彼水陆路绝，首尾受敌，吴君臣之命，皆丧于吾手矣。”囊瓦大喜曰：“司马高见，吾不及也。”于是沈尹戌留大将武城黑统军五千，相助囊瓦，自引一万人望新息进发。不知后来胜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汉：汉水。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话说沈尹戌去后，吴、楚夹汉水而军，相持数日。武城黑欲献媚于令尹，进言曰：“吴人舍舟从陆，违其所长，且又不识地理，司马已策其必败矣。今相持数日，不能渡江，其心已怠，宜速击之。”瓦之爱将史皇亦曰：“楚人爱令尹者少，爱司马者多。若司马引兵焚吴舟，塞隘道，则破吴之功，彼为第一也。令尹官高名重，屡次失利，今又以第一之功，让于司马，何以立于百僚之上？司马且代子为政矣。不如从武城将军之计，渡江决一胜负为上。”囊瓦惑其言，遂传令三军，俱渡汉水，至小别山列成阵势。史皇出兵挑战，孙武使先锋夫概迎之。夫概选勇士三百人，俱用坚木为大棒，一遇楚兵，没头没脑乱打将去。楚兵从未见此军形，措手不迭，被吴兵乱打一阵，史皇大败而走。囊瓦曰：“子令我渡江，今才交兵便败，何面目来见我？”史皇曰：“战不斩将，攻不擒王，非兵家大勇。今吴王大寨札在大别山之下，不如今夜出其不意，往劫之，以建大功。”囊瓦从之。遂挑选精兵万人，披挂衔枚，从间道杀出大别山后。诸军得令，依计而行。

却说孙武闻夫概初战得胜，众皆相贺。武曰：“囊瓦乃斗筭之辈，贪功侥幸。令史皇小挫，未有亏损，今夜必来掩袭大寨，

不可不备。”乃令夫概、专毅各引本部，伏于大别山之左右，但听哨角为号，方许杀出。使唐、蔡二君，分两路接应。又令伍员引兵五千，抄出小别山，反劫囊瓦之寨，却使伯嚭接应。孙武又使公子山保护吴王，移屯于汉阴山，以避冲突。大寨虚设旌旗，留老弱数百守之。号令已毕，时当三鼓，囊瓦果引精兵，密从山后抄出。见大寨中寂然无备，发声喊，杀入军中，不见吴王，疑有埋伏，慌忙杀出。忽听得哨角齐鸣，专毅、夫概两军，左右突出夹攻，囊瓦且战且走，三停兵士，折了一停。才得走脱，又闻炮声大震，右有蔡侯，左有唐侯，两下截住。唐侯大叫：“还我肃霜马，免汝一死！”蔡侯又叫：“还我裘、佩，饶汝一命！”囊瓦又羞又恼，又慌又怕。

正在危急，却得武城黑引兵来，大杀一阵，救出囊瓦。约行数里，一起守寨小军来报：“本营已被吴将伍员所劫，史将军大败，不知下落。”囊瓦心胆俱裂，引著败兵，连夜奔驰，直到柏举，方才驻足。良久，史皇亦引残兵来到，余兵渐集，复立营寨。囊瓦曰：“孙武用兵，果有机变！不如弃寨逃归，请兵复战。”史皇曰：“令尹率大兵拒吴，若弃寨而归，吴兵一渡汉江，长驱入郢，令尹之罪何逃？不如尽力一战，便死于阵上，也留个香名于后！”囊瓦正在踌躇，忽报：“楚王又遣一军来接应。”囊瓦出寨迎接，乃大将薳射也。射曰：“主上闻吴兵势大，恐令尹不能取胜，特遣小将带军一万，前来听命。”因问从前交战之事。囊瓦备细详述了一遍，面有惭色。薳射曰：“若从沈司马之言，何至如此。今日之计，惟有深沟高垒，勿与吴战，等待司马兵到，然

后合击。”囊瓦曰：“某因轻兵劫寨，所以反被其劫。若两阵相当^①，楚兵岂遽弱于吴哉！今将军初到，乘此锐气，宜决一死敌。”蕩射不从。遂与囊瓦各自立营，名虽互为犄角，相去有十余里。囊瓦自恃爵高位尊，不敬蕩射；蕩射又欺囊瓦无能，不为之下。两边各怀异意，不肯和同商议。吴先锋夫概，探知楚将不和，乃入见吴王曰：“囊瓦贪而不仁，素失人心；蕩射虽来赴援，不遵约束。三军皆无斗志，若追而击之，可必全胜。”阖闾不许。夫概退曰：“君行其令，臣行其志，吾将独往，若幸破楚军，郢都可入也。”晨起，率本部兵五千，竟奔囊瓦之营。孙武闻之，急调伍员引兵接应。

却说夫概打入囊瓦大寨，瓦全不准备，营中大乱。武城黑舍命敌住。瓦不及乘车，步出寨后，左胛已中一箭。却得史皇率本部兵到，以车载之。谓瓦曰：“令尹可自方便，小将当死于此！”囊瓦卸下袍甲，乘车疾走，不敢回郢，竟奔郑国逃难去了。髡翁有诗云：

披裘佩玉驾名驹，只道千年住郢都。

兵败一身逃难去，好教万口笑贪夫。

伍员兵到，史皇恐其追逐囊瓦，乃提戟引本部杀入吴军，左冲右突，杀死吴兵将二百余人。楚兵死伤，数亦相当。史皇身被重伤而死。武城黑战夫概不退，亦被夫概斩之。蕩射之子蕩延，闻前营有失，报知其父，欲提兵往救。蕩射不许，自立营前弹压，令军中：“乱动者斩！”囊瓦敌军皆归于蕩射，点视尚有万余，合成一军，军势复振。蕩射曰：“吴军乘胜掩至，不可当

^① 相当：对阵交战。

也。及其未至，整队而行，退至郢都，再作区处。”乃令大军拔寨都起，蒯延先行，蒯射亲自断后。夫概探得蒯射移营，尾其后追之，及于清发。楚兵方收集船只，将谋渡江。吴兵便欲上前奋击，夫概止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逼之太急，将致死力。不如暂且驻兵，待其半渡，然后击之。已渡者得免，未渡者争先，谁肯死斗？胜之必矣！”乃退二十里安营。中军孙武等俱到，闻夫概之言，人人称善。阖闾谓伍员曰：“寡人有弟如此，何患郢都不入。”伍员曰：“臣闻被离曾相^①夫概，言其毫毛倒生，必有背国叛主之事，虽则英勇，不可专任。”阖闾不以为然。

再说蒯射闻吴兵来追，方欲列阵拒敌；又闻其复退，喜曰：“固知吴人怯，不敢穷追也。”乃下令五鼓饱食，一齐渡江。刚刚渡及十分之三，夫概兵到，楚军争渡大乱。蒯射禁止不住，只得乘车疾走。军士未渡者，都随著主将乱窜。吴军从后掩杀，掠取旗鼓戈甲无数。孙武命唐、蔡二君，各引本国军将，夺取渡江船只，沿江一路接应。蒯射奔至雍酆，将卒饥困，不能奔走。所喜追兵已远，暂且停留，埋锅造饭。饭才熟，吴兵又到，楚兵将不及下咽，弃食而走。留下现成熟饭，反与吴兵受用。吴兵饱食，复尽力追逐。楚兵自相践踏，死者更多。蒯射车蹶，被夫概一戟刺死。其子蒯延亦被吴兵围住，延奋勇冲突，不能得出。忽闻东北角喊声大振，蒯延曰：“吴又有兵到，吾命休矣！”原来那枝兵，却是左司马沈尹戌行至新息，得囊瓦兵败之信，遂从旧路退回，却好在雍酆遇著吴兵围住蒯延。戌遂将部下万人，分作三路杀入。

① 相：看相。

夫概恃其屡胜，不以为意。忽见楚三路进兵，正不知多少军马，没抵敌一头处，遂解围而走。沈尹戌大杀一阵，吴兵死者千余人。沈尹戌正欲追杀，吴王阖闾大军已到，两下札营相拒。沈尹戌谓其家臣吴句卑曰：“令尹贪功，使吾计不遂，天也！今敌患已深，明日吾当决一死战。幸而胜，兵不乃郢，楚国之福。万一战败，以首托汝，勿为吴人所得。”又谓蕞延曰：“汝父已歿于敌，汝不可以再死，宜亟归，传语子西，为保计郢。”蕞延下拜曰：“愿司马驱除东寇，早建大功！”垂泪而别。明旦，两下列阵交锋。沈尹戌平昔抚士有方，军卒用命，无不尽力死斗。夫概虽勇，不能取胜，看看欲败。孙武引大军杀来，右有伍员、蔡侯，左有伯嚭、唐侯。强弓劲弩在前，短兵在后，直冲入楚军，杀得七零八落。戌死命杀出重围，身中数箭，僵卧车中，不能复战，乃呼吴句卑曰：“吾无用矣！汝可速取吾首，去见楚王！”句卑犹不忍戌尽力大喝一声，遂瞑目不视。句卑不得已，用剑断其首，解裳裹而怀之，复掘土掩盖其尸，奔回郢都去了。吴兵遂长驱而进。史官有赞云：

楚谋不臧^①，贼贤升佞；伍族既捐^②，欲宗复尽。表表^{③③}沈尹，一木支厦；操敌掌中，败于贪瓦。功隳身亡，凌霜暴日；天佑忠臣，归元于国。

话说蕞延先归，见了昭王，哭诉囊瓦败奔，其父被杀之事。昭王大惊，急召子西、子期等商议，再欲出军接应。随后吴句卑

① 祚：国统。

② 捐：亡。

③ 表表：不同一般。

亦到，呈上沈尹戌之首，备述兵败之由：“皆因令尹不用司马之计，以至如此。”昭王痛哭曰：“孤不能早用司马，孤之罪也。”因大骂囊瓦：“误国奸臣，偷生于世，犬豕不食其肉！”句卑曰：“吴兵日逼，大王须早定保郢之计。”昭王一面召沈诸梁，领回父首，厚给葬具，封诸梁为叶公；一面议弃城西走。子西号哭谏曰：“社稷陵寝，尽在郢都，王若弃去，不可复入矣。”昭王曰：“所恃江汉为险，今已失其险。吴师旦夕将至，安能束手受擒乎？”子期奏曰：“城中壮丁，尚有数万，王可悉出宫中粟帛，激励将士，固守城堞。遣使四出，往汉东诸国，令合兵入援。吴人深入我境，粮饷不继，岂能久哉？”昭王曰：“吴因^① 粮于我，何患乏食？晋人一呼，顿、胡皆往，吴兵东下，唐、蔡为导。楚之宇下，尽已离心，不可恃也。”子西又曰：“臣等悉师拒敌，战而不胜，走犹未晚。”昭王曰：“国家存亡，皆在二兄，当行则行，寡人不能与谋矣。”言罢，含泪入宫。子西与子期计议，使大将斗巢，引兵五千，助守麦城，以防北路；大将宋木，引兵五千，助守纪南城，以防西北路；子西自引精兵一万，营于鲁沔江，以扼东渡之路；惟西路川江，南路湘江，俱是楚地，地方险远，非吴入楚之道，不必置备。子期督令王孙繇于、王孙圉、鍾建、申包胥等，在内巡城，十分严紧。

再说吴王阖闾聚集诸将，问入郢之期。伍员进曰：“楚虽屡败，然郢都全盛，且三城联络，未易拔也。西去鲁沔江，乃入楚之径路，必有重兵把守。必须从北打大宽转^②，分军为三：一军

① 因：因袭。

② 宽转：迂回。

攻麦城，一军攻纪南城，大王率大军直捣郢都。彼疾雷不及掩耳，顾此失彼。二城若破，郢不守矣。”孙武曰：“子胥之计甚善！”乃使伍员同公子山引兵一万，蔡侯以本国之师助之，去攻麦城；孙武同夫概引兵一万，唐侯以本国之师助之，去攻纪南城；阖闾同伯嚭等，引大军攻郢城。

且说伍员东行数日，谍者报：“此去麦城，止一舍之远，有大将斗巢引兵守把。”员命屯住军马；换了微服，小卒二人跟随，步出营外，相度地形。来至一村，见村人方牵驴磨麦，其人以捶击驴，驴走磨转，麦屑纷纷而下。员忽悟曰：“吾知所以破麦城矣！”当下回营，暗传号令：“每军士一名，要布袋一个，内皆盛土；又要草一束，明日五鼓交割。如无者斩！”至次日五更，又传一令：“每车要带乱石若干。如无者斩！”比及天明，分军为二队：蔡侯率一队往麦城之东；公子乾率一队往麦城之西。吩咐各将所带石土草束，筑成小城，以当营垒。员身自规度，督率军士用力，须臾而就。东城狭长，以象驴形，名曰“驴城”；西城正圆，以象磨形，名曰“磨城”。蔡侯不解其意。员笑曰：“东驴西磨，何患‘麦’之不下耶？”斗巢在麦城闻知吴兵东西筑城，急忙引兵来争，谁知二城已立，屹如坚垒。斗巢先至东城，城上旌旗布满，铙声不绝。斗巢大怒，便欲攻城。只见辕门开处，一员少年将军引兵出战。斗巢问其姓名，答曰：“吾乃蔡侯少子姬乾也。”斗巢曰：“孺子非吾敌手！伍子胥安在？”姬乾曰：“已取汝麦城去矣！”斗巢愈怒，挺著长戟，直取姬乾。姬乾奋戈相迎，两下交锋，约二十余合。忽有哨马飞报：“今有吴兵攻打麦城，望将军速回！”斗巢恐巢穴有失，急鸣金收军；军伍已乱。姬乾乘势掩杀一阵，不敢穷追而返。

斗巢回至麦城，正遇伍员指挥军马围城。斗巢横戈拱手曰：“子胥别来无恙？足下先世之冤，皆由无极。今谗人已诛，足下无冤可报矣。宗国三世之恩，足下岂忘之乎？”员对曰：“吾先人有大功于楚，楚王不念，冤杀父兄，又欲绝吾之命。幸蒙天佑，得脱于难。怀之十九年，乃有今日，子如相谅，速速远避，勿摆吾锋，可以相全。”斗巢大骂：“背主之贼！避汝不算好汉。”便挺戟来战伍员，员亦持戟相迎。略战数合，伍员曰：“汝已疲劳，放汝入城，明日再战。”斗巢曰：“来日决个死敌！”两下各自收军。城上看见自家人马，开门接应入城去了。至夜半，忽然城上发起喊来，报道：“吴兵已入城矣！”原来伍员军中多有楚国降卒，故意放斗巢入城，却教降卒数人，一样妆束，杂在楚兵队里混入，伏于僻处。夜半，于城上放下长素，吊上吴军。比及知觉，城上吴军已有百余，齐声呐喊，城外大军应之。守城军士乱窜，斗巢禁约不住，只得乘辎车出走。伍员出不追赶，得了麦城，遣人至吴王处报捷。潜渊有诗云：

西磨东驴下麦城，偶因触目得功成。

子胥智勇真无敌，立见荆蛮右臂倾。^①

话说孙武引兵过虎牙山，转入当阳阪，望见漳江在北，水势滔滔；纪南地势低下，西有赤湖，湖水通纪南及郢都城下。武看在肚里，心生一计。命军士屯于高阜之处，各备畚鍤，限一夜之间，要掘开深壕一道，引漳江之水，通于赤湖。却筑起长堤，坝住江水。那水进无所泄，平地高起二三丈。又遇冬月，西风大发，即时灌入纪南城中。守将宋木，只道江涨，驱城中百姓奔

^① 倾：覆灭。

郢都避水。那水势浩大，连郢都城下，一望如江湖了。孙武使人于山上砍竹造筏，吴军乘筏薄^①城。城中方知此水乃吴人决漳江所致，众心惶惧，各自逃生。楚王知郢都难守，急使箴尹固具舟西门，取其爱妹季芊，一同登舟。子期在城上，正欲督率军士捍水，闻楚王已行，只得同百官出城保驾，单单走出一身，不复顾其家室矣。郢都无主，不攻自破。史官有诗云：

虎踞方城阻汉川，吴兵迅扫若飞烟。

忠良弃尽谗贪售^②，不怕隆城高入天。

孙武遂奉阖闾入郢都城，使人掘开水坝，放水归江，合兵以守四郊。伍员亦自麦城来见。阖闾升楚王之殿，百官拜贺已毕，然后唐、蔡二君，亦入朝致词称庆。阖闾大喜，置酒高会。是晚，阖闾宿于楚王之宫，左右得楚王夫人以进。阖闾欲使侍寝，意犹未决。伍员曰：“国尚有之，况其妻乎？”王乃留宿，淫其妾媵殆遍。左右或言：“楚王之母伯嬴，乃太子建之妻，平王以其美而夺之，今其齿^③尚少，色未衰也。”阖闾心动，使人召之，伯嬴不出。阖闾怒，命左右“牵来见寡人。”伯嬴闭户，以剑击户而言曰：“妾闻诸侯者，一国之教也。礼，男女居不同席，食不共器，所以示别。今君王弃其表仪，以淫乱闻于国人，未亡人宁伏剑而死，不敢承命。”阖闾大惭，乃谢曰：“寡人敬慕夫人，愿识颜色，敢及乱乎？夫人休矣。”使其旧侍为之守户，诫从人不得妄入。

① 薄：攻。

② 售：得势。

③ 齿：年龄。

伍员求楚昭王不得，乃使孙武、伯嚭等，亦分据诸大夫之室，淫其妻妾以辱之。唐侯、蔡侯同公子山往搜囊瓦之家，裘、佩尚依然在笥，肃霜马亦在厩中。二君各取其物，俱转献于吴王。其他宝货金帛，充物室中，恣左右运取，狼籍道路。囊瓦一生贪贿，何曾受用？公子山欲取囊瓦夫人，夫概至，逐出而自取之。是时君臣宣淫，男女无别。郢都城中，几于兽群而禽聚矣。髯翁有诗云：

行淫不避楚君臣，但快私心渎大伦。

只有伯嚭持晚节，清风一线未亡人。

伍员言于吴王，欲将楚宗庙尽行拆毁。孙武进曰：“兵以义动，方为有名。平王废太子建而立秦女之子，任用谗贪，内戮忠良，而外行暴于诸侯，是以吴得至此。今楚都已破，宜召太子建之子半胜，立之为君，使主宗庙，以更昭王之位。楚人怜故太子无辜，必然相安，而胜怀吴德，世世贡献不绝。工虽赦楚，犹得楚也。如此，则名实俱全矣！”阖闾贪于灭楚，遂不听孙武之言，乃焚毁其宗庙。唐、蔡二君，各辞归本国去讫。阖闾复置酒章华之台，大宴群臣，乐工奏乐，群臣皆喜，惟伍员痛哭不已。阖闾曰：“卿报楚之志已酬矣，又何悲乎？”员含泪而对曰：“平王已死，楚王复逃，臣父兄之仇，尚未报万分之一也。”阖闾曰：“卿欲何如？”员对曰：“乞大王许臣掘平王之冢墓，开棺斩首，方可泄臣之恨。”阖闾曰：“卿为德于寡人多矣，寡人何爱于枯骨，不以慰卿之私耶？”遂许之。伍员访知平王之墓，在东门外地方室丙庄寥台湖，乃引本部兵往。但见平原衰草，湖水茫茫，并不知墓之所在。使人四下寻觅，亦无踪影。伍员乃捶胸向天而号曰：“天乎，天乎！不令我报父兄之怨乎？”忽有老父至前，

揖而问曰：“将军欲得平王之家何故？”员曰：“平王弃子夺媳，杀忠任佞，灭吾宗族，吾生不能加兵其颈，死亦当戮其尸，以报父兄于地下。”老父曰：“平王自知多怨，恐人发掘其墓，故葬于湖中。将军必欲得棺，须涸湖水而求之，乃可见也。”因登寥台，指示其处。员使善没^①之士，入水求之，于台东果得石槨^②。乃令军士各负沙一囊，堆积墓旁，壅住流水；然后凿开石槨，得一棺甚重，发之，内惟衣冠及精铁数百斤而已。老叟曰：“此疑棺也，真棺尚在其下。”更去石板下层，果然有一棺。员令毁棺，拽出其尸，验之，果楚平王之身也。用水银验过，肌肉不变。员一见其尸，怨气冲天，手持九节铜鞭，鞭之三百，肉烂骨折。于是左足践其腹，右手抉其目，数之曰：“汝生时枉有目珠，不辨忠佞，听信谗言，杀吾父兄，岂不冤哉！”遂断平王之头，毁其衣衾棺木，同骸骨弃于原野。髯翁有赞云：

怨不可积，冤不可极。极冤无君长，积怨无存殁。匹夫逃死，^①及朽骨。泪血洒鞭，怨气昏日。孝意夺忠，家仇及国。烈哉子胥，千古犹为之饮泣！

伍员既挞平王之尸，问老叟曰：“子何以知平王葬处及其棺木之诈？”老叟曰：“吾非他人，乃石工也。昔平王令吾石工五十余人，砌造疑冢。恐吾等泄漏其机，冢成之后，将诸工尽杀冢内，独老汉私逃得免。今日感将军孝心诚切，特来指明，亦为五十余冤鬼，稍偿其恨耳。”员乃取金帛厚酬老叟而去。

① 没：深入水中。

② 槨：棺材外之套棺。

再说楚昭王乘舟西涉沮水，又转而南渡大江，人于云中。有草寇数百人，夜劫昭王之舟，以戈击昭王。时王孙綰于在旁，以背蔽王，大喝曰：“此楚王也，汝欲何为？”言未毕，戈中其肩，流血及踵，昏倒于地。寇曰：“吾辈但知有财帛，不知有王！且令尹大臣，尚且贪贿，况小民乎？”乃大搜舟中金帛宝货之类。箴尹固急扶昭王登岸避之。昭王呼曰：“谁为我护持爱妹，勿令有伤！”下大夫锺建背负季芊，以从王于岸。回顾群盗放火焚舟，乃夜走数里。至明旦，子期同宋木、斗辛、斗巢陆续踪迹而至。斗辛曰：“臣家在郢，去此不及四十里，吾王且勉强到彼，再作区处。”少顷，王孙綰于亦至，昭王惊问曰：“子负重伤，何以得免？”綰于曰：“臣负痛不能起，火及臣身，忽若有人推臣上岸，昏迷中闻其语曰：‘吾乃楚之故令尹孙叔敖也。传语吾王，吴师不久自退，社稷绵远。’因以药敷臣之肩，醒来时血止痛定，故能及此。”昭王曰：“孙叔产于云中，其灵不泯。”相与嗟叹不已。斗巢出干糒同食，箴尹固解匏瓢汲水以进。昭王使斗辛觅舟于成臼之津，辛望见一舟东来，载有妻小。察之，乃大夫蓝尹也。辛呼曰：“王在此，可以载之。”蓝尹瞿曰：“亡国之君，吾何载焉！”竟去不顾。斗辛伺候良久，复得渔舟，解衣以授之，才肯舣舟拢岸。王遂与季芊同渡，得达郢邑。斗辛之仲弟斗怀，闻王至出迎。辛令治馔。斗怀进食，屡以目视昭王。斗辛疑之，乃与季弟巢亲侍王寝。至夜半，闻淬刀声，斗辛开门出看，乃斗怀也，手执箱刃，怒气勃勃。辛曰：“弟淬刃欲何为乎？”怀曰：“欲弑王耳！”辛曰：“汝何故生此逆心？”怀曰：“昔吾父忠于平王，平王听费无极谗言而杀之。平王杀我父，我杀平王之子，以

报其仇，有何不可。”辛怒骂曰：“君犹天也，天降祸于人，人敢仇乎？”怀曰：“王在国，则为君，今失国，则为仇。见仇不杀，非人也。”辛曰：“古者，怨不及嗣。王又悔前人之失，录用我兄弟。今乘其危而弑之，天理不容。汝若萌此意，吾先斩汝！”斗怀挟刃出门而去，恨恨不已。昭王闻户外叱喝之声，披衣起窃听，备闻其故，遂不肯留郢。斗辛、斗巢与子期商议，遂奉王北奔随国。

却说子西在鲁湫江把守，闻郢都已破，昭王出奔，恐国人遣散，乃服王服，乘王舆，自称楚王，立国于脾泄，以安人心。百姓避吴乱者，依之以居。已而闻王在随，晓谕百姓，使知王之所在，然后至随，与王相从。伍员终以不得楚昭王为恨，言于阖闾曰：“楚王未得，楚未可灭也。臣愿率一军西渡，踪迹昏君，执之以归。”阖闾许之。伍员一路追寻，闻楚王在随，竟往随国，致书随君，要索取楚王。毕竟楚王如何得免，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话说伍员屯兵于随国之南鄙，使人致书于随侯，书中大约言：“周之子孙，在汉川者，被楚吞噬殆尽。今天祐吴国，问罪于楚君。若出楚珍，与吴为好，汉阳之田，尽归于君，寡君与君世为兄弟，同事周室。”随侯看毕，集群臣计议。楚臣子期，面貌与昭王相似，言于随侯曰：“事急矣！我伪为王而以我出献，王乃可免也。”随侯使太史卜其吉凶，大史献繇曰：平必陂，往必复。故勿弃，新勿欲。西邻为虎，东邻为肉。

随侯曰：“楚故而吴新，鬼神示我矣。”乃使人辞伍员曰：“敝邑依楚为国，世有盟誓。楚君若下辱^①，不敢不纳。然今已他徙矣，惟将军察之！”伍员以囊瓦在郑，疑昭王亦奔郑。且郑人杀太子建，仇亦未报。遂移兵伐郑，围其郊。时郑贤臣游吉新卒，郑定公大惧，归咎囊瓦，瓦自杀。郑伯献瓦尸于吴军，说明楚王实未至郑。吴师犹不肯退，必欲灭郑，以报太子之仇。诸大夫请背城一战，以决存亡。郑伯曰：“郑之士马孰若楚；楚且破，况于郑乎？”乃出令于国中曰：“有能退吴军者，寡人愿与分国而治。”悬令三日。时鄂渚渔丈人之子，因避兵亦逃在郑城之

^① 下辱：来。

中，闻吴国用伍员为主将，乃求见郑君，自言能退吴军。郑定公曰：“卿退吴兵，用车徒几何？”对曰：“臣不用一寸之兵，一斗之粮，只要与臣一橈^①，行歌道中，吴兵便退。”郑伯不信，然一时无策，只得使左右以一橈授之：“果能退吴，不吝上赏。”渔丈人之子，缒城而下，直入吴军，于营前叩橈而歌曰：“芦中人！芦中人！腰间宝剑七星文。不记渡江时，麦饭鲍鱼羹？

军士拘之，来见伍员。其人歌“芦中人”如故，员下席惊问曰：“足下是何人？”举橈而对曰：“将军不见吾手中所操乎？吾乃鄂渚渔丈人之子也。”员恻然曰：“汝父因吾而死，正思报恩，恨无其路。今日幸得相遇，汝歌而见我，意何所须？”对曰：“别无所须也。郑国惧将军兵威，令于国中：‘有能退吴军者，与之分国而治。’臣念先人与将军有仓卒之遇，今欲从将军乞赦郑国。”员乃仰天叹曰：“嗟乎！员得有今日，皆渔丈人所赐。上天苍苍，岂敢忘也！”即日下令解围而去。渔丈人之子回报郑伯。郑伯大喜，乃以百里之地封之，国人称之曰：“渔大夫”。至今溱、洧之间，有丈人村，即所封地也。髯翁有诗云：

密语芦洲隔死生，橈歌强似楚歌声。

三军既散分茅土，不负当时江上情。

伍员既解郑国之围，还军楚境，各路分截守把。大军营于麇地，遣人四出招降楚属，兼访求昭王甚急。

却说申包胥自郢都破后，逃避在夷陵石鼻山中，闻子胥掘墓鞭尸，复求楚王，乃遣人致书于子胥，其略曰：

① 橈：船桨。

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乃**僇**辱其尸^①，虽云报仇，不已甚乎？物极必反，子宜速归。不然，胥当践“复楚”之约！

伍员得书，沉吟半晌，乃谓来使曰：“某因军务倥偬，不能答书，借汝之口，为我致谢申君；忠孝不能两全，吾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耳！”使者回报包胥，包胥曰：“子胥之灭楚必矣。吾不可坐而待之。”想起楚平王夫人，乃秦哀公之女，楚昭王乃秦之甥，要解楚难，除是求秦。乃昼夜西驰，足踵俱开，步步流血，裂^②裳而裹之。奔至雍州，来见秦哀公曰：“吴贪如封豕，毒如长蛇，久欲荐食^③诸侯，兵自楚始。寡君失守社稷，逃于草莽之间，特命下臣，告急于上国。乞君念甥舅之情，代为兴兵解厄。”秦哀公曰：“秦僻在西陲，兵微将寡，自保不暇，安能为人？”包胥曰：“楚、秦连界，楚遭兵而秦不救，吴若灭楚，次将及秦。君之存楚，亦以固秦也。若秦遂有楚国，不犹愈^④于吴乎？倘能抚而存之，不绝其祀，情愿世世北面事秦。”秦哀公意犹未决，曰：“大夫姑就馆驿安下，容孤与群臣商议。”包胥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得安居，下臣何敢就馆自便乎？”时秦哀公沉湎于酒，不恤国事。包胥请命愈急，哀公终不肯发兵。于是，包胥不脱衣冠，立于秦庭之中，昼夜号哭，不绝其声。如此七日七夜，水浆一勺不入其口。哀公闻之，大惊曰：“楚臣之急其君，一至是乎？楚有贤臣如此，吴犹欲灭之；寡人无此贤臣，吴岂能相

① 僇：戮，分尸，侮辱。

② 裂：撕。

③ 荐食：接连吞食

④ 愈：胜。

容哉？”为之流涕，赋《无衣》之诗以旌之。诗曰：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与子同仇。

包胥顿首称谢，然后始进壶飧。秦哀公命大将子薄、子虎帅车五百乘，从包胥救楚。包胥曰：“吾君在随望救，不啻如大旱之望雨。胥当先往一程，报知寡君。元帅从商、谷而东，五日可至襄阳，折而南，即荆门。而胥以楚之余众，自石梁山南来，计不出二月，亦可相会。吴恃其胜，必不为备；军士在外，日久思归。若破其一军，自然瓦解。”子蒲曰：“吾未知路径，必须楚兵为导，大夫不可失期。”

包胥辞了秦帅，星夜至随，来见昭王，言：“臣请得秦兵，已出境矣。”昭王大喜，谓随侯曰：“卜人所言：‘西邻为虎，东邻为肉。’秦在楚之西，而吴在其东，斯言果验矣。”时薳延、宋木等，亦收拾余兵，从王于随。子西、子期并起随众，一齐进发。秦师屯于襄阳，以待楚师。包胥引子西、子期等与秦师相见。楚兵先行，秦兵在后。遇夫概之师于沂水。子蒲谓包胥曰：“子率楚师先与吴战，吾当自后会之。”包胥便与夫概交锋。夫概恃勇，看包胥有如无物。约斗十余合，未分胜败。子蒲、子虎驱兵大进。夫概望见旗号有秦字，大惊曰：“西兵何得至此？”急急收军，已折大半。子西、子期等乘胜追逐五十里方止。夫概奔回郢都，来见吴王，盛称秦兵势锐，不可抵当。阖闾有惧色。孙武进曰：“兵，凶器，可暂用而不可久也。且楚土地尚广，人心未肯服吴。臣前请王立芊胜以抚楚，正虞今日之变耳。为今之计，不如遣使与秦通好，许复楚君；割楚之西鄙，以益吴疆，君亦不为无利也。若久恋楚宫，与之相持，楚人愤而力，吴人骄而惰，加以虎狼之秦，臣未保其万全。”伍员知楚王必不可得，亦为武

言以然，阖闾将从之。伯嚭进曰：“吾兵自离东吴，一路破竹而下，五战拔郢，遂夷楚社。今一遇秦兵，即便班师，何前勇而后怯耶？愿给臣兵一万，必使秦兵片甲不回。如若不胜，甘当军令！”阖闾壮其言，许之。

孙武与伍员力止不可变兵，伯嚭不从。引兵出城，两军相遇于军祥，排成阵势。伯嚭望见楚军行列不整，便教鸣鼓，驰车突入。正遇子西，大骂：“汝万死之余，尚望寒灰再热耶？”子西亦骂：“背国叛夫！今日何颜相见？”伯嚭大怒，挺戟直取子西，子西亦挥戈相迎。战不数合，子西诈败而走。伯嚭追之，未及二里，左边沈诸梁一军杀来，右边蕞延一军杀来，秦将子蒲、子虎引生力军，从中直贯吴阵。三路兵将吴兵截为三处，伯嚭左冲右突，不能得脱。却得伍员兵到，大杀一阵，救出伯嚭。一万军马，所存不上二千人。伯嚭自囚，入见吴王待罪。孙武谓伍员曰：“伯嚭为人，矜功自任，久后必为吴国之患，不如乘此兵败，以军令斩之。”伍员曰：“彼虽有丧师之罪，然前功不小，况敌在目前，不可斩一大将。”遂奏吴王赦其罪。秦兵直逼郢都，阖闾命夫概同公子山守城，自引大军屯于纪南城，伍员、伯嚭分屯磨城、驴城，以为犄角之势，与秦兵相持。又遣使征兵于唐、蔡。楚将子西谓子蒲曰：“吴以郢为巢穴，故坚壁相持，若唐、蔡更助之，不可敌矣！不若乘间加兵于唐。唐破，则蔡人必惧而自守，吾乃得专力于吴。”子蒲然其计。于是子蒲同子期分兵一支，袭破唐城，杀唐成公，灭其国。蔡哀公惧，不敢出兵助吴。

却说夫概自恃有破楚之首功，因沂水一败，吴王遂使协守郢都，心中郁郁不乐。及闻吴王与秦相持不决，忽然心动，想

道：“吴国之制，兄终弟及，我应嗣位。今王立子波为太子，我不得立矣！乘此大兵出征，国内空虚，私自归国，称王夺位，岂不胜于久后相争乎？”乃引本部军马，偷出郢都东门，渡汉而归。诈称：“阖闾兵败于秦，不知所往，我当次立。”遂自称吴王，使其子扶臧悉众据淮水，以遏吴王之归路。吴世子波，与专毅闻变，登城守御，不纳夫概。夫概乃遣使由三江通越，说其进兵，夹攻吴国，事成割五城为谢。

再说阖闾闻秦兵灭唐，大惊，方欲召诸将计议战守之事。忽公子山报到，言：“夫概不知何故，引本部兵私回吴国去了。”伍员曰：“夫概此行，其反必矣。”阖闾曰：“将若之何？”伍员曰：“夫概一勇之夫，不足为虑。所虑者，越人或闻变而动耳。王宜速归，先靖内乱。”阖闾于是留孙武、子胥退守郢都，自与伯嚭以舟师顺流而下。既渡汉水，得太子波告急信，言：“夫概造反称王，又结连越兵入寇，吴都危在旦夕。”阖闾大惊曰：“不出子胥所料也。”遂遣使往郢都，取回孙武、伍员之兵。一面星夜驰归，沿江传谕将士：“去夫概来归者，复其本位；后到者诛。”淮上之兵，皆倒戈来归。扶臧奔回谷阳。夫概欲驱民授甲。百姓闻吴王尚在，俱走匿。夫概乃独率本部出战。阖闾问曰：“我以手足相托，何故反叛？”夫概对曰：“汝弑王僚，非反叛耶？”阖闾怒，教伯嚭：“为我擒贼！”战不数合，阖闾麾大军直进。夫概虽勇，争奈众寡不敌，大败而走。扶臧具舟于江，以渡夫概，逃奔宋国去了。阖闾扶定居民，回至吴都，太子波迎接入城，打点拒越之策。

却说孙武得吴王班师之诏，正与伍员商议，忽报：“楚军中有人送书到。”伍员命取书看之，乃申包胥所遣也。书略云：

子君臣据郢三时，而不能定楚，天意不欲亡楚，亦可知矣。子能践“覆楚”之言，吾亦欲酬“复楚”之志。朋友之义，相成而不相伤。子不竭吴之威，吾亦不尽^①秦之力。伍员以书示孙武曰：“夫吴以数万之众，长驱入楚，焚其宗庙，堕其社稷；鞭死者之尸，处生者之室。自古人臣报仇，未有如此之快者。且秦兵虽败我余军，于我未有大损也。《兵法》‘见可而进，知难则退。’幸楚未知吾急，可以退矣。”孙武曰：“空退为楚所笑，子何不以半胜为请？”伍员曰：“善。乃复书曰：“

平王逐无罪之子，杀无罪之臣，某实不胜其愤，以至于此。昔齐桓公存邢立卫，秦穆公三置晋君，不贪其土，传诵至今。某虽不才，窃闻兹义。今太子建之子胜，糊口于吴，未有寸土。楚若能归胜，使奉故太子之祀，某敢不退避，以成吾子之志。

申包胥得书，言于子西。子西曰：“封故太子之后。正吾意也。”即遣使迎半胜于吴。沈诸梁谏曰：“太子已废，胜为仇人，奈何养仇以害国乎？”子西曰：“胜匹夫耳！何伤？”竟以楚王之命召之，许封大邑。楚使既发，孙武与伍员遂班师而还。凡楚之府库宝玉，满载以归。又迁楚境户口万家，以实吴空虚之地。伍员使孙武从水路先行，自己从陆路打从历阳山经过，欲求东皋公报之，其庐舍俱不存矣。再遣使于龙洞山问皇甫讷，亦无踪迹。伍员叹曰：“真高士也！”就其地再拜而去。至昭关。已无楚兵把守。员命毁其关。复过漂阳濑水之上，乃叹曰：“吾尝饥困于此，向一女子乞食。女子以盂浆及饭饲我，遂投水而亡。

^① 竭：全部。尽：全部。

吾曾留题石上，未知在否？”使左右发土，其石字宛然不磨。欲以千金报之，未知其家，乃命投金于濂水中曰：“女子如有知，明吾不相负也！”行不一里，路傍一老姬，视兵过而哭泣。军士欲执之，问曰：“姬何哭之悲也？姬曰：“吾有女守居三十年不嫁，往年浣纱于濂，遇一穷途君子，而辄饭之，恐事泄，自投濂水。闻所饭者，乃楚亡臣伍君也。今伍君兵胜而归，不得其报。自伤虚死^①，是以悲耳。”军士乃谓姬曰：“吾主将正伍君也。欲报汝千金，不知其家，已投金于水中，盍往取之？”驱遂取金而归。至今名其水为投金濂。髯仙有诗云：

投金濂下水淅淅，犹忆亡臣报德时。

三十年来无匹偶，芳名已共子胥垂。

越子允常闻孙武等兵回吴国。知武善于用兵，料难取胜，亦班师而回，曰：“越与吴敌也。”遂自称为越王。不在话下。

阖闾论破楚之功，以孙武为首。孙武不愿居官，固请还山。王使伍员留之。武私谓员曰：“子知天道乎？暑往则寒来，春还则秋至。王恃其强盛，四境无虞，骄乐必生。夫功成不退，将有后患。吾非徒自全，并欲全子。”员不谓然。武遂飘然而去。赠以金帛数车，俱沿路散于百姓之贫者。后不知其所终。史臣有赞云：

孙子之才，彰于伍员；法行二嫔，威振三军。御众如一，料敌若神；大伸于楚，小挫于秦。智非偏拙，谋不尽行；不受爵禄，知亡知存。身出道显，身去名成；书十三篇，兵家所尊。

① 自伤虚死：自我哀悼白白死去的人。

闾閻乃立伍员为相国，亦仿齐仲父，楚子文之意，呼为子胥而不名^①。伯嚭为太宰，同预国政。更名闾门曰破楚门。复垒石于南界，留门使兵守之，以拒越入，号曰石门关。越大夫范蠡亦筑城于浙江之口，以拒吴，号曰固陵，言其可固守也。此周敬王十五年事。

话分两头。再说子西与子期重入郢城，一面收葬平干骸骨，将宗庙社稷，重新草创，一面遣申包胥以舟师迎昭王于随。昭王遂与随君定盟，誓无侵伐。随君亲送昭王登舟，方才回转。昭王行至大江之中，凭栏四望，想起来日之苦，今日重渡此江，中流自在，心中甚喜。忽见水面一物，如斗之大，其色正红，使水手打捞得之，遍问群臣，皆莫能识。乃拔佩刀砍开，内有饕餮似瓜，试尝之，甘美异常。乃遍赐左右曰：“此无名之果，可识^②之，以俟博物之士也。”不一日，行至云中，昭王叹曰：“此寡人遇盗之处，不可以不识。”乃泊舟江岸，使斗辛督人夫筑一小城于云梦之间，以便行旅投宿。今云梦县有地名楚王城，即其故址。子西、子期等离郢都五十里，迎接昭王。君臣交相慰劳。

既至郢城，见城外白骨如麻，城中宫阙，半已残毁，不觉凄然泪下。遂入宫来见其母伯嬴，子母相向而泣。昭王曰：“国家不幸，遭此大变，至于庙社凌夷，陵墓受辱，此恨何时可雪？”伯嬴曰：“今日复位，宜先明赏罚，然后抚恤百姓，徐俟气力完足，以图恢复可也。”昭王再拜受教。是日不敢居寝，宿于斋宫。次日，祭告宗庙社稷，省视坟墓，然后升殿，百官称贺。昭王曰：

① 胥：有才智之称。不名：不呼其名。

② 识：标志。下同。

“寡人任用匪人，几至亡国。若非卿等，焉能重见天日。失国者，寡人之罪；复国者，卿等之功也。”诸大夫皆稽首谢不敢。昭王先宴劳秦将，厚犒其师，遣之归国。然后论功行赏，拜子西为今尹，子期为左尹。以申包胥乞师功大，欲拜为右尹。申包胥曰：“臣之乞师于秦，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返国，臣志遂矣，敢因以为利乎？”固辞不受。昭王强之，包胥乃挈^①其妻子而逃。妻曰：“子劳形疲神，以乞秦师，而定楚国，赏其分也。又何逃乎？”包胥曰：“吾始为朋友之义，不泄子胥之谋，使子胥破楚，吾之罪也。以罪而冒功，吾实耻之！”遂逃入深山，终身不出。昭王使人求之不得，乃旌表其闾曰：“忠臣之门”。以王孙綰于为右尹，曰：“云中代寡人受戈，不敢忘也。”其他沈诸梁、鍾建、宋木、斗辛、斗巢、蕞延等，俱进爵加邑。亦召斗怀欲赏。子西曰：“斗怀欲行弑逆之事，罪之为当，况可赏乎？”昭王曰：“彼欲为父报仇，乃孝子也。能为孝子，何难为忠臣？”亦使为大夫。蓝尹亹求见昭王，王思成臼不肯同载之恨，将执而诛之，使人谓曰：“尔弃寡人于道路，今敢复来，何也？”蓝尹亹对曰：“囊瓦惟弃德树怨，是以败于柏举。王奈何效之？夫成臼之舟，孰若郢都之宫之安？臣之弃王于成臼，以傲王也！今日之来，欲观大王之悔悟与否？王不省失国之非，而记臣不载之罪，臣死不足惜，所惜者楚宗社耳。”子西奏曰：“亹之言直，王宜赦之，以无忘前败。”昭王乃许亹人见，使复为大夫如故。

群臣见昭王度量宽洪，莫不大悦。昭王夫人自以失身阖闾，羞见其夫，自缢而死。时越方与吴构难，闻楚王复国，遣使

① 挈：带领。

来贺，因进其宗女于王，王立为继室。越姬甚有贤德，为王所敬礼。王念季半相从患难，欲择良婿嫁之。季半曰：“女子之义，不近男人。锺建常负我矣，是即我夫也。敢他适乎？”昭王乃以季半嫁锺建，使建为司乐大夫。又思故相孙叔敖之灵，使人立祠于云中祭之。子西以郢都残破，且吴人久居，熟其路径，复择都地筑城建宫，立宗庙社稷，迁都居之，名曰新郢。昭王置酒新宫，与群臣大会。饮酒方酣，乐师扈子恐昭王安今之乐，忘昔之苦，复蹈平王故辙，乃抱琴于王前奏曰：“臣有《穷衄》之曲，愿为大王鼓之。”昭王曰：“寡人愿闻。”扈子援琴而鼓，声甚凄怨。其词曰：

王耶王耶何乖劣？不顾宗庙听谗孽！任用无忌多所杀，诛夷忠孝大纲绝。二子东奔适吴越，吴王哀痛助忉忉^①。垂涕举兵将西伐，子胥、伯嚭、孙武决。五战破郢王奔发，留兵纵骑虏荆阙^②。先王骸骨遭发掘，鞭辱腐尸耻难雪！几危宗庙社稷灭，君王逃死多跋涉。卿士凄怆民泣血，吴军虽去怖不歇。愿王更事抚忠节，勿为谗口能谤袭！

昭王深知琴曲之情，垂涕不已。扈子收琴下阶，昭王遂罢宴。自此早朝晏罢，勤于国政。省刑薄敛，养士训武，修复关隘，严兵固守。半胜既归，楚昭王封为白公胜，筑城名白公城，遂以白为氏，聚其本族而居。夫概闻楚王不念旧怨，自宋来奔。王知其勇，封之堂溪，号为堂溪氏。子西以祸起唐、蔡，唐已灭而蔡尚存，乃清伐蔡报仇。昭王曰：“国事粗定，寡人尚未

① 忉忉：忧伤。

② 虏：拾掠；阙：宫阙。

敢劳民也。”

按《春秋传》楚昭王十年出奔，十一年返国。直至二十年，方才用兵灭顿，掳顿子牂。二十一年灭胡，掳胡子豹，报其从晋侵楚之仇。二十二年围蔡，问其从吴入郢之罪；蔡昭侯请降，迁其国于江汝之间。中间休息民力近十年。所以师辄有功，楚国复兴，终符“湛卢”之祥，“萍实”之瑞也。要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话说齐景公见晋不能伐楚，人心星散，代兴之谋俞急，乃纠合卫、郑，自称盟主。鲁昭公前为季孙意如所逐，景公谋纳之。意如固拒不从，昭公改而求晋。晋荀跖得意如贿赂，亦不果^①纳。昭公客死。意如遂废太子衍及其母弟务人，而援立庶子宋为君，是为定公。因季氏与荀跖通贿，遂事晋而不事齐。齐侯大怒，用世臣国夏为将，屡侵鲁境，鲁不能报^②。未几，季孙意如卒，子斯立，是为季康子。说起季、孟、叔三家，自昭公在国之日，已三分鲁国，各用家臣为政，鲁君不复有公臣。于是家臣又窃三大夫之权，展转盗肆，凌铄其主。今日季孙斯、孟孙无忌、叔孙州仇，虽然三家鼎立，邑宰各据其城，以为己物，三家号令不行，无可奈何。季氏之宗邑曰费，其宰公山不狃；孟氏之宗邑曰成，其宰公敛阳；叔氏之宗邑曰郈，其宰公若藐。这三处城垣，皆三家自家增筑，极其坚厚，与曲阜都城一般。那三个邑宰中，惟公山不狃尤为强横。更有家臣一人，姓阳名虎，字货，生得鸳肩巨颡，身長九尺有余，勇力过人，智谋百出。季斯起初

① 果：事实上，结果。果纳：实际上接纳。

② 报：报仇。

任为腹心，使为家宰^①，后渐专季氏之家政，擅作威福。季氏反为所制，无可奈何。季氏内为陪臣所制，外受齐国侵袭，束手无策。时又有少正卯者，为人博闻强记，巧辩能言，通国号为“闻人”，三家倚之为重。卯面是背非，阴阳其说，见三家则称颂其佐君匡国之功，见阳虎等又托为强公室抑私家之说，使之挟鲁侯以令三家。挑得上下如水火，而人皆悦其辨给^②，莫悟其奸。内中单说孟孙无忌，乃是仲孙玃之子，仲孙蔑之孙。玃在位之日，慕鲁国孔仲尼之名，使其子从之学礼。

那孔仲尼名丘，其父叔梁纥尝为邹邑大夫，即逼阳手托悬门之勇士也。纥娶于鲁之施氏，多女而无子。其妾生一子曰孟皮，病足成废人。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五女，俱未聘，疑纥年老，谓诸女曰：“谁愿适邹大夫者？”诸女莫对。最幼女曰徵在，出应曰：“女子之义，在家从父，惟父所命，何问焉？”颜氏奇其语，即以徵在许婚。既归纥，夫妇忧无子，共祷于尼山之谷。徵在升山时，草木之叶皆上起。及祷毕而下，草木之叶皆下垂。是夜，徵在梦黑帝^③见召，嘱曰：“汝有圣子，若产，必于‘空桑’之中。”觉而有孕。一日，恍惚若梦，见五老人列于庭，自称“五星之精”，狎^④一兽，似小牛而独角，文如龙鳞，向徵在而伏。口吐玉尺，上有文曰：“水精之子，继衰周而素王。”徵在心知其异，以绣绂系其角而去。告于叔梁纥，纥曰：“此兽必麒麟也。”及产期，徵在问：“地有名‘空桑’者乎？”叔梁纥曰：“南山有空窠，窠

① 家宰。家，宗族政权，家宰：官名，管理家务。

② 辨给：口才敏捷。

③ 黑帝：神话中的五大天帝即天上皇帝之一。

④ 狎：亲近，玩。

有石门而无水，俗名亦呼空桑。”徵在曰：“吾将往产于此。”纣问其故，徵在乃述前梦。遂携卧具于空窠中。其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守于山之左右，又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以沐徵在，良久乃去。徵在遂产孔子。石门中忽有清泉流出，自然温暖，浴毕，泉即涸。今曲阜县南二十八里，俗呼女陵山，即空桑也。

孔子生有异相，牛唇虎掌，鸳肩龟脊，海口辅喉，顶门状如反宇。父纣曰：“此儿秉尼山之灵。”因名曰丘，字仲尼。仲尼生未几而纣卒，育于徵在。既长，身長九尺六寸，人呼为“长人”。有圣德，好学不倦。周游列国，弟子满天下，国君无不敬慕其名，而为权贵当事所忌，竟无能用之者。是时适在鲁国，无忌言于季斯曰：“欲定内外之变，非用孔子不可。”季斯召孔子，与语竟日，如在江海中，莫窥其际。季斯起更衣，忽有费邑人至，报曰：“穿井者得土缶^①，内有羊一只，不知何物？”斯欲试孔子之学，嘱使勿言。既入座，谓孔子曰：“或穿井于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子曰：“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斯惊问其故。孔子曰：“某闻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豸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其为羊必矣。”斯曰：“何以谓之豸羊？”孔子曰：“非雌非雄，徒有其形。”斯乃召费人问之，果不成雌雄者。于是大惊曰：“仲尼之学，果不可及！”乃用为中都宰。

此事传闻至楚，楚昭王使人致币于孔子，询以渡江所得之物。孔子答使者曰：“是名萍实，可剖而食也。”使者曰：“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某曾问津于楚，闻小儿谣曰：‘楚王渡江得

① 缶：盛酒、水之器。

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尝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使者曰：“可常得乎？”孔子曰：“萍者，浮泛不根之物，乃结而成实，虽千百年不易得也。此乃散而复聚，衰而复兴之兆，可为楚王贺矣。”使者归告昭王，昭王叹服不已。孔子在中都大治，四方皆遣入观其政教，以为法则。鲁定公知其贤，召为司空。

周敬王十九年，阳虎欲乱鲁而专其政，知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而与费邑宰公山不狃相厚，乃与二人商议。欲以计先杀季孙，然后并除仲叔，以公山不狃代斯^①之位，以叔孙辄代州仇之位，已代孟孙无忌之位。虎慕孔子之贤，欲招致门下，以为己助。使人讽^②之来见，孔子不从。乃以蒸豚馈之，孔子曰：“虎诱我往谢而见我也。”今弟子伺虎出外，投刺于门而归，虎竟不能屈。孔子密言于无忌曰：“虎必为乱，乱必始于季氏，子预为之备，乃可免也。”无忌伪为筑室于南门之外，立栅聚材，选牧圉之壮勇者三百人为佣，名曰兴工，实以备乱。又语成宰公敛阳，使缮甲待命，倘有报至，星夜前来赴援。

是年秋八月，鲁将行禘祭^③。虎请以禘之明日，享季孙于薄圃。无忌闻之曰：“虎享季孙，事可疑矣。”乃使人驰告公敛阳，约定日中率甲由东门至南门，一路观变。至享期，阳虎亲至季氏之门，请季斯登车。阳虎在前为导，虎之从弟阳越在后，左右皆阳氏之党。惟御车者林楚，世为季氏门下之客。季斯心疑有变，私语林楚曰：“汝能以吾车适孟氏乎？”林楚点头会意。行

① 斯：斯人，这个人。

② 讽：暗示，劝告。

③ 禘祭：祭祖。

至大衢，林楚遽挽辔南向，以鞭策连击其马，马怒而驰。阳越望见，大呼：“收辔！”林楚不应，复加鞭，马行益急。阳越怒，弯弓射楚，不中，亦鞭其马，心急鞭坠。越拾鞭，季氏之车已去远矣。季斯出南门，径入孟氏之室，闭其栅，号曰：“孟孙救我！”无忌使三百壮士，挟弓矢伏于栅门以待。须臾，阳越至，率其徒攻栅。三百人从栅内发矢，中者辄倒，阳越身中数箭而死。

且说阳货行及东门，回顾不见了季孙，乃转辕复循旧路，至大衢，问路人曰：“见相国车否？”路人曰：“马惊，已出南门矣。”语未毕，阳越之败卒亦到，方知越已射死，季孙已避入孟氏新宫。虎大怒，驱其众急往公宫，劫定公以出朝。遇叔孙州仇于途，并劫之。尽发公宫之甲与叔孙氏家众，共攻孟氏于南门。无忌率三百人力拒之。阳虎命以火焚栅，季斯大惧。无忌使视日方中，曰：“成兵且至，不足虑也。”言未毕，只见东角上一员猛将，领兵呼哨而至，大叫：“勿犯吾主！公斂阳在此！”阳虎大怒，便奋长戈，迎住公斂阳厮杀。二将各施逞本事，战五十余合，阳虎精神愈增，公斂阳渐渐力怯。叔孙州仇遽从后呼曰：“虎败矣！”即率其家众，前拥定公西走，公徒亦从之。无忌引壮士开栅杀出，季氏之家臣苦越，亦帅甲而至。阳虎孤寡无助，倒戈而走，入欢阳关据之。三家合兵以攻关，虎力不能支，命放火焚莱门。鲁师避火却退，虎冒火而出，遂奔齐国。见景公，以所据欢阳之田献之，欲借兵伐鲁。大夫鲍国进曰：“鲁方用孔某，不可敌也。不如执阳虎而归其田，以媚孔某。”景公从之。乃囚虎于西鄙。虎以酒醉守者，乘輜车逃奔宋国，宋使居于匡。阳虎虐用匡人，匡人欲杀之。复奔晋国，仕于赵鞅为臣。不在话下。宋儒论阳虎以陪臣而谋贼其家主，固为大逆；然季氏放逐

其君，专执鲁政；家臣从旁窃视，已非一日；今日效其所为，乃天理报施之常，不足怪也。有诗云：

当时季氏凌孤主，今日家臣叛主君。

自作忠奸还自受，前车音响后车闻。

又有言：鲁自惠公之世，僭用天子礼乐，其后三桓之家，舞八佾^①，歌雍^②彻。大夫目无诸侯，故家臣亦目无大夫。悖逆相仍，其来远矣。诗云：

九成于戚舞团团，借问何人后僭端？

要使国中无叛逆，重将礼乐问《周官》。

齐景公失了阳虎，又恐鲁人怪其纳叛，乃使人致书鲁定公，说明阳虎奔宋之故，就约鲁侯于齐鲁界上夹谷山前，为乘车之会，以通两国之好，永息干戈。定公得书，即召三家商议。孟孙无忌曰：“齐人多诈，主公不可轻往。”季孙斯曰：“齐屡次加兵于我，今欲修好，奈何拒之？”定公曰：“寡人若去，何人保驾？”无忌曰：“非臣师孔某不可。”定公即召孔子，以相礼之事属之。乘车已具，定公将行，孔子奏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事，不可相离。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宋襄公会孟之事可鉴也。请具左右司马，以防不虞。”定公从其言，乃使大夫申句须为右司马，乐颀为左司马，各率兵车五百乘，远远从行。又命大夫兹无还率兵车三百乘，离会所十里下寨。

既至夹谷，齐景公先在，设立坛位，为土阶三层，制度简

① 八佾：天子专用之乐舞。

② 雍：天子唱的诗。

略。齐侯幕^①于坛之右，鲁侯幕于坛之左。孔子闻齐国兵卫甚盛，亦命申句须、乐颀紧紧相随。时齐大夫黎弥以善谋称，自梁邱据死后，景公特宠信之。是夜，黎弥叩幕请见。景公召人，问：“卿有何事，昏夜来此？”黎弥奏曰：“齐、鲁为仇，非一日矣。止为孔某贤圣，用事于鲁，恐其他日害齐，故为今日之会耳。臣观孔某为人，知礼而无勇，不习战伐之事。明日主公会礼毕后，请奏四方之乐，以娱鲁君，乃使莱夷三百人假做乐工，鼓噪而前，觑便拿住鲁侯，并执孔某。臣约会车乘，从坛下杀散鲁众。那时鲁国君臣之命，悬于吾手，凭主公如何处分，岂不胜于用兵侵伐耶？”景公曰：“此事可否，当与相国谋之。”黎弥曰：“相国素与孔某有交，若通彼得知，其事必不行矣。臣请独任！”景公曰：“寡人听卿，卿须仔细！”黎弥自去暗约莱兵行事去了。

次早，两君集于坛下，揖让而登。齐是晏婴为相^②，鲁是孔子为相。两相一揖之后，各从其主，登坛交拜。叙太公、周公之好，交致玉帛酬献之礼。既毕，景公曰：“寡人有四方之乐，愿与君共观之。”遂传令先使莱人上前，奏其本土之乐。于是坛下鼓声大振，莱夷三百人，杂执旃旄、羽被、矛戟、剑楯，蜂拥而至，口中呼哨之声，相和不绝，历阶之半，定公色变。孔子全无惧意，趋立于景公之前，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本行中国之礼，安用夷狄之乐？请命有司去之。”晏子不知黎弥之计，亦奏景公曰：“孔某所言，乃正礼也。”景公大渐，急麾莱夷使退。黎弥伏于坛下，只等莱夷动手，一齐发作；见齐侯打发下来，心

① 幕：帐篷。

② 相：陪臣。

中甚愠，乃召本国优人，吩咐：“筵席中间召汝奏乐，要歌《敝笱》之诗，任情戏谑。若得鲁君臣或笑或怒，我这里有重赏。”原来那诗乃文姜淫乱故事，欲以羞辱鲁国。黎弥升阶奏于齐侯曰：“请奏宫中之乐，为两君寿。”景公曰：“宫中之乐，非夷乐也，可速奏之。”黎弥传齐侯之命，倡优侏儒二十余人，异服涂面，装女扮男，分为二队，拥至鲁侯面前。跳的跳，舞的舞，口中齐歌的都是淫词，且歌且笑。

孔子按剑张目，觑定景公奏曰：“匹夫戏诸侯者，罪当死！请齐司马行法！”景公不应。优人戏笑如故。孔子曰：“两国既已通好，如兄弟然，鲁国之司马，即齐之司马也。”乃举袖向下麾之，大呼：“申句须、乐颀何在？”二将飞驰上坛，于男女二队中，各执领班一人，当下斩首，余人惊走不迭。景公心中骇然。鲁定公随即起身。黎弥初意还想于坛下邀截鲁侯，一来见孔子有此手段，二来见申、乐二将英雄，三来打探得十里之外，即有鲁军屯札，遂缩颈而退。

会散，景公归幕，召黎弥责之曰：“孔某相其君，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寡人本欲修好，今反成仇矣。”黎弥惶恐谢罪，不敢对一语。晏子进曰：“臣闻‘小人知其过，谢之以文^①；君子知其过，谢之以质。’今鲁有汶阳之田三处，其一曰欢，乃阳虎所献不义之物；其二曰郛，乃昔年所取以寓鲁昭公者；其三曰龟阴，乃先君顷公时仗晋力索之于鲁者。那三处皆鲁故物，当先君桓公之日，曹沫登坛劫盟，单取此田。田不归鲁，鲁志不甘。主公乘此机以三田谢过，鲁君臣必

① 谢：认错。谢之以文：认错文过饰非。谢之以质：认错诚实。

喜，而齐鲁之交固矣。”景公大悦，即遣晏子致三田于鲁。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史臣有诗云：

纷然鼓噪起莱戈，无奈坛前片语何？

知礼之人偏有勇，三田买得两君和。

又诗单赞齐景公能虚心谢过^①，所以为贤君，几于复霸。诗云：

盟坛失计听黎弥，臣谏君从两得之。

不惜三田称谢过，显名千古播华夷。

这汶阳田原是昔时鲁信公赐与季友者，今日名虽归鲁，实归季氏。以此季斯心感孔子，特筑城于龟阴，名曰谢城，以旌孔子之功；言于定公，升孔子为大司寇之职。

明齐之南境，忽来一大鸟。约长三尺，黑身白颈，长喙独足，鼓双翼舞于田间。野人逐之不得，飞腾望北而去。季斯闻有此怪，以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生于北海之滨。天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见之地，必有淫雨为灾。齐、鲁接壤，不可不预为之备。”季斯预戒汶上百姓，修堤盖屋。不三日，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滥，鲁民有备无患。其事传布齐邦，景公益以孔子为神。自是孔子博学之名，传播天下，人皆呼为“圣人”矣。有诗为证：

五典三坟漫究详，谁知萍实辨商羊？

多能将圣由天纵，赢得芳名四海扬。

季斯访人才于孔子之门，孔子荐仲由冉求可使从政，季氏俱用为家臣。忽一日，季斯问于孔子曰：“阳虎虽去，不犯复兴，

^① 谢过：承认并改正错误。

何以制之？”孔子曰：“欲制之，先明礼制。古者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故邑宰无所凭以为乱。子何不堕其城，撤其武备？上下相安，可以永久。”季斯以为然，转告于孟、叔二氏。孟孙无忌曰：“苟利家国，吾岂恤其私哉？”时少正卯忌孔子师徒用事，欲败其功，使叔孙辄密地送信于公山不狃。不狃欲据城以叛。知孔子素为鲁人所敬重，亦思借助，乃厚致礼币，遗以书曰：

鲁自三桓擅政，君弱臣强，人心积愤。不狃虽为季宰，实慕公义，愿以费归公为公臣，辅公以锄强暴，俾鲁国复见周公之旧。夫子倘见许，愿移驾过费，而决其事。不腆路犒，伏惟不鄙。

孔子谓定公曰：“不狃若叛，未免劳兵。臣愿轻身一往，说其回心改过，何如？”定公曰：“国家多事，全赖夫子主持，岂可去寡人左右耶？”孔子遂却其书币。不狃见孔子不往，遂约会成宰公敛阳，郈宰公若藐，同时起兵为逆。阳与藐俱不从。却说郈邑马正侯犯，勇力善射，为郈人所畏服，素有不臣之志。遂使圉人刺藐杀之，自立为郈宰，发郈众登城为拒命之计。

州仇闻郈叛，往告无忌。无忌曰：“吾助子一臂，当共灭此叛奴。”于是孟、叔二家，连兵往讨，遂围郈城。侯犯悉力拒战，攻者多死，不能取胜。无忌教州仇求援于齐。时叔氏家臣驺赤在郈城中，伪附侯犯，侯犯亲信之。赤谓犯曰：“叔氏遣使如齐乞师矣。齐、鲁合兵，不可当也。子何不以郈降齐？齐外虽亲鲁，内实忌之。得郈可以逼鲁，齐必大喜，而倍以他地酬子。总之得地，而可去危以就安，又何不利之有？”侯犯曰：“此计甚善！”即遣人乞降于齐，以郈邑献之。齐景公召晏婴问曰：“叔孙氏乞兵伐郈，侯犯又以郈来降，寡人将何适从？”晏子对曰：“方

与鲁讲好，岂可受其叛臣之献乎？”助叔孙氏为是。“景公笑曰：“郕乃叔孙私邑，于鲁侯无与。况叔孙氏君臣自相鱼肉，鲁之不幸，实齐之幸也。寡人有计在此，当两许其使以误之。”乃使司马穰苴屯兵于界上，以观其变。若侯犯能御叔孙，更分兵据郕，迎侯犯归于齐国；若叔孙胜了侯犯，便说助攻郕城，临时便宜行事。此是齐景公的奸雄处。

却说驺赤见侯犯遣使往齐去了，复谓犯曰：“齐新与鲁侯为会，助鲁助郕，未可定也。宜多置兵甲于门，万一事变不测，可以自卫。”侯犯乃一勇之夫，信为好语，遂选精甲利兵，留于门下。驺赤将羽书射于城外，鲁兵拾得，献于州仇。州仇发书看之，书中言：“臣赤已安排逆犯十有七八，不日城中当有内变，主君不须挂念。”州仇大喜，报知无忌，严兵以待。数日后，侯犯使者自齐回，言：“齐侯已许下矣，愿以他邑相偿。”驺赤入贺侯犯而出，使人宣言于众曰：“侯氏将迁郕民以附齐，使者回言齐师将至。奈何！”一时人情汹汹，多有造驺赤处问信者。赤曰：“吾亦闻之，齐新与鲁好，不便得地，将迁尔户口，以实聊摄之虚耳。”自古道：“安土重迁。”说了离乡背井，那一个不怕的？众人听说，互相传语，各有怨心。忽一夜，驺赤探知侯犯饮酒方酣，遂命心腹数十人，绕城大呼曰：“齐师已至城外矣！吾等速治行李，三日内便要起身。”因继以哭。郕众大惊，俱集于侯氏之门，此时老弱惟有涕泣，那壮者无不咬牙切齿，愤恨侯犯。忽见门内藏甲甚多，正适其用，大家抢得穿著起来，各执兵器，发声喊，将侯犯家四面围住。连守城之兵都反了侯氏，与众助兴了。驺赤亟入告侯犯曰：“郕众不愿附齐，满城俱变。子更有甲兵否？吾请率而攻之。”犯曰：“甲兵俱被众掠取矣。今日之事，

免祸为上。”驺赤曰：“吾舍命送子。”遂出谓众曰：“汝等让一路，容侯氏出奔。侯氏出，齐师亦不至矣。”众人依言，放开一路。驺赤当先，侯犯在后，家属尚有百余人，车十余乘，驺赤直送出东门。因引鲁兵入于郈城，安抚百姓。无忌请追侯犯，驺赤曰：“臣已许之免祸矣。”乃纵之不追。遂堕郈城三尺。即用驺赤为郈宰。

侯犯奔齐师，穰苴知鲁师已定郈，乃班师还齐。州仇、无忌亦回鲁国。公山不狃初闻侯犯据郈以叛，叔、仲二家往讨，喜曰：“季氏孤矣！乘虚袭鲁，国可得也。”遂尽驱费众，杀至曲阜，叔孙辄为内应，开门纳之。定公急召孔子问计。孔子曰：“公徒弱，不足用也。臣请御君以往季氏。”遂驱车至季氏之宫，宫内有高台，坚固可守，定公居之。少顷，司马中甸、须乐颀俱至。孔子命季斯尽出其家甲，以授司马，使伏于台之左右，而使公徒列于台前。公山不狃同叔孙辄商议曰：“我等此举，以扶公室抑私家为名，不奉鲁侯为主，季氏不可克也。”乃齐叩公宫，索定公不得。盘桓许久，知已往季氏，遂移兵来攻。与公徒战，公徒皆散走。忽然左右大噪，申句、须乐颀二将，领著精甲杀至。孔子扶定公立于台上，谓费人曰：“吾君在此，汝等岂不知顺逆之理？速速解甲，既往不咎！”费人知孔子是个圣人，谁敢不听，俱舍兵拜伏台下。公山不狃、叔孙辄势穷，遂出奔吴国去了。

叔孙、州仇回鲁，言及郈都已堕。季斯亦命堕了费城，复其初制。无忌亦欲堕成都，成宰公敛阳问计于少正卯，卯曰：“郈费因叛而堕，若并堕成，何以别子于叛臣乎？汝但云：‘成乃鲁国北门之守，若堕成，齐师侵我北鄙，何以御之？’坚持其说，虽拒命不为叛也。阳从其计，使其徒穿甲而登城，谢叔孙氏曰：

“吾非为叔孙氏守，为鲁社稷守也。恐齐兵旦暮猝至，无守御之具，愿捐此性命，与城俱碎，不敢动一砖一土！”孔子笑曰：“阳不辨此语，必‘闻人’教之耳。”季斯嘉孔子定费之功，自知不及万分之一，使摄行相事，每事谘谋而行，孔子有所陈说，少正卯辄变乱其词，听者多为所惑，孔子密奏于定公曰：“鲁之不振，由忠佞不分，刑赏不立也。夫护嘉苗者，必去莠草。愿君勿事姑息，请出太庙中斧钺，陈于两观^①之下。”定公曰：“善。”明日，使群臣参议成城不堕利害，但听孔子裁决，众人或言当堕，或言不当堕。少正卯欲迎合孔子之意，献堕成六便。何谓六便？一，君无二尊；二，归重都城形势；三，抑私门；四，使跋扈家臣无所凭借；五，平三家之心；六，使邻国闻鲁国兴革当理，知所敬重。孔子奏曰：“卯误矣！成已作孤立之势，何能为哉？况公敛阳忠于公室，岂跋扈之比？卯辩言乱政，离间君臣，按法当诛！”群臣皆曰：“卯乃鲁闻人，言或不当，罪不及死。”孔子复奏曰：“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徒有虚名惑众，不诛之无以为政。臣职在司寇，请正斧钺之典。”遂命力士缚卯于两观之下，斩之。群臣莫不变色，三家心中亦俱凜然。史臣有诗云：

养高华十太公诛，孔子偏将少正除。

不是圣人开正眼，世间尽读两人书。

自少正卯诛后，孔子之意始得发舒，定公与三家皆虚心以听之。孔子乃立纲陈纪，教以礼义，养其廉耻，故民不扰而事治。三月之后，风俗大变。市中鬻羔豚者，不饰虚价；男女行路，分别左右，不乱；遇路有失物，耻非己有，无肯拾取者，四方之客，

^① 观：宫门前之双阙，似牌坊。

一入鲁境，皆有常供，不至缺乏，宾至如归。国人歌之曰：“袞衣章甫，来适我所；章甫袞衣，慰我无私。”此歌诗传至齐国，齐景公大惊曰：“吾国必为鲁所并矣！”不知景公如何计较，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话说齐侯自会夹谷归后，晏婴病卒，景公哀泣数日，正忧朝中乏人，复闻孔子相鲁，鲁国大治，惊曰：“鲁相孔子必霸，霸必争地，齐为近邻，恐祸之先及，奈何？”大夫黎弥进曰：“君患孔子之用，何不沮^①之？”景公曰：“鲁方任以国政，岂吾所能沮乎？”黎弥曰：“臣闻治安之后，骄逸必生。请盛饰女乐，以遗鲁君，鲁君幸而受之，必然怠于政事，而疏孔子。孔子见疏，必弃鲁而适他国，君可安枕而卧矣。”景公大悦，即命黎弥于女闾之中，择其貌美年二十以内者，共八十人，分为十队，各衣锦绣，教之歌舞。其舞曲名《康乐》，声容皆出新制，备态极妍^②，前所未有的。教习已成，又用良马一百二十匹，金勒雕鞍，毛色各别，望之如锦，使人致献鲁侯。使者张设锦棚二处，于鲁南门之外，东棚安放马群，西棚陈列女乐。先致国书于定公，公发书看之。书曰：

杵臼顿首后鲁贤侯殿下：孤向者获罪夹谷，愧未忘心。幸贤侯鉴其谢过之诚，克终会好。日以国之多虞，聘

① 沮：阴止。

② 妍：美。

问缺然。兹有歌婢十群，可以侑^①欢；良马三十驷，可以服车，敬致左右，聊申悦慕。伏惟存录！

且说鲁相国季斯安享太平，忘其所自，侈乐之志，已伏胸中。忽闻齐馈女乐，如此之盛，不胜艳慕。即时换了微服，与心腹数人，乘车潜出南门往看。那乐长方在演习。歌声遏云，舞态生风，一进一退，光华夺目。如游天上，睹仙姬，非复人间思想所及。季斯看了多时，又阅其容色之美，服饰之华，不觉手麻脚软，目眙口呆，意乱神迷，魂消魄夺。鲁定公一日三宣，季斯为贪看女乐，竟不赴召。至次日，方入宫来见定公，定公以国书示之。季斯奏曰：“此齐君美意，不可却也。”定公亦有想慕之意，便问：“女乐何在？可试观否？”季斯曰：“见列高门之外，车驾如往，臣当从行。但恐惊动百官，不如微服为便。”于是君臣皆更去法服，各乘小车，驰出南门，竟到西棚之下。早有人传出：“鲁君易服亲来观乐了！”使者吩咐女子用心献技。那时歌喉转娇，舞袖增艳，十队女子，更番迭进。真乃盈耳夺目，应接不暇，把鲁国君臣二人，喜得手舞足蹈，不知所以。有诗为证：

一曲娇歌一块金，一番妙舞一盘琛^②。

只因十队女人面，改尽君臣两个心。

从人又夸东棚良马。定公曰：“只此已是极观，不必又问马矣。”是夜，定公入宫，一夜不寐，耳中犹时闻乐声，若美人之在枕畔也。恐群臣议论不一，次早独宣季斯入宫，草就答书，书中备述感激之意。不必尽述。又将黄金百镒，赠与齐使。将女乐

① 侑：陪。

② 琛：珍宝。

收入宫中，以三十人赐季斯，其马付于圉人喂养。定公与季斯新得女乐，各自受用，日则歌舞，夜则枕席，一连三日，不去视朝听政。孔子闻知此事，凄然长叹。时弟子仲子路在侧，进曰：“鲁君怠于政事，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郊祭^①已近，倘大礼不废，国犹可为也。”及祭之期，定公行礼方毕，即便回宫，仍不视朝，并胙肉^②亦无心分给。主胙者叩宫门请命，定公诿之季孙，季孙又诿之家臣。孔子从祭而归，至晚，不见胙肉颁到，乃告子路曰：“吾道不行，命也夫！”乃援琴而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女之谒，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歌毕，遂束装去鲁。子路、冉有亦弃官从孔子而行。自此鲁国复衰。史臣有诗云：

几行红粉胜钢刀，不是黎弥巧计高。

天运凌夷成瓦解，岂容鲁国独甄陶。

孔子去鲁适卫，卫灵公喜而迎之，问以战阵之事。孔子对曰：“丘未之学也。”次日遂行。过宋之匡邑，匡人素恨阳虎，见孔子之貌相似，以为阳虎复至，聚众围之。子路欲出战，孔子止之曰：“某天仇于匡，是必有故，不久当自解。”乃安坐鸣琴。适灵公使人追还孔子，匡人乃知其误，谢罪而去。孔子复还卫国，主^③于贤大夫蘧瑗之家。

且说灵公之夫人曰南子，宋女也，有美色而淫。在宋时，先与公子朝相通。朝亦男子中绝色，两美相爱，过于夫妇。既归

① 郊祭：郊外祭天地。

② 胙肉：祭祀用肉。

③ 主：寓居。

灵公，生蒯瞶，已长，立为世子，而旧情不断。时又有美男子曰弥子瑕，素得君之宠爱，尝食桃及半，以其余，推入灵公之口。灵公悦而啖之，夸于人曰：“子瑕爱寡人甚矣！一桃味美，不忍自食，而分啖寡人。”群臣无不窃笑。子瑕恃宠弄权，无所不至。灵公外嬖子瑕，而内惧南子，思以媚之。乃时时召宋朝与夫人相会，丑声遍传，灵公不以为耻。蒯瞶深恨其事，使家臣戏阳速因朝见之际，刺杀南子，以灭其丑。南子觉之，诉于灵公。灵公逐蒯瞶，瞶奔宋，转又奔晋。灵公立蒯瞶之子辄为世子。及孔子再至，南子请见之。知孔子为圣人，倍加敬礼。忽一日，灵公与南子同车而出，使孔子为陪乘。过街市，市人歌曰：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德耶？孔子叹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卫适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之下。宋司马桓魋，亦以男色得宠于景公，方贵幸用事，忌孔子之来，遂使人伐其树，欲求孔子杀之。孔子微服去宋适郑。将适晋，至河，闻赵鞅杀贤臣窦犢、舜华，叹曰：“鸟兽恶伤其类，况人乎？”复返卫。未几，卫灵公卒，国人立辄为君，是为出公。蒯瞶亦借晋援，与阳虎袭戚据之。是时，卫父子争国，晋助蒯瞶，齐助辄。孔子恶其逆理，复去卫适陈，又将适蔡。楚昭王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之。陈、蔡大夫相议，以为楚用孔子，陈、蔡危矣，乃相与发兵围孔子于野。孔子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今开封府陈州界有地名桑落，其地有台，名曰厄台，即孔子当时绝粮处。宋刘敞有诗云：

四海栖栖一旅人，绝粮三日死生邻。

自是天心劳木铎，岂关陈蔡有愚臣。

忽一晚，有异人长九尺余，皂衣高冠，披甲持戈，向孔子大咤，声动左右。子路引出与战于庭，其人力大，子路不能取胜。

孔子从旁谛视良久，谓子路曰：“何不探其胁？”子路遂探其胁，其人力尽手垂、败而仆地，化为大鲇鱼。弟子怪之。孔子曰：“凡物老而衰，则群精附焉。杀之则已，何怪之有。”命弟子烹之以充饥。弟子皆喜曰：“天赐也！”楚使者发兵以迎孔子。孔子至楚，昭王大喜，将以千社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谏曰：“昔文王在丰，武王在镐，地仅百里，能修其德，卒以代殷。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又皆大贤，若得据土壤，其代楚不难矣。”昭王乃止。孔子知楚不能用，乃复还卫。卫出公欲任以国政，孔子拒之。鲁相国季孙肥亦来召某门人冉有，孔子因而返鲁，鲁以大夫告老之礼待之。于是诸弟子中，子路、子羔仕于卫，子贡、冉有、有若、宓子贱仕于鲁。这都是后话，叙明留作话柄。

再说吴王阖闾自败楚之后，威震中原，颇事游乐。乃大治宫室，建长乐宫于国中，筑高台于姑苏山。山在城西南三十里，一名姑胥山。于胥门外为径九曲，以通山路。春夏则治^①于城外，秋冬则治于城中。忽一日，想起越人伐吴之恨，谋欲报之。忽闻齐与楚交通聘使，怒曰：“齐、楚通好，此我北方之忧也！”欲先伐齐，后及越。相国子胥进曰：“交聘乃邻国之常，未必助楚害吴，不可遽兴兵旅。今太子波元妃已歿，未有继室，王何不遣使求婚于齐？如其不从，伐之未晚。”阖闾从之。使大夫王孙骆往齐，为太子波求婚。时景公年已老耄，志气衰颓，不能自振。宫中止一幼女未嫁，不忍弃之吴地。无奈朝无良臣，边无良将，恐一拒吴命，兴师来伐，如楚国之受祸，悔之何及！大夫黎弥亦劝景公结婚于吴，勿激其怒。景公不得已，以女少姜许

① 治：治所，即办公之地。

婚。王孙骆回复吴王，工复遣纳币于齐，迎齐女归国。

景公爱女畏吴，两念交迫，不觉流泪出涕，叹曰：“若平仲、穰苴一人在此，孤岂忧吴人哉？”谓大夫鲍牧曰：“烦卿为寡人致女于吴，此寡人之爱女，嘱吴王善视之。”临行，亲扶少姜登车，送出南门而返。鲍牧奉少姜至吴，敬致齐侯之命；因慕子胥之贤，深相结纳。不在话下。

话说少姜年幼，不知夫妇之乐，与太子波成婚之后，一心只想念父母，日夜号泣。太子波再三抚慰，其哀不止，遂抑郁成病。阖闾怜之，乃改造北门城楼，极其华焕，更其名曰望齐门，令少姜日游其上。少姜凭栏北望，不见齐国，悲哀愈甚，其病转增。临绝命，嘱太子波曰：“妾闻虞山之巔，可见东海，乞葬我于此，倘魂魄有知，庶几一望齐国也！”波奏闻其父，乃葬于虞山顶上。今常熟县虞山有齐女墓，又有望海亭是也。有张洪《齐女坟》诗为证。诗曰：

南风初劲北风微，急长诸姬复娶齐。

越境定须千两送，半途应拭万行啼。

望乡不憚登台远，埋恨惟嫌起冢低。

蔓草垂垂犹泣露，倩谁滴向故乡泥？

太子波忆念齐女，亦得病，未几卒。阖闾欲于诸公子中，择可立者，意犹未定，欲召子胥决之。太子波前妃生子名夫差，年已二十六岁矣，生得昂藏英伟，一表人材。闻其祖阖闾择嗣，乃先趋见子胥曰：“我嫡孙也，欲立太子，舍我其谁！此在相国一言耳。”子胥许之。少顷，阖闾使人召子胥，商议立储之事。子胥曰：“立子以嫡，则乱不生。今太子虽不禄，有嫡孙夫差在。”阖闾曰：“吾观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吴之统。”子胥曰：“夫

差信以爱人，敦于礼义，父死子代，经之明文，又何疑焉？”阖闾曰：“寡人听子，子善辅之。”遂立夫差为太孙。夫差至子胥家稽首称谢。

周敬王二十四年，阖闾年老，性益躁，闻越王允常薨，子勾践新立，遂欲乘丧伐越。子胥谏曰：“越虽有袭吴之罪，然方有大丧，伐之不祥，宜少待之。”阖闾不听，留子胥与太孙夫差守国，自引伯嚭、王孙骆、专毅等，选精兵三万，出南门望越国进发。越王勾践亲自督师御之，诸稽郢为大将，灵姑浮为先锋，畴无余、胥犴为左右翼，与吴兵相遇于槁李。相距十里，各自安营下寨。两下挑战，不分胜负。阖闾大怒，遂悉众列陈于五台山，戒军中毋得妄动，俟越兵懈怠，然后乘之。勾践望见吴阵上队伍整齐，戈甲精锐，谓诸稽郢曰：“彼兵势甚振，不可轻敌，必须以计乱之。”乃使大夫畴无余、胥犴督敢死之士，左五百人，各持长枪，右五百人，各持大戟，一声呐喊，杀奔吴军。吴阵上全然不理，阵脚都用弓弩手把住，坚如铁壁。冲突三次，俱不能入，只得回转。勾践无可奈何。诸稽郢密奏曰：“罪人可使也。”勾践悟。次日，密传军令，悉出军中所携死罪者，共三百人，分为三行，俱袒衣注剑于颈，安步造于吴军。为首者前致辞曰：“吾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于上国，致辱下讨。臣等不敢爱死，愿以死代越王之罪。”言毕，以次自刭。吴兵从未见如此举动，甚以为怪，皆注目而观之，互相传语，正不知其何故。越军中忽然鸣鼓，鼓声大振。畴无余、胥犴帅死士二队，各拥大楯，持短兵，呼哨而至。吴兵心慌，队伍遂乱。勾践统大军继进，右有诸稽郢，左有灵姑浮，冲开吴阵。王孙骆舍命与诸稽郢相持。灵姑浮奋长刀左冲右突，寻人厮杀，正遇吴王阖闾，灵姑浮将刀

便吹。阖闾往后一闪，刀砍中右足，伤其将指^①，一屣坠于车下。却得专毅兵到，救了吴王。专毅身被重伤。王孙骆知吴王有失，不敢恋战，急急收兵，被越兵掩杀一阵，死者过半。阖闾伤重，即刻班师回寨。灵姑浮取吴王之屣献功，勾践大悦。

却说吴王因年老不能忍痛，回至七里之外，大叫一声而死。伯嚭护丧先行，王孙骆引兵断后，徐徐而返。越兵亦不追赶。史臣有诗论阖闾用兵不息，致有此祸。诗曰：

破楚凌齐意气豪，又思吞地起兵刀。

好兵终在兵中死，顺水叮咛莫放篙^②。

吴太孙夫差迎丧以归，成服嗣位。卜葬于破楚门外之海涌山，发工穿山为穴，以专诸所用鱼肠之剑殉葬，其他剑甲六千副，金玉之玩，弃物^③其中。既葬，尽杀工人以殉。三日后，有人望见葬处，有白虎蹲踞其上，因名曰虎丘山，识者以为埋金之气所现。后来奏始皇使人发阖闾之墓，凿山求剑无所得，其凿处遂成深涧，今虎丘剑池是也。专毅伤重亦死，附葬于山后，今亦不知其处矣。夫差既葬其祖，立长子友为太子。使侍者十人，更番立于庭中，每自己出入经由，必大声呼其名而告曰：“夫差！尔忘越王杀尔之祖乎？”即泣而对曰：“唯^③，不敢忘！”郤以做惕其心。命子胥伯嚭练水兵于太湖，又立射棚于灵岩山以训射，俟三年丧毕，便为报仇之举。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

是时，晋顷公夫政，六卿树党争权，自相鱼肉。荀寅与士吉

① 将指：脚的拇趾。

② 篙：撑船之杆。

③ 唯：答应声、无含意。

射和睦，结为婚姻，韩不信、魏曼多忌之。荀跖有宠臣曰梁婴父，跖欲以为卿。婴父恃荀跖之爱，谋逐荀寅而代其位。故荀跖亦与范氏、中行氏相恶。上卿赵鞅有族子名午，封于邯郸。午之母，荀寅之娣，故寅呼午为甥。先年，卫灵公与齐景公合谋叛晋，晋赵鞅帅师伐卫，卫惧，贡户口五百家谢罪，鞅留于邯郸，谓之“卫贡”。未几，鞅欲迁五百家以实晋阳，午恐卫人不服，未即奉命。鞅怒午之抗己，遂诱午至晋阳，执而杀之。荀寅怒赵鞅私杀其甥，因与士吉射商议，欲共伐赵氏，为邯郸午报仇。赵氏有谋臣曰董安于，时为赵氏守晋阳城，闻二氏之谋，特至绛州，告于赵鞅曰：“范中行方睦，一旦作乱，恐不可制，主君宜先为之备。”赵鞅曰：“晋国有令，始祸必诛，待其先发而后应之可也。”董安于曰：“与其多害百姓，宁我独死，若有事，安于当之。”鞅不可。安于乃私具甲兵，以伺其变。荀寅、士吉射倡言于众曰：“董安于治兵，将以害我。”于是连兵以伐赵氏，围其宫。却得董安于有备，引兵杀开一条备路，保护赵鞅奔晋阳城。恐二氏来攻，建垒自守。荀跖谓韩不信、魏曼多曰：“赵氏六卿之长，寅与吉射不由君命而擅逐之，政其归二家矣。”韩不信曰：“盍以始祸为罪，而并逐之？”三人遂同请于定公，各率家甲，奉定公以伐二家。寅吉射悉力拒战，不能取胜。吉射谋劫定公，韩不信遽使人呼于市中曰：“范中行氏谋反，来劫其君妖！”国人信其言，各执兵器，来救定公。三家借国人之众，杀败范中行之兵。寅吉射奔于朝歌以叛。

韩不信告于定公曰：“范中行实为首祸，今已逐矣。赵氏世有大功于晋，宜复鞅位。”定公言无不从，遂召鞅于晋阳，复其爵禄。梁婴父欲代荀寅为卿，荀跖言于赵鞅。鞅问董安于，安

于曰：“晋惟政出多门，故祸乱不息。若立婴父，是乃又置一荀寅也！”鞅乃不从。婴父怒，知为董安于所阻，谓荀跖曰：“韩、魏党于赵，智氏之势孤矣。赵氏所恃者，其谋臣董安于也，何不去之？”既问曰：“去之何策？”婴父曰：“安于私具甲兵，以激成范中行之变。若论始祸，还是安于为首。”荀跖如婴父之言，以责赵鞅，鞅惧。董安于曰：“臣向者固以死自期^①矣。臣死而赵氏安，是死贤于生也。”乃退而自缢。赵鞅乃陈其尸于市，使人告于荀跖曰：“安于已伏罪矣。”荀跖乃与赵鞅结盟，各无相害。鞅私祀^②董安于于家庙之中，以答其劳。寅吉射久据朝歌，诸侯叛晋者，皆欲借之以害晋。赵鞅屡次兴师攻之，齐、鲁、郑、卫遣使输粟助兵，以救二氏，鞅不能克。直至周敬王三十年，赵鞅合韩、魏、智三家之兵，攻下朝歌，寅吉射奔邯郸，再奔柏人。未几，柏人城复破，其党范皋夷、张柳朔俱战死；豫让为借跖子荀甲所获，甲子荀瑶请而活之，遂为智乐之臣。寅吉射逃齐国去讫。可怜荀林父五传至寅，士为七传至吉射，祖宗俱晋室股肱之臣也，子孙贪横，遂至灭宗，岂不哀哉！晋六卿自此只有赵、韩、魏、智四卿矣。此是后话。髯仙有诗云：

六卿相并^③ 或存亡，总是私门作主张。

四氏瓜分谋愈急，不如留却范中行。

且说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吴王夫差除丧已久，乃告于太庙，兴倾国之兵，使子胥为大将，伯嚭副之，从太湖取水道攻

① 自期：期待。

② 私祀：私祭。

③ 并：拼，火并。

越。越王勾践集群臣计议，出师迎敌。大夫范蠡字少伯，出班奏曰：“吴耻丧其君，誓矢^①图报者，三年于兹矣。其志愤，其力齐，不可当也。宜敛兵为坚守之计。”大夫文种字会，奏曰：“以愚见，莫若卑词谢罪，以乞其和，俟其兵退而后图之。”勾践曰：“二卿言守言和，皆非至计。夫吴，吾世仇也，伐而不战，以我不能军矣。”乃悉起国中丁壮，共三万人，迎于椒山之下。初合战，吴兵稍却，杀伤约百十人。勾践趋利直进，约行数里，正遇夫差大军，两下布阵大战。夫差立于船头，亲自秉枹击鼓，以激励将士，勇气十倍。

忽北风大起，波涛汹涌，子胥、伯嚭各乘余皇大舰，顺风扬帆而下，俱用强弓劲弩，箭如飞蝗般射来。越兵迎风，不能抵敌，大败而走，吴兵分三路逐之。越将灵姑浮舟覆溺水而死，胥犴中箭亦亡。吴兵乘胜追逐，杀死不计其数。勾践奔至固域自保，吴兵围之数重，绝其汲道^②。夫差喜曰：“不出十日，越兵俱渴死矣。”谁知山顶之上，自有灵泉，泉有嘉鱼。勾践命取鱼数百头，以馈吴王，吴王大惊。勾践留范蠡坚守，自帅残兵，乘间奔会稽山。点阅甲楯之数，才剩得王千余人，勾践叹曰：“自先君对于孤，三十年来，未尝有此败也！悔不听范、文二大夫之言，以至如此。”吴兵攻固城益急，子胥营于右，伯嚭营于左。范蠡告急，一日三至。越王大惊。文种献谋曰：“事急矣！及今请成，犹可及也。”勾践曰：“吴不许成，奈何？”文种对曰：“吴有太宰伯嚭者，其人贪财好色，忌功嫉能，与子胥同朝，而志趣不

① 誓矢：誓，宣誓，矢，箭。宣誓征服。

② 汲道：取水之路。

合。吴王畏事子胥，而昵于嚭。若私诣太宰之营，结其欢心，与定行成之约。太宰言于吴王，无不听。子胥虽知而阻之，亦无及矣。”勾践曰：“卿见太宰，以何为赂？”种对曰：“军中所乏者，女色耳。诚得美女而献之，天若祚越，嚭当见听。”勾践乃连夜遣使至都城，命夫人选宫中之有色者，得八人，盛其容饰，加以白璧二十双，黄金千镒，夜造太宰之营，求见太宰。嚭初欲拒绝，姑使人探其来状，闻有所贡献，乃召入。嚭倨坐以待之。文种跪而致词曰：“寡君勾践，年幼无知，不能善事大国，以致获罪。今寡君已悔恨无及。原举国请为吴臣，而恐王见咎不纳。知太宰以巍巍功德，外为吴之干城^①，内作干之心膂^②。寡君使下臣种，先叩首于辕门，借重一言，收寡君于宇下。不腆之仪，聊效薄贄，自此当源源而来矣。”乃以贿单呈上。嚭犹作色^③谓曰：“越国旦暮且破灭矣，凡越所有，何患不归吴？而以此区区者啖我为耶？”种复进曰：“越兵虽败，然保会稽者，尚有精卒五千，堪当一战。战而不捷，将尽焚库藏之积。甯身异国，以图楚王之事，安得遽为吴有耶？即使吴尽有之，然大半归于王宫，太宰同诸将，不过瓜分一二。孰若主越之成，寡君非委身于王，实委身于太宰也。春秋贡献，未入王宫，先入宰府，是太宰独擅全越之利，诸将不得与焉。况困兽犹斗，背城一战，尚有不可测之事乎？”这一席话，说入伯嚭之心，不觉点头微笑。文种又指单上所开美人曰：“此八人者，皆出自越宫，若民间更有美于此

① 干城：捍卫者。

② 心膂：亲信，得力之人。

③ 作色：怒。

者，寡君若生还越国，当竭力搜求，以备太宰扫除^①之数。”伯嚭起立曰：“大夫舍右营而趋左，以某无乘危害人之意也。某来朝当引子先见吾王，以决其议。”遂尽收所献，留种于营中，叙宾主之礼。

次早，同造中军，来见夫差。伯嚭先入，备道越王勾践使文种请成之意。夫差勃然曰：“越与寡人有不共戴天之恨，安得允其成哉？”嚭对曰：“王不记孙武之言乎？‘兵，凶器，可暂用而不可久也。’越虽得罪于吴，然其下吴者已至矣。其君请为吴臣，其妻请为吴妾，越国之宝器珍玩，尽扫以贡于吴宫。所乞于王者，仅存宗祀一线耳。夫受越之降，厚实也，赦越之罪，显名也。名实俱收，吴可以伯。必欲穷兵力以诛越，彼勾践将焚宗庙，杀妻子，沉金玉于江，率死士五千人，致死于吴，得无有所伤于王之左右乎？与其杀是^②人，孰若得是国之为利？”夫差曰：“今文种安在？”嚭对曰：“见在幕外候宣。”夫差乃命种入见。种膝行而前，复申前说，加以卑逊。夫差曰：“汝君请为臣妾，能从寡人入吴否？”种稽首曰：“既为臣妾，死生在君，敢不服事于左右！”嚭曰：“勾践夫妇愿来吴国，吴名虽赦越，实已得之矣，王又何求焉？”夫差乃许其成。

早有人到右营报知子胥。子胥急趋至中军，见伯嚭同文种立于王侧。子胥怒气盈面，问吴王曰：“王已许越和乎？”王曰：“已许之矣。”子胥连叫曰：“不可，不可！”吓得文种倒退几步，静听其说。子胥谏曰：“越与吴邻，有不两立之势。若吴不灭越，

① 扫除：指妇人。

② 是：其。

越必灭吴，夫秦、晋之国，我攻而胜之，得其地，不能居，得其车，不能乘。如攻越而胜之，其地可居，其舟可乘，此社稷之利，不可弃也。况又有先王大仇，不灭越，何以谢立庭之誓乎？”夫差语塞不能对，惟以目视伯嚭。伯嚭前奏曰：“相国之言误矣！先王建国，水陆并封，吴越宜水，秦、晋宜陆。若以其地可居，其舟可乘，谓吴、越必不能共存，则秦、晋、齐、鲁皆陆国也，其地亦可居，其车亦可乘。彼四国者，亦将并而为一乎？若谓先王大仇，必不可赦，则相国之仇楚者更甚，何不遂灭楚国而遽许其和耶？今越王夫妇皆愿服役于吴，视楚仅纳半胜更不相同。相国自行忠厚之事，而欲王居刻薄之名，忠臣不如是也。”夫差喜曰：“太宰之言有理，相国且退，俟越国贡献至日，当分赠汝。”气得子胥面如土色，叹曰：“吾悔不听被离之言，与此佞臣同事！”口中恨恨不绝。只得步出幕府，谓大夫王孙雄曰：“越十年生聚，再加以十年之教训，不过二十年，吴宫为沼^①矣。”雄意殊未深信。

子胥含愤，自回右营。夫差命文种回复越王，再到吴军申谢。夫差问越王夫妇入吴之期，文种对曰：“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诛，将暂假归国，悉敛其玉帛子女，以贡于吴，愿大王稍宽其期。其或负心失信，安能逃大王之诛乎？”夫差许诺，遂约定五月中旬，夫妇入臣于吴。遂遣王孙雄押文种同至越国，催促起程。太宰伯嚭屯兵一万于吴山以候之。如过期不至，灭越归报。夫差引大军先回。毕竟越王如何入吴，且看下回分解。

① 沼：池。意为吴将被灭。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话说越大夫文种，蒙吴王夫差许其行成，回报越王，言：“吴王已班师矣。遣大夫王孙雄随臣到此，催促起程；太宰屯兵江上，专候我王过江。”越王勾践不觉双眼流泪。文种曰：“五月之期迫矣！王宜速归，料理国事，不必为无益之悲。”越王乃收泪。回至越都，见市井如故，丁壮萧然，甚有惭色。留王孙雄于馆驿，收拾库藏宝物，装成车辆。又括国中女子三百三十人，以三百人送吴王，三十人送太宰。时尚未有行动之日，王孙雄连连催促。勾践泣谓群臣曰：“孤承先人余绪，兢兢业业，不敢怠荒。今夫椒一败，遂至国亡家破，千里而作俘囚。此行有去日，无归日矣！”群臣莫不挥涕。文种进曰：“昔者汤囚于夏台，文王系于羑里，一举而成王；齐恒公奔莒，晋文公奔翟，一举而成伯。夫艰苦之境，天之所以开王伯也。王善承天意，自有兴期，何必过伤，以自损其志乎？”勾践于是即日祭祀宗庙，王孙雄先行一日，勾践与夫人随后进发。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范蠡具舟于固陵，迎接越王，临水祖道^①。文种举觞王前，祝曰：

^① 祖道：祭拜路神。

皇天祐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①。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淹滞，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二觴。

勾践仰天叹息，举杯垂涕，默牙所言。

范蠡进曰：“臣闻‘居不幽者志不广；形不愁者思不远。’古之圣贤，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岂独君王哉？”勾践曰：“昔尧任舜、禹而天下治，虽有洪水，不为人害。寡人今将去越入吴，以国属诸大夫，大夫何以慰寡人之望乎？”范蠡谓同列曰：“吾闻‘主优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有去国^②之忧，臣吴^③之辱，以吾浙东之士，岂无一二豪杰，与主上分忧辱者乎？”于是诸大夫齐声曰：“谁非臣子？惟王所命！”勾践曰：“诸大夫不弃寡人，愿各言尔志：谁可从难？谁可守国？”文种曰：“四境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臣；与君周旋，临机应变，臣不如蠡。”范蠡曰：“文种自处已审^④，主公以国事委之，可使耕战足备，百姓亲睦。至于辅危主，忍垢辱，往而必反，与君复仇者，臣不敢辞。”于是诸大夫以次自述。太宰苦成曰：“发君之令”明君之德，统烦理剧，使民知分，臣之事也。”行人曳庸曰：“通使诸侯，解纷释疑，出不辱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司直皓进曰：“君非臣谏，举过决疑，直心不挠，不阿亲戚，臣之事也。”司马诸稽郢曰：“望敌设阵，飞矢扬兵，贪进不退，流血滂滂，臣之事也。”司农、如曰：“躬亲抚民，吊死存疾，食不二味，蓄陈储新，臣之

① 堂：高。

② 去国：失国。

③ 臣吴：向吴国臣服。

④ 自处已审：对待自己很客观、确实。

事也。”太史计倪曰：“侯天察地，纪历阴阳，福见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勾践曰：“孤虽入于北国，为吴穷虏，诸大夫怀德抱术，各显所长，以保社稷，孤何忧焉！”乃留众大夫守国，独与范蠡偕行。君臣别于江口，无不流涕。勾践仰天叹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闻死，胸中绝无忧惕。”遂登船径去。送者皆哭拜于江岸下，越王终不返顾。有诗为证：

斜阳山外片帆开，风卷春涛动地回。

今日一樽沙际别，但时重见渡江来？

越夫人乃据舷而哭。见乌鹄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意甚闲适，因哭而歌之，曰：

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兮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奋健翮兮云间；啄素虾兮饮水，任厥性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风飘飘兮西往，知再返兮何年？心辍辍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

越王闻夫人怨歌，心中内恻，强笑以慰夫人之心曰：“孤之六翮^①备矣，高飞有日，复何忧哉！”

越王既入吴界，先遣范蠡见太宰伯嚭于吴山，复以金帛女子献之。嚭问曰：“文大夫何以不至？”蠡曰：“为吾主守国，不得偕来也。”嚭遂随范蠡来见越王，越王深谢其覆庇之德。嚭一力担承，许以返国，越王之心稍安。伯嚭引军押送越王，至于吴下，引入见吴王。勾践肉袒伏于阶下，夫人亦随之。范蠡将宝物女子，开单呈献于下。越王再拜稽首曰：“东海役臣勾践，不

① 融：羽毛。

自量力，得罪边境。大王赦其深辜^①，使执箕帚；诚蒙厚恩，得保须臾之命，不胜感戴！勾践谨叩首顿首。”夫差曰：“寡人若念先君之仇，子今日无生理！”勾践复叩首曰：“臣实当死，惟大王怜之！”时子胥在旁，目若熒火，声如雷霆，乃进曰：“夫飞鸟在青云之上，尚欲弯弓而射之，况近集于庭庑乎？勾践为人机险，今为釜中之鱼，命制庖人，故谄词令色，以求免刑诛。一旦稍得志，如放虎于山，纵鲸于海，不复可制矣！”夫差曰：“孤闻诛降杀服，祸及三世。孤非爱越而不诛，恐见咎于天耳！”太宰嚭曰：“子胥明于一时之计，不知安国之道。吾王诚仁者之言也！”子胥见吴王信伯嚭之佞言，不用其谏，愤愤而退。

夫差受越贡献之物，使王孙雄于阖闾墓侧，筑一石室，将勾践夫妇贬入其中。去其衣冠，蓬首垢衣，执养马之事。伯嚭私馈食物，仅不至于饥饿。吴王每驾车出游，勾践执马箠步行车前，吴人皆指曰：“此越王也！”勾践低首而已。有诗为证：

堪叹英雄值坎坷，平生意气尽销磨。

魂离故苑归应少，恨满长江泪转多。

勾践在石室二月，范蠡朝夕侍侧，寸步不离。忽一日，夫差召勾践入见。勾践跪伏于前，范蠡立于后。夫差谓范蠡曰：‘寡人闻“哲妇不嫁破亡之家，名贤不官^② 灭绝之国。”今勾践无道，国已将亡，子、君、臣并为奴仆，羈囚一室，岂不鄙乎？寡人欲赦子之罪，子能改过自新，弃越归吴，寡人必当重用。去忧患而取富贵，子意何如？’时越王伏地流涕，惟恐范蠡之从吴也。只见范

① 辜：罪。

② 官：当官。

蠡稽首而对曰：“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为信，不能辅越王为善，致得罪于大王。幸大王不即加诛，得君臣相保，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愿足矣。尚敢望富贵哉？”夫差曰：“子既不移其志，可仍归石室。”蠡曰：“谨如君命。”夫差起，入宫中。勾践与范蠡趋入石室。越王服犊鼻^①，著樵头^②，斫郢^③养马，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④，汲水除粪洒扫。范蠡拾薪炊箭，面目枯槁。夫差时使人窥之，见其君臣力作，绝无几微怨恨之色，终夜亦无愁叹之声，以此谓其无志思乡，置之度外。

一日，夫差登姑苏台，望见越王及夫人端坐于马粪之旁，范蠡操箠而立于左，君臣之礼存，夫妇之仪具。夫差顾谓太宰嚭曰：“彼越王不过小国之君，范蠡不过一介之士，虽在穷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寡人心甚敬之。”伯嚭对曰：“不惟可敬，亦可怜也。”夫差曰：“诚如太宰之言，寡人目不忍见。倘彼悔过自新，亦可赦乎？”嚭对曰：“臣闻‘无德不复。’大王以圣下之心，哀孤穷之士，加恩于越，越岂天厚报？愿大王决意。”夫差曰：“可命太史择吉日，赦越王归国。”伯嚭密遣家人以五鼓投石室，将喜信报知勾践。勾践大喜，告于范蠡。蠡曰：“请为王占之。今日戊寅，以卯时闻信，戊为囚日，而卯复克戊。其繇曰：‘天网四张，万物尽伤，祥反为殃。’虽有信，不足喜也。”勾践闻言，喜变为忧。

① 服：札。犊鼻：围裙。

② 樵头：打柴的包头。

③ 斫郢：砍草。

④ 襦：短衣。

却说子胥闻吴王将赦越王，急入见曰：“昔桀囚汤而不诛，纣囚文王而不杀，天道还反，祸转成福。故桀为汤所放，商为周所灭。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诛，诚恐夏，殷之患至矣。”夫差因子胥之言，复有杀越王之意，使人召之。伯嚭复先报勾践，勾践大惊，又告于范蠡。蠡曰：“王勿惧也。吴王囚王已三年矣。彼不忍于三年，而能忍于一日乎？去必无恙。”勾践曰：“寡人所以隐忍不死者，全赖大夫之策耳。”乃入城来见吴王，候之三日，吴王并不视朝。伯嚭从宫中出，奉吴王之命，使勾践复归石室。勾践怪问其故。伯嚭曰：“王惑子胥之言，欲加诛戮，所以相召。适王感寒疾不能起，某入宫问疾，因言‘禳灾宜作福事。今越王匍匐待诛于阙下，怨苦之气，上干于天。王宜保重，且权放还石室，待疾愈而图之。’王听某之言，故遣君出城耳。”勾践感谢不已。

勾践居石室，忽又三月，闻吴王病尚未愈，使范蠡卜其吉凶。蠡布封已成，对曰：“吴王不死，至己巳日当减，壬申日必全愈。愿大王请求问疾，倘得入见，因求其粪而尝之，观其颜色，再拜称贺，言病起之期。至期若愈，必然心感大王，而赦可望矣。”勾践垂泪言曰：“孤虽不肖，亦曾南面为君，奈何含污忍辱，为人尝泄便乎？”蠡对曰：“昔纣囚西伯于羑里，杀其子伯邑考，烹而饷之，西伯忍痛而食子肉。夫欲成大事者，不矜细行。吴王有妇人之仁，而无丈夫之决，已欲赦越，忽又中变，不如此，何以取其怜乎？”勾践即日投太宰府中，见伯嚭曰：“人臣之道，主疾则臣忧。今闻主公抱疴不瘳① 勾践心孤失望，寝食不

① 疴：病；瘳：病愈。

安，愿从太宰问疾，以伸臣子之情。”鼫曰：“君有此美意，敢不转达。”伯鼫入见吴王，曲道勾践相念之情，愿入问疾。

夫差在沉困之中，怜其意而许之。鼫引勾践人于寝室，夫差强目曰：“勾践亦来见孤耶？”勾践叩首奏曰：“囚臣闻龙体失调，如摧肝肺，欲一望颜色而无由也。……”言未毕，夫差觉腹胀欲便，麾使出。勾践曰：“臣在东海，曾事医师，观人泄便，能知疾之瘥剧。”乃拱立于户下。侍人将余桶近床，扶夫差便讫，将出户外。勾践揭开桶盖，手取其粪，跪而尝之。左右皆掩鼻。勾践复入叩首曰：“囚臣敢再拜敬贺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交三月壬申全愈矣。”夫差曰：“何以知之？”勾践曰：“臣闻于医师：‘夫粪者，谷味也。顺时气则生，逆时气则死。’今囚臣窃尝大王之粪，味苦且酸，正应春夏发生之气，是以知之。”夫差大悦曰：“仁哉勾践也！臣子之事君父，孰肯尝粪而决疾者？”时太宰鼫在旁，夫差问曰：“汝能乎？”鼫摇首曰：“臣虽甚爱大王，然此事亦不能。”夫差曰：“不但太宰，虽吾大子亦不能也。”即命勾践离其石室，就便栖止，“待孤疾瘳，即当遣伊还国。”勾践再拜谢恩而出。自此僦居民舍，执牧养之事如故。夫差病果渐愈，——如勾践所刻之期。心念其忠，既出朝，命置酒于文台之上，召勾践赴宴。勾践佯为不知，仍前囚服而来。夫差闻之，即令沐浴，改换衣冠。勾践再三辞谢，方才奉命。更衣入谒，再拜稽首。夫差慌忙扶起，即出令曰：“越王仁德之人，焉可久辱！寡人将释其囚役，免罪放还。今日为越王设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礼事之。”乃揖让使就客坐，诸大夫皆列坐于旁。

子胥见吴王忘仇待敌，心中不忿，不肯入坐，拂衣而出。伯鼫进曰：“大王以仁者之心，赦仁者之过。臣闻‘同声相和，同气

相求。’今日之坐，仁者宜留，不仁者宜去。相国刚勇之夫，其不坐，殆自惭乎？”夫差笑曰：“太宰之言当矣。”酒三行，范蠡与越王俱起进觞，为吴王寿；口致祝辞曰：

皇王在上，恩播阳春；其仁莫比，其德日新。於乎休哉！传德无极；延寿万岁，长保吴国。四海咸承。诸侯宾服；觞酒既升，永受万福！

吴王大悦，是日尽醉方休。命王孙雄送勾践于客馆：“三日之内，孤当送尔归国。”

至次早，子胥入见吴王曰：“昨日大王以客礼待仇人，果何见也？勾践内怀虎狼之心，外饰温恭之貌。大王爱须臾之谀，不虑后日之患；弃忠直而听谗言，溺小仁而养大仇。譬如纵毛于炉炭之上，而幸其不焦；投卵于千钧之下，而望其必全，岂可得耶？”吴王拂然曰：“寡人卧疾三月，相国并无一好言相慰，是相国之不忠也；不进一好物相送，是相国之不仁也。为人臣不仁不忠，要他何用！越王弃其国家，千里来归寡人，献其货财，身为奴婢，是其忠也；寡人有疾，亲为尝粪，略无怨恨之心，是其仁也。寡人若徇相国私意，诛此善士，皇天必不佑寡人矣。”子胥曰：“王何言之相反也。夫虎卑其势，将有击也；狸缩其身，将有取也。越王入臣于吴，怨恨在心，大王何得知之？其下尝大王之粪，实上食大王之心，王若不察，中其奸谋，吴必为擒矣。”吴王曰：“相国置之勿言，寡人意已决！”子胥知不可谏，遂郁郁而退。

至第三日，吴王复命置酒于蛇门之外，亲送越王出城。群臣皆捧觞饯行，惟子胥不至。夫差谓勾践曰：“寡人赦君返国，君当念吴之恩，勿记吴之怨。”勾践稽首曰：“大王哀臣孤穷，使

得生还故国，当生生世世，竭力报效。苍天在上，实鉴臣心，如若负吴，皇天不佑！”夫差曰：“君子一言为定，君其遂行。勉之！勉之！”勾践再拜跪伏，流涕满面，有依恋不舍之状。夫差亲扶勾践登车，范蠡执御，夫人亦再拜谢恩，一同升辇，望南而去。时周敬王二十九年事也。史臣有诗云：

越王已作釜中鱼，岂料残生出会稽？

可笑夫差无远虑，放开罗网纵鲸鲵。

勾践回至浙江之上，望见隔江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乃叹曰：“孤自意永辞万民，委骨异域，岂期复得返国而奉祀乎？”言罢，与夫人相向而泣，左右皆感动流泪，文种早知越王将至，率守国群臣，城中百姓，拜迎于浙水之上，欢声动地。勾践命范蠡卜日到国。蠡屈指曰：“异哉，王之择日也，无如来日最吉。王宜疾趋以应之。”于是策马飞舆，星夜还都。告庙临朝，都不必叙。

勾践心念会稽之耻，欲立城于会稽，迁都于此，以自警惕，乃专委其事于范蠡。蠡乃观天文，察地理，规造新城，包会稽山于内。西北立飞翼楼于卧龙山，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窠，以象地户。外郭周围，独缺西北，扬言：“已臣服于吴，不敢壅塞贡献之道”，实阴图进取之便。城既成，忽然城中涌出一山，周围数里，其象如龟，天生草木盛茂，有人认得此山，乃琅琊东武山，不知何故，一夕飞至。范蠡奏曰：“臣之筑城，上应天象，故天降‘昆仑’，以启越之伯也。”越王大喜，乃名其山曰怪由，亦曰飞来山，亦曰龟山。于山巅立灵台，建三层楼，以望灵物。制度俱备，勾践自诸暨迁而居之，谓薄蠡曰：“孤实不德，以至失国亡家，身为奴隶，苟非相国及诸大夫赞助，焉有今日？”蠡曰：“此

乃大王之福，非臣等之功也。但愿大王时时勿忘石室之苦，则越国可兴，而吴仇可报矣。”践曰：“敬受教！”于是以文种治国政，以范蠡治军旅，尊贤礼士，敬老恤贫，百姓大悦。

越王自尝粪之后，常患口臭。范蠡知城北有山。出蔬菜一种。其名曰藪，可食，而微有气息，乃使人采藪。举朝食之，以乱其气。后人因名其山曰藪山。勾践迫欲复仇，乃苦身劳心，夜以继日。目倦欲合，是攻之以蓼；^①足寒欲缩，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累薪^②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中夜潜泣，泣而复啸，会稽二字，不绝于口。以丧败之余，生齿亏减，乃著令使壮者勿娶老妻，老者勿娶少妇；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俱有罪；孕妇将产，告于官，使医守之；生男赐以壶酒一犬，生女赐以壶酒一豚^③；生子三人，官养其二，生子二人，官养其一。有死者，亲为哭吊。每出游，必载饭与羹于后车，遇童子，必铺而啜之，问其姓名。遇耕时，躬身秉耒^④。夫人自织，与民间同其劳苦。七年不收民税。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惟问候之使，无一月不至于吴。复使男女入山采葛，作黄丝细布，欲献吴王；尚未及进，吴王嘉勾践之顺，使人增其封。于是东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姑蔑，北至平原，纵横八百余里，尽为越壤。勾践乃治葛布十万匹，甘蜜百坛，狐皮五双，晋竹十艘，以答封地之礼。夫差大悦，赐越王羽毛之饰。子胥闻之，称疾不朝。

① 蓼：草名。

② 累：堆集。薪：柴草。

③ 豚：小猪。

④ 秉耒：执耕。

夫差见越已臣服不贰，遂深信伯嚭之言。一日，问伯嚭曰：“今日四境无事，寡人欲广宫室以自娱，何地相宜？”嚭奏曰：“吴都之下，崇台胜境，莫若姑苏，然前王所筑，不足以当巨览。王不若暂将此台改建，令其高可望百里，宽可容六千人，聚歌童舞于女上，可以极人间之乐矣。”夫差然之。乃悬赏购求大木。文种闻之，进于越王曰：“臣闻‘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饵。’今王志在报吴，必先投其所好，然后得制其命。”勾践曰：“虽得其所好，岂遂能制其命乎？”文种对曰：“臣所以破吴者有七术：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二曰贵籴粟槁，以虚其积聚；三曰遗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作宫室，以罄其财；五曰遗之谀臣，以乱其谋；六曰縻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七曰积财练兵，以承其弊。”勾践曰：“善哉！今日先行何术？”文种对曰：“今吴王方改筑姑苏台，宜选名山神材，奉而献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经年无所得。工人思归，皆有怨望之心，乃歌《木客之吟》曰：

朝采木，暮采木，朝朝暮暮入山曲，穷岩绝壑徒往复。

天不生兮地不育，木客何辜兮，受此劳酷？

每深夜长歌，闻者凄绝。忽一夜，天生神木一双，大二十围，长五十寻，在山之阳者曰梓，在山之阴者曰楠。木工惊睹，以为目未经见，奔告越王。群臣皆贺曰：“此大王精诚格天，故天生神木，以慰王衷也。”勾践大喜，亲往设祭而后伐之。加以琢削磨砢，用丹青错画为五采龙蛇之文，使文种浮江而至，献于吴王曰：“东海贱臣勾践，赖大王之力，窃为小殿，偶得巨材，不敢自用，敢因下吏献于左右。”夫差见木材异常，不胜惊喜。子胥谏曰：“昔桀起灵台，纣起鹿台，穷竭民力，遂致灭亡。勾践欲害

吴，故献此木，王勿受之。”夫差曰：“勾践得此良材，不自用而献于寡人，乃其好意，奈何逆之？”遂不听，乃将此木建姑苏之台。三年聚材，五年方成，高三百丈，广八十四丈，登台望彻二百里。旧有九曲径以登山，至是更广之。百姓昼夜并作，死于疲劳者，不可胜数。有梁伯龙诗为证：

千仞高台面太湖，朝钟暮鼓宴姑苏。

威行海外三千里，霸占江南第一都。

越王闻之，谓文种曰：“子所云‘遗之巧匠良材，使作宫室，以尽其财。’此计已行。今崇台之上，必妙选歌舞以充之，非有绝色，不足侈其心志。子其为寡人谋之！”文种对曰：“兴亡之数，定于上天，既生神木，何患无美女。但搜求民间，恐惊动人心；臣有一计，可阅国中之女子，惟王所择。”不知文种说出甚计，且看下回分解。